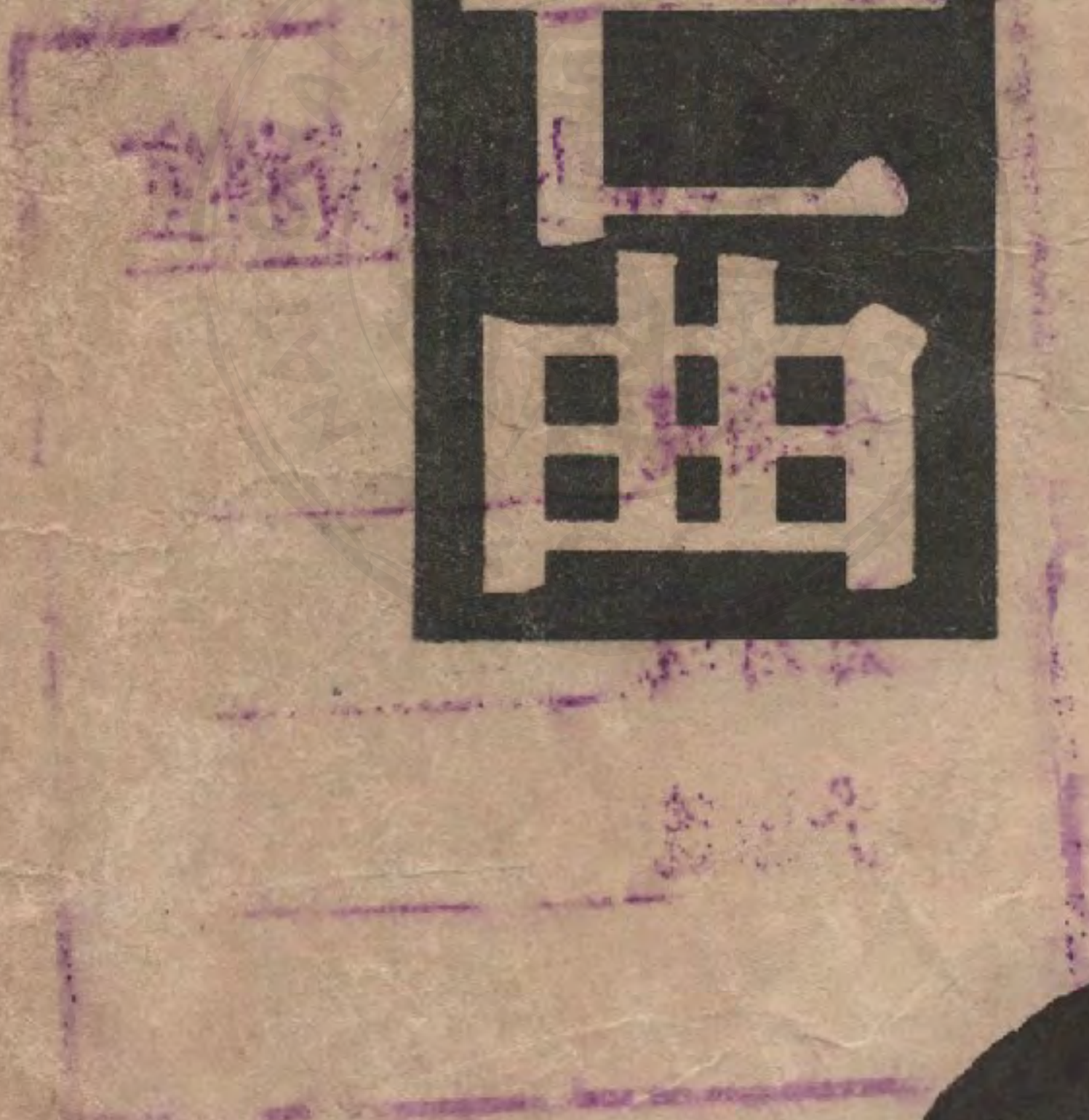




流
正
曲



內政部調查局資料室

分類號 670.911

著者號 7412

登錄號 0570

13-4

v.39

C.1





雷馬克像

譯文叢書

雷馬克全集

朱雯譯

流亡

——一名浮荷

曲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國家圖書館



004636845

沒有根而生活，是需要勇氣的。

第一章

寇恩從鼎沸似的黝黯中猛可地醒了過來，便仔細地諦聽着。跟那些一逕被搜索着的人們一樣，他立刻回復了意識，機警地準備着逃遁。當他默然坐在牀上，讓自個兒瘦弱的身軀向前微俯，心裏便兀自在盤算：萬一連樓梯都給把守了，他怎麼樣逃掉。

房間在五樓。一道窗戶開向外面的院落，可是既沒有什麼陽臺，也沒有什麼接連水露的檐板。從這個方向逃跑是毫無辦法的。此外，就祇有一條出路了，那就是：沿着走廊到攔樓，再從攔樓翻越屋頂到鄰家的房舍。

寇恩瞧了下夜光錶的發亮的指針。五點多一點兒。房間裏還差不多是漆黑的。在另外兩張牀鋪上，被褥正在黝黯中發出朦朧的灰光。睡在靠壁牀上的那個波蘭人，正在呼呼地打鼾。

寇恩小心翼翼地溜下了牀，蠕行到門口。這時候，睡在中間牀上的那個人，忽然扭動起來。『出了什麼岔子嗎？』他囁囁着道。

寇恩沒有回答，兀自將耳朵貼在房門上。

那個人坐了起來，摸索着攢在鐵牀架上的東西。於是一隻手電筒，射出一圈慘白的搖曳的光芒，照住了油漆斑駁的褐黃色的門戶，祇見頭髮蓬鬆，內衣和短襪都很皺褶的寇恩，正在鑰匙小孔上諦聽。

『見鬼的，怎麼回事啊？』牀上的那個人嚙嚙地說道。

寇恩挺直了身子。『我不知道。什麼聲音驚醒了我，什麼聲音我聽到的。』

『什麼聲音！到底是什麼啊，你這個笨蟲？』

『樓底下，樓底下有什麼聲音。人聲啊，腳聲啊，總是這一類的聲音。』

那個人下了牀，走到門口。他穿着一件黃襯衫，露出下面一對肌肉很發達的毛茸茸的腿子，給手電筒光照射着。他傾聽了半晌，便問，『你在這兒耽了多久啦？』

『兩個月。』

『給搜查過沒有啊？』

寇恩搖了搖頭。

「啊哈！你聽到了什麼聲音。你在睡夢裏邊，有時候連放一個屁也好像打雷一樣地大聲咧。」

他把手電筒照在寇恩的臉上。「哦，哦，剛滿二十歲吧，呃？難民嗎？」

「當然囉。」

「Jesus Christus tso siem stajo——」（波蘭語：「耶穌·基督，怎麼回事啊？」）
睡在角落裏的波蘭人，突然喃喃地說着。

穿襯衫的那個人，讓手電筒光在房間裏掃射了一下。從黝黯中照見一縷粗黑的髭鬚。一張欠伸的大嘴，還有在茸茸的眉毛下，一對深沉的逼視着的眼睛。

「別提什麼耶穌·基督了，波拉克，」拿手電筒的那個人，這樣咕囔着。「他是再也不活的了。他在索謨當志願軍死的。」

「Tso?」（波蘭語：「什麼？」）

「聽啊！又有聲音啦！」寇恩向他自個兒的牀邊跳過去。「他們在上樓了。我們必須翻過屋頂去。」

那個人也像梳盤一樣地轉了個圈子。傳來一陣關門的聲響，和壓低了的語聲。「見鬼的！快走啊！波爾斯基，快逃啊！警察來了！」

他從牀鋪上搶過了自家的東西。「知道那條出路嗎？」他問寇恩。

「知道。沿門廊向右轉，上那道水坑背後的樓梯。」

「我們走吧！」穿襯衫的那個人，悄悄地開了門。

「Matka boska！」（波蘭語：『上帝的母親！』）波蘭人又喃喃地說着。

「別開口！什麼事情都不要跟他們說起哪！」

那個人把門拉上了。他跟寇恩，沿着湫狹骯髒的門廊奔跑着。脚步輕得連滴水漏進水坑裏的聲音都聽的到。

「這兒轉彎，」寇恩低語道，便在拐角上轉了個彎，却跟什麼東西碰撞了一下。他蹣跚了一步，抬頭看見一個穿着制服的人，便急忙想回過身去。正在這時候，他手臂上立刻給挨了一棍。「站住！舉起手來！」有人在黝暗中么喝。

寇恩讓自己手裏的東西掉到地板上。他左手臂給那打在肘膀上的一棍，打得發麻。那個穿襯衫的人，睽視了一會兒，彷彿他想撲到黑暗中的那個聲音上去似的。可是接着又瞧

見另外一個警察，胸前正擎着一枝手槍。於是他慢慢地舉起手臂。

「轉過身去！」那個聲音又吩咐道。「站在窗邊！」
兩個人都照着做了。

「瞧瞧那件東西上有些什麼，」拿手槍的人這樣說道。

另外一個警察把那件掉在地板上的衣服，搜索了一陣。「三十五先令——一枝手電筒——一隻板烟斗——一把洋刀——一柄虱子梳——沒有別的東西了——」

「沒有文件嗎？」

「有幾封信。」

「沒有護照嗎？」

「沒有。」

「你的護照在哪兒？」拿手槍的人問。

「我沒有。」警察將手槍指到那個人襯衫裏面的肋骨上。「那麼你呢？難道你就要我一個個問嗎，你這個婊子生的兒子？」

那個人慢慢地轉過身來。「你說「婊子生的兒子，」那是什麼意思啊？」他這樣問。

兩個警察彼此覷視了一下。沒有拿槍的那個人，便開始笑了起來。另外那個却舐着嘴唇。『瞧啊，』他慢條斯理的說，『一個體面的紳士！他閣下，酒鬼！施丁格將軍！』突然他縮過手來，把那個人捧了一個嘴巴。『把雙手舉起來！』他這麼咆哮着，那個人便顛躓了一下。

那個人瞪着他。寇恩想，他可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一副嘴臉。『我是指你啊，你這個野種，』警察說道。『你現在總要說話了吧？還是你願意讓我再把你的腦門搖晃一下呢？』

『我沒有護照，』那個人說。

『「我沒有護照」』警察依樣說了一句。『當然囉，「婊子生的兒子先生」是沒有護照的。我們都那麼想。快啊，把衣服穿上了，趕快！』

一大批警察在門廊裏奔了過來，把一扇扇門都拉開了。其中有一個掛着肩章的，走到前面。『哦，你們抓到了什麼？』

『一對鳥兒，正想從屋頂上飛走呢。』

警官向他們瞧着。他還很年青。臉是狹長而蒼白的。長着一撇修剪得很仔細的烏黑小鬍鬚，還有一股香水味兒。寇恩一嗅就知道，那是 4711 古龍香水。他父親開過一家香水廠，因此他知道這些個事情。

「這兩個人，我們得特別留意啊。」那副官說道。「手銬！」

「難道維也納的警察，在抓人的時候，可以隨便打人嗎？」穿襯衫的那個人問。

警官抬頭瞪視。「你叫什麼名字？」

「史丹納。約瑟夫·史丹納。」

「他沒有護照，却還吓唬我們呢。」拿手槍的那個警察這樣說着。

「可以做的事情，比你想像的還要多咧。」警官厲聲說道。「把他們帶到樓底下去！」

兩個人穿上了衣服，警察將手銬拿了出來。「來吧，乖乖的。現在你們纔像個樣兒了。這

一對傢伙，配手得倒像是定製似的。」

寇恩在腕節上感到冰冷的鋼鐵。身被桎梏，這還是他生平第一次。這一對手銬，並不怎麼妨礙他的行走。可是他總彷彿覺得，似乎給束縛住的，還不止是他的一雙手。

外面是清晨的光芒。兩輛警車停靠在屋子的前面。史丹納顰蹙着臉。「第一流的葬禮。挺講究的，呃，孩子？」

寇恩不則聲。他儘可能地把手銬藏在外衣底下。有幾個送牛奶的人，站在街上，熱切地

張望着。對過一排屋子，窗子都已經給推開了。一張張的臉，探在黝黯的窗外，彷彿一個個麵團。一個女人咕咕地笑了起來。

大約有三十個人，早已給抓來，此刻都在載上這兩輛沒有篷蓋的警車。他們大多是默默地爬上車去的。屋子的主人也在這一批人的中間——那是一個五十來歲的、頭髮金黃、身體肥胖的女人。祇有她一個人提出了憤怒的抗議。兩個月之前，她以最便宜的辦法，把她那座破敗屋子裏，兩層空着的樓面，改成一種公寓似的東西。消息便立刻傳播出來，說是寄寓在那邊的，可以不用向警察局報告。那位房東太太一起祇有四個合法的房客，有護照，而且登記過的——一個小販，一個滅鼠者，兩個娼婦。其餘的房客，都是在天黑以後，纔悄悄地鑽進去的。幾乎全都是德國、波蘭、俄國、和義大利的僑民和難民。

『進去啊，進去啊！』副官跟房東太太說。『你可以把這些個話，到警察局裏去解釋啊。到了那邊，你儘有時間去說咧。』

『我抗議——』女人尖叫了起來。

『隨你怎麼去抗議吧。此刻，你跟我們一塊兒去。』

兩個警察將那個女人在腋下摟住，把她抱上了警車。

副官向寇恩和史丹納轉過臉去。『現在，這兩個。把他們特別留意啊。』

『Merci』（法語：『謝謝』）史丹納說着，便走上了警車。寇恩也跟着他上去了。

警車開走了。『祝福你們！』一個窗口裏，傳出一聲女人的尖叫。

『殺盡那批難民！』一個男人咆哮着道。『這樣纔可以節省糧食。希特勒萬歲！』

街道上差不多仍然是空寂的，因此警車就行駛得很快。屋宇後面的天空，往後倒退着，逐漸地變得更光明，更寬闊，更蔚藍得透明了；可是那些烏黑一團站在警車上的人犯，却像秋雨中的垂柳。有兩個警察，正在喫着三明治。他們從平底洋鐵罐裏喝着咖啡，跟三明治一塊兒吞嚥下去。

在佛朗茲·約瑟夫橋附近，一輛蔬菜卡車穿過街道。警車便猛然煞停下來，然後又重行起步。正在這個時候，有一個犯人爬過第二輛警車的邊緣，跳到地上。他傾斜地摔過了遮泥板，給鈎住了衣服，彷彿樹枝折裂似的訇然一聲，碰着鋪道。

『停車！倒車！』領隊的這樣嚷道。『要是他動一下，就把他打死！』

警車急急煞停。警察便都爬了下來。他們奔到那個人摔倒的地方。司機向四下裏望了

一眼。他看見那個人並沒有逃跑的意向，纔慢慢地把警車倒退下去。

那個人俯臥在地上。碰着那鋪道的，原來是他的後腦殼。他敞開了大衣，四肢都攤展着。躺在那兒，活像一隻撞在地上的大蝙蝠。

「把他帶回來！」副官嚷道。

警察們弓下身子。然後有一個警察挺起身來。「他一定給摔斷了什麼了。他站不起身來。」

「他當然站得起來的。把他站起來啊。」

「重重地踢他一下，他就站得起來了，」先前揍過史丹納的那個警察，冷冷地出了這麼個主意。

那個人正在呻吟。「他真是站不起來咧，」另外一個警察報告道。「他的腦袋上，還在流血呢。」

「他媽的！」領隊的爬了下來。「誰都不准動！」他向車上的人犯么喝道。「該死的流氓。儘是打麻煩。」

此刻那警車已經緊緊靠着那個摔倒的人。寇恩從上面望他，看得很清楚。他認識他的。他

是一個憔悴瘦削的俄籍猶太人，長着一臉蓬鬆的灰色髭鬚。寇恩跟他同房間睡過好幾次。還清楚地記得每天清晨，這個老頭兒怎麼站在窗前，肩膀上放着經匣，[●]慢慢地前俯後仰地祈禱。他是一個販賣棉紗、鞋帶、和絲線的小販，曾經三次從奧國被放逐出來。

「嗨，站起來啊！」那警官吩咐道。「你幹麼要從警車上跳下去啊？難道你犯的案子太多嗎，呃？偷過東西，天知道還犯過別的什麼案子。」

那老頭兒掀動着嘴唇。他那瞪出的眼睛，其時又轉過來望着副官了。

「怎麼回事啊？」副官問道。「他有沒有說什麼話？」

「他說，他因為害怕，所以纔跳下去的。」跪伏在他旁邊的那個警察說。

「害怕？當然他是害怕的囉。因為他犯了法。此刻他在說些什麼啊？」

「他說，他沒有做錯什麼事。」

「大家都是這樣說的。可是，我們怎麼收拾他呢？再說，他到底受了什麼傷啊？」

「應該由誰去找一個醫生來，」史丹納在警車上說。

● 經匣 (Phylacteries) 一種小方革匣，裝有記載聖經文句之羊皮紙，猶太人祈禱時以一匣頂於額上，

「別多嘴！」副官氣餒地么喝道。「這個時辰，我們往哪兒去找醫生呢？我們又不能儘讓他躺在這兒的街上。過後啊，他們又要說我們自個兒把他弄成這個樣子的了。警察是什麼事情都會挨罵的。」

「他應該給送到醫院裏去，」史丹納說。「事不宜遲了。」

警官可惶惑了起來。他此刻纔知道，那個人確實受了重傷，因此連不許史丹納開口的事情都忘記了。「醫院！他們不肯就這麼讓他給送進去的。你必須有一張證明書啊。這就不能由我一個人作主了。首先，我必須把這件事情報告一下。」

「把他送到猶太醫院裏去，」史丹納說。「那邊是，不需要什麼證明書，或者什麼報告的。就是沒有錢也行。」

副官向他瞪了一眼。「你怎麼會知道這些個事情的呢？」

「我們應該把他送到施診所去，」一個警察這樣建議道。「那邊總有一個住院醫生或者施診醫生在的。他們會給他診斷。至少，我們可以把他放在那邊了。」

副官已經打定了主意。「好的，那就把他抬上車。我們開到公共施診所去。留一個人在那邊陪着他。真是討厭得要死！」

幾個警察把那個人抬了起來。他呻吟着，臉色變得十分蒼白。他們把他放在警車的地板上。他哆嗦着，睜開了眼睛，在他萎癯的臉上，這一雙眼睛閃出了不自然的光芒。副官咬着嘴唇。『多傻的詭計！像他那樣的老頭兒，居然還跳車。開吧，可是開得慢些。』

在受傷者的頭底下，慢慢地匯成一潭子鮮血。他那糾曲的手指，正抓着地板上的木條。他慢慢地牽縮着嘴唇，讓牙齒露了出來。彷彿有什麼人在籠罩着死亡陰影的苦痛的面具背後，沉靜而譏嘲地訕笑。

『他怎麼說啊？』副官問道。

一個警察又跪伏下來，將那個老頭兒的腦袋好生按住，使他不受車輛的震動。『他說，他要到他孩子們那兒去，』他這樣報告道。『他們現在都要餓死了。』

『哦，胡說。他們不會餓死的。他們在哪兒啊？』

警察彎下身子。『他不肯說。說了，他們會被放逐的。他們一個都沒有許可證。』

『全是胡說。現在他怎麼說啊？』

『他說，他要你饒恕他。』

『什麼？』副官愕然地問。

「他說，他要你饒恕他，爲了他給你的麻煩。」

「饒恕他？那他是什麼意思啊？」警官搖搖頭，直瞪住地板上的那個人。

警車在施診所門前停靠了。「把他抬進去，」副官吩咐着。「小心點兒。你，勞台，跟他一塊兒耽着，待我打電話給你。」他們抬着那個受傷的人。史丹納向他俯身下去。「我們會找到你的孩子。我們會照顧他們的，」他說。「你知道嗎，朋友？」那個猶太人閉上了眼睛，一會兒却又睜開了。

於是，有三個警察把他抬進屋子。他那懸垂着的手臂，一路在鋪道上無援地直拖着，彷彿他早已死了的樣子。一會兒之後，兩個警察走將出來，跳上警車。「他還說了些什麼話沒有？」副官問道。

「沒有。他臉色發了青。要是脊骨受了傷，那他不會再活多久了。」

「也好，充其量祇是少了一個猶太人，」先前撲過史丹納的那個警察說。

「饒恕，」副官咕噥着。「什麼話啊！有趣的傢伙——」

「尤其是這種時勢，」史丹納說。

副官挺起肩膀。「別說話，你這個布爾什維克，」他咆哮着。「我們會教得你不敢粗暴

的。」

這一干人犯，給帶到了伊麗莎白街的警察局。史丹納和寇恩的手銬，都被卸了下來，他們跟其餘的人犯，一起給關在一個黝黯的大房間裏。大多數的人，都默默地坐着。他們原是等候慣了的。祇有那個頭髮金黃、身體肥胖的房東太太，却一股子勁兒的在悲傷慨歎。

九點鐘左右，他們纔被一個個地傳喚到樓上去。

寇恩給帶進一個房間，裏邊有兩個警察，一個穿便服的書記，那個副官，還有一個中年的警長。警長坐在一張轉椅裏，正在抽煙。『照格式填寫，』他跟那個靠在桌邊的人說。

書記是一個瘦弱暴躁的人，樣子活像一條青魚。『你叫什麼名字？』他用一種深沉得可怕的嗓子問。

「路特維支·寇恩。」

「生辰年月？」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生在德勒斯登。」

「原來你是一個德國人——」

「不。無國籍的。已經被褫奪了公民的資格。」

警長抬頭望着。「纔祇二十一歲嗎？什麼原因？」

「沒有什麼。我父親是被褫奪了公民資格的。我既然是他的兒子，那我當然也是一樣的了。」

「你父親做了些什麼？」

寇恩緘默了半晌。做了一年的難民，經驗又教會了他，跟當局講話，每一個字都需要十分的斟酌。「他被誣控為政見不妥，」他最後纔說。

「你是一個猶太人嗎？」

「我父親是的——我母親可不是。」

「啊哈……」

警長將烟灰彈到地板上。「你爲什麼不就在德國呢？」

「他們把我們的身份證都拿去了，就通知我們出境。要是還就在那邊，我們就會被拘囚起來；就是我們真要被拘囚起來的話，我們也願意在別的地方——不願意在德國。」

警長咯咯地乾笑了一陣。「那我懂得。你既然沒有護照，那你怎麼會給通過邊境的

呢。」

「穿越捷克邊境的短距離的旅行，那時候祇需要一張身份證。那個，我們是有的。有了那張身份證，你就可以在捷克境內停留三天。」

「過了三天呢？」

「我們得到了耽擱三個月的許可。三個月之後，我們就不能不離開了。」

「你在奧國，已經耽了多久？」

「三個月。」

「爲什麼不向警察局報告呢？」

「因爲那時候，我早已奉命立刻離開。」

「原來如此！」警長用手掌拍着轉椅的把手。「你怎麼會知道這些個事情的呢？」

寇恩並沒有提起他跟他的雙親，第一次穿過奧國邊境，向警察局報告的事。他們當天就被放逐的。當他們重新回來的時候，他們就沒有再去報告了。

「難道事實不是這樣的嗎？」他問。

「這兒不是你發問的地方。你祇有答話的份兒。」書記厲聲說道。

「你的雙親，此刻在哪兒？」警長又問。

「我的母親在匈牙利。她是准許就在那邊的，因為她出生在匈牙利。我父親在我離開旅館的時候，就被抓去放逐了。我不知道他此刻在哪兒。」

「你的職業是什麼？」

「我是一個學生。」

「你怎麼生活的？」

「我有點兒錢。」

「有多少？」

「我有十二個希林。其餘的錢，都給朋友們保管着。」寇恩除了這十二個希林，就沒有其他的東西了。這一點兒錢，也是他販賣胰子、香水和化粧水賺來的。可是他假如這樣招供出來，那他準會罪加一等，因為他沒有獲得許可而工作。

警長站起身來打了個呵欠。「我們都問完了沒有啊？」

● 希林 (Schilling) 德國及荷蘭昔所通用之各種小錢幣。其後約值美金 $1\frac{1}{2}$ —5 仙，或英金 $\frac{3}{4}$ — $2\frac{1}{2}$

『樓下還有一個，』書記說道。

『一定是同樣的情形。祇是些羊叫，並沒有羊毛。』警長跟副官扮了個鬼臉。『全是些非法的僑民。像不像是共產黨的陰謀啊，可不是嗎？到底是誰告發的呢？』

『總是那種同行嫉妒的人，』書記說。『也許是職業性的猜忌。』

警長笑了起來。然後他發現寇恩仍然在房間裏。『把他帶下樓去。你總知道怎麼宣判的。兩星期的羈押，然後驅逐出境。』他又伸了個呵欠。『哦，我要到外面喝啤酒喫 Goulash（菜肉合煮之一種食品）去了。』

寇恩被帶進了一個比先前小一點兒的牢房。除他之外，還有五個犯人，其中的一個，便是跟他同房的那個波蘭人。

一刻鐘裏邊，他們把史丹納也帶進來了。他在寇恩旁邊坐下。『第一次坐牢嗎，孩子？』寇恩點點頭。

『好像覺得是一個兇手那樣嗎，是不是啊？』

寇恩扮了個怪臉。『差不多。監禁——你知道，我就抹不掉對於監禁的最初的感覺。』

「這不是監禁，」史丹納解釋道，「這是羈押。監禁還在後邊呢。」

「你坐過牢嗎？」

「坐過。」史丹納微笑着。「你也要嘗嘗那種滋味的，孩子。第一次啊，的確會使你很難受的。以後可就不然了。尤其在冬天。你在監獄裏邊，至少你是很平靜的。一個沒有護照的人，好比一具暫時還陽的死屍。他真正希望着做的，乃是自殺——此外就毫無別的法子了。」

「那麼，有了一張護照呢？難道也沒有可以容許工作的地方嗎？」

「當然沒有囉。你祇有平靜地餓死的權利——省得奔逃而已。那也就夠好的了。」

寇恩直瞪着前面。

史丹納拍拍他的肩膀。「把你下巴兒抬起來，娃娃。這一切苦難的酬報，就是你可以幸運地活在這個二十世紀，這個文明、進步、和人道的世紀。」

「這兒難道一點兒東西都沒有得喫的嗎？」一個坐在角落裏一張板牀上，禿頂的矮個子問。「連咖啡都沒有一點嗎？」

「你必須掀鈴招呼那個差役頭目，」史丹納答道。「告訴他送一張菜單來。一起有四份，隨你挑選。你要魚子醬，當然也可以。」

「這兒的飯菜壞透了。」那個波蘭人說。

「哦，原來是我們的耶穌·基督！」史丹納頗感興趣地瞧着他。「你是一個長客嗎？」

「壞透了。」波蘭人重複地說着。「而且又少得很——」

「唉，天哪。」角落裏的那個人說。「我的箱篋裏還有一隻烤雞。他們到底要到什麼時候纔把我們釋放出去呢？」

「兩星期之內。」史丹納答道。「處罰沒有護照的難民，照例都是這樣的，呃，耶穌·基督，是不是啊？我敢打賭，你一定也知道的。」

「兩個星期。」波蘭人也附議道。「或者還長久些。飯菜很少，而且很壞。湯又很薄。」

「他媽的！那時候，我的烤雞準會壞掉了。」禿頂的那個人呻吟着。「兩年來，這還是我第一次喫雞。我是一個子兒一個子兒那麼節省下來的。原想今天可以喫的啊。」

「到今天夜裏你再發怒吧。」史丹納說。「那時候，你可以假定你早已喫過了雞，那就可以使你心平氣和了。」

「你說的是什麼屁話？」那個人忿恚地直瞪着史丹納。「你真想告訴我，喫與不喫都是一樣的嗎，你這個嚙語者？而我事實上，可並沒有喫啊？再說，明兒個我還留得有一條雞腿

呢。」

「那就等到明兒個中午。」

「對我倒不壞。」波蘭人插嘴道。「我是不喫鷄的。」

「對你自然不會壞的——你箱子裏面就沒有一隻烤鷄，」角落裏的那個人囁嚅地說。

「即使我有鷄，也不壞啊。我是不喫它的。喫不下鷄。喫過後就要嘔吐。」波蘭人一臉得意，捋捋他的鬍鬚。「在我，那隻鷄可不是什麼損失。」

「誰也不愛聽你的話，你這個笨賊！」禿頂的憤怒地嚷了起來。

「即使鷄在這兒——我也一樣不喫啊，」波蘭人勝利地說着。

「我的天！誰聽到過這樣的鬼話嗎？」鷄主人絕望地用手壓着腦袋。

「他是分明不在乎那隻烤鷄咧，」史丹納說。「以這類事情而論，我們的耶穌·基督倒是沾染不上的。他是烤鷄中間的一位戴奧琴尼斯。●那麼燉鷄呢？」

「真的也不喫，」波蘭人堅決地說道。

「那麼乾椒雞呢？」

「什麼雞都不喫。」波蘭人微笑着。

「我要發瘋了！」苦痛的雞主人咆哮了起來。

史丹納轉過身子。「那麼蛋呢，耶穌·基督，雞蛋呢？」

他的微笑於是消失了去。「小雞蛋，是的——愛喫小雞蛋。」一種戀慕的表情鼓動了他蓬鬆的鬍鬚。「愛喫得很。」

「感謝天，畢竟也有美中不足咧。」

「小雞蛋倒是愛喫得很，」波蘭人執拗地說：「四個雞蛋，六個雞蛋，十二個雞蛋——六個煮的。還有六個煎的。放點兒番薯。一點兒煎番薯和醃豬肉。」

「我不能再聽這些個話了。把他釘上十字架去，這個貪食的耶穌·基督！」箱子裏的雞這樣暴跳起來。

「諸位，」一個帶着俄國口音的愉快的低嗓子這樣說道，「爲了一個幻念，幹麼這般興奮呢？我倒偷偷帶進來了一瓶伏特加酒。要不要讓我請大家喝一點兒伏特加酒會使心胸溫暖，精神得到慰藉的。」那俄國人把瓶塞旋開，喝了一口，然後遞給史丹納。史丹納喝了

一口，便遞給寇恩。寇恩却搖了搖頭。

「喝啊，娃娃。」史丹納說。「這也是業務之一。你不能不學習啊。」

「伏特加是很好的。」波蘭人附議道。

寇恩啜了一小口，然後把酒瓶遞給波蘭人，波蘭人以一種嫻熟的姿態，將酒瓶湊到嘴唇邊。

「那個雞蛋迷快要將酒都牛飲乾了，」鷄主人咕噥了一句，便把酒瓶子從他那兒搶了過來。「已經賸得不多啦，」他喝過以後，纔跟那個俄國人遺憾地說。

俄國人揮手將酒瓶放在一邊。「那無所謂，我是最遲在今天晚上就可以出去的。」

「你真是那麼相信嗎？」史丹納問。

俄國人微微地鞠了一躬。「是的。我也許可以這樣說，很不幸地。以一個俄國人而論，我有的是一張南森[◎]的護照。」

「南森的護照！」那位鷄兄便不勝豔羨地這樣重說着。「那倒使你在無國籍的人中，

◎ 南森 (Nansen, Fridtjof 1861—1930) 挪威之北極探險家，政治家。一九一八年曾代表國際聯盟，負

責俄羅斯及小亞細亞之飢民及難民救濟工作，卓著勞績，因獲一九二二年諾貝爾和平獎金。——譯者

儼然成爲第一流的人物了。』

『我很抱歉，你們沒有同樣的方便。』俄國人彬彬有禮地說道。

『你佔了我們的先。』史丹納答道。『你是第一個。你得到了世界同情的最大的部份。我們祇是相反。人家哀憐我們，可是我們都是些讓人討厭，不受歡迎的人呢。』

俄國人聳了聳肩膀。然後將酒瓶遞給牢房裏的最後一個人，他始終默不則聲地坐着。『請你也喝一口。』

『不要，謝謝。』那個人倨傲地答道。『我是不屬於你們這一羣人裏的。』他們都朝對他看。

『我有護照，有國籍，有在這兒居住和工作的許可。』

大家都緘默着。『請你原諒我的發問。』俄國人以一種遲疑的口脛，立刻說道，『可是，那麼你爲什麼也在這兒呢？』

『因爲我的職業。』那個人便倨傲地解釋道。『我不是一個沒有身份證的晝伏夜出的難民。我是一個真正的扒手和職業的賭徒，我有完整的公民權利。』

中午，送來了一道沒有豆子的豆湯。晚上也是同樣的東西，不過這一道名爲『咖啡』了，另外還有一片麵包。

七點鐘，有人來敲門。那個俄國人果如他自個兒所料，給釋放出去了。他彷彿對着老朋友似的，珍重道別。『在兩星期之內，我到施潑婁咖啡館去找，』他跟史丹納說。『也許到那時候，你可以到那邊去了，我也許有東西給你再會。』

八點鐘，那個真正的公民和賭博騙子，準備投降了。他拿出一包紙烟，遞給每一個人。於是大家開始抽起烟來。昏暎和烟捲的微光，使這間牢房洋溢着一般家庭似的氣氛。扒手解釋着警察局正在給他一種日常的偵察，想找尋他在最近六個月裏犯罪的證據。可是他以爲他們不至於發現。然後他建議一種遊戲，從口袋裏變出一副紙牌來。

天色已經很暗，電燈還沒有開。可是那個賭博騙子却滿不在乎。他雙手又那麼一揮，變出一枝蠟燭和洋火。蠟燭給插在牆壁上凸出的地方，發出一縷慘澹搖曳的火光。

鷄兄、波蘭人、和史丹納都湊了過來。『我們不是拿錢來作輸贏吧，是不是啊？』鷄兄問道。

『當然不是囉，』賭博騙子微笑起來。

「你也來玩嗎？」史丹納問寇恩道。

「我不會玩紙牌。」

「那也是你應該學習的事啊。你在晚上，那麼，還有什麼別的事情可做呢？」

「今天不玩——明天吧。」

史丹納轉過身子。燈光在他臉上劃出了很深的皺紋。「你有什么原因嗎？」

寇恩搖搖頭。「沒有。祇是有點兒累。我想在架鋪上躺一會兒。」

賭博騙子早已在洗牌了。他以一種風雅而敏捷的手法，讓紙牌給砌合起來。「誰發牌啊？」雞兄問。那個合法的公民將紙牌遞給大家。波蘭人拿到一張9，雞兄一張Q，史丹納和

那賭博騙子各得一張A。

賭博騙子急忙抬頭望了一眼。「大家一樣。」

他又得了一張A。便微笑着將分贖的紙牌遞給史丹納。史丹納無意間把這一疊紙牌的最後一張翻了出來——金花菜的A。

「居然一樣哪！」雞兄笑了起來。

賭博騙子並沒有笑。「你這套把戲打什麼地方學來的啊？」他愕然地問史丹納道。

「你也搞那種行當的嗎？」

「不，我是業餘的。承蒙專家賞識，所以我非常高興咧。」

「倒不是那麼說的。」賭博騙子瞧着他。「事實是，這套把戲是我發明的。」

「真的嗎？」史丹納掏出他的烟捲。「我是在布達佩斯學來的。在監獄裏，被放逐以前。教我的是一個名叫蓋奇的人。」

「蓋奇！現在我明白啦。」賭博騙子傷心地嘆了口氣。「原來是這麼個來歷！蓋奇是我的一個學生；你學得已經很好了。」

賭博騙子將分贖的紙牌給他，詢問似地瞧着蠟燭。「光線很壞——可是當然囉，我們是打着玩兒的，諸位，可不是嗎？絕對是光明磊落的。」

寇恩躺在他的架鋪上，闔攏了眼睛。他是充滿着一種沒來由的灰色的哀愁。打那天早晨聽到聲響的時候起，他一直專心致志地惦念着雙親——這是好久以來的第一次。他看見他的父親，正是他剛從警察局裏回來時的那種樣子。一個商業上的競爭者，誣告他誹謗國家——目的想讓他那所製造藥水肥皂、香水、和化粧水的小型工廠，宣告破產，而自己便

用最低廉的代價把它接盤過來。這個計劃是成功的，正如那個時候成千的詭計一樣。給羈押了六個星期，寇恩的父親回來時已經完全成爲一個廢人了。他從來沒有提起過這段經歷；可是他把他把工廠用一種低廉的價格賣掉了。接着不久，就來了一道驅逐出境的命令，這樣就開始他永遠流亡的生活。從德勒斯登到普拉格；從普拉格到勃魯恩；從那兒又在黑夜偷越過邊境，逃亡到奧國；第二天背着警察逃進捷克，兩天之後祕密地越過邊境，到了維也納——爲着他母親在那晚上折斷的手臂，臨時用樹枝做了個夾板；從維也納到匈牙利；在母親的親戚那兒，耽了兩星期；然後又進了一次警察局；跟他母親分別，她因爲出生在匈牙利，所以給准許耽了下來；又越過一次邊境；又是維也納；耽驚害怕的事情，販賣胰子、化粧水、吊襪帶、和鞋帶；時刻耽心着人家的誣控和拘捕；他父親一去不返的那一夜；孑然一身的幾個月，從一個地方躲避到另外一個地方……

寇恩翻了個身，翻身時却撞到了一個什麼人。原來在架鋪上，他旁邊正睡得有一個從黑暗中看去活像一捆破布似的東西。這是牢房裏的最後一個犯人，大約五十來歲，整天地動也不動的。

「對不起，」寇恩說道。「我沒有看見你——」

那個人不則聲。寇恩看到他眼睛都睜着。他知道這種情形；在路上他也時常碰到的。最好的辦法，就是隨他怎麼去。

「該死！」鷄兄突然從那個簇聚着玩牌的人的角落裏嚷了起來。「我真是好傻啊！好傻的人啊！」

「怎麼啦？」史丹納鎮靜地問。「紅鷄心的Q，正是那張牌啊。」

「我不是說這個。可是那個俄國人，應該可以把我的烤鷄帶給我的。天哪，我真是多麼卑鄙的一個傻子啊！簡直是一個頭腦簡單意志薄弱的白癡！」

他向四下裏觀望，彷彿世界已經到了末日似的。

寇恩驀然間發現他自個兒在笑着。他並不想笑，可是他此刻却發現他自個兒儘在笑個不停。他笑得全身發怔，却不知道爲了什麼。祇覺得內心中有什麼東西在笑，在把一切投進了紛亂——悲愁、往事、和他一切的記憶。

「怎麼回事啊，娃娃？」史丹納問道，從他紙牌上抬眼睽視。

「我不知道。我在笑。」

「笑總是好的。」史丹納扔下一張黑桃的K，將默不則聲的波蘭人認爲必勝的一局，

贏了過來。

寇恩伸過手去拿了一枝烟捲。剎那間，一切都好像簡單了。他打定主意，從明天起就開始學習玩牌。彷彿有一種奇異的感覺：這一下的決定，就改變了他整個的一生。





第二章

五天以後，賭博騙子給釋放出去了。他們沒有辦法證明他的罪行。他和史丹納於是分了手。賭博騙子曾經利用時機，照着教他學生蓋奇的方法，完成了史丹納的教育。他還送給他一副紙牌，作為臨別時的禮物，因此史丹納就開始教給寇恩。他教他玩 Skat，玩 Jass，玩 Tarots，玩撲克——在僑民中間玩 Skat，在瑞士玩 Jass，奧國玩 Tarots，其

● Skat 三人用三十二張牌共賭之一種紙牌戲，其中二張即所稱為 Skat 或額外牌者。以得分之多寡而分勝負，其計分方法為：A 十一分，10 十分，K 四分，Q 三分，J 二分。——譯者

● Jass 在瑞士盛行之一種紙牌戲，Pinochle 即由此戲演變而成者。——譯者

● Tarots 以有圖紙牌所作之一種牌戲。該項紙牌，除通常之義大利牌五十六張一副外，另加 Tarot 牌二十二張。舊時繪畫精美之一組 Tarot 牌，極為蒐集家所珍視。——譯者

他的時候玩撲克。

兩星期之後，寇恩又被傳到了樓上。一個警察曹長領他走進一個房間，裏邊坐着一個中年的人。這個地方，好像非常寬敞，而且電炬通明，直耀得寇恩不能不半閉着眼睛。他對於牢房，反而已經習慣了。

「你是路特維支·寇恩，學生，沒有國籍。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生在德勒斯登的嗎？」那個人冷冷地問，眼睛睨視着一份文件。

寇恩點點頭。他的喉嚨突然間乾燥得說不出話來。那個人便抬起了腦袋。

「是的，」寇恩嘶啞地說。

「你沒有報告警察局，就居住在奧國……」

那個人急促地唸完了案卷。「你已經判處十四天的羈押，現在羈押期滿了。你要從奧國給放逐出去。不准回來，否則將處以徒刑。這兒是驅逐出境的正式命令。你必須在這裏簽個字，證明你已經承認裁判，而且知道你回來是該受處分的。」

那個人燃上一枝烟捲。寇恩兀自惶惑地望着那隻捏着火柴，肥胖而血管粗厚的手。在兩小時之內，那個人會關上辦公桌，出去喫飯。之後，他也許會玩一會 Tarots，喝幾杯葡萄

酒。十一點左右，他會伸着呵欠，付了賬，這樣說：『我已經累了。我要回家去睡覺了。』家。睡覺。那時候啊，沿着邊境的森林，會給包裹在黑暗、怪異、和恐怖中間；而消失在裏邊的——孤獨、顛躓、而疲倦地，懷着一種想見別人却又怕見別人的感覺的——將是名叫路特維支·寇恩的渺小生命的搖曳的火花。這兩者之間的鴻溝，乃是一張所謂護照也者的紙，把他跟那個坐在辦公桌後面的討厭的官吏，截然地分開了。他們的血液，有着同樣的溫度，他們的眼睛，有着同樣的構造，他們的神經，反應着同樣的刺激，他們的思想，奔流在同樣的理路中——然而一道深淵，把他們分隔開來，於是什麼都不同了；這一個人的滿足，便是那一個人的苦痛；一個是佔有者，一個是被奪者，把他們分隔開來的深淵，僅僅是一張上面祇有一個名字和幾個毫無意義的日子的紙……

『簽在這兒右面，』那個警官說道，『整個兒姓名。』

寇恩定了下神，把姓名都簽上了。

『你願意走哪一面的邊境呢？』警官問。

『捷克的邊境。』

『好的。你就在一小時之內離開。有人會押送到那邊的。』

「在我寄寓的地方，還有一點兒東西。我能夠去拿嗎？」

「是些什麼東西啊？」

「一個襯衫之類的衣包。」

「好的。你就告訴那個押送的警士好了。你在路上可以停下來。」

警長把寇恩帶下了樓，又把史丹納領了上去。

「怎麼樣啊？」鷄兄關切地問。

「我們在一小時裏邊就要出去了。」

「耶穌·基督！」波蘭人說。「那麼麻煩又要發生了。」

「你寧願就在這兒嗎？」鷄兄問。

「假如喫得好些——而我還弄到這麼一個禁衛的小差使——我倒挺喜歡就在這兒呢。」

寇恩掏出手帕，儘可能的把衣服拂拭乾淨。穿了兩個星期，他的襯衫實在髒得可以了。他把一邇很留意地保護着的衣袖，翻了個轉。那個波蘭人瞧着他。「在一兩年裏邊，那一切——一切都會一樣了。」他預言着道。

「你到哪兒去啊？」鷄兄問。

「捷克。你呢？到匈牙利嗎？」

「瑞士。我已經考慮過了。來吧。從那邊，我們可以讓他們把我們推到法國去。」

寇恩搖搖頭。「不，我想設法去普拉格。」

幾分鐘之後，史丹納也被送回來了。「那天我們被捕的時候，揍我的那個警察，你知道他的名字叫什麼嗎？」他問寇恩。「李奧普特·薩弗。他住在特勞底諾巷二十七號。那是他們讀給我聽的，作為案卷的一部分。當然囉，沒有提起他揍我的話。祇說是我威脅了他。」他望着寇恩。「你以為我會忘記那個名字和住址嗎？」

「不，」寇恩說道。「當然不會囉。」

「我也以為不會的。」

一個從刑事局裏來的穿便服的人，把史丹納和寇恩帶了出去。寇恩興奮得很。他一出門口，立刻就不由自主地立定下來。映入他眼簾的景色，彷彿南方的和風一樣地沁人心脾。天空是蔚藍的，屋宇上露出薄暮的朕光，牆壁上耀着殘照的紅光，多瑙河在閃爍，雪亮的公

共汽車衝進了急遽地回家，或者漫遊在馬路上的人流。一羣衣服絢爛的姑娘，譁笑着匆匆來去。寇恩覺得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美麗的景色。

「我們走吧，」警官說道。

寇恩畏縮着。他注意到一個路人正在目不轉睛地瞪視他，於是他羞赧地往自個兒身上，上下打量了一會。

他們一路走着，中間夾着那個警官。咖啡館門前，已經放上了桌子和椅子，人們都在那兒坐着說笑閒談。寇恩低垂着頭，開始加快了脚步。史丹納以一種善意的揶揄神色，對着他瞧：「哦，孩子，那不是我們享受的，呃？那些個事情？」

「不是，」寇恩回答着，便緊閉着嘴唇。

在寄寓的地方，那位房東太太以一種惱怒與同情的揉雜情緒，接待他們。她立刻把他們的東西一起給了他們；一點兒也沒有給偷掉。當他還在牢房裏的時候，寇恩曾經下過決心，換上一件乾淨的襯衫，可是此刻在街上走了一程，便決定不換衣服了。他把那隻破爛的小提包挾在腋下，向房東太太表示謝意。

「我真抱歉，給你那麼多的麻煩，」他說。

房東太太支開了那個話題。『請你保重。』她說，『還有你，史丹納先生。你們預備往哪兒去呢？』

史丹納做了一個漫無目標的姿勢。『還不是邊境蟲子的照例事兒，從這個叢林躲到那個叢林啊。』

房東太太踟躕地站了一會兒，然後輕快地走到一架鑄成中世紀堡壘式的胡桃木碗櫥前面。『喝杯酒，敬祝你們一路順風——』

她拿出三個酒杯，一瓶酒。

『梅子白蘭地嗎？』史丹納問。她點點頭，也遞給警官一杯。警官捋了下鬍鬚。『歸根結柢，我們這批人都不過是奉行公事而已。』他解釋道。

『當然囉。』房東太太又給他斟滿了一杯。『你爲什麼不喝啊？』她問寇恩。

『我不能喝。』寇恩說。『空着肚子不能喝。』

『原來如此。』房東太太仔細地將他端詳了一番。她有着一張冷酷肥胖的臉，此刻却出乎意外地柔和了。『天哪，他還在發育咧。』她這樣囁嚅着。『弗蘭婕，』她喚道，『拿一塊三明治來。』

「謝謝，那是無需乎的。」寇恩紅着臉。「我真是不餓呢。」

女侍送進來一塊厚厚的火腿三明治。「不用裝腔了，」房東太太說，「你就喫了吧。」

「你要分一半去嗎？」寇恩問史丹納道。「我太多了。」

「別說啦——喫吧，」史丹納說。

寇恩喫完了三明治，喝了一杯白蘭地，然後大家告辭出來。他們趁電車出城。寇恩突然覺得疲累得很。車輪的轆轤聲把他催眠着。彷彿在睡夢裏，他看見一座座屋子飛閃過去，工廠、街道、種着高大胡桃樹的旅館、草地，以及籠罩在淺藍色暮靄中的田野。他喫飽了東西，因此彷彿醉醺醺的。他的思想變得模糊了，給包裹在睡夢中間——夢見一座掩映在茂密的胡桃樹叢裏的白色屋子；一個穿着晨服的官吏代表，走過來遞給他一卷光榮的公民權狀，還有一個穿着制服的獨裁者，雙膝下跪，哭泣着哀求他饒恕。

他們到達關卡，天色差不多黑了。刑事局的警官，將他們移交給關卡上的人，然後他穿過淡紫色的暮靄，緩步回去了。

「時間還是太早咧，」一個攔住車輛上去搜查的職員，這樣說道。「最好的時間，大約是九點半。」

寇恩和史丹納就在門前一張靠背椅子上坐了下來，望着馳近的車輛。隔了一會兒，另外一個關卡職員出來了。他帶領他們循着一條小徑，打關卡右邊前進。他們穿過了一帶騰起濃烈的露水土壤氣息的田野，又經過幾所窗裏亮着燈光的屋子，以及一片叢林。這時那職員便立定下來。『你們就打這兒上去吧。一路靠左走，這樣可以給樹叢遮蔽，直到莫拉瓦河邊。那條河現在可並不深。你們很容易涉水過去的。』

兩個人於是又前進了。其時萬籟俱寂。隔了一會兒，寇恩向四下裏一望。那個關卡職員，祇賸了一個襯托着夜空的黑色剪影。他還在監視他們。於是他們又前進了。

到了莫拉瓦河邊，他們便脫掉衣服，將東西捆成一包。河裏盡是泥漿，看去是一種黃褐和銀白的顏色。長空裏繁星點點，還有偶而給月亮衝破的重雲。

『讓我先走，』史丹納說，『我的個子比你高呢。』

他們涉水過河。寇恩便覺得冷水偷偷地湧上他的身體，彷彿永遠不會放鬆似的。史丹納在他前面，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一路探步前進。他把行囊和衣服高舉在頭頂上。月光照着他寬闊的肩膀。走到河中心，他纔停住脚步，向四下裏張望。寇恩就靠近在他後面，便微笑着

向他點了點頭。

他們在對岸爬了上來，趕忙用手帕把身體抹乾了。然後穿好衣服，繼續前進。隔了一會兒，史丹納停住脚步。『現在，我們已經越過邊界了，』他說。在樹叢裏篩落下來的月光中，他的眼睛看去非常明亮，幾乎像玻璃一般。他望着寇恩。『這兒的樹木，難道有什麼不同嗎？風的氣息呢？天空中還不是同樣的星星嗎？難道這兒的人，死也死得兩樣嗎？』

『不，』寇恩說。『一切都是一樣的，可是我有一種不同的感覺。』

他們在一棵老樺樹下找到一個地方，可以掩蔽起來的。前面是一片微微傾斜的草地。遠處閃爍着一個斯洛伐克村子的燈光。史丹納打開他的行篋找尋烟捲。他暖着寇恩的手提皮包。『我覺得行篋較比手提皮包來得實用。因為不太觸目。人家當你是一個無所謂的徒步旅行者。』

『他們也一樣要檢查徒步旅行者的，』寇恩說。『祇要看上去很窮苦的，什麼人都要受檢查。還是趁車最好。』

他們燃上了烟捲。『我在一個鐘頭裏邊就要回去，』史丹納說。『你呢？』

『我想設法往普拉格去。那邊的警察都不怎麼壞。很容易給准許就上個幾天的。幾天以後我們就要再看情形了。也許我可以找到我的父親，他可以幫助我。我聽說他就在那邊呢。』

『你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嗎？』

『不知道。』

『你身上有多少錢？』

『十二希林。』

史丹納搜索着口袋。『這兒幾個錢。應該可以夠你用到普拉格了。』

寇恩急忙抬起頭來。『快啊，拿去吧。』史丹納說。『我自個兒還有的用。』

他掏出兩張鈔票。在樹影底下，寇恩也看不清那是些什麼票子。他遲疑了一下，然後把錢接過了。

『謝謝，』他說。

史丹納不則聲。他在抽烟，那烟捲的間歇的火光，把他的臉鏤成個明面和暗影。『你到底爲什麼在漂泊啊？』寇恩踟躕地問。『你又不是一個猶太人。』

史丹納緘默了一會兒。『不，我不是一個猶太人，』他然後說道。

從他們背後，樹林裏傳出一陣瑟瑟的聲音。寇恩便直跳起來。『一隻兔子，再不然就是一匹松鼠，』史丹納說。然後他朝對着寇恩。『孩子，當你意志消沉的時候，這是你可以想到的事情：你離開了祖國，你父親離開了，你母親離開了——可是我的太太仍然在德國。我不知道她遭遇到什麼。』

他們背後的瑟瑟聲，又傳來了一陣。史丹納捺滅了烟捲，靠在山毛櫸的樹幹上。微風正在噓拂。月亮高掛在長空，蒼白而無情地，正如那最後一天的晚上……

從集中營裏潛逃出來以後，史丹納在一位朋友家裏躲了一個星期。他在一間嚴扁着的擱樓上坐着。祇要一聽到什麼疑慮的聲音，便隨時準備從屋頂上逃走。天黑之後，他朋友纔送進麵包、醃漬的菜餚，和兩瓶開水給他。第二天晚上，他又送進幾本書來。史丹納一天到晚，一遍兩遍地認真地讀着，設法不去思索。他不敢燃火，也不敢抽烟。他在一隻藏在紙版盒子裏的罐頭中澆溺。天黑之後，他朋友給他拿出去倒掉了，然後再送回來。他們都是那麼謹慎，連兩個人絮語都很難得。生怕給睡在隔壁房裏的女侍偷聽了去，出賣他們。

「瑪麗知道我已經出來了嗎？」第一天晚上，史丹納曾經這樣問過。

「沒有。屋子還給把守着。」

「她遭遇到了什麼嗎？」

他朋友搖搖頭出去了。

史丹納總是這樣問他。每一夜。直到第四天晚上，他朋友終於帶給他一個消息，說是他

已經看見過她了。此刻，她纔知道她丈夫在哪兒。他有一個機會，把史丹納的消息悄悄地告

訴了她。明天，他還可以看見她的——在趕墟的人羣中。史丹納就花了整整的一天，寫好一

封信，預備請他朋友偷偷地給她的。到了晚上，却又把信撕掉了。也許她還被監視着呢。爲了

這個緣故，他甚至還要他的朋友不再去跟她見面。他在攔樓上又過了三夜。他朋友終於給

他帶來了一點錢，一張車票，和幾件衣服。史丹納把頭髮剪掉了，還用氧化氫染成了白色。然

後把鬍鬚也剃了個光。清早他就離開屋子，穿着一件工人的短外套，拿了一箱工匠的用具。

他原想立刻就出城的，可是他又輟了下來。他已經有兩年不會看見他太太了。於是他走到

墟場。一小時以後，他太太來了。他就開始震顫。她打他身邊走過，可是並沒有看見他。他就跟

在她背後，等到挨得很近的時候，纔說：「不要掉轉頭。是我。往前走！往前走！」

她雙肩一怔，回過頭來。然後又往前走。她彷彿發動了全身的每一根纖維，仔細諦聽。

「他們有沒有難爲過你？」她背後的聲音問。

她搖了搖頭。

「你給監視着嗎？」

她點點頭。

「現在呢？」

她遲疑了一下，然後搖了搖頭。

「我立刻就要動身了。我想設法越過邊境。我不能夠寫信給你。那對你太危險了。」

她點點頭。

「你應該跟我離婚。」

那女人把脚步停住一會兒。然後又往前走。

「你應該跟我離婚。你明天就應該去，說你因爲跟我政見不同，申請離異。你應該說，你

以前不知道我的政見。你明白嗎？」

他太太沒有移動她的頭。祇是往前走着，身體是挺得筆直的。

『你應該明白我，』史丹納喃喃地說着。『這不過是爲了你的安全。假如他們對你有什麼舉動，那我一定會發瘋的。你必須跟我離婚，他們纔肯放鬆你。』

他太太沒有則聲。

『我愛你，瑪麗，』史丹納從牙縫裏柔聲說道，眼睛裏洋溢着感情。『我愛你，除非你答應了，我是不會走的。除非你答應了，我不會回去的。你瞭解我嗎？』

在他彷彿經過了一個永恆的時間。他太太纔點了點頭。

『你答應了嗎？』

他太太慢慢地點着頭。一雙肩膀頹落下來。

『我現在要拐彎了，沿右邊的人行道走回來。你向左轉，繞過來見我。不要說一句話，不要做一個暗號——我祇要看你一眼——看你一次。然後我走。假如你聽不到消息，那就是說我已經越過邊境了。』

他太太點了點頭，便把脚步放快了。

史丹納拐過了彎，沿着巷子走到右面。沿路都是些屠戶的貨攤。拿着菜籃的女人，正在棚寮前討價還價。豬肉在陽光下閃出鮮血淋淋的白色。氣味都很難受。屠戶們在吆喝着。驀

然間，這一切都消失了。屠刀砍在木砧上的聲音，變成了磨礪鏟刀的遙遠的微響。他愛人的脚步和臉頰，帶來了熟稔的景色——一片草地，一塊穀田，樺木，自由，和風。他們的眼睛對視着，不願分開，可是在眼睛裏邊，却蘊蓄着痛苦、快樂、愛情、分離（那是生命的本質，充實、甜蜜、而瘋狂的）然後是那像架着千萬柄閃亮尖刀的障礙物似的對一切的放棄。

他們倆彼此一致地移動着，停止着，然後又不知不覺的前進了。突然間，史丹納的眼睛裏，什麼東西也看不見了，一會兒之後，他纔辨認出一種萬花筒似的顏色，在他面前毫無意義地展現出來，却並沒有刺進他的心坎。

他蹣跚地前進着，脚步開始加快了，儘可能不致引起人家注意地，加快了脚步。他把一個肉攤上的一塊豬肉碰落下來，便聽到那個屠戶的咒詛，彷彿隆隆的一陣鼓聲。他奔到巷子拐角上轉了個彎，纔立定下來。

他看見她從墟場上走開了。她走得很慢。到了街角上，她便停住脚步，向四下裏張望。她昂起臉，睜大着眼睜，佇立了很久。風刮着她的衣裳，又貼到她的身上。史丹納不知道她有沒有看見他。他不敢跟她打招呼，因為他以為她也許會奔回過來。隔了好久，她纔擎起雙手，撫在胸口。她向他張開手臂——以一種苦痛、空虛、和盲目的擁抱姿態，張着嘴，緊閉着眼，向他

張開了手臂。然後她慢吞吞地轉過身子，便給街道的幽谷吞噬下去了。

三天以後，史丹納越過了邊境。夜色皎潔，微風噓拂，長空裏掛着一輪蒼白的月亮。史丹納原是很堅強的，可是一越過邊境，也已經冷汗滿身，他回過頭來，活像一個給惡鬼迷住了的人，低低地兀自喚着他太太的名字。

他又掏出一枝烟捲。寇恩替他燃上了火。

「你幾歲啦？」史丹納問。

「二十一。快近二十二了。」

「哦，哦，快近二十二了。這不是玩兒樂的事吧，娃娃？」

寇恩搖搖頭。

史丹納緘默了半晌。然後說道：「二十一歲的時候，我在參加作戰。那是在佛蘭德斯。那也不是玩兒樂的事情。可是現在我們的這種事啊，比起來總要好過一百倍呢。你懂得嗎？」

「是的。」寇恩轉過頭來望他。「比起死來也要好多了。那我懂得的。」

「那你懂得就很多啦。戰爭以前，懂得的人是很少的。」

『戰爭以前！那是一百年以前的事了。』

『一千年以前。』史丹納笑了起來。『我在二十二歲的那年，住在一所野戰病院裏。我在那兒倒學到了一點兒東西。你要知道我學到的是什麼嗎？』

『要的。』

『好。』史丹納吸了一口烟。『那時候，我傷勢可並不重。一點兒皮傷，也不怎麼痛苦。可是我旁邊就躺着一個朋友。不是一個普通的朋友——是我一個好朋友。一片砲彈把他的肚皮炸開了。他就躺在那兒直叫。沒有嗎啡，你知道嗎？連給軍官的也不夠。第二天，他嗓子嘶啞得連呻吟都發不出聲音了。他要求我替他結束了生命。要是我知道怎麼可以結束他的生命，我也一定會照辦的。第三天中午，我們有一道豆湯。一道放着醃豬肉的濃湯，像我們戰前喫的那樣。以前啊，他們給我們的，都總是那種洗碗水一樣的。我們都喫了。我們都餓得發慌。當我彷彿餓瘋的狐狸，高興地舐完那道湯的時候，便從碗邊上看見我那位朋友的臉，掀着嘴唇在噎氣，我看見他正在苦痛地死了；兩小時以後，他果然死啦。而我居然還狼吞虎嚥地喫完了一餐飯，滋味比我生平所喫的什麼東西都來得好。』

他停住了話。

『你餓得發慌。』寇恩說。

『不，不是那個意思。我說是一個人可以在你旁邊噎氣——而你無動於中。憐憫、同情、堅定——可是你不覺得痛苦。你的肚皮是完整的，那就什麼都不在乎。在半碼以外，有什麼人的世界，在天大的苦痛中滅絕了——而你一點兒也無所謂。這便是世界的悲愁。好好地記着，娃娃。進步所以這樣慢，而倒退得所以這樣快，原因就在於此。你相信嗎？』

『不，』寇恩說。

史丹納笑了。『好吧。可是什麼時候你再想一想。也許是有幫助的。』

他站起身來。『我要走了。回去了。關卡上的職員，這時候是想不到我會回去的。起初半個鐘頭，他會駐守着。明天一早，他也會出來巡視。他就不會想到，在這個時候，我會偷偷地爬回去。那是關卡職員的心理。感謝天，被掠奪者往往比狩獵者更機警敏捷的。你知道是什麼道理嗎？』

『不知道。』

『因為他冒險更大。』他拍了下寇恩的肩膀。『所以猶太人便成了全世界最狡黠的民族。人生的第一條律法是：危險增進智慧。』

他伸出手去給寇恩。這隻手是粗大、乾燥、而溫暖的。「祝你順風。也許我們再會見面的。晚上，我總是在施潑婁咖啡館。你到那邊可以找到我。」

寇恩點點頭。

「好的，你自個兒珍重吧。別忘記那副紙牌。那是一種解悶的辦法，可以不讓你思索。對於無家可歸的人，那是很有用處的。你玩 Jass 和 Tarots，都很不壞。祇有撲克，你還須多冒點兒險。還須多學偷鷄的功夫。」

「好的，」寇恩說。「我要學習偷鷄的技術。謝謝你。種種的費神。」

「你無需乎這樣千謝萬謝的。不必那樣。也許是一種幫助。我不是說對別人有什麼好處，那是沒有什麼的。我的意思是，對你自個兒有好處。當你感覺到消沉的時候，你應該溫暖你的心。而且要記住：什麼事情總比戰爭好。」

「什麼事情也總比死了的好。」

「我不知道比死了怎麼樣。可是無論如何，總比垂死的時候好。再會吧，娃娃。」

「再會，史丹納。」

寇恩在那兒坐了很久。天空很是皎潔，景物非常寧靜；一個人也沒有。寇恩在山毛櫸的樹影下悄悄地坐着。張蓋在他頭頂上的半透明的青蔥的葉簇，如同一片插在地上的大風篷。給一陣流蕩在無垠的蔚藍空間的微風，冉冉地吹動——吹過繁星的篝火，吹過月亮的浮標。

寇恩決定在當天晚上，就設法趕到普列斯堡，再從那邊前往普拉格。城裏往往是最安妥的。他打開了手提皮包，拿出一件乾淨的襯衫，一雙短襪。他知道萬一在路上碰到什麼人，外表整潔總是很重要的。而且換了衣服，也會幫助他擺脫牢房裏的那股氣氛。

在月光下赤裸地站着，他覺得非常異樣。彷彿是一個迷路的孩子。於是他急忙從草地上檢起乾淨的襯衫，從頭頂上套下。這是一件藍色的襯衫——故意選了藍色，因為不容易看出骯髒。在月光底下，這件襯衫彷彿是灰白和紫色的。他打定主意，不要沮喪氣餒。

第三章

下午，寇恩到達了普拉格。他把手提皮包放在車站上，立刻就到警察局去。他還沒有下決心去報告；祇需要一點兒寧靜，讓他可以考慮下一個步驟。那樣，警察局是一個最好的地方了。那邊，居然沒有一個盤查身份證的巡邏警察。

他在門廊裏一隻靠背長椅上坐下。對面就是一間召見外僑的辦公室。

「那位鬍髭翹起來的警官還在這兒嗎？」他問一個坐在他旁邊的人。

「我不知道。我看見的那個，是沒有鬍髭的。」

「哦，也許他已經調走了。這兒的情形，現在怎麼樣啦？」

「不壞，」那個人說。「你可以取得在這兒逗留幾天的許可證。可是過了期限，那就困難啦。這兒的人，太多了。」

寇恩思忖了一會。假如他准許在這兒耽擱幾天，那麼根據以往的經驗，他就可以從難民委員會領到一份配給證，供給他一星期光景的食宿。然而萬一他們不給他許可證，他就

有被捕、押送出境的危險。

「下一個輪到你，」他旁邊的那個人說。

寇恩抬眼觀看。「你要不要先進去？我並不急。」

「好得很。」

那個人站起身，往裏邊走了進去。寇恩預備先看看那個人的命運，然後決定自個兒要不要進去。他在走廊裏煩躁不安地來回踱步。半晌，那個人出來了。寇恩奔到他面前。「怎麼樣啊？」他問。

「十天！」那個人露着喜色。「好運氣！連要求都沒有向他要求呢。他一定心境很好。也許因為今天這兒的人，不怎麼多了。上一次啊，我祇請准了五天。」

寇恩把心神鎮定一下。「那我也想去試試。」

那個警官並沒有翹起來的鬍鬚。可是寇恩覺得以前彷彿在哪兒見過似的。也許他這一响把鬍鬚剃掉了。這時候，他手裏正在玩弄着一柄漂亮的螺鈿小洋刀。「僑民嗎？」他問

道，抬起一雙魚似的疲憊的眼睛，望着寇恩。

「是的。」

「從德國來的嗎？」

「是的。我今天纔到。」

「有什麼證件嗎？」

「沒有。」

那警官點了點頭。他把刀片捺好，將螺旋鑽扳了出來。寇恩發現那個螺鈿柄上，還有一個指甲銼刀。警官便開始用這個銼刀，小心翼翼地銼着他的大姆指的指甲。寇恩等着。他彷彿覺得，在他面前這個疲憊的人的指甲，乃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他簡直不敢呼吸，生怕打擾了他，惹他發怒。他祇是把雙手反叉在背後，不讓人看見。

指甲終於給銼好了。那警官滿意地端詳一會，然後抬起頭來。「十天，」他說。「你可以在這兒逗留十天。滿了期你就必須出境了。」

寇恩突然覺得一陣緊張。他以為他在墜落下去，其實他僅僅吸了一口深長的氣。於是他急忙鎮定心神。他已經學會了怎麼利用機會。「我一定對你非常感激，」他說，「假如我

能夠逗留兩個星期。」

「那不行。爲什麼呢？」

「我在等着一些寄給我的證件，我需要一個固定的地址。然後我要到奧國去。」

寇恩深怕他自個兒功敗垂成；可是他一說出口，也就無法制止了。他流利而敏捷地撒着謊。他原也很想說出實情的，可是他知道不能不撒個謊。而在警官這一方面呢，他也知道不能不相信這些謊話，因爲他無法把真相查明。於是結果就，雙方都差不多相信他們講的全是實情了。

那警官把小洋刀上的螺旋鑽捺了下去。「好吧，」他說。「這是一個例外，准你兩星期。可是期滿之後，就決不能延長了。」

他拿出一份表格，開始填寫。寇恩望着他，彷彿那是天使長的手筆。他簡直沒有想像到一切會安排成這個樣子。直到最後的一瞬，他一逕以爲那個警官會翻檢名卡索引，而發現他在普拉格早已耽過兩次了。爲了避免給他發現起見，他報了另外一個名字，一個虛構的生日。那麼他一逕可以說，那是他的兄弟。

可是那警官，却實在太疲憊得連什麼東西都不想看了。他把那張表格推到寇恩面前。

「這兒！外面還有什麼人嗎？」

「不，我想沒有了。至少在我進來的時候，外面已經什麼人都沒有了。」

「好得很。」

那個人掏出一方手帕，開始和藹地擦着小洋刀的螺鈿柄。當寇恩向他道謝，又彷彿他的許可證到此刻還會給誰奪去似的，直奔出來的時候，他簡直什麼也沒有留意。

寇恩一路奔來，直至到了外面大門口，纔算停住脚步，向四下裏望着。甜蜜的天，他想，給感情制勝了。甜蜜的蒼天！我又回來了。我沒有給拘囚起來；我不用耽心這十四天——十四個整天和十四夜，一個永恆的時間！願上帝保佑那個拿着螺鈿小洋刀的人。我希望他不久以後，可以覓到一柄洋刀，裏邊有一隻失落的錶，和一把金剪。

門口，有一個警察站在他旁邊。寇恩往口袋裏摸了下那張許可證，然後在猝然的決定之下，走到警察面前。「什麼時候了，官長？」他問。

他自個兒也有一隻錶，可是他難得有像這樣走近警察並不耽驚害怕的經驗。

「七點，」警察囁嚅着道。

「謝謝。」寇恩慢慢地走下階沿。他真想狂奔。此刻，他纔第一次覺得這一切都是真實

的。

難民救濟委員會的大會客室裏，擠滿了人。可是說也奇怪，它給人一個空虛的印象。人們在薄暗中站着或者坐着，活像一個個黑影。差不多誰都不說一句話。每一個人，對於他自個兒有關的一切事實，已經說過和重複過不知有幾百遍了。而現在，却祇有一件事必須做的——那便是等待。這是抗拒絕望的最後的屏障。

這裏一大半都是猶太人。寇恩一邊，坐着一個梨形腦袋的蒼白臉，膝蓋上放着一隻提琴盒。另一邊，蹣縮着一個老頭兒，凸出的前額上貫穿過一道疤痕。他正在煩躁不安地開闔着雙手。緊靠在他旁邊的，坐着一個金髮碧眼的青年，和一個膚色黝黑的女子。他們倆緊挽着手，彷彿生怕兩個人的注意力，祇要分散這麼一剎那的時候，就會在這兒給彼此拆離似的。他們倆並沒有相對注視，却望着一個什麼空間，或者望着他們的過去，而他們的眼睛也是絲毫沒有感情。在他們背後，坐着一個低聲啜泣的胖婦人。熱淚從她眼睛裏直淌下來，流過臉頰，流過下頷，直流到衣服上；她漫不在意，也並不想把淚水抹掉。雙手無力地攔在膝蓋上。

在這種沉靜與悲愁的氣氛中，一個孩子却在毫不介意地戲耍着。這是一個大約六歲光景的女孩子，長着烏黑的頭髮，雪亮的眸子。她在繞着房間，不耐煩地迅疾地縱跳。

最後她在梨形腦袋的那個人面前站定了。她對他望了一會兒，然後指指那隻攔在他膝蓋上的盒子。『裏邊有提琴嗎？』她大胆地尖聲問道。

那個人向孩子望了一會，彷彿他不懂話似的，半晌纔點了點頭。

『給我看一看，』女孩子說。

『什麼？』

『我要看一看。』

那個提琴家躊躇了一下，然後打開盒子，拿出一隻用一塊紫綢裹着的提琴。還用手將綢包解了開來。

孩子向提琴凝視良久，纔又小心翼翼地舉起一隻手，撥了下琴絃。

『你爲什麼不拉呢？』她問。

提琴家沒有則聲。

『快啊，隨便拉一個什麼曲子吧，』女孩子重複地說着。

「蜜琳！」懷裏抱着一個嬰孩的女人，從房間的那一邊，用一種低沉而焦慮的聲音，這樣呼喚着。「到我這兒來啊，蜜琳。」

那女孩子沒有理會她。她一逕在望着提琴家。「你知道怎麼拉提琴的嗎？」

「哦，我知道怎麼拉的。」

「那你爲什麼不拉呢？」

提琴家非常困窘地望了望四周。他那鑄琢得很精細的大手，攔在提琴的頸部。坐在附近的幾個人，給引起了注意，便都對着他凝視起來。他簡直不知道應該望哪一個方向好。

「我畢竟不能在這兒拉呢，」他終於這樣說道。

「可是爲什麼不能呢？」那女孩子問。「拉吧，這兒是那麼的沉悶。」

「蜜琳！」母親喚道。

「那孩子說的對，」坐在提琴家旁邊，前額上有一道疤痕的那個老頭兒說。「快拉吧。我們大家都可以欣賞一下，我想也不至於有什麼禁止奏琴的規律。」

提琴家仍然在遲疑着。半晌纔從盒子裏拿出一隻弓，絞緊了，將提琴擎到肩膀上。第一縷清徹的樂音，迴蕩在房間的各處。

寇恩似乎覺得有一種撫慰，彷彿有一隻手正在熨平他內心中的什麼。他想設法抗拒，可是他抗拒不了。一陣震顫通過他的全身，然後驀然間充滿了一種溫暖的慰藉之感。

辦公室的門推開了，出現一個書記的腦袋。他一走進來，門還開着。辦公室裏開亮着燈，因此那個書記的矮小僵僵的人形，在門口鑄出了一個清晰的剪影。他彷彿要說句什麼話——可是他把腦袋側在一邊，諦聽着。慢慢地，悄悄地，好像給一隻無形的手推着似的，他背後的門又給關上了。

於是祇賸下了提琴。它把沉重而死寂的空氣充塞在房裏，彷彿一切都改變了，將那些瑟縮在牆影之下的渺小人物的無聲的寂寞，溶合起來，結成一種淒涼慘淡的悲愁。

寇恩用手臂圈住雙膝。又把腦袋低垂下來，讓洪水泛濫他的全身。他彷彿覺得自個兒給沖到一個什麼地方——給沖到自己那裏，給沖到一個非常生疏的什麼東西那裏。黑頭髮的女小孩子，蹲踞在提琴家旁邊的地板上。她悄悄地紋絲兒不動地坐着，凝視着他。

提琴聲沉寂了。

寇恩對於提琴原是會一點兒的，關於音樂也有相當的知識，因此他說，奏得真是好極了。

「休曼嗎？」提琴家旁邊的那個老頭兒問。

提琴家點點頭。

「再拉下去啊，」女孩子說。「拉一支可以使我們發笑的樂曲。」

「蜜琳，」母親喚着。

「好的，」提琴家說。

他又擎起了弓。

寇恩環顧四周，看見低垂着的頭，以及發光的蒼白的臉，他看見悲愁、絕望、以及瞬息之間給提琴旋律所引起的柔和的變化。他看見這個情形；他也想到許許多多曾經看見過的相似的房間，裏面擠塞着流犯，他們所犯的罪便是給生了下來，而且還活在世界上。這種情形存在着，而同時這種音樂也存在着。真是不可思議的。這是一種永恆的安慰，也是一種可怕的諷刺。寇恩看見那個提琴家的頭擱在他的提琴上，彷彿擱在他愛人的肩膀上一樣。我決不放棄，他想，其時暮靄在寬大的房間裏更深沉起來；我決不放棄，生命是瘋狂而甜蜜的。

① 休曼 (Schumann, Robert Alexander 1810—1856) 德國音樂家。初從 Friedrich Wieck

研究音樂，旋以練習鋼琴過度，損其手，遂廢鋼琴，而終身從事於作曲。——譯者

我至今還沒有瞭解；那是從遙遠的森林中，從沒有給發現的天際，從虛無縹渺的夜裏傳出來的一種旋律，一種呼嘯，一種叫喊——我決不放棄……他沉思了很久，纔發現樂聲已經沉寂了。

「那叫什麼名字啊？」女孩子問。

「德國舞曲，佛朗士·許培特作的，」提琴家沙嘎地說。

他旁邊的那個老頭兒笑了起來。「德國舞曲！」他摸摸前額上的疤痕。「德國舞曲！」他重複地說着。

書記旋開了門邊的電鈕。「下一個，」他說。

寇恩拿到一張證件，分配他在勃列斯托爾旅館裏居住，還有十張飯票，分配他在溫塞斯勞斯方場的餐廳裏用餐。當他一拿到飯票的時候，纔突然覺得自個兒已經餓得發慌，便奔過幾條街道，生怕去的太遲了。

其實他去得並不太遲，可是所有的座位，都已經全部給佔去了，他不能不等候着。在那

些正在用餐的人們中間，他發現一個從前在大學裏教過書的教授。他想站起來，跟他握手；可是略一思索，便決定不去握手了。他知道有許多僑民，都不願意回憶到他們過去的生活。此刻他看見那個提琴家也走了進來，正在那兒惶惑地站着環顧。他跟他打了個招呼；那個提琴家彷彿很是驚奇，可是慢慢地就走過來了。

寇恩非常困窘。起先又看見他的時候，他確信他是自己的一個老朋友；然而這時候他突然想起，他們彼此之間還沒有攀談過一句話呢。

『冒昧得很。』他紅着臉說，『可是我剛纔聽到過你的演奏，我以為也許你在這兒不大熟習吧。』

『事實上，我確是很熟習的。你呢？』

『哦，我以前已經來過這兒兩次了。你離開祖國已經很久了嗎？』

『兩星期。我今天纔到這兒的。』

寇恩發現那位教授和他旁邊的那個人都在站起來了。『那邊有兩個空座位啦，』他急忙說道。『來吧。』

他們在桌子間推擠着過去。那位教授在湊狹的地方迎着過來。他遲疑地瞧着寇恩，停

住了脚步。『我是不是跟你認識的啊？』

『我是你以前的一個學生，』寇恩道。

『啊，是的，一點兒不錯咧。』那位教授點着頭。『告訴我，你有沒有知道有人要用一架真空掃除器嗎？現付打一個九折？還有人要不要一架無線電唱機？』

寇恩直楞了半晌。那位教授原是一個研究癌症的權威學者。『不，抱歉得很，我可不知道，』他同情地說。他知道，那意思是他正在兜售真空掃除器和留聲機。

『我原說你不會知道的。』教授漠然地望着他。『對不起，』他說，彷彿跟一個截然不同的什麼人說着似的。然後他走了過去。

送來一道牛肉的大麥湯。寇恩貪婪地喝完了。當他一抬起頭來，便發現那位提琴家坐在他旁邊，雙手攔在桌子上，湯碟一動也沒有動。

『你不想喫嗎？』寇恩愕然問道。

『我不能喫。』

『你病了嗎？』提琴家的梨形腦袋，在沒有燈罩的慘白燈光下，露出一副萎黃的病痛。『不。』

『你應該喫東西啊，』寇恩說。

提琴家不則聲。他燃上一枝烟捲，急急地抽着。然後把湯碟推在一邊。『這樣的生活是過不下去的！』最後他這樣嚷道。

寇恩瞧着他。『你沒有護照嗎？』他問。

『有的，可是——』提琴家使勁地捺滅他的烟捲。『即使那樣，這樣的生活也總是過不下去啊！什麼東西都被剝奪了！連腳底下都沒有土地呢！』

『我的天！』寇恩說。『你有護照，還有提琴——』

提琴家抬眼觀望。『可是那也不相干啊，』他忿然嚷道。『你不明白嗎？』

『不，我不明白。』

寇恩這纔恍然醒悟了。他原以為提琴能夠奏得這樣好的，一定是一個超人。一個你可以跟他學習的人……而現在，他眼看着坐在那兒的乃是一個苦痛的人，雖然比寇恩年長十五歲，然而在他看來彷彿是一個給寵壞了的孩子。這是僑民的第一個跡象，他想。他會立刻平靜下來的。

『你真不想喫你的湯了嗎？』他問。

「不想了。」

「那麼就給我。我還是很餓。」

提琴家把湯碟推到他面前。寇恩慢慢地喝着。每一調匙裏都蘊蓄着一種抵禦悲愁的力量，而他也不願意放棄一點兒。然後他站起身子。「謝謝你的湯。假如你自個兒喝掉這一道湯，我一定更高興呢。」

提琴家瞪着他。一條條的皺紋，改變了他的臉相。「這是你年紀太青，還不夠瞭解的事，」他歉仄地說。

「比你想像的更容易瞭解呢，」寇恩答道。「你很悵鬱，沒有別的。」

「沒有別的，那是什麼意思啊？」

「意思是沒有其他的原因。你起初以為這裏邊包含着什麼特殊的意義。然而你涉世一深，就會知道悵鬱乃是最普通不過的事了。」

他走到門外。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看見那位教授正在街對面大踏步來回地踱着。他的姿態——雙手又放在背後，身體微向前傾——正是他在教壇上講解那些關於癌症研究

上的新穎和複雜的發現，來回地踱着的那種樣子。祇是他此刻，也許轉着真空掃除器和留聲機的念頭而已。

寇恩踟躕了一下。他從來沒有跟一位教授打過招呼。可是他現在，由於跟提琴家交談以後所得到的經驗，便穿過馬路去走到他面前了。

『對不起，教授，』他說，『我冒昧地跟你說話了。我從來沒有想到要給你什麼忠告。可是我此刻倒很想。』

那位教授停住了脚步。『請說吧，』他煩躁地答道。『請說吧。任何忠告我都會很感激的。你叫什麼名字啊？』

『寇恩。路特維支·寇恩。』

『任何忠告我都會很感激的，寇恩先生。非常的感激。真的！』

『也不能說忠告。祇是經驗中得來的教訓。你在出售真空掃除器和留聲機。放棄了吧。那是徒勞無功的。幾百個僑民都在試着這種買賣。而事實上却跟推銷人壽保險一樣地沒有希望的。』

『那正是我想進行的第二種買賣啊，』教授興奮地岔斷了他的話。『有人告訴我，那

種生意做起來容易，賺的錢也多。」

「你推銷掉一份保險單，他就給你一份回佣，是不是啊？」

「是的，當然囉。很大的回佣。」

「可是此外就沒有什麼了嗎？沒有開支沒有薪給了嗎？」

「沒有，什麼也沒有。」

「我也可以跟你這樣接洽的啊。根本就不花一個子兒。教授，你有沒有賣掉過一架真空掃除器？或者賣掉過一架留聲機呢？」

教授一籌莫展地瞧着他。「沒有。」他說，困窘得厲害，「可是我希望就會——」

「算了吧，」寇恩答道；「那是我的忠告。你可以批幾副鞋帶，幾盒鞋油，或者幾包安全釘。人人要用的。小東西。拿出去販賣。賺的錢並不多，可是你隨時都會賣掉一點兒。當然囉，幾百個僑民都在做着這個買賣。可是人家買安全釘，總比買真空掃除器來得快一些吧。」

教授沉思地瞧着他。「我根本就沒有想到過這些個買賣。」

寇恩跛脚地微笑着。「我敢保證。可是你還須考慮一下。據我的經驗，這樣比較好些。前些時候，我也想推銷過真空掃除器的。」

「也許你的話是對的。」教授伸出手來。「謝謝你。你很善意。」他的聲音突然柔和而服貼得古怪，彷彿一個沒有準備好功課就來上班的學生。

寇恩咬着他的嘴唇。「我從前聽過你所有的功課——」他說。

「是的，是的——」教授露出一副惶惑的神情。「謝謝你——先生——先生。」

「寇恩，可是你不叫我的名字，也無所謂。」

「不。那是很重要的，寇恩先生。對不起得很——近來我的記憶力可真壞透了。多謝多謝。我相信我會去試的，寇恩先生。」

勃列斯托爾旅館是一所頹敗的木板小屋，由難民救濟協會租下來的。寇恩給分配到一張牀鋪，那個房間裏另外還住得兩個難民。喫過了那頓飯，他覺得非常疲倦，便立刻回去睡覺。其餘兩個人都還不在那兒，他也並沒有聽到他們進來。

睡到半夜，他突然給一陣尖叫驚醒過來。於是他立刻從牀鋪上跳起。連什麼念頭也不轉，搶過了手提皮包和衣服，急忙奔出房門，直衝到下面廊裏。一到外面，什麼都是靜悄悄的。他在樓梯口停住脚步，放下手提皮包，諦聽着——然後用拳頭擦着眼睛。他在哪兒？什麼事

啊？警察在哪兒啊？

慢慢地，他纔恢復了記憶。他俯首一望，不免釋然地微笑起來。他此刻在普拉格，在勃列斯托爾旅館裏，還有一張有效十四天的許可證。這樣的倉皇奔逃，真是笑話。也許他在發夢魘了。他向四下裏一望。這是不會再發生的了，他想，假如我還惴惴不安，那是因為嚇偏了心的緣故。於是什麼事情都弄明白了。他開了門，在黑暗中摸索到自己的牀上。牀在右手的牆邊。他悄悄地放下了手提皮包，把衣服掛好在牀腳下。然後摸索着毯子。當他正想睡下去的時候，驀然間他的手觸到一樣軟和溫暖而正在呼吸着的東西。於是他突然給怔了一怔。

「誰啊？」一個女人的聲音朦朧地問。

寇恩屏息着。原來他走錯了一個房間。

「有什麼人嗎？」那個聲音又這樣問。

寇恩木然地屹立着。他祇覺得渾身流着大汗。隔了一會兒，他聽到一聲歎息，以及那個女人的翻身聲音。他等了幾分鐘。可是一切都寂然無聲，祇有在黑暗中的更深沉的呼吸。他便悄悄地檢起東西，小心翼翼地溜到了門外。

其時，一個穿着襯衫的人，站在寇恩房門前的走廊裏，從眼鏡背後瞪着他。他看見寇恩

從隔壁房間裏拿了東西出來。寇恩糊塗得來不及解釋。他默默地穿過那扇開着的房門，那個人連讓都不讓他一下，然後把東西放好，上牀就睡。在沒有躺下去之前，還謹慎地往被褥上摸了一遍。被窩裏沒有什麼人。

那個人，在房門口站了半晌，讓廊裏的慘澹燈光照着他的眼鏡。然後他走了進來，鏽鏽地將門碰上了。

正在這時候，尖叫声又傳了出來。寇恩到此刻纔知道了。「不要揍我！不要揍我！看在基督的面上，不要揍我！求求你，求求你！啾……」

尖叫声變成一種令人毛戴的汨汨之聲，然後消失了去。寇恩坐起身來。「到底是怎麼回事啊？」他在黑暗裏問。

電鈕鏽鏽一聲，電燈亮了。那個戴眼鏡的人也坐了起來，走到那隻牀邊，上面躺着一個眼色發邪，喘氣流汗的人。他拿起一杯水，遞到他嘴邊。「喝吧。你剛纔在做夢。你很安全啊。」

那個人貪婪地喝着水，喉核在他瘦細的喉嚨裏咕咕地上下了一陣。於是他萬分乏力地睡倒下去，閉上眼睛，發出一聲深沉的歎息。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寇恩又問。

那個戴眼鏡的走到他牀前。「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嗎？有人在做夢。夢出聲音來了。幾星期以前，從集中營釋放出來。神經作用，知道嗎？」

「哦，」寇恩說。

「你是住在這兒的嗎？」那個戴眼鏡的問。

寇恩點點頭。「我自個兒也有點神經失常。他剛纔開始尖叫的時候，我就奔了出去。我以爲警察來搜查了。後來我又走錯了房間。」

「原來如此。」

「請原諒，」另外那個人說。「我現在就醒着不睡了。請原諒。」

「哦，那又何必，」戴眼鏡的說着，便走回到自己的牀邊。「你的夢魘，根本就沒有打擾我們什麼咧。年青人，你說是不是啊？」

「沒有什麼，」寇恩重複地說着。

鏗鏘一響，房間裏又漆黑了。寇恩躺了下去，可是好久沒有睡着。那真奇怪，從隔壁房間裏得來的經驗。在薄薄的被單下，那個柔軟的酥胸。他彷彿仍然能夠觸摸到似的，而他好像又覺得，自己的手也有點兒異樣了。

後來他聽到那個尖叫的人，爬起身來，坐在窗邊。他那低着的頭，給映耀在逐漸開朗的拂曉的灰靄之中，活像一個奴隸的陰沉的塑像。寇恩望了他好半晌，這纔睡熟了。

約瑟夫·史丹納越過邊境，重新回去，一點兒困難也沒有。他既熟悉地形，而且他在作戰中巡邏放哨時得來的經驗，使他更容易勝任應付。他當過連隊的嚮導兵，一九一五年得過鐵十字章，因為他完成過一次很危險的偵察任務，而且在偵察時俘獲了一個俘虜。

僅僅在一小時之內，他就離開了危險地帶。他搭電車到維也納。車廂裏沒有多少乘客。那個賣票員倒認識他。「又回來了嗎？」

「到維也納，一張二等票。」史丹納說。

「工作倒很神速呢，」賣票員說。

史丹納睨着他。「我都知道的，」賣票員接着說道。「每天有人給押送出境——你不久就會認識那批警官的。怪惡劣的事情呢。你是趁着這輛電車出去的，可是你就不會記得。」

「我不懂你的意思。」

賣票員笑了起來。「你會記得的。瞧，你可以站在後面的踏腳板上。假如查票員走來，你就跳出去——可是這個時候，大概還不至於。你可以省下一張票錢。」

「謝謝。」

史丹納站起來，走到電車後面。他臉上感到風吹，看見小小葡萄園村落裏的火光飛閃過去。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享受着一切強烈的陶醉，解放的陶醉。他的血液在奔流，他又感到肌肉的強烈的燃熾。他還活着。他沒有給逮捕；他還活着，而且已經給逃脫了。

「抽一枝烟吧，老兄。」他跟賣票員說，那賣票員也走到電車後面來了。

「好的。可是現在我不能謝謝。」

「可是，我要抽烟了。」

「好的。」那賣票員善意地笑着。「那便是你比我强的地方。」

「是的。」史丹納說着，將一縷芬芳的烟味兒深深地吸進了肺裏，「那便是我比你强的地方哪。」

他走到那天警察來抓他的那所公寓。房東太太仍然坐在她的賬房裏。一看見史丹納

進來，她就突然的一怔。

「你不能够就在这兒了，」她急忙說道。

「啊，是的，我能夠的，」史丹納說着，放下了行囊。

「那可不行，史丹納先生。警察隨時會再來。那時候，他們連我的屋子都會給封了。」

「親愛的羅慧娜，」史丹納鎮靜地說，「作戰的時候，最安全的地方是新鮮的砲洞。另一顆砲彈，難得會立刻打中同一個地方的。因此，在目前，你的這個虱子窩倒是維也納一個最安全的所在了。」

房東太太雙手煩躁地搔着她的頭髮。「你是我的敗家精，」她傷心地說。

「多好啊！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做人家的敗家精！你真是一個怪會想像的人呢，羅慧

娜。」史丹納向四下裏一望。「還有一點兒咖啡，或者什麼別的飲料嗎？」

「咖啡？飲料？」

「是啊，親愛的羅慧娜！我知道你會瞭解我的。多漂亮的一個女人！碗櫥裏那瓶梅子白蘭地還在嗎？」

房東太太一籌莫展地瞧着他。「哦，當然囉，」她最後纔說。

「就是那種酒啊！」史丹納檢出了那瓶酒，兩個酒杯。「你也來一杯嗎？」

「我？」

「是的，你還有誰呢？」

「不。」

「啊，來吧，羅慧珊！看在我面上，來一杯。一個人獨酌，總有點兒不客氣。這兒——」他斟滿了一杯，遞給她。

房東太太猶豫了一下，然後接過酒杯。「哦，好的。可是你不要就在這兒，好嗎？」

「祇耽幾天，」史丹納撫慰着說，「不會超過幾天的。你給我幸運。而且我還有計劃在進行。」他微笑着。「現在，再來咖啡吧，親愛的羅慧珊。」

「咖啡？我這兒可沒有。」

「哦，你有的，我的孩子。就在那邊啊。而且我敢保證，那是挺好的。」

房東太太氣憤憤地笑着。「真有你的！再說，我的名字不是羅慧珊；我叫戴麗珊。」

「戴麗珊，你是一個夢。」

房東太太把咖啡給他送了來。「老頭兒薛列格曼的東西，還在這兒呢，」她說着，指着

一隻手提包。『叫我怎麼辦呢？』

『就是那個灰鬍鬚的猶太人嗎？』

房東太太點點頭。『他已經死了。我祇聽到這一點兒消息——』

『哦，對於一個人，那也已經很夠了。你知道他的孩子在哪兒嗎？』

『我怎麼會知道呢？我不能夠讓這些個小事情，來攪昏我的頭腦啊。』

『你說的對。』史丹納把手提包拖到自個兒面前，打了開來。各種顏色的許多線團，便直滾到外面。在線團底下，包裝得很好的，是一盒鞋帶。此外還有一套西裝，一雙皮鞋，一本希伯來書，幾件襯衫，幾版角質鈕扣，一隻小小的羚羊皮袋，裏面盛着幾個一希林的貨幣，兩隻經匣，還有一襲用薄紗紙包裝着的祈禱時穿的白袍。『一生中的東西，這還不算多吧，呃，戴麗娜？』

『有許多人還要少呢。』

『那也對的。』史丹納翻着那本希伯來書，發現封面裏邊夾着一張紙條。他便小心翼翼地抽將出來。上面用墨水筆寫着一個地址。『啊哈！待我到這個地方去問。』他站起身子。『謝謝你的咖啡和白蘭地，戴麗娜。今夜我回來得很遲。最好你讓我住在樓下，一個朝着院

落開窗的房間。那我可以逃走得快些。』

房東太太正想說什麼話，可是史丹納却揚起了手。『不必了，不必了，戴麗娜！假如我回來的時候，門給鎖着，那我就把維也納的全部警察都帶到這兒來。可是我相信，一定不會鎖着的。收容無家可歸的人，乃是上帝的一個誠條。你若做到，你在天國裏一定會得到一千年的福祐。我就把行囊留在這兒。』

他走了。他知道繼續這種談話是毫無意味的，而且他也明白，對於一個生活極有規律的人，私人的東西每會發生一種特殊的勸誘作用。他的行囊會比他任何懇求，更有使她爲他安排住處的力量。單憑這一件無聲的東西，也會克服房東太太的最後的反對的。

史丹納往施潑婁咖啡館走去。他想找那個俄國人丘尼考夫。在羈押期間，他們曾經約定，史丹納釋放以後的第一第二兩天，半夜過後大家在這兒等候。做一個無國籍的人民，俄國人就比德國人更多十五年的經驗。丘尼考夫也曾經答應過史丹納，替他找找在維也納有沒有出賣偽造的護照。

史丹納在角落裏一張桌子邊坐下。他原想招呼一點什麼喝的東西，可是侍者們就全

不來理會。在這兒，你不必需要什麼東西的；大多數的人都沒有一個子兒。

這地方純粹是一個僑民的交易所。裏邊擠滿了人。有許多坐在靠背長椅和椅子裏睡着了；有的就把背抵住牆壁，躺在地板上。他們一開門就進來，直到大家一齊睡着，咖啡館打着烱爲止，不花分文。從清晨五點到中午，他們都在外面踱來踱去的，等着咖啡館再開門。他們大多數是知識份子。他們都在最潦倒的時期。

一個身穿格子紋衣服，臉蛋活像一顆圓月的人，坐在史丹納旁邊，睜着骨溜溜的一雙烏黑眼睛，把他打量了好半晌。『有什麼東西出賣嗎？』他最後纔問。『珠寶嗎？即使是陳舊的珠寶？我可以付現。』

史丹納搖了搖頭。

『衣服？襪衫？皮鞋？』那個人搜索地瞧着他。『也許是一顆結婚戒指吧？』

『滾你的，你這隻貓頭鷹，』史丹納咆哮着道。他就恨透了這批販子，他們想用幾個格羅辛[●]的代價，從這些歧途徬徨的難民那裏，騙走他們最後贖下來的東西。

他叫住一個走過的侍者。『喂！一杯高涅克。』

侍者愕然地瞅了他一眼，向他走將過來。「你要一個律師嗎？這兒有兩個。那邊角落裏是柏林控訴院的薛爾皮爾律師；每次談話一希林。門口那張圓桌旁邊是慕尼黑黑巡迴法庭的艾普斯坦推事；每次談話五十格羅辛。說句知心話，薛爾皮爾較比來得好。」

「我不要什麼律師，我要高涅克。」史丹納說。

侍者用手遮在耳朵邊。「我有沒有聽準你的話啊？一杯高涅克嗎？」

「是的。如果杯子不太小，味道就更好的那種飲料。」

「好得很。請求你原諒，我耳朵有點兒不方便。而且，那種名詞我也好久沒有聽慣了。這兒大家招呼的，咖啡幾乎是唯一的東西啦。」

「好的。那麼，請你把高涅克倒在咖啡杯裏送來好了。」

侍者送來了高涅克，却仍然站在桌子邊等着。「怎麼回事啊？」史丹納問道。「你難道要瞧着我喝酒嗎？」

「請你先惠賬。這是此地的規矩。否則我們要破產了。」

「假如那是規矩的話，這兒的錢你就拿去吧。」史丹納付了賬。

「那太多啦。」侍者說。

「找頭給你做小費。」

「小費？」侍者在舌頭上滾着這個詞。「天哪，」他感情衝動地說，「這還是幾年來的第一回咧！謝謝你，先生。這纔叫我活得又像一個人了！」

幾分鐘之後，那個俄國人走了進來。他立刻就看見史丹納，便跟他一塊兒坐下。

「我起初還以為你已經離開維也納了，丘尼考夫。」

那個俄國人笑了起來。「我們這種人哪，可能的事也往往成爲不可能的了。你要知道的事情，我都替你打聽出來啦。」

史丹納喝乾了酒。「身份證弄得到嗎？」

「弄得到。而且是挺好的。幾年來我從沒有見過的最好的贗品。」

「我必須離開這個國家，」史丹納說。「我必須弄到證明書。我寧願冒險用偽造的護照而坐反省院，實在受不了這種時時刻刻提心吊胆的生活，和這種向着拘留所去的旅行。你打聽出來的是什麼啊？」

「我在海勒巴特咖啡館裏。那邊此刻正在進行着買賣。他們就是七年前的那批人。那

種辦法是挺可靠的。當然囉，最便宜的一張身份證，要值四百希林呢。」

「怎樣弄來的呢？」

「那是一個已經死了的奧國人的護照。還有一年好用咧。」

「一年以後怎麼辦呢？」

丘尼考夫向史丹納瞧着。「出國的話，還可以展期。否則也有聰明的人可以把日期塗改。」

史丹納點點頭。

「此外，還有兩張屬於已死德國難民的護照。可是，那就要值八百希林一張了。完全假造的護照，至少要賣一千五百希林。可是我倒不勸你賣這些個東西。」

丘尼考夫揮掉了烟灰。「在目前，像你這種情形，也無法希望國際聯盟來幫忙的。對於那些個沒有護照而非法入境的人，那是沒有辦法的。南森已經死了；他是爲我們簽發護照的人。」

「四百希林嗎？」史丹納說。「我祇有二十五希林。」

「那你可以還個價，要他小一點啊。我說，還他個三百五十希林。」

「跟二十五相比，還是一個樣子哪。可是，那倒無所謂；待我去考慮一下，弄點兒錢。海勒巴特在哪兒呢？」

那個俄國人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條。「這兒是地址。還有那個好像媒人一樣的侍者的名字。你要是關照了他，他會去招呼那個人來的。一筆交易，他可以得到五希林。」

「好的。待我去設法吧。」史丹納把紙條兒小心地放好了。「種種麻煩你，真是心感不盡呢，丘尼考夫。」

「一點兒也沒有，」那個俄國人謙遜地說道。「祇要有機會，一個人總應該盡力效勞的。你就說不定什麼時候自個兒也會遭到同樣的事情啊。」

「是的，」史丹納站起身來。「我過後再到這兒來找你，告訴你進行得怎麼樣了。」

「好的。這個時間，我總在這兒。我跟那個德國南部的名手在這兒下棋。就是那邊有鬚髮的那個人。要是在平時，我真想不到會有跟那樣一個名手下棋的福氣。」丘尼考夫微笑起來。「下棋是我的一種嗜好。」

史丹納向他點了點頭。然後跨過幾個張大着嘴，在牆邊躺睡着的青年，走到門口。在巡迴推事艾普斯坦的桌子邊，坐着一個矮胖的猶太女人。艾普斯坦正在假裝熱誠地講解着，

她就交疊着雙手，凝視着他，彷彿凝視着一個不能信賴的上帝。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五十希林。艾普斯坦的毛茸茸的左手，攔在跟那些錢鈔很近的地方，活像一個靜候着的大蜘蛛。

史丹納走到外面，吸了一口深長的氣。從咖啡館的陳腐烟味和灰色悲愁中出來，祇覺得柔和的夜色彷彿像酒。我必須走了，他想，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的走了。他看了看錶。時間雖然已經不早，可是他決定就去找那個賭博騙子。

賭博騙子曾經告訴過他，是他常到的那家小酒吧，此刻差不多已經闕無一人了。祇有兩個衣服華麗的姑娘，活像鸚鵡一樣地蹲踞在高椅裏，把腳攔着酒吧的銀質欄杆上。

「佛列特到過這兒嗎？」史丹納問那個酒保。

「佛列特？」酒保逼視着他。「你找佛列特幹麼？」

「我要跟他複誦主禱文，老兄。你以為怎麼樣啊？」

酒保思忖了一會兒。「他已經走了一個鐘頭啦，」他最後纔這樣說。

「他再會回來嗎？」

「那就不能告訴你了。」

「好的，那我就等着。來一杯伏特加酒。」

史丹納等了大約有一個鐘頭。他想過一切可以變賣的東西。可是一起算起來，還不會超過七十希林。兩個姑娘祇向他匆匆的一瞥。她們又坐了一會兒之後，也就趾高氣揚地出去了。那個酒保便獨個兒擲着骰子。

「我們來擲一通好嗎？」史丹納問。

「來擲啊。」

他們擲了一通，史丹納贏了。他們又繼續擲下去。史丹納連擲了兩次，都是四隻A。「我好像跟A特別有運道似的。」他說。

「你總是有運道的啊。」酒保答道。「你出生在什麼星座呢？」

「我不知道。」

「你好像是一匹獅子。至少你有獅子星座中的太陽。我知道一點兒天文。這是最後一

通了嗎，呃？佛列特不會回來的了。他從來沒有回來得這樣遲的。需要睡覺和需要歇息啦。」

他們又擲着骰子，史丹納又贏了。「瞧嗎？」酒保滿意地說，把五希林推了過去。「我說，

你一定是一匹獅子，海王的後裔。你哪個月出生的？」

「八月。」

「那你便是十足的一匹獅子了。今年你有鴻運臨頭咧。」

「是啊，所以我跟一個滿是獅子的森林，正在搏鬥呢。」史丹納喝乾了酒。「告訴佛列特，我來過這兒，好嗎？你就說史丹納來找過他。明兒個晚上八點左右，我再到這兒來。」

「好的。」

史丹納走回到公寓去。路程悠長，街道空寂。頭頂上罩着一片繁星羅列的夜空，牆頭不時飄出一縷縷紫丁香花的濃烈的香氣。我的天，瑪麗，他想，這種情形可不能長此下去啊。



第四章

寇恩站在溫塞斯勞斯方場附近的一家藥房裏。他從櫥窗中窺見幾瓶標着他父親那個化學工廠牌子的化粧水。

『發爾化粧水！』寇恩撫弄着店夥從盒子裏拿出來的一瓶化粧水。『你從哪兒批來的？』

店夥聳了聳肩膀。『我現在記不起來了。總是從德國批來的。批來了已經很久啦。你想買這一瓶去嗎？』

『不止這一瓶。——六瓶——』

『六瓶？』

『是的，先買六瓶，以後再要。我去販賣。當然要打個折扣的囉。』

店夥瞧着寇恩。『你是一個難民嗎？』他問。

寇恩把瓶子放在櫃台上。『你要知道，』他佛然說道，『這種問話慢慢地要叫我生氣的——假如問的人不是一個警察。尤其當我口袋裏有着一張許可證的時候。你祇要告訴我肯給什麼折扣就是啦。』

『九折。』

『那纔笑話了。這樣子叫我還能賺什麼錢呢？』

『給你一個七五折，』老闆從後面房裏走了出來，這樣說道。『買十瓶的話，給你一個七折，這些個陳貨，我們也樂得把它們出清咧。』

『陳貨？』寇恩跟那個人板起一副兇悍的臉。『這是挺好的化粧水，你難道竟然不知道嗎？』

老闆滿不在乎地用小手指挖着耳朵。『也許對的吧。當然囉，照你那麼說起來，打一個八折，你也應該滿意了。』

『七折是最少了。這跟化粧水的品質沒有什麼關係的啊。你給我一個七折，一樣還是挺好的化粧水哪，對不對？』

店夥扮了個鬼臉。『所有的化粧水，都是一樣的。唯一的高下好歹，都不過是廣告。這是全部的祕密。』

寇恩瞧着他。『這種化粧水，敢說不會再做什麼廣告的了。那麼照你說起來，這是最壞的化粧水了。這樣，六五折是最公道的折扣。』

『七折，』老闆又插嘴說道。『還有人時常來問起這種化粧水的呢。』

『蒲列克先生，』店夥說。『我想假如他買一打的話，我們就給他一個六五折吧。時常來問起的，就是同一個人。而且他並沒有買一瓶去；他祇想賣給我們製造那種化粧水的公式。』

『公式？天哪，倒像我們還麻煩得不夠似的！』蒲列克絕望地舉起了雙手。

『公式？』寇恩豎起了耳朵。『哪個想把公式賣給你們啊？』

店夥笑了起來。『總是什麼人就是了。他說他自個兒從前開過化學工廠。當然都是謊話了！虧那些難民想得出來的！』

寇恩屏息了一會兒。『你知道那個人住在什麼地方嗎？』他問。

店夥聳了聳肩膀。『我想我們把那個地址一定攔在哪兒的。他已經把地址抄給我們

好幾次了。」

「我想那是我的父親。」

那兩個人直瞪着寇恩。「真的嗎？」店夥問道。

「真的，我想那一定是他。我已經找了他好久啦。」

「褒莎！」老闆興奮地高叫着那個在舖子後面一張桌子邊做着什麼的女人。「我們還找得到那個想把製造化粧水的公式賣給我們的人的住址嗎？」

「你說的是施屈里那先生嗎？還是那個時常來這兒閒蕩的嚕噠的老傢伙？」那女人也高聲答道。

「見鬼！」老闆困窘地瞧着寇恩。「對不起得很。」便急匆匆地走到舖子後面去。

「瞧他纔跟一個女侍睡了覺回來呢，」店夥在他背後鄙夷地說。

老闆回來的時候，手裏拿着一張紙條，呼呼地直喘了一會兒氣。「地址在這兒了。那是寇恩先生，西格門·寇恩。」

「那正是我的父親。」

「真的嗎？」那個人把紙條遞給寇恩。「這是地址。他最後一次到這兒來，大約在三星

期以前。你總知道，當然囉——」

「哦，那倒無所謂。可是我要立刻就去。關於化粧水的事，待我回頭再談吧。」

「當然囉。反正也不忙咧。」

寇恩去尋找的那座屋子，是在杜柴洛瓦街，靠近搭棚的市場。地方既黑暗，又頹敗，一股潮濕的牆壁和燒椰菜的味兒。寇恩慢慢地爬上樓梯。好奇怪，隔了這麼久，他有點兒怕見他的父親——經驗告訴他，情形不會就好轉的。

到了四樓，他揷着鈴。一會兒之後就聽到一陣在門背後曳步的腳聲，而門上那個小圓孔裏，一塊紙版也給推開了。寇恩看得見一個正在窺探他的烏黑眼珠子。

「誰啊？」一個女人的聲音嚴厲地問道。

「我要找一個住在這兒的人，」寇恩說。

「沒有人住在這兒。」

「那就不對，你就住在這兒，是不是啊？」寇恩望着門上的名字。「梅蘭尼·艾考夫斯

基夫人嗎？可是我不要跟你說話啊。」

「那怎麼呢？」

「我要跟一個住在這兒的男人說話。」

寇恩凝視着那個烏黑的圓眼珠。也許他父親真的早已離開了。他突然覺得空虛而沮喪起來。

「那麼他叫什麼名字呢？」門背後的那個女人問。

寇恩覺得又有希望地抬起頭。「我不願意高聲說出他的名字，驚動全屋子的人。假如你開了門，我就告訴你。」

那個眼珠子從小孔上消失了。一條鎖鏈轉轉地響了一下。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堡壘，寇恩想。他此刻纔敢斷定，他父親一定仍然住在這兒；否則那個女人就不會這樣盤問他了。門開了。一個闊面膛紅臉頰的魁偉的女人，站在那兒將寇恩從頭到腳的仔細打量了一下。

「我要跟寇恩先生說話。」

「寇恩嗎？不認識他啊。他不住在這兒。」

「西格門·寇恩先生。我叫路特維支·寇恩。」

『啊？』那女人懷疑地睨着他。『什麼人都可以這樣說的啊。』

寇恩從口袋裏掏出他的許可證。『這兒——請你瞧這張紙。名字是故意地改變的；可是你可以看我的姓哪。』

那女人慢慢地把整個公事唸了一遍。費了很長的時間。然後她又將它遞還了。『親屬嗎？』

『是的。』什麼東西阻止他再說下去。他此刻更可以肯定，這便是他父親寓居的地方了。

那女人已經下定了決心。『不住在這兒，』她乾脆地回絕了。

『好的，』寇恩說；『那麼我就告訴你，我的地方。勃列斯托爾旅館。路特維支·寇恩。日安。』

他走下樓梯。天哪，他想，好一個美麗的門神●守護着他咧？可是無論如何——守護總比出賣來得好。

他又回到那家藥房裏。老闆急忙衝到他面前。『你有沒有找到你的父親呢？』他的臉

●門神 (Cerberus) 蛇尾三頭，其形似犬之怪物，爲冥府之守門者——譯者

上，籠罩着一種好奇的神色，彷彿那個人一生中就從來沒有興奮過似的。

「還沒有，」寇恩說着，突然悵鬱起來。「可是他確實住在那兒。祇是他不在家。」

「你想吧！真是多好的運氣，可不是嗎？」

那個人把雙手交叉在櫃台上，便談起人生中奇怪的巧遇來。

「那倒不是我們的事了，」寇恩說。「在我們啊，當一切事情都上軌道的時候，那纔是奇怪的巧遇咧。再說，化粧水怎麼樣啦？現在我祇能先買六瓶。再買也沒有錢了。你給我一個什麼折扣？」

老闆思忖了一下。然後他豪爽地說，「六五折。這一類的事情，不是每天都能碰到的。」

「好的。」

寇恩付了錢，店夥便把化粧水瓶包裝好了。其時那個名叫褒莎的女人，從鋪子後面走了出來，看看這個已經找到了父親的青年。她正在起勁地咀嚼着什麼。

「聽我說，」老闆說道。「還有一句話我要跟你說——這種化粧水是挺好的。真是挺好的。」

「謝謝！」寇恩接過了紙包。「這樣說起來，我就希望能夠早一點回來把其餘的幾瓶

都買去。」

寇恩回到了旅館裏。他想找幾塊胰子，幾瓶香水，到鎮上去兜售的。同住的那個從集中營裏出來的人，借了點錢給他，作為進貨的成本。

一踏進走廊，他就看見隔壁房間裏走出一個人來。那是一個姑娘，中等身材，穿着一件鮮彩的衣服，腋下夾着幾本書。起初，寇恩並沒有注意到她。他正在忙着盤算化粧水的價格。可是驀然間，他發現這個姑娘正是從他上一天晚上撞錯的那個房間裏走出來的，於是突然停住了脚步。他有一種感覺，以為她至今還會認得他的。

那個姑娘却一眼不望地急匆匆的下樓去了。寇恩又等了一會兒，然後也急匆匆的跟着她走下去。他突然變得非常好奇，頗想一看她的面貌。

他走下樓梯，向四周環顧，可是那個姑娘却一點兒踪影也沒有。他走到門口，向街道兩邊望了一會。在下午的陽光下，街道是空寂的。祇有一對警犬在人行道上縱跳。寇恩便回到了裏邊。

「剛纔有沒有人出去啊？」他問看門人道，他也是這兒的侍役，而且是一個能幹的人。

「祇有你哪！」看門人瞪着他說。他滿以為這句笑話，寇恩一定會掩口大笑的。

而寇恩却並沒有笑。「我說的是一位姑娘，」他說。「一位年青的女士。」

「這兒不住女士，」看門人板着臉答。「祇住女人。」

「那麼，沒有出去過嗎？」

「這樣盤問，你說是什麼意思啊？難道你是警察局裏來的嗎？」這時候，看門人公然的懷着敵意了。

寇恩愕然地望着他。他不明白這個傢伙是怎麼搞的。他完全沒有注意到他的打趣。便從口袋裏掏出一包紙烟，遞給那個看門人一枝。「謝謝，」那個看門人冷冷地說。「我不抽這種壞烟。」

「那我相信。」

寇恩把烟捲放好了。他站着思忖了一會兒。那個姑娘一定還在旅館裏；也許她在起坐室。他便走了回來。

起坐室很長，通着一個水泥的陽台，陽台又通入一座有圍牆的花園，裏邊長着些紫丁香。藤蔓。

寇恩從玻璃門裏瞥了一眼。他看見那個姑娘坐在桌邊。她正撐着肘膀在看書。房間裏沒有別人。寇恩便情不自禁地推門進去。

一聽到門響，那個姑娘就抬起頭來。寇恩有點兒狼狽。『日安，』他試探地說。那姑娘瞧着他。然後她點了點頭，繼續看她的書。

寇恩在一個角落裏坐下。隔了一會兒，他又站起身來拿過幾張報紙。驀然間，他在自個兒眼睛裏也彷彿覺得非常可笑，真以為他還是出去的好。可是一下子他又似乎站不起來，走不出去。

他翻開報紙，開始閱讀。隔了一會兒，他看見那個姑娘拿過手錢袋，扳了開來。她掏出一隻銀質烟匣。揀開一看，沒有拿出烟捲，可就關好了藏進手錢袋裏。

寇恩急忙將報紙摔開，站起身子。『我想你一定忘記帶烟了，』他說。『我能敬你一枝嗎？』

他把紙烟包掏將出來。買一隻烟匣，原是他所寤寐求之的。那紙烟包已經給擠壓得連角上都破了。他遞給那個姑娘。『我當然不知道你是不是愛抽這種烟。剛纔那個看門人就拒絕過的。他以為這種烟還不夠好呢。』

那姑娘看了下牌子。『正跟我抽的烟一樣。』她說。

寇恩這纔笑了起來。『這是你能夠買到的最便宜的紙烟了。那倒差不多好像說明了你自個兒的身世。』

那姑娘瞧着他。『我想這個旅館也一樣是一個說明啊。』

『你說的對。』

寇恩劃了一根火柴，替那個姑娘點上了烟捲。紅橙橙的火光照着她眉毛清秀烏黑的狹長而茶褐色的臉。還有那大而清晰的眼睛，飽滿而柔軟的嘴。寇恩說不出她是不是美麗的，或者他是不是喜歡她；可是他有着一種奇異的感覺，跟她發生了一種幽靜而遠遠的聯想——他還沒有認識她以前，他的手已經在她胸脯上攔過。他看見她的胸脯在起伏，雖然明知這是傻的，却猝然地把手藏進了口袋。

『你出國很久了？』他問。

『兩個月。』

『那還不久。』

『已經是一個永恆的時間了。』

寇恩愕然地抬起頭來。『你說的對，』他說，『兩年倒並不久。可是兩個月却是一個永恆的時間。天下就有這麼個好處：時間愈久，月份就變得愈短了。』

『你以為時間會長久下去嗎？』那姑娘問。

『我不知道。我已經不再去想它了。』

『我一逕在想着。』

『當我初初離開祖國的兩個月裏，也一逕是想着的。』

姑娘不則聲。她低着頭在思索，一壁在慢慢地深深地抽着烟。寇恩瞧着那籠罩在她臉上的烏黑濃厚，卷曲如波的頭髮。他很想說幾句驚人的雋永的話，可是就一句也想不出來。他很想從他讀過的許多書裏，找幾個世界聞名的英雄，想想他們在類似的情形下怎麼應付的，可是他的記憶早已乾涸，而且，那些英雄們大概也不會住在普拉格的難民旅館裏的。

『光線太暗，看不清楚了吧？』他最後纔這樣問。

彷彿她的思想已經飛得很遠似的，這時候便驀然地直跳起來。於是她把攔在面前的書本，啪的一聲闔上。『不。不過無論如何，我不想再讀下去了。一點兒要領也沒有。』

『有時候真叫人心煩，』寇恩說。『當我拿到一本偵探小說的時候，我會坐下來一口』

氣讀完的。』

那姑娘乏力地微笑着。『這不是偵探小說，這是一本無機化學的課本。』

『真的嗎？那麼你是在大學裏唸書的嗎？』

『是的。在符次堡。』

『我從前在來比錫。起先，我便一路帶着我的課本。我不願意忘記一點兒。可是後來啊，我都把它們賣掉了。帶來帶去，太重啦。得來的錢，我就批了一些化粧水和胰子，販賣販賣。這就是我目前維持生計的辦法。』

那姑娘瞧着他。『我覺得你的景况不大好吧。』

『我當然不願意使你氣餒的，』寇恩急忙說道。『我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我根本沒有護照。你也許是有護照的。』

那姑娘點了點頭。『我有一張護照，可是六個星期就要滿期了。』

『那倒無所謂。你一定可以展期的。』

『我以爲未必可以。』

那姑娘站了起來。

『你要不要再抽一枝烟啊？』寇恩問道。

『不，謝謝。我已經抽得太多了。』

『有人跟我說過，在適當的時候抽一枝烟，比了天下的任何理想都來得好。』

『那是對的。』姑娘微笑着，在這一剎那，寇恩覺得她似乎很美。他真想盡其所能地設法跟她攀談下去，可是他就不知道怎麼樣可以留住她不走。

『假如有什麼事情我可以幫助的話，』他匆遽地說，『我都樂意效勞的。在這兒普拉格地方，我倒非常熟悉。以前我已經來過兩次。我的名字是路特維支·寇恩，住在你右手隔壁的房間裏。』

那姑娘匆匆瞥了他一眼。寇恩以為他自個兒被出賣了。可是她無意中伸出手來。他感到一種強勁的壓力。『假如有什麼不知道的地方，我一定很高興來請教你的。』她說。『多謝多謝。』

她從桌子上拿過了書，走上樓梯去。寇恩在起坐室裏又耽了一會。突然間，他却想起了應該跟她說的一切的話了。

『再試一下，史丹納，』賭博騙子說。『天知道，你那樣初出茅廬的去臨大敵真比我自個兒到欺騙俱樂部去賭錢，還要叫我耽心咧。』

他們坐在酒排間裏，佛列特正在給史丹納一次最後的預演，因為史丹納就要第一次出馬，到隔壁黑店裏去應付那些個賭博的小騙子了。這是史丹納以為唯一可以賺錢的方法——當然囉，除了盜竊和攔路的強搶。

他們把A的花樣練習了約摸半個鐘頭。然後那扒手認為非常滿意，於是站起身來。他穿着一套晚宴的衣服。『我現在必須去了。到歌劇場去。那兒有很多看第一晚演出的觀眾。綠蒂·麗曼登台演奏。真正有名的藝術表演，往往是我們的好財路。大家都心不在焉的，你知道嗎？』他跟史丹納握着手。『剛纔我還想起一件事情。你身邊有多少錢啊？』

『三十二希林。』

『那是不夠的。他們在下注以前，一定要看見你帶着更多的錢。』他伸手到口袋裏，掏出一張一百希林的鈔票。『這兒，拿去付你的咖啡賬；然後有一個人自會走到你面前來。替我把錢還給老闆；他知道我的。你聽着：玩得要快，當你拿到四張Q的時候，你必須看看人家。那時候，他們一定會狠命的想打垮你。』

史丹納接過了鈔票。『這點兒錢要是給我輸掉了，我可還不出來呢。』

扒手聳聳他的肩膀。『那就完啦，也就算啦。全靠藝術家的運氣。可是你不會輸的。我知道那批傢伙，祇夠騙騙草種而已。都是不成流的。你有點兒心慌嗎？』

『我想不。』

『即使心慌，你也還是有機會的。那邊的那批傢伙，不知道你懂得他們的把戲。他們要是發現，也早已輸了錢啦，辦法還是沒有的。好吧，再見。』

『再見。』

史丹納走到黑店裏去。一路上他想，真是奇怪，天下就沒有一個別人，肯把那賭博騙子慷慨地遞給他的錢的四分之一借給他呢。這便是流浪漢的同志之誼吧，他想。往往是相同的，感謝天。

在黑店的前面一間，正在玩着兩桌 Tarots 牌戲。史丹納在窗邊坐了下來，要了一杯白蘭地。他招搖地掏出一隻預先用紙塞得厚厚的皮夾，付了那張一百希林的鈔票。

一分鐘之後，一個形容憔悴的人，走過來邀他加入一場進出很小的撲克。史丹納用一種厭煩的口氣，拒絕了他。那個人於是就堅請着。

『我沒有足夠的時間，』史丹納解釋道。『至多半個鐘頭，那總來不及打一場撲克的吧。』

『唉，胡說，胡說，』那瘦個子說，露出了一排蛀蝕得不堪的牙齒。『好多人就在半個鐘頭裏邊贏錢的呢，鄰居。』

史丹納看見鄰桌上還坐着兩個人。一個長着一張胖胖的臉，和一個光禿的腦門。另外一個，顏色黧黑，毛髮很重，鼻子生得太大。兩個人都以一種故意的鎮定神態，凝望着他。『假如當真祇玩半個鐘頭的話，』史丹納用一種顯然很猶豫的口腔說，『那我也許來試試我的運氣。』

『當然囉，當然囉，』瘦個子熱烈地答應着。

『我要停止的時候，就能夠停止嗎？』

『當然囉，鄰居，你要停止，就停止好啦。』

『萬一我贏了呢？』

坐在鄰桌上的那個胖子，扁扁他的嘴唇，眯着顏色黧黑的那個人。他們似乎已經喫住了一個草種了。『可是那正是停止的時間，應該停止的時間哪，』瘦個子愉快地啾啾說。

「那就好了。」

史丹納往那張桌子邊坐下。胖子洗牌分牌。史丹納贏了幾個希林。輪到他分牌的時候，他先在牌邊上摸了一遍，然後再洗了一陣，在他覺得有什麼東西的地方停了下來，要了一杯飲料，趁這個機會看了看那張做暗號的牌。祇見有刻痕的那張是一隻K。於是他又洗了一下，將牌分了。一刻鐘之後，他已經贏了大約三十希林。「哦，那倒很好！」瘦個子又像羊叫似地說道。「我們要不要把賭注增高一點啊？」

史丹納點點頭。第二圈賭注增高，他又贏了。於是輪到胖子分牌。他那石竹色的胖手，委實太小，原是連洗牌都不很方便的。可是史丹納却看出他非常靈活。史丹納翻起牌來。他有三張Q。

「換幾張啊？」胖子咀嚼着雪茄問。

「四張，」史丹納說。他注意到那個胖子怔了一怔：史丹納理應祇換兩張牌的。那胖子把四張牌分到他面前。史丹納看見第一張正是他少掉的第四張Q。當然他此刻是不會贏的了，便捧下牌嘆道：「見鬼的，曇花一現！」其餘三個人也彼此覷視了一下，都把手裏的牌摔掉了。

史丹納知道他除了自個兒分牌以外，便沒有什麼機會的。而且即使如此，他的機會也祇有三比一的成份。那個扒手畢竟說的對。不讓人家贏錢，你就應該迅速的行動。他試了最簡單的A牌把戲。那隻豬跟他玩着對手，結果是失敗了。史丹納看了看錶。「我必須走了；最後一圈吧。」

「哦，哦，鄰居，」那瘦個子羊叫似的說。其餘兩個人都不則聲。

第二次分牌的時候，史丹納起手就是四張Q。他換了一張牌。那是九。那個毛茸茸的黧黑的人換了兩張。史丹納看見那個瘦子用手指輕輕一彈，將底下的牌分給他。他知道怎麼回事，可是他繼續加到二十希林，然後將牌摔了。黧黑的人瞥了他一眼，把錢收起。「你有什麼牌啊？」瘦個子高聲喝道，把史丹納的牌翻了開來。「四張Q！而你竟把它們摔掉了，你這一個蠢貨？爲什麼，這一手有那麼多的錢啊！……你有什麼牌？」他問那個黧黑的人道。

「三張K，」黧黑的人哭喪着臉答。

「原來如此。你瞧，你瞧。你贏了，鄰居！……三張K你要加多少錢啊？」

「有了三張K，我就什麼都給押上了，」那個黧黑的人板着臉答道。

「我原先是看錯了，」史丹納說。「我還以爲祇有三張Q。我把一張Q當作了J。」

「虧你這麼玩的！」

輪到那個黧黑的人分牌了。史丹納分到了三張K，又換上了第四張K。他加到十五希林就摔掉了。那隻豬大聲地吸了口氣。史丹納贏了大約有九十希林，却祇賸下兩副牌光景了。

「你此刻有什麼牌啊，鄰居？」瘦個子正想急急地抓過史丹納的牌來。史丹納把他的

手揮開了。「難道這是此地的規矩嗎？」他問。

「哦，對不起。可是你有點兒奇怪，你要知道。」

下一副，史丹納輸掉了八希林。他不想再下注了。然後他拿起牌來，洗了一陣。他仔仔細細地留意着，把三張K放在餘牌底下，預備分給那個胖子。結果都分好了。黧黑的那個人一臉神氣的參加着玩。那個胖子掉了一張。史丹納分給他最後一張K。胖子嚥了一口唾沫，跟其餘的人交換了一下眼色。史丹納趁這個機會，玩了一套A牌把戲。他換了三張牌，把放在餘牌上面的兩張A分給了自己。

那個胖子開始加起錢來。史丹納把牌放下，踟躕地跟他加着。黧黑的那個人加了一倍。加到一百希林的時候，他就摔掉了。胖子加到一百五十。史丹納看他的牌。他自個兒並沒有

十分把握。胖子手裏有四張K，他是知道的，可是他就不知道那第五張是什麼。萬一是百搭，史丹納就輸了。瘦個子在他座位上兀自發抖。『能讓我看看嗎？』他問。伸手去拿史丹納的牌。

『不。』史丹納把手按在牌上。對於這樣的莽撞無禮，他覺得頗為驚奇。瘦個子會立刻用腳踢那個胖子，告訴他史丹納手裏的牌的。

胖子此刻變得猶豫起來。史丹納一逕都很小心翼翼的，準定要得到先手。現在看到他的猶豫神態，他便增加賭注。加到一百八十的時候，胖子就停止了。他把四張K攤在桌子上。史丹納這纔鬆了一口氣，將四張A翻了開來。

瘦子從牙縫裏吹着口哨。當史丹納把錢藏進口袋的時候，大家都默不作聲了。

『我們再來玩一圈，』黧黑的人突然用一種嗔聲說道。

『抱歉得很，』史丹納說。

『我們再來玩一圈，』黧黑的人伸出他的下頷再說一遍。

史丹納站起身來。『下一次再來吧。』

他走到櫃台前，去付了賬。然後又把一張摺疊着的一百希林的鈔票推到老闆面前。

「請你把這個還給佛列特。」

老闆愕然地揚了揚眉毛。「佛列特嗎？」

「是的。」

「好的。」老闆苦笑着。「那些個孩子們居然也失風了。想釣鯖魚的，結果却碰到了鯊魚。」

那三個人站在門口。「我們再要玩一圈。」黧黑的人攔着路說。史丹納瞪着他。

「你不能就這麼走掉的，鄰居。」瘦個子羊叫似地說道。「不可能的，先生。」

「我們不必欺騙自己了。」史丹納說。「作戰是作戰。勝負是兵家常事啊。」

「我們可不行。」黧黑的那個人說。「我們再要玩一圈。」

「否則你把贏的錢吐出來。」胖子又加上了一句。

史丹納搖了搖頭。「這是一局誠實的賭博。」他譏諷地微笑着說。「你知道你要的是什麼，我也知道我要的是什麼。晚安。」

他想從那個黧黑的人和那個瘦個子中間推擠出去，可是當他那麼做着的時候，他覺察到那個黧黑的人的膂力。這時候，老闆走了過來。「在我這兒，不准動武，諸位！」

「那正是我想設法避免的事啊，」史丹納說。「我要走了。」

「我們跟你一塊兒走，」那個黧黑的人說。

瘦個子和黑臉膛走在前面。跟着是史丹納，再後面是那個胖子。史丹納知道祇有那個黑臉膛是難敵的。他走在前面，已經是錯了。當史丹納經過門口的時候，猛地裏用腳往後踢了一下，正中那個胖子的胃部。而同時，他伸起拳頭，像鐵鎚一樣往黑臉膛的腦壳下面揍了一記，於是他從階沿上直滾下去，撞倒了瘦個子。史丹納從他們身上躍過，不等他們恢復元氣，便直奔到街頭。他知道這是他唯一的機會，因為到了街上，他就再也沒有機會可以制勝那三個人了。他聽到嚷叫的聲音，一路奔跑，一路還向四下裏張望——可是沒有什麼人跟蹤上來。他們都給嚇昏了。

他放慢了脚步，慢慢地走到行人更稠密的路上。在一家時裝店櫥窗裏的鏡子前面，他站定了讓自個兒打量一下。耍花樣賭錢和欺詐，他想——半張護照已經到手了！他一壁思忖着，一壁點着頭，便向前走去了。

第五章

寇恩坐在古老的猶太公墓的牆上，浴着一盞街燈的光芒在數錢。他在聖十字山的鄰近，販賣了一整天。這是一個貧窮的地區，可是寇恩知道，貧窮使人傾向慈悲，不會使人報告警察的。他賺了三十八個銀幣。今天生意倒很好咧。

把錢藏進口袋，他不期然地靠着圍牆，想揣摩他身邊那些風吹雨蝕的石碑上的名字。

「賴比·以色列·洛伊夫，」他大聲地說，「作古已久，在你活着的時候，當然是一個偉大的學者，可是現在，祇賸得黃土一坯，遺骸一副而已，你說我此刻應該怎麼辦啊？還是心滿意足地回家呢，還是再去工作，設法將我的利潤增加到五十個銀幣？」

他掏出一個五克郎的銀幣。「難道這就跟你沒有多大相干嗎，老人家？那麼好的，讓我們把這個問題交給難民的女神——機會去解決吧。翻出來的如果是圖，我們就算滿足，如

果是字，我們還要販賣。」

他把銀幣旋到空中，原想去抓住的，可是從他手掌裏滑掉，落到了墳墓上。寇恩爬過牆頭，小心翼翼地檢將起來。「字！而且掉在你的墳墓上！你給了我私人的忠告，賴比！那麼我們就去吧！」

他走到一所最靠近的屋子，樣子倒像要去進攻一座堡壘似的。

在樓底下，沒有人應門。寇恩等了一會兒，然後走上樓去。在三樓，一個漂亮的侍女出來開門。她看見一隻盒子，便蹙皺着眉頭，一言不發地把門關上了。

寇恩走到了四樓。揷了兩次門鈴，一個沒有扣上背心鈕釦的男人，開出門來。寇恩還沒有開口，那個人已經憤怒地說話了。「化粧品嗎？香水嗎？真是神經病！喂，你難道不識字的嗎？我是李奧化粧品工業社的分經理，你居然想向我兜起生意來啦，你這個廢物！滾出去！」

他砰的一聲把門碰好了。寇恩劃了一根火柴，望望那塊釘在門上的銅牌。倒是真的；約瑟夫·許邁克，他自個兒是一個香水、化粧品、和胰子的捐客。

寇恩搖了搖頭。「賴比·以色列·洛伊夫，」他囁嚅着，「這是什麼意思啊？難道我們彼此都還沒有瞭解嗎？」

到了五樓，他又揸着鈴。開門的是一個和藹的胖女人。「請進來。」一看見他，她便高興地說。「你是一個德國人，是不是啊？一個難民吧？請進來好了！」

寇恩跟她走進了廚房。「請坐。」那個女人說。「我知道你一定很累了。」
「還不怎麼累。」

居然有人請他坐，這是他到普拉格以來的第一次。於是他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就這麼坐了下來。請原諒，賴比，他想，我是早熟的。請原諒，賴比，我還年青。然後他解開了貨包。

那個胖女人舒適地站在他面前，手臂又放在胸口，兀自望着他。「那是香水嗎？」她指着一个小瓶子問。

「是的。」寇恩原以為她會對胰子發生興趣的。他把瓶子擎將起來，彷彿是一顆寶貴的珍珠。「這是有名的發爾香水。寇恩公司的出品。迥非凡響的東西！不像許邁克先生經銷的，李奧公司的鹼水。」

「哦，哦——」

寇恩旋開瓶蓋，遞給女人去嗅。然後拿一根小玻璃棒，蘸了些香水抹在她肥胖的手上。
「你自個兒試吧。」

那女人嗅了下手背，點點頭。「香味很好。可是除了這些個小瓶，你還有別的瓶裝嗎？」

「這兒一瓶是較比大些的。還有更大的一瓶。這一瓶。可是要賣四十克郎咧。」

「價錢倒無所謂。我要那瓶最大的；我來買它。」

寇恩簡直不相信他的耳朵。這樣一瓶，要賺十五克郎呢。「假如你買那瓶最大的，我另外奉送一塊杏仁胰子給你，」他高興地說。

「好極了。胰子是日常需要的。」

那個女人拿了香水和胰子，走進隔壁一間去。寇恩便把其餘的東西都收拾好了。從那扇半開着的門裏，騰出一股燒肉的香味。他決定出去以後，喫一頓豐盛的晚餐。溫塞斯勞斯方場那家餐室裏的一道湯，實在不夠味兒咧。

女人回來了。「哦，非常感謝，再會吧，」她誠懇地說。「這兒是一塊三明治，你就拿了去吧。」

「謝謝。」寇恩站在那兒等着。

「還有什麼事情嗎？」那女人問。

「哦，是的。」寇恩笑了起來。「你還沒有付錢呢。」

「錢？什麼錢啊？」

「那四十克郎，」寇恩愕然地說。

「噢，原來如此！安東！」那女人向着隔壁一間嚷。「來一下。好嗎？這兒有人要錢呢。」

一個吊着背帶，穿着一件汗漬斑斕的襯衫的人，從隔壁房裏走了出來。他一壁抹着鬚髭，一壁還在咀嚼。寇恩看見他褲腳下面縫着一條邊，於是他心裏就起了一陣不痛快的狐疑。「錢嗎？」那個人沙啞地問，伸起一根手指，挖着他的耳朵。

「四十克郎，」寇恩答道。「假如你嫌價錢太貴，不妨把香水退還給我。胰子，你就留着好了。」

「哦，哦！」那個人更走近了他。身上一股汗酸和新鮮豬腰肉的味兒。「跟我來啊，我的孩子。」他走到隔壁一間的門口，把門開直了。「你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嗎？」他指着那件攢在椅子上的制服，這樣問道。「你要我穿上那件制服，送你到警察局去嗎？」

寇恩倒退了一步。他因為非法販賣，早已給羈押過兩個星期了。「我有居住許可證，」他儘可能的坦然地說。「我可以拿給你看。」

「你還是給我看你的工作許可證吧，」那個人答道，直瞪着寇恩。

「那在旅館裏。」

「那我們可以到旅館裏去看。否則，你還是把那瓶香水就算是禮物吧，呃？」

「哦，好的。」寇恩轉身向門。

「這兒，不要忘記你的三明治。」女人大笑着說。

「謝謝，我不要它了。」寇恩開了門。

「你聽吧。他也並不感激呢！」

寇恩隨手關上了門，急匆匆地走下樓去。他沒有聽到在他逃跑以後一陣雷鳴似的笑聲。『真是了不起啊，安東！』那女人得意揚揚地說。『你看見他那種溜走的樣子嗎？好像褲襠裏飛進了蜜蜂似的。比今天下午那個猶太老頭兒還要逃得快呢。我敢打賭，他一定把你當做一個警官，以為他自個兒已經落進圈套了！』

安東猶笑着。『他們都怕制服這一類的東西！即使是一個郵差的制服。那也是我們的好處咧。我們跟那些個難民，委實做得很不差呢，可不是嗎？』他用手臂摟住了他太太的胸脯。

『那是挺好的香水！』她讓自個兒緊挨着他。『比今天下午從猶太老頭兒那兒弄來

的美髮漿，真要好得多了。」

安東東起褲子。「今兒個晚上你可以洒上這個香水，讓我跟一位伯爵夫人同床睡覺。鍋子裏還有沒有豬肉啊？」

一走到街上，寇恩纔立定下來。「賴比·以色列·洛伊夫，」他望着公墓的方向，悒鬱地說，「那倒是你玩弄我的一齣很好的把戲！四十克郎。連那塊胰子在內，實在算起來要有四十三克郎呢。成本就蝕掉了二十四克郎。」

他回到旅館裏。「有人到這兒來找過我嗎？」他問看門人道。

看門人搖搖頭。「一個鬼也沒有。」

「真的嗎？」

「千真萬確的。連捷克總統也沒有來找過你。」

「他倒不是我等候的那個人，」寇恩說道。

他走上樓梯。真是奇怪，他聽不到他父親的消息。也許他真的不在那兒；否則他也許已經給警察抓去了。他決定再等幾天，然後再上艾考夫斯基太太那兒去。

在房間裏，他看見那個半夜裏尖聲叫過的賴培。他正在脫衣服。

「這麼早，就睡了嗎？」寇恩問道。「九點鐘還沒有到呢！」

賴培點點頭。「這是在我覺得最好的一件事情了。這樣我就可以直睡到半夜。半夜是我常常給逮捕的時間。當我們在煤艙裏的時候，他們總是在半夜裏抓人的。醒來以後，我就走到窗子前面，坐上這麼幾個鐘頭。然後喫一點兒安眠藥粉，可以直睡到天明。」

他把一杯開水放在牀邊。「你知道當我坐在窗前的時候，什麼事情最能夠鎮定我嗎？我自個兒唸詩。唸我小時候學的那些個舊詩。」

「詩？」寇恩愕然問道。

「是的，挺簡單的詩。譬如，他們在晚上唱給小孩子們聽的一首：

「溫雅的耶穌，慈和柔順的，

請照顧我，一個小小的孩兒；

可憐我愚癡沒主意，

容我前來歸向你。」

他穿着一件潔白的襯衣，站在半暗的房裏，活像一個疲乏而友善的精靈，他用一種單調的嗓音，慢慢地重複地唸着這些催眠的詩篇，睜着沒有生氣的眼睛，凝睇着窗外的黑夜。

「它會使我鎮定的，」他重複着說，臉上露出了微笑。「我不知道爲什麼，可是它會安慰我的。」

「真的嗎？」寇恩說道。

「聽着彷彿可笑，可是真的會使我鎮定的。慢慢的我會覺得寧靜，好像又在自個兒家裏似的。」

寇恩覺得很不舒服。他的皮膚有點兒刺痛。「我就一首詩也記不起來了，」他說。「什麼都忘記啦。回想在學校裏唸書的時候，已經恍如隔世咧。」

「我也什麼都忘記了的。可是現在，我又猝然的記憶起來了。」

寇恩點着頭，站起身子。他要走出這個房間。這樣，賴培纔會睡去，而他也可以不想到他了。

「但願能夠知道晚上應該做的事情！」寇恩說。「晚上是一個最壞的時間。我好久沒

有什麼書看了。坐在那兒，重一遍複一遍的談論着德國過去的風光，以及什麼時候好日子能夠再來，那是我所受不了的事。」

賴培坐在他牀沿上。「去看電影去。那是消磨晚間的最好的辦法。結果，雖然你不知道看了些什麼；可是至少，你可以不想到別的事情了。」

他脫掉了短襪。寇恩沉思地瞧着他。「電影……」他說。便忽然想起也許可以邀約隔壁的那位姑娘同去。「你認識這兒旅館裏的人嗎？」他問。

賴培把短襪放在椅子裏，扭動着腳趾。「認識幾個。爲什麼？」他凝望着自個兒的腳趾，彷彿從來沒有看見過似的。

「隔壁房裏的那些人呢？」

賴培思忖着。「老太婆許曼諾夫斯嘉住在那兒。她是戰前的一個名伶。」

「我不是指她。」

「他指的是露絲·荷蘭，一個年青美麗的姑娘。」房間裏還有一個戴眼鏡的人說。他已經站在門口，聽了好久了。他的名字是瑪列爾，做過德國的國會議員。「那就對了。可不是嗎，寇恩，你這個老董·緩？」

寇恩紅了臉。

「真奇怪，」瑪列爾接着說道。「天下最自然的事情，有人倒紅起臉來了。可是醜陋的，反而就不會。你今天生意做得怎麼樣啊，寇恩？」

「遭了大殃。我虧本的。」

「那你索性再多花幾個錢。這是祛除煩惱的最好的辦法。」

「我就那麼想啊，」寇恩說道。「我打算去看電影。」

「對啊。從你吞吞吐吐的問話上判斷起來，我主張你跟露絲·荷蘭一塊兒去。」

「我不認識。我還沒有見過她。」

「大多數的人，你都還沒有見過面呢。總要設法開始的啊。快去，寇恩。勇氣是年青人最漂亮的粧飾。」

「你以為她會跟我同去嗎？」

「當然囉？這便是我們這種卑賤生活的好處。何用害怕，何用厭煩，消愁解悶，總是好的。因此，你也不必假道學了。快去，不要懦怯！」

「到麗都去，」賴培從牀上說道。「摩洛哥正在那兒放映。我倒發現外國是消愁解悶

的最好的地方了。」

「摩洛哥這張影片是挺好的。」瑪列爾說，「即使對於年青的姑娘。」

賴培嘆了口氣，把棉被拉好了。「有時候，我真想可以一睡十年。」

「那你就想長上十歲嗎？」瑪列爾問。

賴培瞧着他。「不。」他說，「我的孩子，那就可以成年了。」

寇恩敲着隔壁房間的門。一個聲音從裏面含糊地傳將出來。他推開了門，立刻就站住了。他跟許曼諾夫斯嘉打了個照面。

她的臉活像一隻穀倉裏的梟鳥。一堆堆滯重的肥肉上，敷着濃厚的白粉，看去彷彿是一張積雪山巔的風景片。她那烏黑的眼睛，好像兩個深沉的小洞，她兀自凝視着寇恩，彷彿她隨時會張開爪距，撲到他身上似的。她手裏拿着一條色彩鮮明的紅圍巾，上面還插着幾根編結絨線的針。驀然間，她的臉扭歪了，於是寇恩覺得她正要向他撲將過來。可是她忽然露出一種微笑似的神情。「你有什麼貴幹，我年青的朋友？」她用一種響亮的、動人的、演戲似的嗓子問。

『我要請荷蘭小姐說話。』

微笑倏然消失，彷彿給拂去似的。

『哦，真的嗎？』

許曼諾夫斯嘉傲慢地瞧着寇恩，然後將編結絨線的針，琤琤地拍了一陣。

露絲·荷蘭蹣縮在牀上。她正在看書。寇恩發現這正是那天晚上他站在前面過的那一張牀啊。便覺得一陣紅暈直升上來。『我要請教你一點兒事情，』他說。

那個姑娘爬下了牀，跟他走到廊裏。接着便聽到許曼諾夫斯嘉的一陣鼻息，活像一匹受傷的牲口。

『我想問你，肯不肯跟我一塊兒去看電影，』走到外面，寇恩纔問。『我有兩張票子，』他又撒了這樣一句謊。

露絲·荷蘭瞧着他。

『也許你早已有別的約會了吧？』

她搖了搖頭。『不，我沒有約會。』

『那麼一塊兒去。你爲什麼一晚上儘坐在這個房間裏啊？』

「哦，我已經慣了。」

「那更壞啦。祇要耽上這麼兩分鐘，我就想出去一會。我總以為我在給活生生地喫掉哪。」

那個姑娘笑了起來。突然間她好像很天真似的。

「許曼諾夫斯嘉就是這個樣子。她心地很好。」

「也許是的。可是你不能够單看人家的外貌啊。電影在一刻鐘放映。我們要不要就去呢？」

「好的，」露絲·荷蘭說，好像她正在打着主意。

到了售票處，寇恩急忙搶前幾步。「請你等一會兒，我去拿票子。他們替我定好了。」他買了兩張票子，希望她沒有注意。可是一會兒之後，也就沒有問題了；最要緊的是，他可以坐在他的身邊。

院子裏黑了。銀幕上映出瑪拉基墟的鄉區。一大片光彩奪目，烈日高灼，異國情調的沙漠原野，在熾熱的非洲的夜裏。傳來一陣手鼓和橫笛的單調而驚心的聲音……

露絲·荷蘭往後靠着座位。音樂拂掃着她，彷彿一陣溫暖的雨——一陣溫暖而單調

的雨，於是記憶便從雨裏邊苦痛地浮現出來了……

她站在紐侖堡的城寨旁邊。時間是四月。在她面前的黑暗之中，站着一個名叫赫勃忒。
平亨的學生，手裏抓着一張團皺了的報紙。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露絲？」

「哦，我明白，赫勃忒！那是很容易明白的。」

平亨怯懦地扭着那份襲擊者。『報上刊着我的名字，說我跟一個猶太女子廝混在一起！起說我是一個褻瀆種族的人！那就是說，我給毀了，你明白嗎？』

「是的，赫勃忒。我的名字也給登載在報上呢。」

「那就完全不同了！那於你又有什麼影響啊？即使不刊出名字，你也一樣不能進大學哪。」

「你說的對，赫勃忒。」

「那就完了，可不是嗎？我們彼此分離，再也不干各人的事了。」

「再也不干各人的事了。現在，就再會吧。」

她轉過身子，走開了。

『等一下——露絲——再說一分鐘話！』

她站住了，他便走到她的面前。在黑暗中，他的臉跟她的臉，靠得那麼緊，連他的呼吸都能夠感覺得到。『你聽我說，』他說，『你現在上哪兒去啊？』

『家去。』

『此刻你不必就回去啊——』他的呼吸變得深沉起來。『我們彼此都很瞭解的，可不是嗎？那是不會改變的！可是無論如何，你可以——我們可以——剛巧今天晚上我的屋子裏沒有一個人，我們不會給人家撞見的。』他伸過手去拉她的手臂。『我們不必這樣子分手的，我的意思是，不必這樣子拘泥於形式；我們再可以來一次——』

『滾！』她說。『立刻就滾！』

『可是請你理智一點，露絲。』他用胳膊摟住她的肩膀。

她又望着那張漂亮的臉，那雙碧藍的眼睛，那些金黃的波浪似的頭髮——是她熱愛過，絕對信任過的臉。然後她揍了一下。『滾！』她尖叫着道，熱淚從她眼睛裏撲簌簌地直淌下來。『滾！』

平亭倒退了一步。『什麼，打我嗎？爲什麼，你這個骯髒的猶太女人！你要打我嗎？』他好像要撲到她身上去的樣子。

『滾！』她厲聲尖叫着。

他環顧四周。『閉嘴！』他低聲說道。『你難道要驚動四鄰嗎？也許那樣纔貫徹你的計劃！我要走了，是的，真的，我要走了！感謝天，我已經離開了你！』

『Quand l'amour meurt……』（法語：『當愛情死亡的時候……』）銀幕上的女人這樣歌唱着，她那幽沉的聲音，迴蕩在摩洛哥咖啡館的喧鬧和烟霧中間。露絲伸手摸了下自個兒的前額。

跟這個相比，其餘的一切都見得微不足道了——跟她同住的那些親屬們的關切；她叔父的懇摯的忠告，勸她出門去避避風頭，免得他有所牽涉；一封匿名信上，通知她如果在三天之內還不銷聲匿跡，那麼她將被剃光頭髮，裝在貨車上遊街示衆，胸前背上都掛起一塊紙版，上面寫明她是一個敗壞種族名譽的人；探省她母親的墳墓；一個濕潤的清晨，她站在戰爭紀念碑前面，發現她一九一六年佛蘭德斯之役中陣亡的父親，原先刻在碑上的名

字，已經給爬掉了，因為他是一個猶太人；接着便是帶了她母親的幾件珠寶，穿過邊境到普拉格去的急遽而孤獨的旅程……

橫笛與手鼓的吹奏，又一次從銀幕上放送出來。同時還映演出一批行進着的外國軍團——一陣急遽而驚心動魄的號音，指揮着這批在茫茫原野中行進着的，沒有家庭沒有祖國的戰士。

寇恩向露絲·荷蘭俯下身去。「你喜歡這張影片嗎？」

「喜歡。」

他伸手到口袋裏，摸出一個小瓶給她。「香水。」他低聲說道。「這兒很悶。也許你可以嗅嗅這個，清清腦筋。」

「謝謝。」她在手上洒了幾滴。寇恩却沒有看見，她眼睛裏突然噙住了淚水。

「謝謝。」她又說了一句。

史丹納第二次坐在海勒巴特咖啡館裏。他將一張五希林的鈔票，遞給侍者，招呼了一杯咖啡。

『要我去打電話嗎？』侍者問。

史丹納點點頭。他在別的酒吧間裏玩了幾次牌，運氣都很好，因此他現在，已經有五百希林左右在手頭了。

侍者給他帶來了幾份報紙，就走開了。史丹納檢起一張，開始閱讀，可是立刻又摔在一邊；天下大事，他委實沒有多大興趣。對於那些個泅在水底下的人，祇有一件事情是在乎的：便是再想浮到水面上來，魚類的彩色都並不在乎咧。

侍者把一杯咖啡和一杯開水放在他面前。『一點鐘裏邊，客人就會到這兒來的。』他還站在桌子旁邊。『今天天氣很好，是不是啊？』隔了一會兒，他這樣問。

史丹納點點頭，凝望着掛在牆上的誠條，說是喝了麥芽啤酒，可以延年益壽。

侍者曳步走到櫃台的後面。可是一下子又走了回來，用扁盤端着第二杯咖啡。

『我不要那個了，』史丹納說，『給我一杯櫻桃酒。』

『是，先生，立刻就來。』

『你也喝一杯。』

侍者鞠了一躬。『謝謝你，先生。你對我們這批人，倒是挺有感情的。如今，那是很少見的』

呢。」

「胡說，」史丹納說。「我很煩惱，沒有別的。」

「我知道人家煩惱的時候，就專門挑剔是非呢，」侍者說。

他乾了杯，便開始搔着喉嚨。「我知道你爲什麼到這兒來，先生，」他率直地說。「假如你容許我給你一點忠告的話，我倒很想勸你弄一張已故的奧國人的。當然也有已故的羅馬尼亞人的，價錢更要便宜——可是誰知道羅馬尼亞話，是怎麼說的呢？」

史丹納眯着眼睛仔細地瞧他。

侍者不搔喉嚨，却開始按摩着頸子的背後了。而同時，像一隻狗那樣，用腳搔爬着地面。「當然囉，最好是一個美國人或者是一個英國人，」他沉思地說。「然而，你什麼時候可以找到一個死在奧國的美國人呢？而且，即使會有那樣的事情，譬如說給汽車壓死了，又怎麼弄得到他的護照呢？」

「我倒以爲，一張德國人的護照，要比一張美國人的來得好，」史丹納說。「不容易檢查出來。」

「那是對的。不過你也祇能夠弄到一張居住許可證，弄不到工作的許可證啊。可是假

如你弄到一個已故的奧國人，那你在全國各地，都可以工作了。」

「直到你被捕爲止。」

「是的，當然囉，可是誰會在奧國被捕啊？祇有那些個壞人——」

史丹納不能不笑了。「你要知道，也許我就是一個壞人呢。那也一樣是很危險的。」

「說到這個，先生，」侍者說，「他們都說挖鼻子也是很危險的呢。」

「是的，可是那不會叫你坐反省院的啊。」

侍者開始小心翼翼地抹着他的鼻子——可是沒有去挖它。「這些話都是萬全的顧

慮，先生，」他說。「我在這兒，已經得到不少經驗了。一個已故的奧國人，總是最好的交易。」

兩個販賣護照的搨客進來的時候，大約有十點鐘了。兩個人中間，有一個活躍如小鳥的，負責進行談判。還有一個，碩大而傲慢的，祇是一言不發地坐在那兒。

說話的人，掏出一張德國人的護照。「這個，我們已經跟夥友們談過了。可以寫上你自己的名字。關於個人的許多項目，都可以洗去了，改填你自個兒的。當然啦，除了出生的地點。因爲鈐記是那邊蓋的，你不能不拿奧格斯堡作爲你的出生地點。這一切的手續，另加兩百

希林，也是夠公道的價格。你也知道，那是很精細的工作呢。」

「我沒有那麼多的錢，」史丹納說。「再說，填不填我自個兒的名字，我倒也不怎麼在乎的。」

「那就這樣辦。我們單換相片，至於把相片邊上的印字，修補好了，那就作為奉送，不另取費。」

「不行。我要工作，有了那張護照，我還弄不到工作的許可證。」

說話的人聳了聳肩膀。「照你這樣說起來，就祇有奧國人的纔行了。有了奧國人的護照，你纔可以工作啊。」

「那麼，萬一有人到簽發護照的機關裏去問呢？」

「什麼人會去問啊？除非你闖了禍。」

「三百希林，」史丹納說。

談話的人怔了一怔。「我們都有規定的價格，」他忿恚地說。「五百，一個子兒也不能少。」

史丹納不則聲。

『假如是德國人的護照，我們也許可以還價。那是很普通的。可是一張奧國人的護照，是很少的呢。你想，奧國人什麼時候會需要護照？他在國內是不會需要的，可是什麼時候他會出國呢？尤其是現在，通貨又禁止出口！五百希林還真是奉送的呢。』

『三百五十。』

說話的人這時激動了起來。『三百五十，是我自個兒付給死者家屬的費用。你還沒有知道，這些個事情要花多少的手續。回佣哪，小費哪，都要的啊。良心又要值多少錢，我的朋友。要搶購這種東西，從新死的人那兒，你就得花費很多的現款。唯有金錢，纔會抹乾人家的眼淚，寬慰人家的悲傷。你就出四百五十吧。我們也還是虧本的。可是我們喜歡你，就算便宜了你。』

結果講定了四百。史丹納掏出一張相片，那是他花一個希林在一架自動照相機裏拍的。那兩個人拿了相片出去，隔不上一點鐘，又拿了做好的護照回來。史丹納付了錢，把護照藏進了口袋。

『祝福你幸運，』那個說話的人這樣說道。『現在，讓我再給你一點兒外賞。假如滿期，還有一個展期的辦法。把日子洗掉，改填一個。最麻煩的倒是護照上的簽署。你能夠不用展

期，一逕用下去最好——你不妨把日子隨時展長好了。」

「那麼，我們不妨現在就改啊，」史丹納說。

說話的人搖了搖頭。「你還是隨它去的好。你難得找到這樣一張真正的護照。換貼一張相片，總不會像贗品那樣的嚴重。而且你還有一年的期間。一年裏邊，不知道會發生多少事情咧。」

「但願如此。」

「這些個事情，你總得謹慎一點，是不是啊？爲了大家的利益。當然囉，假如你照顧生意——你也知道怎麼樣通知我們的。再會吧，晚安。」

「晚安。」

『*Staszecznie*』（波蘭語：『留意你的短刀，』）——逕沒有開過口的那個人說。

「他不說德語。」那個說話的人，微笑地望着史丹納的表情，這樣說道。「可是他對於印模，却有獨到的本領。請你記着，祇要是認真可靠的主顧。」

史丹納走到車站。他把行囊放在那邊的行李房裏。昨天晚上，他就離開了寓所，在公園

裏的靠背長椅上宿了一晚。一早他在車站的盥洗室裏刮好了鬚髻，然後出去拍照。他滿懷的高興。現在，他是一個從格拉茲來的名叫約翰·許貝爾的工人了。

在路上，他忽然停住了脚步。在他改名以前，還有一筆宿債，需要他清算。便走到電話間裏，翻檢一個號碼。『李奧普特·薩弗，』他自個兒喃喃地說。『特勞底諾巷二十七號。』這個名字可一逕烙在他記憶上。

他找到了電話號碼，便撥將起來。那邊接話的是一個女人。

『薩弗警長在家嗎？』他問。

『在家。待我就去叫他。』

『那可不需要，』史丹納急忙答道。『這兒是伊麗莎白運動場警察局。十二點鐘要發生暴動。薩弗警長必須在十一點三刻到這兒來報到。你聽清楚了沒有？』

『聽清楚了。十一點三刻。』

『好的。』史丹納掛好了電話。

特勞底諾巷是一條湫狹而冷靜的街道，兩旁都是些淒寂、簡陋的屋子。史丹納仔細注意一下那所二十七號。跟別的房子也沒有什麼差別；可是在他看來却是特別的可憎。然後

他走了一段路，等候着。

薩弗警長氣勢洶洶的從家裏走將出來。史丹納便迎着過去，以便在一個黑暗的地段，彼此相值。然後他用肩膀把他偷襲了一下。

薩弗蹣跚了。『你這個傢伙，喝醉了酒嗎？』他咆哮道。『你難道不看見站在你面前的，是一個值差的巡官嗎？』

『不，』史丹納答道。『我祇看見一個該死的婊子生的兒子！一個婊子生的兒子，你懂得嗎？』

薩弗緘默了一會兒。『傢伙，』他然後低聲說道，『你一定是發瘋了。我要讓你瞧瞧顏色。來，到警察局裏去！』

他想拔出手鎗。史丹納便在他手臂上踢了一腳，突然上前，還做了那最侮辱的行動；他用攤開着的手掌，把薩弗的臉，兩邊都搥了幾下。

那個警察發出一種斷續的聲音，向他踊跳着。史丹納蠕行到他身邊，用左手將薩弗的鼻子搥了一拳，祇見他立刻就開始流血了。『婊子生的兒子！』他喃喃地說。『可憐的糞污！懦怯的死屍！』

他又用右手摺着他的嘴唇，便覺得牙齒在他指節底下掉落了。薩弗又在地上蹣跚着。
『救命啊！』他用一種含糊的高聲嚷叫起來。

『閉你鳥嘴，』史丹納怒詈道，使用右手在他臉頰上揍了一記耳刮子，接着又用右手在他太陽神經叢上揍了一下。薩弗彷彿大蛙一樣噎了一口氣，然後像一根柱子似的直仆在地上。

幾家窗口裏，開亮了電燈。『這又是怎麼回事啊？』一個聲音叫着道。

『沒有什麼。』史丹納從黑暗中回答，『祇是一個酒鬼。』

『該死的酒鬼！』那個聲音憤怒地喊着。『把他裝到警察局裏去！』

『正在那麼辦啊！』

『在他喝醉的嘴巴上，好好地揍他一陣吧！』

窗子給碰上了。史丹納猶笑着，在最靠近的拐角上消失了。他敢相信自個兒變了一副面目，薩弗不會認得出來的。他又穿過幾條街道，最後纔走到一個行人稠密的區域。然後他放慢了脚步。

壯麗固然是，却也真夠叫你作嘔呢，他想。這種可笑的細故的報復！然而也是幾年來逃

亡和屈服的，洩憤的快事哪。機會臨頭的時候，你不能不抓住它們啊。他在一盞街燈底下停住了脚步，掏出他的護照來。約翰·許貝爾！工人！你已經死了，在格拉茲的什麼地方爛掉了，可是你的護照却還是活着的，而且在當局的眼睛裏還是有效的。我，約瑟夫·史丹納，是活着的；可是沒有了護照，在當局的眼睛裏却已經是死了。他大聲地笑了起來。讓我們交換一下吧，約翰·許貝爾！讓我拿你護照的生命，讓你拿我沒有護照的死亡吧。假如活人不能幫助我的時候，也祇有求助於死人了！

第六章

星期日的晚上，寇恩回到旅館。在他房裏，發現瑪列爾正在萬分興奮之中。『畢竟有人來了！』他嚷道。『該死的這個寓所！一個活人都沒有，少見的今天！大家都出去了！大家都走了！連他媽的老闆都出去了！』

『怎麼回事啊？』寇恩問。

『你知道什麼地方去找一個產婆嗎？或者隨便哪一個婦科醫生？』

『不知道。』

『不知道，當然你不會知道的了！』瑪列爾凝視着他。『你是一個解事的人。就跟我來吧。必須有人陪着那個女人。我纔可以出去找產婆啊。你能不能夠啊？』

『能夠怎麼呢？』

『看住她不要讓她搖動擺蕩。跟她理喻。隨便怎麼都好的。』

他把莫明其妙的寇恩，拉着沿廊走到了樓下，推開一個小小房間的門，裏邊祇有一張牀。牀上躺着一個正在呻吟的女人。

『七個月。小產或者諸如此類的毛病。要是你能夠，你就勸她鎮定一點。我去找一個醫生來。』

寇恩還沒有回答，他早已走出房間了。

那個躺在牀上的女人正在呻吟着。寇恩顛着脚尖走到她牀邊。

『要我拿什麼東西給你嗎？』他低聲問道。

那女人繼續呻吟着。她那失去了光澤的金黃色的頭髮，浸透了汗水，在她灰色的臉上，一片片幽暗的雀斑，也都綻了出來。她的眼珠，在那半閉着的眼皮底下翻了上去；祇留下一片眼白。她那薄薄的嘴唇癢了進去，牙齒緊緊地咬着。在薄暗中閃出一縷清晰的白光。

『要我拿什麼東西給你嗎？』寇恩重複地說着。

他環顧四周。一件單薄的、不值錢的外衣，給擲在一張椅子上。牀邊放着一雙破爛的鞋子。那女人躺在那兒，衣冠穿得很端整，好像她突然倒在牀上似的。桌子上放着一個水瓶，臉

盆架旁邊攔着一隻提箱。

那女人呻吟着。寇恩簡直不知所措。那女人開始搖擺起來。他記得瑪列爾告訴他的話，以及他在大學裏學到的那一點兒知識，便設法將那個女人的肩膀按捺下去。可是他好像就按着一條蛇。

當他還在牽扭，而她正在掙脫他，推開他的時候，她突然舉起手臂，一下子使出了全身

的勁兒，用她的手指，彷彿爪距那樣的，咄進他的胳膊。

他站在那兒，好像釘在地上。他想不到她有那麼大的勁兒。她慢慢地扭動着腦袋，倒像在一個旋轉軸上，然後可怕地呻吟着，彷彿她的呼吸都從地面上發出來似的。

她的身體抽搐了一陣，突然間從那條給她推開的毯子底下，寇恩看見一道暗紅色的血流，散佈在褥單上，慢慢地化得大了起來。他想掙脫他自個兒，可是那女人却像鐵箍一樣的狠命匝住了他。彷彿着了魔似的，他凝視着那塊血跡，此刻已經變成一條闊帶，淌到褥單的邊緣，而且一滴一滴的，在地板上積成污濁的一大灘了。

『放我走啊！放我走啊！』寇恩不敢抽去他的胳膊，生怕震動了她。『放我走啊，』他兀自呻吟着。『放我走啊。』

驀然間，那個女人的身體鬆弛了。她一放手，便在枕頭中間倒了下去。寇恩搶過那條毯子，揪將起來。一道血流直瀆而出，濺在地板上。他愕然躍起，本能地奔到露絲·荷蘭的房裏。她在那兒，一個人坐在她攤放着的書本堆裏。『來！』寇恩直喘着氣。『樓下一個女人，快要淌血死了。』

他們一塊兒急奔下去。房間裏變得更暗了。殘陽照耀着窗子，將一道慘澹的光芒投在地板和桌子上。水瓶的反光，好像一顆紅寶石似的照射出去。那女人紋絲兒不動地躺着。她彷彿連呼吸都已經停止了。

露絲·荷蘭替她蓋好毯子。那女人在血泊裏浮着。『開燈，』姑娘嚷道。

寇恩急忙奔到電鈕前面。在朦朧的薄暗中，電燈的微弱的光芒，混和着落日的殷紅的殘照。浴着這種紅橙橙的暮靄，那女人橫躺在牀上。彷彿祇有一個罩着凌亂而血污的衣服的不成形的肚腹，露出兩條血跡斑斕的攤開的白腿。她那黑襪子攤在腳背上，兩條腿古怪地蜷曲着，顯出毫無生氣的樣子。

『拿毛巾給我！我們必須止住那流血！也許你可以找得到什麼東西的。』

寇恩祇見荷蘭已經捲起了袖管，正在解開那個女人的衣服。他從洗盆架上取下手巾，

遞給了她。『醫生一會兒就要來了。瑪列爾已經去請啦。』

爲了找尋繃紮的東西，他趕忙將手提包一起都翻了出來。

『你找到什麼東西就拿給我！』荷蘭嚷道。

地板上堆着一疊嬰孩的衣服——小襯衫哪，肚帶哪，尿布哪，還有幾件鑲着絲邊的粉紅和淺藍色的絨線衫。其中的一件還沒有結完；絨線上戳着幾根結針。一團柔軟的藍絨線落了下來，毫無生息地在地板上滾着。

『拿點什麼東西來！』露絲把一塊浸透了血水的毛布扔開了。寇恩把肚帶和尿布遞了過去。於是他聽到樓梯上一陣腳聲，一會兒之後，房門啓處，進來了瑪列爾和那個醫生。

『見鬼的，怎麼回事啊？』醫生跨了一大步，將露絲·荷蘭推開了，向那個女人俯下身去。隔了一會兒，他朝對着瑪列爾。『打一個電話到二一六七。請白朗立刻就來，把施行麻醉，和勃拉克斯頓·希克斯。』手術所需要的一切東西，一起帶着。你聽清楚了沒有？還有，這是一個嚴重的出血症。』

●勃拉克斯頓·希克斯 (Braxton-Hicks) John Braxton Hicks (1825—1897) 英國婦科專

家——譯者

『好的。』

那醫生向四下裏一望。『你可以走了，』他對寇恩說。『讓那位小姐留在這兒。拿熱水來。還有我的藥包。』

十分鐘以後，第二個醫生也來了。在寇恩與同來的幾個人協助之下，隔壁那個房間已經佈置成爲一間手術室。牀鋪都給推在一邊，桌子併放在一起，手術器械也都安排好了。老闆把他所有的光線最强的電池，拿了出來，旋好在燈頭上。

『趕快！趕快！』第一個醫生不耐煩得暴躁起來。他把白色的手術衣穿在身上，讓露絲·荷蘭替他扣好。『你也穿上一件。』他將一件手術衣擲給了她。『也許我們在這兒需要你的。你看見鮮血，受得住嗎？會不會難過啊？』

『不會，』露絲說道。

『好姑娘，好。』

『也許我也能夠幫忙咧，』寇恩說。『我讀過兩學期的醫科。』

『現在不用。』那醫生睇視着他的器械。『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燈光耀着他光禿的疤痕。房門連鉸鏈都給拆掉了。四個人將那張躺着一個微喟病人

的牀，打走廊裏抬進了房間。她的眼睛睜大着，蒼白的嘴唇在發抖。

「過來啊，好生抬着！」醫生咆哮道。「舉得高一點兒！當心啊，該死的，當心啊！」

女人很重。一顆顆汗珠，滲透在寇恩的前額上。他的眼睛跟露絲的碰了個照面。她很蒼白，却很寧靜，可是改變得簡直叫他認不出來了。她全神貫注在那個淌血女人的身上。

「聽着！一切不需要的人，都請出去！」那個有光禿疤痕的醫生插嘴說道。他捏着那女人的手。「不要緊的。容易得很。」他的聲音，立刻變得像是一個母親的。

「我的孩子必須要活的，」那女人喃喃地說着。

「你們兩個人都——兩個人，」醫生柔聲答道。

「我的孩子——」

「我們祇要把它翻過一點兒，免得肩膀先下。那麼就會像閃電一樣地落地的。千萬得鎮定一點，千萬要鎮定。麻醉劑！」

寇恩和瑪列爾跟其餘幾個人，都留在抬出了女人的那個房間裏。他們都在等待着——一個幫忙的機會。從隔壁房門裏，傳來醫生們壓低了嗓子的絮語聲。地板上散放着幾件粉紅

和淺藍色的絨線衫。

「生孩子，」瑪列爾跟寇恩說。「一個人出世，原來就是這個樣子的。血，血，和尖叫！你瞭解嗎，寇恩？」

「瞭解。」

「不，」瑪列爾說。「你不會瞭解，我也不會瞭解的。你不覺得像一隻野豬嗎？」

「不，」寇恩答道。

「你不覺得嗎？哦，我倒覺得的。」瑪列爾揩揩眼鏡，瞧着寇恩。「你跟一個女人睡過覺嗎？不！否則你也會覺得像一隻野豬的。這兒有沒有辦法弄到一點酒喝啊？」

侍者從房間背後走了出來。「來半瓶高涅克酒，」瑪列爾說。「哦，哦，我有錢惠賬的。快去拿來好了。」

侍者走了出去，跟他一塊兒出去的，還有老闆和兩個別人。房裏祇剩下了寇恩和瑪列爾。「我們坐到窗子邊去，」瑪列爾說。他指着落日。「美啊，可不是嗎？」

寇恩點點頭。

「是的，」瑪列爾說。「一切東西都是對稱的。下面花園裏，那些全是紫丁香吧，是不是

啊」

「是的。」

「紫丁香與醇精。鮮血與高涅克。哦，喝酒！」

「我送來了四個酒杯，瑪列爾先生。」侍者把扁盤放在桌子上，說。「我想也許——」
他移動着腦袋，向隔壁房間指點了一下。

「好的。」

瑪列爾斟滿了兩杯。「你喝酒嗎，寇恩？」

「不常喝的。」

「那是猶太人的一個罪孽——戒酒。另一方面，你對於女人倒是懂得更多。可是那便是女人們需要的最後一件事情啊。乾杯！」

「乾杯！」

寇恩乾了杯。他覺得好了一點兒。「那不過是流產呢，」他這樣問，「還是別的什麼病症啊？」

「是的。早了四個星期。用力過度了，就是這個原因。旅行、換火車；興奮、匆促來去、諸如此

類的事情，知道嗎？總之一句話，都是像她那種情形的女人所不應該做的。」

「那麼爲什麼——」

瑪列爾又斟滿了酒。「爲什麼——」他說。「因爲她要孩子做一個捷克人。因爲她不要孩子在學校裏給唾棄，給人家稱作惡臭的猶太人。」

「我懂得，」寇恩說。「她丈夫沒有跟她一塊兒來嗎？」

「她丈夫在兩星期前就給羈押起來了。爲什麼嗎？因爲他在經商，比隔壁轉角上的那個同行更和氣，更勤懇。因此，假如你是那個同行，你怎麼辦呢？你一定會去告發那個勤懇的傢伙；你告發他發表叛逆的言論，告發他誣蔑政府，或者告發他擁護共產主義的理論。隨你告發他什麼。於是他就給羈押起來，你便接過他的生意。知道嗎？」

「我經歷過這種事情的，」寇恩說。

瑪列爾乾了杯。「真是個殘酷的時代。和平給大砲和轟炸機所安定，人道給集中營和「坡格隆」所鞏固。我們這個時代，一切的標準都已經翻過了身，寇恩。在今天，侵略者乃是和平的牧人，被打擊和被追逐者，反而是世界的搗蛋鬼。還有一點，整個種族都這樣相信

着呢！』

半小時以後，他們從隔壁房間裏聽到一陣微弱而尖銳的哭聲。

『他媽的，』瑪列爾說，『他們已經幹好了那套把戲！世界上又添了一個捷克人！我們應該乾一杯酒！喝吧，寇恩！爲了世界上最大的神祕，誕生。你知道爲什麼這是一個神祕嗎？因爲一個人以後會死的。喝酒！』

房門啓處，第二個醫生走了進來。他身上給濺滿了血跡，兀自在淌汗。他手裏抱着一個尖聲號哭的東西，紅得活像一隻大海蝦。他正在拍着它的背。『倒是活的，』他咕囁地說着。

『這兒有什麼東西——』他伸手去拿一疊尿布。『這些個東西倒是有用了——小姐。』他把嬰孩跟尿布遞給露絲。『洗一個澡，包紮起來——不要太緊。那邊那個老太婆，房東太太，知道怎麼樣包紮的——可是必須離開醇精，把它放在浴室裏好了——』

露絲接過了嬰孩。她的眼睛，在寇恩看來，彷彿比平時大了兩倍。那醫生在桌子邊坐下。『那是高涅克嗎？』

瑪列爾替他斟了一杯。『一個醫生會作何感想呢，』他問，『當他眼看着新的轟炸機和大砲，天天在製造，而新的醫院却並沒有興建？結果，製造轟炸機和大砲的唯一目的，不過

在替醫院製造病人而已。」

那醫生抬起頭來。「真是混賬，」他說。「就是那句話啊！真是夠瞧的事情；你用最新式的技術把他們彌縫了起來，於是他們就能夠用最原始的野蠻，又把他們撕得粉碎了。爲什麼不把一生下來的孩子，立刻就弄死呢？不更簡單嗎！」

「我親愛的朋友，」以前當過國會議員的瑪列爾答道，「弄死嬰孩是兇殺。弄死成人是民族光榮的特權。」

「在下一次的戰爭中，將有不少的女人和孩子也要被殺死呢，」醫生咕噥着。「我們撲滅霍亂——可是跟戰爭比較起來，這還是一種無害的小小的病症咧。」

「白朗！」醫生從隔壁房間裏嚷道。「趕快！」

「來了！」

「該死！情形光景很不好呢。」瑪列爾說。

隔了一會兒，白朗回來了。他彷彿疲累得要死。「子宮壁撕裂了，」他說。「沒有辦法。那個女人也快要淌血淌死啦。」

「沒有辦法了嗎？」

「沒有。我們什麼都已經試過了。淌血就無法停止。」

「你們能不能夠試試輸血呢？」站在門口的露絲問。「你們可以用我的血液。」

醫生搖了搖頭。「沒有救了，我的孩子。假如淌血還不停——」

他又走了回去，把門開着。長方形的一塊雪亮的燈光，有着一種陰森森的景象。三個人默默地坐着。這時，那個侍者顛着脚尖走了進來。「我可以把杯盤收拾起來嗎？」

「不。」

「你要喝點兒酒嗎？」瑪列爾問露絲道。

她搖搖頭。

「喝。喝一點兒。於你會有好處的。」他給她斟了半杯。

天色在黑。橫過屋面，一道最後的橙青色黯澹的光芒，仍然逡巡於天際。這裏邊浮着一顆蒼白的月亮，凹進好幾個窟窿，活像一個古老的銅幣。街道中騰出一陣囂雜、自滿、和漫不經心的聲音。驀然間，寇恩想起了史丹納和他說過的話……當有人在你旁邊死去的時候，你覺得毫不在乎。這便是世界上的不幸……同情不是痛苦，同情乃是一種虛飾的快樂

——一聲釋然的嘆息，不是他自個兒，也不是他所愛的什麼人。他瞧着露絲。可是他並沒有瞧見她的臉。

「那是什麼啊？」瑪列爾諦聽着問。

一隻提琴的悠長而圓熟的樂音，掠過逐漸暗晦下來的黑夜。樂音消逝了，却又響了起來，變得更高更響，興奮而挑撥地——然後是一連串潺湲的聲音，逐漸柔和，奏出一支樂曲，正如黯澹的夜空一樣地單純而淒清。

「就在這兒旅館裏，」瑪列爾從窗口裏探望着道，「在我們上面的五樓。」

「我想我是認識他的，」寇恩答道。「他是一個提琴手，我從前聽到他演奏過一次，可是我不知道他也住在這兒。」

「那不是一個普通的提琴手。他是非常卓越的呢。」

「要不要我上樓去叫他不要奏啊？」

「爲什麼？」

寇恩做出一個指着隔壁房間的姿勢。瑪列爾的眼鏡發着閃光。「不，爲什麼去叫他不要奏呢？一個人總是很悲傷的。而且到處都有人死。原是息息相關的啊。」

他們坐着在諦聽。隔了很久，白朗纔從隔壁房間裏出來。『完了，』他說。『死了。她沒有受到多少痛苦。而且她知道她的孩子是活的。我們倒還來得及告訴她。』三個人站了起來。『我們可以把她抬回到這兒來，』白朗說。『那個房間要用了。』

蒼白而如今又很消瘦的那個女人，躺在血跡斑斕的衣服、水桶、水瓶、和一大堆浸透血水的棉絮中間。她露出一種脫離塵世的嚴峻的神情，什麼都與她全不相干了。有着光禿疤痕的那個醫生，正在爲她工作着。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不相稱的對照——飽滿、強壯、遒勁、和殘忍的人生和一種永恆的安息。

『讓她蓋着好了，』那醫生說道。『你們不要再去看着她，也是好的。即使這樣，也已經看得太多啦，可不是嗎，小姐？』

露絲搖搖她的頭。

『你倒像一個兵士。不規避。你知道，白朗，我現在想做些什麼事情嗎？去吊死。祇想往隔壁窗口上去吊死。』

『你救活了那個嬰孩；那已經是了不起的收穫了。』

『吊死！你瞧，我知道我們確實已經竭盡心力了；在那種情形之下，你也沒有辦法的。可

是我真想吊死。』

他那肥胖的臉，在血跡斑斕的手術衣的領子上，突然憤怒得漲紅了。『二十年來我一逕做着這樣的工作。每一次病人在我手指下喪生的時候，我總想出去吊死。傻嗎，是不是？』他轉過頭來望着寇恩。『到我外衣的左邊口袋裏去掏包烟來，拿一枝放在我的嘴裏。哦，小姐，我知道你在想着些什麼。即使有這些個事兒，我還會抽我的烟咧。我要去洗手啦。』他定睛望着他的橡皮手套，彷彿它們應該擔負一切的罪過，便大踏步走進了浴室。

他們把那張躺着死人的牀，抬進走廊，擡入她自己的房間。外面還有幾個住在大房間裏的人。『他們會不會就把她送到醫院裏去啊？』一個嗓子活像一隻吐綬鷄似的瘦癯的女人這樣問道。

『不，』瑪列爾說。『否則，他們早就把她送去了。』

『那麼，難道她就在這兒停放一晚嗎？隔壁房裏放了個死屍，叫人家怎麼能睡呢？』

『那就醒着好了，老奶奶，』瑪列爾答道。

『我不是老奶奶，』那女人笑了起來。

『那是真的。』

那女人給他一副愁眉苦臉的神色。『那麼誰去打掃這個房間呢？我們得一逕要嗅這股味兒了。其實他們也一樣可以用對過那間十號的啊！』

『你瞧，』瑪列爾跟露絲說，『這個女人是死了。她的孩子需要她，也許她丈夫也需要她。可是外面那塊不能生育的鋼板倒是至今還活着。也許她還會老不死的活下去，讓別人家遭殃。這是誰也解答不出的——一個謎。』

『罪惡來得強悍；它倒是更能夠抵抗咧，』露絲倔強地答道。

瑪列爾瞧着她。『你打哪兒發現的？』

『如今啊，什麼事情都不容易錯過的。』

瑪列爾不則聲，祇是沉思地望着她。兩個醫生都進來了。『房東太太抱着那孩子，』有着光禿疤痕的那個醫生說。『有人會來領去的。關於這件事情，我立刻就要打電話出去。還有關於那個死了的女人。你跟她很熟嗎？』

瑪列爾搖搖頭。『她來了沒有幾天。我祇跟她說過一次話。』

『也許她有身份證。當局會需要它們的。』

『待我去找找看。』

兩個醫生都走了。瑪列爾搜索着那個已死女人的手提箱。可是除了嬰孩衣服，一件藍外衣，幾件襯衫，和一個顏色鮮明的玩具以外，什麼東西也沒有。於是他把東西都安放好了。『好奇怪，怎麼這些個東西，突然都像已經死了似的。』

在她手錢袋裏，他找到一張護照，和一張佛蘭克福特警察局填發的證明書。他拿到亮光裏一看。『卡薩麗娜·赫奇斐爾特，本姓白林克曼，門斯特人，生於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七日。』

他站起身子，望着那個死了的女人，望着金黃色的美髮，望着那張狹長而死板的西發里亞人的臉。『嫁給赫奇斐爾特的卡薩麗娜·白林克曼。』

他又瞧了一下那張護照。『還有三年好用呢，』他咕囔着道。『三年，別人可以用三年。下葬的申請，一張證明書也就夠了。』

他把文件藏進口袋。『這些個事情，由我來照料，』他跟寇恩說。『我去拿一枝蠟燭來。我不知道爲什麼，可是我就有這麼一個感覺，彷彿總應該有人陪她一會兒。當然囉，那是毫無好處的——可是我就有這麼一個可笑的感觉，彷彿總應該有人陪她一會兒。』

『讓我耽着，』露絲說。

『我也耽着好了，』寇恩道。

『好得很。我回頭再來換你們。』

月光更亮了。黑夜已經陷入深藍而遼廓的天空。它那混和着大地與花朵氣息的呼吸，飄進了房裏。

寇恩跟露絲一塊兒站在窗前。他彷彿覺得自己離開了很遠，如今又回來似的心坎裏還幽沉地蕩漾着一份恐懼；對於那個女人分娩時的尖叫，以及她那痙攣而流血的身體。他聽到身邊那個姑娘的輕勻的呼吸，望着她柔和而年青的嘴。他突然地覺得，她也是屬於這個以恐懼的環子來包圍那愛的深奧的神祕，他覺得黑夜也是這個神祕的一部分，還有那花朵，那大地的濃重的氣息，以及飄浮在屋面上的提琴的甜蜜樂曲；他知道假若他轉過身來，那麼那個死人的蒼白的面具，一定會在搖曳的燭光中瞪視他，就爲了這個理由，他就更強烈地感覺到在他皮膚底下的那股溫暖，使他震顫，使他追求溫暖，祇是追求溫暖，除了溫暖並不追求別的東西——

一隻生疏的手捏住了他的手，把它放在身邊那雙滑潤而年青的肩膀上。



第七章

瑪列爾坐在旅館的水泥陽臺上，用一張報紙在揮扇着。前面放得有幾本書。「來啊，寇恩，」他嚷道。「天色快晚了，這是野獸找尋寂寞、人類找尋伴侶的時辰了。你的許可證怎麼樣啦？」

「還有一星期好用。」寇恩就在他旁邊坐了下來。

「一星期的監禁，那是很長的一個時間；一星期的自由，時間就覺得很短了。」瑪列爾輕拍着他面前的書本。「放逐倒是很有教育意義的！雖已到了老年，我還在學習法文和英文呢。」

「有時候我真受不了「放逐」這個詞兒，」寇恩暴躁地說。

瑪列爾笑了起來。「無聊！你現在躋於賢者之林啦。但丁^①是給放逐的。席勒^②也被迫

離開了祖國。還有海涅。③雨果。④這不過是略舉數例而已。你瞧頭頂上那個蒼白的月亮老

●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義大利中世紀之偉大詩人。曾於一三〇二年一月被迫放逐，

開始其流浪生涯。其間雖亦夢想回鄉，然自神聖羅馬皇帝 Heinrich VII 陣亡（一三一三年）後，希望遂成泡影，乃為 Verona 宮廷之客卿，完成其不朽傑作神曲“Divina Commedia”。——譯者

●席勒：(Schiller,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1759—1805)德國大詩人。少年時在符登

堡學校中受嚴格之訓育，其反抗壓制之鬱勃精神，發為戲曲“Räuber”（1781）轟動一時，遂不容於鄉里，被逐出境，度其流離顛沛之生活。所著戲曲甚多，惟構思最雄大之“Demetrius”，則未完成耳。

——譯者

●海涅：(Heine, Heinrich 1797—1856)德國著名詩人，文學家。父母均為猶太人。一八三五年經聯邦

會議之議決，被列為青年德意志派之一員，遂被放逐於國外。所著抒情詩，風格獨創，給與後世之影響甚大。——譯者

●雨果：(Hugo, Victor Marie 1802—1885)法國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曾當選為學士院會員，上院議

員。一八四八年革命後，入立憲議會，立法議會。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遭逢 Napoleon III 之獨裁政策，以反抗不成，遂離巴黎，亡命比利時澤爾塞島。所著詩，小說，及戲劇甚多，小說中尤以巴黎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 (1831) 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 (1862) 最為膾炙人口。——譯者

兄——也是從地球上放逐出去的流犯。還有那大地媽媽她自個兒——也是從太陽放逐出去的老移民。』他半閉了眼睛睨視着。『當然啦，假如大地沒有被放逐，我們還像狂風一樣地呼嘯着，那就好多了。或者像太陽上的黑點。你以為對嗎？』

『不，寇恩說。』

『對的。』瑪列爾繼續用報紙揮扇着。『你知道我正在閱讀着什麼嗎？』

『天不下雨，乃是猶太人的罪過。』

『不。』

『炮彈打進肚腹，乃是男子漢唯一真正的樂事。』

『也不是。』

『猶太人都是布爾什維克黨人，因為他們都忙着積儲東西。』

『那纔不壞！你再說啊。』

『基督是阿利安種。一個德意志軍團兵的私生子——』

瑪列爾笑了起來。『不，你猜不到的了。徵婚公告。你聽這一段。』哪兒有一個給我快樂的親愛而同情的男人呢？一個感情豐富，品格高尚的少女，愛善好美，具有旅館業的卓越經

驗，徵求一個志趣相同的男人，年齡在三十五至四十之間，職業高尚——」他抬起頭來。「年齡在三十五至四十之間！四十一歲，你就滾開——那是信用，可不是嗎？還有這一段。「我到哪兒去找一個配偶呢。一位善於持家的女士，性情愉快而謙恭，有着生活的風趣，日常的煩瑣工作，也無損於她的脾氣與精神，具備內在的美感和交友的才能，徵求一位紳士，要有相當的收入，愛好藝術與運動，同時還須是一個溫藹的人——了不起咧，可不是嗎？或者這一段：「一個精神上很寂寞的人，年已五十，多愁善感，外貌較年齡為青，孤兒——」瑪列爾頓了一下。「孤兒，」他回憶着，「年已五十！多麼淒涼哪，這個無人庇護的五十歲的人！」

「這兒，我的孩子。」他把報紙遞給寇恩。「兩版！單在這一張報上，每星期就有兩整版。你瞧這些個標題——滿是靈魂啊、溫藹啊、同志感啊、戀愛啊、友誼啊之類的東西！天堂，真是的！政治荒野中的伊甸園。這是令人鼓舞的。這是令人振奮的。這會使你知道在這種愁苦的時代，快樂的人也還有的是。往往會使你興奮呢，像這些個事情——」

他放下了報紙。「爲什麼又有這樣的公告：「一處集中營的主任，性情和善，思想靈敏

「那是他自以為爲這樣啊，」寇恩說道。

「真是的！一個人愈幼稚，他就自己相信得愈好。你可以從這些個公告上看出來。盲目的肯定，」瑪列爾苦笑着，「這便是叫人刺戟的地方！懷疑和容忍是文明人的特徵。可是他們總是喫了這些個特徵的虧。這是息息法斯^①的相傳下來的故事——人道最奧妙的象徵之一。」

驀然間，旅館裏的賬席走來了，他興奮地說着：「寇恩先生，這兒有人在找你。他不像是
一個警察呢。」

寇恩急忙站起身子。「好的，我就去。」

初見之下，寇恩簡直認不得那個貧窮的老人。彷彿他從照相機的鏡頭裏，望見一個沒有對準光圈的模糊的人像，祇是逐漸地在清楚起來，顯出了熟稔的樣子。

「爸爸！」他沉重地一怔，嚷了出來。

① 息息法斯 (Sisyphus) 息息法斯爲哥林多 (Corinth) 之王，詭譎而貪婪，被謫罰在冥府推運巨石

至山頂，而此石每次必滾落云。典出希臘神話。——譯者

「哦，路特維支。」老寇恩抹着額角上的汗珠。「天很熱，」他用一種疲乏的嗓子這樣說道。

「是的，熱得很。請到放着鋼琴的這一間裏來吧。這兒較比涼快。」

他們坐了下來。可是寇恩却立刻站起身子，去爲他父親拿了一瓶檸檬水來。他很煩亂。

「我們已經好久不見了，爸爸，」他進來的時候，便這樣慎重地說。

老寇恩點了點頭。「你可以長住在這兒嗎，路特維支？」

「我想不行。你一定知道這個情形的。他們對於這些個事情就非常的仁慈。兩星期的

許可，之後也許可以再耽兩三天——可是以後那就無法延長了。」

「你想在這兒非法地耽下去嗎？」

「不，爸爸。這兒移民太多了；這是不明白的。我想設法回到維也納去。那邊的生活，比

較容易維持。請你告訴我，你近來怎麼樣啊？」

「我生了一次病，路特維支。流行性感冒。起來纔沒有幾天呢。」

「哦，原來是這樣。」寇恩這纔鬆了一口氣。「生過一次病。現在都已經好了嗎？」

「哦，你自個兒瞧吧——」

「你現在在做些什麼事情呢，爸爸？」

「我找到了一個住所。」

「那你一定給維護得很好吧，」寇恩微笑着說。

老人以一種非常苦痛與窘迫的神情，直瞧着他，愕然地一言不發。「你一切都很好嗎，爸爸？」他問。

「很好，」路特維支；像我們這樣的人，很好是什麼意思呢？過幾天太平日子，已經足夠多的了。我找到了一個職業；管賬。不怎麼大的事情，可是也總算有了個事情。在一個煤商那兒。」

「可是，那就很好啦！你有多少待遇？」

「說不上什麼待遇——祇有幾文零用而已。可是我解決了膳食和寄宿。」

「那就很好了。我明兒個來看你，爸爸。」

「哦——哦——或者我到這兒來吧。」

「可是何必累你老人家來呢？還是我來看你。」

「路特維支——」老寇恩嚥了口唾沫。「還是我到這兒來。」

寇恩愕然地瞧着他，突然間恍然大悟了。就是那天他在門口看見的那個不可輕侮的女人……

這一瞬間，他的心，活像一個大鐵錘似地敲着他的肋骨。他真想跳起身來，抓住他的父親，帶他離開；茫然中他想到他的母親，想到德勒斯登，想到他們團聚在一塊兒的星期日的早晨——然後他望着面前那個註定了要遭受劫數的人，祇見他正在用一種可怕的委屈神情端詳着他，於是他想：他是沒有辦法的了，完了。緊張閃逝之後，他祇覺得無限的憐憫。

「他們把我放逐了兩次，路特維支。假如我再在那兒多耽一天，他們就會找到我的。他們並不是不和氣。可是他們就不能讓我們全都耽在這兒哪，你要知道。我生了病；天又老下着雨。肺炎復發。這時——她就看護我。否則我就早已死了，路特維支。再說，她也沒有一點兒害處啊——」

「那我相信，她不會的，爸爸。」寇恩心平氣和地說。

「我也做了一點兒工作。自食其力。那也不——你知道——那也本來不是這樣的啊。可是我就沒有辦法老在露天長椅上睡覺，而且一天到晚那樣地耽驚害怕的，路特維

支——」

「那我瞭解，爸爸。」

老人直瞪着前面。「有時候我總覺得，你的母親真應該跟我離婚的。離了婚她就可以回德國了。」

「你願意那麼做嗎？」

「不，也不是爲了我自個兒。倒是爲了她。總之一句話，一切全是我的罪過。假如她不是嫁給我，她就可以回去了。這是我的罪過。再說你吧，也是一樣。爲了我，你纔沒有了國家。」

寇恩覺得這是一個可怕的經驗。這個人已經不再是他德勒斯登時代那個輕快而愉悅的父親了；這是一個與他有關係，却已再也不能應付生活的淒涼、無助的老人。他惘然地站起身子，做了一件從來沒有做過的事。他用胳膊圍住他父親狹窄而僵硬的肩膀，吻着他。

「你真的瞭解嗎，路特維支？」西格門·寇恩喃喃地說着。

「瞭解，爸爸。那是沒有關係的。那是一點兒也沒有關係的。」

他用手掌輕拍他父親瘦骨嶙峋的背脊，從他肩膀上望着一幅掛在鋼琴上端的畫，提羅爾的滑雪風景。

「哦，我要走了——」

『好的。』

『待我來付那瓶檸檬水的賬。我另外帶了一包紙烟給你。你長得大了，路特維支，又大又強壯了。』

是的，你却長得老而且弱啦，寇恩想。我祇要找到押送你出境，把你弄成這副樣子的那批人們中的一個——祇要有一個在這兒，讓我痛痛快快地在他愚蠢、肥胖、而快意的臉上，揍這麼一下就好了！『你的氣色也很好，爸爸，』他說。『檸檬水已經惠過了賬。我現在也賺得有一點錢。你知道怎麼賺的嗎？還是我們的老行當。就是你的杏霜和發爾化粧水。這兒有一家藥房，還有點兒存貨，我就向他買了來。』

西格門·寇恩的眼睛裏，閃出一點兒光彩。然後他悽苦地微笑着。『而現在，你就不能不拿着去販賣了。你應該饒恕我，路特維支。』

『哦，胡說！』寇恩的喉嚨裏梗起了一塊，於是他不得不急忙吞嚥下去。『這是世界上最好的學校啊，爸爸。你可以澈底的體驗生活。還可以閱歷人情。除了這個，那就沒有多少機會可以覺醒迷夢了。』

『祇是不要生病。』

「不，我身體倒是挺結實的。」

他們走了出去。「你是很有希望的，路特維支。」

天哪，寇恩想，他把這個叫做希望。希望！「一切總會有恢復的一天，」他說。「可不能老是這麼下去的。」

「是的——」老人凝睇着他的前面。「路特維支，」他柔聲說道，「當我們再有團聚的一天——還有你的母親——」他做了一個彷彿要拂掉什麼東西的手勢。「我們將忘記這一切——我們將不會再想起這一切的吧，呢？」

他柔聲地說着，顯出一種孩子似的信任的神情，用一種疲乏的小鳥似的啁啾的語調。「假若不是爲了我，你現在一定還在唸書咧，路特維支，」他悽惋地說着，可是有點兒呆板，彷彿一個長久受着良心譴責的人，所說的話都變得刻板而呆滯了。

「假如不是爲了你，我一定不會活着了，」寇恩答道。

「保重身體，路特維支。紙烟你要拿去嗎？我畢竟還是你的爸爸。我很願意幫助你呢。」

「好的，爸爸，待我放着。」

「不要忘記我，」老人說着，嘴唇突然震顫起來。「我是好意，路特維支。」他一再地重

復着兒子的名字，彷彿他不願意捨棄似的。『即使我沒有做到，路特維支。我原是想照顧你們大家的，路特維支。』

『你的確已經盡你所能的，一逕在照顧着我們。』

『哦，那我就走了。祝你幸運，我的孩子。』

孩子，寇恩想——我們兩個人中間，到底誰是孩子呢？他望着他父親慢慢地走下街去。他答應他給他寫信，再來看他的。可是他知道，事實上這是最後一次的見面了。他望着他，睜大了眼睛，直到他消失了背影。於是他懷着一份空虛的心情。

他走了回來。瑪列爾仍然坐在陽臺上，露出一種厭惡而輕蔑的神情，正在閱讀着報紙。好奇怪，寇恩想，有些個東西多麼粉碎得快啊——就在別人家悄悄地看着報的時間裏。孤兒，年已五十——他的臉悲喜地蹙皺着。孤兒——倒像別人家父母雙亡以後，就不能夠叫作孤兒似的。

三天以後，露絲·荷蘭預備往維也納去。她接到一個可以同住的朋友打來的電報，於是她打算到那邊去找一個工作，一方面到大學裏去唸書。

動身的那一晚，她跟寇恩一塊兒上黑豬酒店，他們兩個人以前總是每天都到賣湯的廚房裏去喫的。可是因爲這是他們最後的一晚，寇恩纔建議喫一頓特別的晚餐。

黑豬是一個烟霧騰騰的小地方，東西很便宜，可是很精緻。瑪列爾曾經這樣告訴過寇恩。他而且還告訴過他準確的價錢，特別推荐一道佳餚：小牛肉炒什景。寇恩把錢計算一下，決定再加一道乳酪餅的點心，錢也儘夠的。露絲有一次對他說過，她愛喫這種餅點。

可是坐定以後，却發生了一件令人不快的巧事。原來炒什景已經賣完了；他們來得太遲啦。寇恩惶恐地細看着價目單。其他的菜蔬，價錢大多要貴些。站在他們旁邊的侍者，用一種單調的嗓子，唸着菜目：『烟肉和酸醃菜，豬排和青生菜，乾椒鷄，新鮮的 *Pâté de foie*

gras（法語：肝油醬）——』

Pâté de foie gras，寇恩想——那個傻瓜好像還以爲我們是百萬富翁呢。他把菜單遞給露絲。『沒有炒什景，你喜歡什麼菜啊？』他問。自個兒盤算着，要是她點了豬排，那麼乳酪餅就無法再喫了。

露絲僅僅向菜單瞥了一眼。『香料臘腸和番薯生菜，』她說。這是最便宜的一道。『胡說，』寇恩抗議道，『這不是餞行的菜啊。』

「我很喜歡它。喫過了賣湯廚房裏的菜，這已經是一頓筵席了。」

「那你是不是喜歡豬排呢？」

「太花費了。」

「侍者，」寇恩招呼着，「兩客豬排，揀兩塊大的。」

「大小都一樣，」侍者毫不在意地答道。「先來什麼東西呢？湯，*hors d'oeuvres*（法語：冷盆）還是下酒菜呢？」

「都不要，」不等寇恩跟她商量，露絲就說。

他們又招呼了一大玻璃杯便宜酒，侍者便瞧不起似的走開了——彷彿他直覺地知道，寇恩已經多花了應該給他外賞的半個克郎啦。

酒店裏幾乎已經沒有什麼客人。祇有坐在角落裏一張桌子邊的一個。他有一張闊大的紅臉，還有幾個決鬥後留下來的傷疤，鼻子上戴着一隻單眼鏡。他獨個兒坐在那邊，面前放着一杯啤酒，直盯着寇恩和露絲。

「那個傢伙坐在那兒，太壞了，」寇恩說。

露絲點點頭。「祇要他是別人就好。可是他——他叫你想起——」

「是的，你可以斷定他決不是一個流亡者，」寇恩說。「倒更像是一個相反的人。」
「我們祇要不朝那個方向看就得了。」

可是寇恩就做不來主。他注意到那個人祇是眼瞪瞪的凝望着他們。

「我就不明白他要作什麼，」他氣憤憤的說。「總是那麼眼瞪瞪的直瞧着我們。」

「也許他是祕密警察的特務人員。我聽說有許多間諜，已經溜進這個城市裏來了。」

「要不要我走過去問他，他到底要作什麼嗎？」

「不！」露絲失驚地伸手按住寇恩的胳膊。

豬排端來了。煎得鬆脆而粉嫩，還有新鮮的青菜。可是露絲和寇恩都覺得沒有預期中
的好喫；他們都太耽心了。

「他不會爲了我們纔到這兒來的，」寇恩說。「誰也不知道我們到這兒來。」

「那決不會，」露絲也附和着。「也許他偶然到這兒來。不過，他在凝望着我們，那是無
疑的。」

侍者把杯碟端了出去。寇恩快快地瞧着他。他原想把這頓晚餐作爲招待露絲的餞別
宴，此刻却給那個戴着單眼鏡的傢伙完全弄糟了。於是他怫然地站起身子；他已經下定了

決心。『一會兒就來，露絲——』

『你預備去作什麼啊？』她焦慮地問。『耽着別走！』

『不，不，這跟那邊那個人可沒有關係的。我祇是去跟老闆說幾句話。』

爲了預防萬一起見，他在離開旅館以前，就帶了兩小瓶香水在口袋裏。此刻他想去看看，是否可以跟那老闆辦個交涉，請他買去一瓶，換兩客乳酪餅。豬排既喫得不很滿意，露絲至少應該再喫一道她最喜歡的點心。也許他還可以換到咖啡呢。

他出去跟老闆提出了他的建議。老闆立刻漲紅了臉。『啊哈，原來想不付錢就溜了！你以爲在這兒可以不付錢就白喫嗎，是不是？好朋友，對付你祇有一種東西——警察！』

『已經喫了的我都付的啊！』寇恩怒氣勃勃的將錢擲在桌子上。

『仔細地點清楚啊。』老闆吩咐侍者。『把你的這些個廢物包起來，』他怒叱着寇恩。

『你到底想出賣些什麼啊？你是一個客人還是一個小販？』

『此刻我是一個客人，』寇恩勃然說道，『而你是——』

『且慢！』一個聲音從他背後說着。

寇恩急忙轉過身來。那個戴單眼鏡的陌生人原來就站在他背後。『容許我問你一句

話嗎？」

那個人從櫃台邊走開了幾步。寇恩便跟隨着他。他的心正在瘋狂地跳躍。「你是一個德國的流亡者，是不是？」那個人問。

寇恩凝睇着他。「這又跟你什麼相干呢？」

「沒有什麼，」那個人坦然答道。「祇是我偶然聽到剛纔你們談論的事情。你可以把香水賣給我嗎？」

寇恩以為他此刻已經知道那個人要做些什麼了。假如他把香水賣給他，他就犯了沒有執照私自販賣的罪，立刻可以給拘捕，給放逐的。

「不，」他說。

「爲什麼不呢？」

「我沒有什麼東西出賣啊。我又不是一个小販。」

「那麼就讓我們談談生意經吧。我可以給你老闆所拒絕給你的東西——點心和咖啡。」

「我根本不懂你要的是什麼，」寇恩說。

那個人微笑起來。「我知道你一定很懷疑。可是讓我來解釋吧。我住在柏林，不到一個鐘頭，我就要回去的。你却不能夠回去了。」

「不，」寇恩說。

那個人瞧着他。「那就是我站在這兒的理由，也就是我樂於給你一點小小敬意的緣故。我在作戰時當過連長。我的一個最好的朋友是猶太人。現在，你肯給我那個小瓶了嗎？」

寇恩把香水遞給他。「請你原諒，」他說。「我把你看錯了。」

「我也想像得到的。」那個人笑着。「那麼，現在你不必再讓那位小姐獨個兒耽着。她大概早已嚇夠了。我恭祝你們兩位幸運。」他跟寇恩握着手。

「謝謝。多謝多謝。」

寇恩惘然地走了回去。「露絲，」他說。「也許今天是聖誕節，再不然我怕發了瘋了。」侍者立刻又出現啦。他送來一個扁盤，裏面放着咖啡，和堆着點心的一隻三層的銀碟。

「哦，這是什麼啊？」露絲愕然問道。

「這都是寇恩的發爾香水的奇蹟。」

寇恩微笑着，斟着咖啡。「現在，我們大家都有選擇這些個點心的權利了。你喜歡哪一

種呢，露絲？」

「一塊乳酪餅。」

「這兒是你的乳酪餅。我喫一塊巧格力奶油鬆糕。」

「其餘的要我包紮起來嗎？」侍者問道。

「其餘的？你說的是什麼啊？」

侍者用手指着那隻三層銀碟。「這也是爲你們叫來的。」

寇恩簡直惘然地瞧着他。「這些都是我們的嗎？在哪兒——那位先生要不要來——」

「他早已走了。一切都已經算掉啦。所以現在——」

「等一下，」寇恩急忙說道，「請你務必等一下。露絲，要一個 éclair（法語：乳酪爲餡

糖霜爲衣之長方形小餅）嗎？還是一塊這種薄脆餅？還是一塊香子餅呢？」

他把她的碟子盛滿了，然後自個兒也拿了幾塊。「那邊，」他說着，愜意地嘆了口氣，

「請你把其餘的分裝兩包。一包你拿去，露絲。唉，能有這麼一次可以幫助你，真是多麼的好

啊。」

「香檳酒早已在冰着了，」侍者說着，便拿走了銀碟。

「香檳酒！那簡直是開玩笑了！」寇恩笑着。

「不是玩笑。」侍者指着那扇門，老闆自個兒端了一隻放冰的冷藏器，外面露出一個香檳酒瓶的頸子，在走將過來。

「你可千萬不要見怪。」老闆討好地微笑着。「當然囉，我剛纔不過是說着打趣的。」

寇恩往椅背上靠將下去，睜大了眼睛。侍者點了點頭。「一切都付過了。」

「我在做夢，」寇恩說，揉着眼睛。「你有沒有喝過香檳酒啊，露絲？」

「沒有。直到現在，我還祇在電影裏看見過。」

好容易寇恩恢復了常態。「我的朋友——」他用一種嚴肅的語氣，跟老闆說道。「你瞧我給你做了多公道的交易：一瓶世界聞名的寇恩香水，祇要換你兩塊可笑的乳酪餅。而現在，你瞧就有一個鑒識家，會自願償付這麼大的代價咧。」

「誰也不會什麼事情都懂的，」老闆表示着歉意。「酒類，我比較懂得多一點兒。」

「露絲，」寇恩說，「從今以後，我要相信奇蹟了。假如此刻，有一隻白鴿飛進窗子，嘴上帶給我們兩張護照，可以用五年的。或者一張沒有限制的工作許可證——也不會叫我有

一點兒驚奇的！』

他們喝乾了那瓶酒。祇要喝賸一滴，彷彿就是一種罪孽似的。他們原也並不特別喜歡那種味道，可是他們繼續喝着喝着，覺得更高興更高興起來，喝到臨了，大家都有點兒醺醺然了。

當他們準備動身的時候，寇恩檢起了兩包麵點，想給侍者一點小帳。可是那侍者却用手拂開了。『全都已經付掉啦——』

『露絲，』寇恩訥訥地說着，『生活真是逼人呢。要是再有這樣的一天，我真會變成一個羅曼諦克的人物了。』

老闆攔住了他。『你還有香水嗎？我想也許可以爲我太太——』

寇恩立刻驚覺了過來。『正巧我還帶得有一瓶，是最後的一瓶了。』他把第二瓶香水從口袋裏掏出來。『可是不能照剛纔的條件，我的朋友。你已經失掉了你的機會。每瓶的價錢是二十克郎——』他屏息着——『還是看在你的面上！』

老闆立刻盤算了一下。他剛纔把香檳和點心，向那位隊長多算了三十克郎，所以他還

有十克郎的好處。『十五』他還價道。

『二十。』寇恩做了個要把瓶子放好的姿勢。

『那麼就二十吧。』老闆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破爛的鈔票。他決定告訴他的愛人，嬌媚的巴巴拉，說是這瓶香水值到五十克郎。這樣一來，他可以不再替她買那頂要求了一個星期，價值四十八克郎的帽子了。真是一舉兩得的事哪……

寇恩和露絲回到了旅館。他們拿了露絲的手提包，然後到車站上去。露絲變得非常沉默。『不要悲傷，』寇恩說道。『我不久就會跟着你來的。至遲一個星期，我也不能不離開這兒了，那是我可以斷言的。那時候，我就會到維也納去。你要我到維也納來嗎？』

『好的，來吧！可是，祇要於你是最好的。』

『爲什麼你不單單說：好的，來吧呢？』

她有點兒負疚地瞧着他。『我說的話，難道還有其他的意義嗎？』

『我不知道。聽起來彷彿很鄭重似的。』

『是的。』她突然好像很傷心。『就是那句話啊——鄭重。』

『不要傷心，』寇恩說。『一會兒之前，你還是很快樂的。』

她帶了可憐相望着他。『不要太把我當真了，』她咕噥着。『有時候我說話就沒有什麼意義的。也許這是喝了酒的緣故。就算我是喝了酒吧。來，我們還有幾分鐘的時間呢。』

他們坐在公園裏的一張靠背長椅上，寇恩用胳膊摟住她的肩膀。『快樂一點，露絲。悲傷是沒有好處的。我知道這句話聽起來彷彿有點兒傻，可是在我們倒並不是傻的。我們實在需要我們所能得到的小小的快樂。尤其是我們。』

她直瞪着前面。『我也很願意快樂，路特維支。我想我總是生性太嚴肅了。我原也很願意把事情看得輕鬆，讓人家得到快樂。可是我一說出口，往往總是弄巧成拙，變得說不出的沉重。』她說得很憤怒。寇恩突然發現熱淚正從她臉頰上流淌下來。她默不作聲地哭泣着，憤怒而帶可憐相地。『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在哭泣，』她說，『我沒有哭泣的理由，尤其在此刻。可是也許那便是我所以哭泣的理由。不要瞧着我——不要瞧着我。』

『親愛的，快不要，』寇恩說。

她靠向前面，把雙手擱在他肩膀上。他把她摟過來，吻着她。她的眼睛閉得很緊，嘴也兇悍而頑強地抿闔着，彷彿在拒絕他似的。

「唉——」她逐漸平靜下來。「你知道嗎——」她的頭沉落在他的肩膀上，眼睛還是緊閉着——「你知道嗎……」她張開了嘴，嘴唇變成一隻水菓似的柔軟了。

他們向前走着。到了車站，寇恩一轉身不見了，原來他買了一束玫瑰，還默默地祝福着那個戴單眼鏡的人，和黑豬酒店的老闆。

當他送給她一束鮮花的時候，露絲便滿懷着一腔惘然的感覺。她兩頰緋紅，所有的悲傷都從她臉上消失了。「玫瑰！哦，我簡直像一個電影明星，居然還有人歡送呢。」

「你好像一個生意發達的商人太太那樣地有人歡送啊，」寇恩傲然說道。

「商人不會送花的，路特維支。」

「哦，他們也會。最幼小的一代，把習慣都改變了。」

他把手提包和那包點心放在行李網架上。她就跟他走了出來。在車站的月台上，她用雙手捧住了他的頭，渴切地瞧着他。「你在這兒，真是很好。」她吻着他。「現在你就走吧，我上火車的時候，你就走吧。我不願意你看見我再哭。否則你要以為我祇會哭哭啼啼了。快走——」

他並沒有走。『我倒不怕分別，』他說。『一生中我經歷得太多了。這還不是分別。』火車在動了。露絲揮着手。寇恩站在原來的地方，直到那火車冉冉消失。然後他走着回去。他有一種感覺，彷彿全城都已經死去了。

在旅館的門口，他遇見賴培。『晚安，』寇恩說着，掏出一包紙烟，遞給他。賴培倒退一步，舉起手臂，彷彿招架似的。寇恩愕然地瞧着他。『請你原諒，』賴培十分狼狽的說。『這不過是一種——一種不由自主的反應——』

他拿了一枝烟捲。

兩星期來，史丹納在綠樹客棧裏充當着侍役。此刻已經深夜。老闆早就睡了兩小時啦。史丹納放下了百葉窗。『打烊的時候了！』他說。

『讓我們再來一杯吧，約翰，』一個客人這樣說道，他是一個木匠工頭，臉像一個胡瓜。『好的，』史丹納答道。『巴拉克酒嗎？』

『不。不要那種匈牙利貨了。讓我們來一杯梅子白蘭地。』

史丹納把酒瓶和酒杯都送了來。『你自個兒也來一杯，』木匠工頭這樣邀請着。

『今晚上不要了，我啊，要就是此刻不再喝酒，要就是喝它個泥醉。』

『那麼就喝它個泥醉吧。』木匠工頭摸着他多疤的臉。『我也要喝醉呢。你祇要想吧：第三個女兒。今兒個早晨，那個產婆一進來就說，「恭喜恭喜，白勞先生，恭喜你生了第三位千金。」我倒以為，這一回子總應該是男的了。三個女兒，就沒有一個種子！這不是足夠叫人發瘋的嗎？這不是足夠叫人發瘋的嗎？約翰？總之，你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你一定會瞭解我的情感！』

『瞭解又怎麼呢？』史丹納說。『我們要不要用個大一點兒的酒杯啊？』

木匠工頭用拳頭在桌子上拍了一下。『他媽的你說的對，就是那句話啊！大點兒的酒杯，就是我們需要的啊！你想，真是我從來沒有碰到過的！』

他們換了大點兒的酒杯，又喝了一個鐘頭。其時那個木匠工頭已經語無倫次，祇在悲悼着他的太太爲他生了三個女兒。他粗手笨脚地付掉了賬，跟他的酒友們蹣跚着走了出去。

史丹納收拾着桌子。

他自個兒又用無脚大杯斟滿了白蘭地，一口氣喝乾了。他的頭顱在轟鳴着。他坐在桌

邊，默然沉思。然後他站起身來走進自己的房間。他搜索着自己的東西，翻出他太太的一張照片，凝視了好久。他沒有接到過她的信。他也沒有寫過信給她。因為他以為給她的信一定會被拆看的。他相信她已經跟他離婚了。

『他媽的！』他站起身子。『說不定她已經跟什麼男人同居了幾個月，把我忘記得乾乾淨淨了。』他一扭身把照片撕成兩片，摔在地板上。『我一定要弄個明白！要是不弄明白的話，這件事情就會一逕梗在我心上。我是一個自食其力的人。我是約翰·許貝爾。我已經不再是史丹納了。史丹納的事情，全都過去了。』

他又喝乾了一杯酒，然後關上房門，走到街上。在競技場左近，有一個姑娘過來招呼他。『你要跟我去嗎，愛人？』

『哦。』

當他們並肩走着的時候，那姑娘好奇地瞟着他。『你還沒有看過我一眼呢。』

『哦，我看過。』史丹納連眼也不抬地答道。

『我以爲你還沒有看過。你喜歡我嗎？』

『哦。我喜歡你。』

「你知道你需要些什麼嗎，你啊？」

「哦，」他說，「我知道我需要些什麼的。」

她用手臂挽住了他的胳膊。「那你預備給我什麼呢，我的乖乖？」

「我不知道。你要多少呢？」

「你預備過夜嗎？」

「不。」

「那麼二十希林怎麼樣？」

「十希林。我是一個茶房。收入不多哪。」

「你看起來不像是一個茶房。」

「有些人看起來不像是一國的總統，可是他們都還是總統啊。」

那姑娘笑了起來。「你真有趣。我喜歡有趣的人。好的，就算是十希林吧。我有一個精緻

的房間。你且等一下。我一定會使你快樂的。」

「真的嗎？」史丹納說。

所謂房間是一個掛着紅絲絨帘幔的斗室，放幾個石膏人像，桌子和椅子上都鋪得有

小小的花邊墊子。沙發上放着一排狂歡節的玩偶，羅斯福熊，●和填塞着棉絮的猴子。上面壁上掛着一張放大的照片，是一個眼睛爆出，鬍髭膠硬，穿着制服的曹長。

「那是你的丈夫嗎？」史丹納問。

「不是，是房東太太的分開了的愛人。」

「她一定樂於跟他分開的吧，呢？」

「你不知道的！」那姑娘正在脫掉她的罩衫。「她至今還在爲他哭鬧呢，他是那樣一個了不起的傢伙。有能耐，要是你懂得我的用意。」

「那麼，她爲什麼把照片掛在你的房裏呢？」

「她自個兒房裏啊，另外還掛得有一張。再要大，再要有光彩。當然囉，有光彩的祇是他的制服而已，你知道的。來，替我解下背後的鈕扣吧，好不好啊？」

史丹納摸到她結實的肩膀。他喫驚了。他在隊伍裏的時候，知道娼妓的肉體都是個什麼樣子的——總是有點兒太軟，太熟。

● 羅斯福熊 (Teddy Bears) 玩具熊之一種，內部用物填塞，爲絲棉、天鵝絨等類所製，美國故總統羅斯

福 Theodore (=Teddy) Roosevelt 氏好獵巨獸，因以命名焉。——譯者

那姑娘把罩衫扔在沙發上。她的胸脯，又飽滿又結實。跟她強壯的肩膀和頸根，倒是很相稱的。『坐啊，我的乖乖，你自個兒歇歇力吧，』她說。『茶房和我們這班人，往往都有疲乏的腿子。』

她把衣服拉過頭頂而脫掉了。

『他媽的，』史丹納說。『可是你真美麗呢。』

『許多人都這樣稱讚過我的』——那個姑娘細心地摺疊着衣服。『假如這樣不至於打擾你——』

『相反的，那纔打擾我呢。那纔打擾我得厲害呢。』

她轉過了一半的身子。『你總是喜歡打趣的。你真是一個有趣的人。』

史丹納瞧着她。

『幹麼要這樣子老瞪着我啊？』那個姑娘說。『你真夠叫人害怕呢。天哪，倒像一個刺客似的。你一定好久沒有女人了吧，是不是啊？』

『你叫什麼名字？』史丹納問。

『你要笑的——艾爾維拉。這是我母親的主意。她老是想文雅一點的。快來睡覺吧。』

『不。讓我們先喝點兒什麼東西。』史丹納說。

『你有沒有錢？』那姑娘急忙問道。

史丹納點點頭。艾爾維拉赤裸着身體，毫不忸怩的走到了門口。『普希尼格太太！』她嚷着。『拿點兒什麼酒來啊。』

房東太太立刻就走來了，彷彿她一逕在門背後聽着似的。她活像一個捲形布丁，黑絲絨外面緊緊地束着腰。兩頰緋紅，眼睛活像雲母石一樣地閃着光。『我們可以請你喝香檳呢，』她熱切地說。『像糖一樣的！』

『白蘭地，』史丹納說。『梅子白蘭地，梨子白蘭地，恩陳酒，祇要你們有的，就拿來好了。』兩個女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梨子白蘭地，』艾爾維拉說。『架子頂層上的那一種。要買十希林呢，我的乖乖。』

史丹納把錢付給她。『你從哪兒來的這一身皮肉呢？』他問。

『沒有一個疹斑，可不是嗎？』艾爾維拉在他面前顛起了足趾旋轉着。『祇有紅髮女人纔有這樣一身皮肉咧。』

『哦，是的，』史丹納說。『那我倒還沒有注意呢——你還有一頭紅紅的美髮。』

『因為我戴着帽子哪，愛人。』

艾爾維拉從房東太太手裏接過了酒瓶。『一塊兒跟我們喝一杯嗎，普希尼格太太？』
『請不請我啊？』房東太太便一屁股坐了下來。『你真幸運，艾爾維拉小姐！』她嘆息着。『你瞧我吧，一個可憐的寡婦——一逕是孤獨的——』那個可憐的寡婦一口氣喝乾了酒，立刻又斟了一杯。『祝你健康，善心的先生！』

她站起身子，賣弄風情地瞟着史丹納。『好的，多謝多謝！願你們樂一下子吧。』

『我想你應該把她帶到什麼地方去玩玩，我的乖乖，』艾爾維拉提醒着他。

『把那個無脚大杯拿來，』史丹納說。他斟了一杯，喝乾了。

『天哪。』艾爾維拉關切地瞧着他。『你不要把我的東西都攪壞了，愛人？這是一套很值錢的傢具，你知道的。要值很多的錢呢，我的乖乖。』

『坐到這兒來，』史丹納說。『到我身邊。』

『我們還是出去的好。到普拉特或者到森林裏去。』

史丹納抬起頭。他覺得白蘭地正在用那軟綿綿的鐵鎚，敲着他的額角，他的眼球。『到森林裏去嗎？』他問。

「是的，到森林裏去。或者到麥田裏去。現在是夏天了。」

「麥田——夏天？你怎麼會想到麥田的呢？」

「誰都會想到的啊，」艾爾維拉急促而關切地絮聒着。「因為現在是夏天了，我的乖乖！這是你可以到麥田裏去的時候了，你總知道。」

「不要把那個酒瓶藏起來，我不會攪壞你的房間的。你說夏天的麥田嗎？」

「是的，當然囉，在夏天，我的乖乖；要是在冬天啊，那就太冷了。」

史丹納斟滿了他的酒杯。「他媽的！你的味兒多——」

「紅髮女人都是一個味兒的，我的乖乖。」

鐵鎚打得更快了。房間在轉動着。「麥田——」史丹納迂緩而沉重地說道，「還有夜

風——」

「那麼就睡覺吧，愛人。把衣服脫掉——」

「開窗——」

「哦，窗已經開着，哪，我的乖乖。來，我使你快樂。」

史丹納醉了。「你快樂過嗎？」他問，揪住了桌子。

『當然囉，常常快樂的。』

『哦，不要說話了。關燈。』

『先把衣服脫掉了。』

『關燈。』

艾爾維拉依從了他的話。房間變得烏黑了。『來睡覺吧，我的乖乖。』

『不。不睡。睡覺是另外一回事兒。他媽的，纔不睡呢！』

史丹納用他震顫的手，又把白蘭地斟滿了一杯。頭顱在轟鳴着。那個姑娘穿過了房間。走到窗口，停了一下，望着外面。外面，街燈的蒼白的光芒，落在她黝黯的肩膀上。腦袋背後襯着一片夜空。她伸起手來，摸到頭髮邊——『到這兒來吧，』史丹納嘶啞地說道。

她轉過身子，溫柔而悄寂地向他走去。她正像一塊成熟的麥田，黝黯而不可知的，有着與千千萬萬女人一樣的那種味兒，那身皮肉，而且也跟那一個女人相同的。『瑪麗，』史丹納咕噥着。

那個姑娘低沉而嫵媚地笑了起來。『你瞧你喝得多醉啊，我的乖乖——我的名字是艾爾維拉哪……』

第八章

寇恩居然將許可證展期了五天；期滿之後他就奉令出境了。他領到一張送往邊境的火車通行證，於是他就搭到了邊境的關卡。

「沒有護照嗎？」一個捷克關員問。

「沒有。」

「到裏邊去。此刻還有幾個人在那兒。大約再隔兩個鐘頭，便是最好的時間了。」

寇恩走進了關卡的辦公處。三個人已經在那兒了——一個很蒼白的人，帶着一個女的，還有一個年老的猶太人。

「晚安，」寇恩說。

其餘的人都含糊地咕噥了一句。

寇恩把行囊放好，坐了下來。他疲乏地閉上眼睛。他知道此去的旅程是很長的，他需要打一會兒盹。

『我們一定會越過邊境的，』他聽到那個蒼白的人，這樣說着。『你瞧吧，安娜；那時候，一切都會好轉了。』

那個女人不則聲。

『我們保證一定會越過邊境的，』那個人接着又說。『絕對可以保證的。他們爲什麼不讓我們越過呢？』

『因爲他們不要我們啊，』那女人答道。

『可是我們畢竟都是人類哪——』

你這個可憐的傻瓜，寇恩想。他模糊地聽到那個人喋喋不休的絮語；然後睡熟了。

當關員來招呼他們的時候，他纔醒了過來。他們穿過了田野，走到一個枝葉茂密的叢林，在黑暗中橫在他們的面前，活像堅固烏黑的一塊。

那關員停住了脚步。『打這條小徑一直過去，靠右行走。到一條大路口的時候，往右邊兒拐彎。祝你們順風。』

他在黑夜中消失了。

四個人惶惑地站着。『那我們怎麼辦呢？』女人問道。『有誰認得這條路嗎？』

『待我來打頭，』寇恩說。『我以前到過這兒一次，一年以前了。』

他們在黑暗中摸索着道路。月亮還沒有上升。草很潮濕，他們在腳踝上感到一種奇異的看不見的觸摸。然後迎面來了一個叢林，便把四個人一起吞噬在微風噓拂的黑暗之中了。

他們走了很久。寇恩聽到他背後有人。驀然間，手電筒在他們前面照射，一個粗暴的聲音猛地裏吆喝起來；『立定！站着不要動！』

寇恩向側裏一跳，便逃走了。他溜進了黑暗中間，碰撞着樹木，摸索着道路；穿過一個黑莓的叢林，把自己的行囊扔將進去。其時他背後忽然傳來奔跑的腳聲。便轉過身子。原來是一個女人。『趕快躲起來啊！』他輕輕地說。『我要爬到這棵樹上去了！』

『我的丈夫——唉，這個——』

寇恩急忙爬到了樹上。他蹙縮在一根枒枝中間，可以感覺到底下的柔輦而莎莎作響的葉簇。那個女人木然地站在地上；他看不見她，祇覺得她站在那兒。從遠遠的地方，他聽到

那個猶太老頭兒在說話。

「胡說！」那個粗厲的聲音答道。「沒有護照，你可不能夠穿越過去。就祇有這麼一句話！」

寇恩豎起了耳朵。隔了一會兒，他又聽到另外一個人的低沉的聲音，在回答着衛兵。原來他們兩個人都給逮住了。正在這時候，他底下起了一陣莎莎的細響。那個女人走了回去，自言自語的在咕噥着。

好半晌，四下裏寂然無聲。然後手電筒的光芒，在樹底下倏然掠着。脚步移近了。寇恩貼住了樹幹。他給下面茂密的葉簇遮得很好。突然間，他聽到那個女人的尖銳而痙攣的嗓音。「他一定是在那兒了。他爬上了樹啦，這兒——」

手電筒的光芒，向上照射。「趕快下來！」那個粗厲的聲音吆喝着。「否則我們要開鎗了。」

寇恩考慮着當前的情形；辦法是，一點兒也沒有的。便爬了下來。令人眩目的光芒，直刺在他的臉上。「護照呢？」

「要是我有護照的話，就不會爬到那棵樹上去了。」

寇恩望着那個告密的女人。她蓬頭散髮的，幾乎已經人事不省了。『你就喜歡那樣嗎，是不是啊？』她向他叱責着。『你居然想逃走，想把我們留在這兒啊！我們大家都要就在這兒，』她尖叫着，『我們大家。』

『不准說話！』衛兵咆哮着。『大家靠緊！』他把手電筒照着這一羣人。『我們實在應該把你們羈押起來的，你們知道那已經是寬大的辦法！私自入境！再說，餵飼你們這批人，有什麼用處呢？向後轉！趕快回到捷克去！可是大家牢記着：下一次，我們一看見就要開鎗了！』

寇恩從樹叢裏檢出行囊。然後他們四個人排成單行，後面跟着幾個手拿電筒的衛兵。他們也看不清衛兵的臉，却祇看見手電筒的一圈圈白光；這給他們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彷彿聲音和光芒把他們俘獲住了，而此刻正在驅迫他們回去似的。

其時，手電筒的光，都停止前進。『一直向前，』那個暴躁的聲音吩咐道。『誰要是回來，就要打死！』

四個人向前走着，直到看不見樹林後面的光。

寇恩聽到他背後，出賣他的那個女人的丈夫的低沉的語聲。『你應該饒恕她——她發瘋了——饒恕她——我相信她現在一定覺得悔恨了——』

「於我倒是無所謂的，」寇恩轉過頭去說。

「可是你必須瞭解，」那個人喃喃地說着；「那種震驚，那種恐懼——」

「當然囉，我瞭解的。」寇恩旋過身子。「饒恕也就太麻煩了。還是讓我忘記了吧。」

他停住脚步。他們走到一塊小小的空地上。其餘的人也立定下來。寇恩往草地上一躺，將行囊枕在腦袋底下。其餘的人都簇聚在一塊兒低聲談話。於是那個女人走了過來。

「安娜，」她丈夫說。

那個女人站在寇恩面前。

「你是不是在帶我們回去啊？」她嚴詞質問。

「不，」寇恩答道。

「他們抓住我們，都是你的過失。你這個虱子！」

「安娜！」她丈夫說。

「讓她去吧，」寇恩道。「這是有助於洩憤的辦法。」

「起來！」那個女人尖叫着。

「我要就在這兒。隨你們怎麼好了。筆直向前，到了叢林前面，向右拐彎；這樣你們就可

以走到捷克的關卡。」

「你這個猶太流氓！」那個女人尖叫道。

寇恩笑了起來。「我知道你一定會來這麼一手的。」

他瞧着那個蒼白的人，向他那位歇斯底里亞的太太低聲咕嚕了幾句，懇求她離開。「他預備回去了，」她嗚咽着。「我知道他預備回去了。他是可以越過邊境的。他應該帶着我們一塊兒去啊——這是他的責任——」

那個人帶了她慢慢地向着叢林走去。寇恩摸索着一枝烟捲，其時在他離開幾碼路的前面，躍出一個黑魘魘的東西，活像地面上跳出來的一個地神。原來，是剛纔也躺在地上的那個猶太老頭兒。他挺起身子，搖了搖頭。「這些個基督徒！」

寇恩沒有理睬。他燃上了一枝烟捲。

「我們就在這兒耽一整夜嗎？」那老頭兒柔聲問道。

「等到三點鐘。那是最好的時間。他們現在還在守望呢。假如沒有什麼人回去，他們一定也就疲乏了。」

「等候，倒也是我所能做的事情，」那個猶太老頭兒寬慰地說道。

「路程很長，有些個地方，我們還需要爬行呢。」寇恩答道。

「那不要緊。我到老年，真會變成一個猶太印地安人了。」

他們默默地坐着。漸漸的，繁星從雲層中出現。寇恩認得出那顆大熊星和北極星。

「我必須到維也納去。」半晌那個老頭兒纔說。

「我却沒有一個必須要去的地方。」寇恩答道。

「有時候的確會這樣的。」那老頭兒開始咀嚼着一片草葉。「以後，你就會有一個必須去的什麼地方。事情總是這樣子演變的。你祇要等着好了。」

「是的。」寇恩說。「那便是你不得不做的事哪。可是一個人到底就等着些什麼呢？」

「實在也沒有等着些什麼。」老頭兒心平氣和地答道。「真要是等到的時候，也就沒有什麼了。於是你又開始等着別的事了。」

「也許是的。」寇恩又伸展着四肢。他覺得那隻行囊仍然在頭底下。那倒是很好的。

「我是萊茵河上戈台斯堡的莫列芝·羅森薩爾。」隔了一會兒，那老頭兒說道。他從

行篋裏拿出一件薄薄的灰色長外套，圍在肩膀上。這樣，他就更像一個地神了。「一個人要有一個姓名，有時候也真是很可笑的，是不是啊？尤其在夜裏——」

寇恩仰望着黝黯的天空。『還有在沒有護照的時候，人必須把姓名寫下來，否則那個姓名就不屬於你自己了。』

夜風刮着樹頂，發出一陣颯颯的聲音，倒像叢林前面還有一片海洋似的。『你以為那邊那些個傢伙真會開鎗嗎？』莫列芝·羅森薩爾問。

『我不知道。也許不會吧。』

老頭兒搖晃着腦袋。『活到六十五歲啊，倒也有一個好處的：因為沒有多少生命，可以讓你去冒險啦——』

史丹納畢竟發現了老頭兒薛列格曼的孩子們給藏匿的地方。那個黏附在希伯來祈禱書裏的地址，果然是對的；可是那時候，孩子們又被移放到別的地方去了。這又費了史丹納很長的時間，找尋出來：大家都當他是一個警察局的間諜，不信任他。

他從行李房裏拿出了手提包，便出發去尋找。那所屋子坐落在維也納的東區。打車站走到那兒，足足花了他一個多鐘頭。他爬上樓梯，每一層樓上，都有三份人家的門。他劃了幾根火柴，讀着每一份人家的姓名。最後他到了六樓，纔發現一塊橢圓形的銅牌，上面寫着：賽

彌兒·貝恩斯坦，鐘錶匠。於是他敲門了。

從門口裏邊，他聽到一陣倉皇行動和搬移傢具的細響。然後有一個小心翼翼的聲音問『誰啊？』

『我是送東西來的，』史丹納說：『一個手提包。』

驀然間他覺得有人在窺望着，便急忙轉過身去。

原來他背後那份公寓房間的門，倒已經毫無聲息地開了。一個沒有穿着外衣的憔悴的人，站在門口。史丹納便把手提包放了下來。

『你要找誰啊？』門口的那個人問。

史丹納瞧着他。『貝恩斯坦不在家，』那個人又加上了一句。

『我這兒帶來了老薛列格曼的遺物，』史丹納說。『這兒也許便是他孩子們耽着的地方。當他臨終的時候，我是在場的。』

那個人將他打量了好一會兒。然後嚷道：『不要緊的，就讓他進來吧，莫列芝。』

於是鏈索叮瑤了一陣，鑰匙在鎖孔裏旋轉着，貝恩斯坦家的門，終於給開了。史丹納在慘澹的光芒下，用力睜大着眼睛。『啊——』他說。『啊，那怎麼可能呢！可是實在沒有錯啊，

原來是莫列芝老爹哪！」

莫列芝·羅森薩爾站在門口。他一隻手拿了一根木棒。一件長外套圍在肩膀上。「是我呢，」他答道。「可是誰——史丹納嗎？」他突然說道，露出一種愉快的驚奇。「我應該猜得到的！我的眼睛真是太不行了！我知道你在維也納。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什麼時候啊？」

「大約在一年以前了，莫列芝老爹。」

「在普拉格嗎？」

「在沮列克。」

「是的，在沮列克牢房裏。那邊的人倒是挺好的。近來我已經有點兒攪糊塗了。六個月之前，我又到過一次瑞士。在巴塞爾。那邊的伙食纔好呢；祇可惜沒有洛加諾國家監獄裏的那種香烟。那邊牢房裏居然還有一棵山茶。可惜我就離開了。比較起來，米蘭真是差得太遠了。」他突然打斷了話。「進來吧，史丹納。我們站在這兒，倒像兩個老犯人似的，在走廊裏彼此訴說着往事。」

史丹納走了進去。這一份公寓，祇有一間廚房，和一個臥室。裏面放着兩把椅子，一張桌

子，和兩塊鋪着毯子的墊褥。桌子上散放着許多工具。其中還有幾隻不值什麼錢的鐘，一隻塗着彩色的盒子，繪的是幾個奇形怪狀的天使，他們擎住了一隻古老的時鐘，一根指針上繪着一個小小的死神，手裏拿着一柄鐮刀，老是在揮來揮去的。火爐上一根彎曲的橫柱上，掛着那盞廚房裏的燈，中間是一個破碎了的淺綠色的龍頭。一隻很大的湯鍋，在煤氣竈的鐵架上直冒着汽水。

『我正在爲那些孩子們煨點兒東西呢，』莫列芝·羅森薩爾說。『他們在這兒，倒像耗子跳進了鼠間。貝恩斯坦他在醫院裏。』

已故的薛列格曼的三個孩子，此刻都蹲踞在爐邊。他們並沒有望着史丹納。他們都在凝視着湯鍋。最大的一個，大約十五歲；最小的，大約七八歲。

史丹納將手提包放了下來。『這是你們爸爸的手提包，』他說。三個孩子同時望着他，差不多一動也不動。他們連頭也沒有旋轉呢。

『我看見他的，』史丹納說。『他還講起你——』

孩子們兀自瞧着他，默不則聲的。他們的眼睛，都像光澤、渾圓而烏黑的石子，發着閃光。煤氣龍頭上的火焰，發出噝噝的響聲。史丹納覺得很不舒服。他有一種感覺，認爲他應該說

幾句友善而有人性的話，可是看到那三個默無一語的孩子，這般窮困，便又彷彿覺得一切都很陳腐而虛假。

「手提包裏是些什麼東西啊？」隔了半晌，那個最大的孩子，纔這樣問道。他的嗓子非常平板，說的時候也很緩慢、拘泥、而謹飭。

「我不怎麼記得仔細了。總是你們爸爸的許多東西。還有一點兒錢。」

「是不是現在就屬於我們了呢？」

「當然囉。所以我給你們帶了來啊。」

「我能夠拿過來嗎？」

「哦，當然囉！」史丹納愕然說道。

那個孩子站起身來。他長得很瘦，很黑，很高。他慢慢地走到手提包跟前，眼睛老盯住了史丹納。他用一種急促的獸類的行動，把手提包搶了過去，然後跳着回來，倒像生怕史丹納會奪去他的獵獲物一樣。他立刻將手提包拖進了隔壁的房間。其餘的兩個孩子便緊跟着他，如同兩匹大黑貓似的互相推擠着。

史丹納望着莫列芝老爹。「哦，是的，」他舒了一口氣，說。「當然囉，他們早已知道這件

事情了——』

莫列芝·羅森薩爾攪着那鍋子湯。『現在是，他們也不會怎麼在意的了。他們看見過母親和兩個哥哥相繼死亡。現在是，這也不見得會使他們怎麼傷心的了。常常發生的事情，就不會怎麼使人傷心的。』

『也許更叫人傷心呢，』史丹納說。

莫列芝·羅森薩爾眯着圍滿皺紋的眼睛，向他睨視。『倒不是在你最幼小的時候。也不是在你挺年老的時候。而在兩者之間，纔是最壞呢。』

『是的，』史丹納說。『這中間的艱苦的五十年，纔是最壞的時期咧。』

莫列芝·羅森薩爾沉靜地點點頭。『在我，那倒已經過去了。』他蓋好了湯鍋。『我們早已替他們安排好啦，』他說。『麥歐預備帶一個到羅馬尼亞去。一個預備送進洛加諾的孤兒院。我知道那邊有人會資助的。最大的一個，目前祇能就在貝恩斯坦這兒了——』

『他們有沒有知道就要分散呢？』

『知道了。可是即使分散，他們也並不覺得怎麼。反而對於這樣的安排，都很表示高興呢。』羅森薩爾轉過身子。『史丹納，』他說，『我認識他，已經有二十年了。他是怎麼死法的』

啊？是不是跳下去的呢？」

「是的。」

「不是給他們攆下去的嗎？」

「不是。我也在那兒。」

「我在普拉格聽到的。他們都說他是給攆下去的。因此我來到了這兒。來照顧他的孩子們。有過一次，我曾經答應他替他照顧的。那時候他還年青。不過六十光景。真想不到他會有這樣的結局。本來啊，他在藍綺兒亡故以後，就一直有點兒瘋瘋癲癲的了。」莫列芝·羅森薩爾瞧着史丹納。「他有許多孩子。猶太人往往是這樣的。他們愛他們的家。可是事實上，他們就不應該有什麼家庭的。」他把圍在肩膀上的長外套，拉了拉緊，彷彿很怕冷似的，突然間，他好像很衰老，很疲累了。

史丹納掏出一包紙烟。「你來這兒多久啦，莫列芝老爹？」他問。

「三天。在邊境上給逮住了一次。跟一個你認識的年青人同來的。他跟我談起過你。他的名字是，寇恩。」

「寇恩嗎？哦，我認識他的。他在哪兒啊？」

「總在這兒維也納什麼地方了。我可不知道底細。」

史丹納站了起來。「待我去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他。Auf Wiedersehen，（德語：再會，）莫列芝老爹，飄泊的老人。天知道我們再會在什麼地方重聚咧。」

他走進臥室去，跟孩子們道別。他們坐在一塊墊褥上，面前散亂着手提包裏翻出來的東西。幾個絨線團細心地聚成了一小堆；旁邊是皮鞋帶，一個藏希林的小袋，幾隻放絲線的紙盒。老薛列格曼的襯衫、皮鞋、衣服、以及別的東西，都還放在手提包裏。當史丹納跟莫列芝·羅森薩爾進來的時候，那個最大的孩子抬起了頭。本能地用手遮住了墊褥上散亂着的東西。史丹納便停住了脚步。

那孩子抬頭望着莫列芝·羅森薩爾。他雙頰通紅，兩眼炯炯發光。「假如我們把那些個東西都變賣了，」他指着手提包裏的東西，興奮地說，「我們可以得到三十多希林。那麼我們可以將所有的錢，去囤購一點兒東西——凸花褲料，鹿皮，甚而至於襪子——你可以賺進更多的錢。明兒個我就開始。打一早七點鐘起。」他誠懇而殷切地瞧着那老人。

「好得很！」莫列芝·羅森薩爾輕輕地拍着那個孩子的狹長的腦袋。「明兒個七點鐘，你就去開始吧。」

『那麼，華爾德可以不用到羅馬尼亞去了，』那個孩子說，『他能夠幫助我的。我們也一樣可以生活了。那麼，祇要馬克斯出去就成啦。』

三個孩子都瞧着莫列芝·羅森薩爾。最小的馬克斯，便點了點頭。他彷彿覺得這是很公道的。

『待我們再看看吧。回頭我們再要討論的。』

莫列芝·羅森薩爾陪着史丹納走到門口。『沒有悲傷的功夫了，』他說。『需要太多咧，史丹納。』

史丹納點點頭。『我希望那個孩子不要就給抓去——』

莫列芝·羅森薩爾搖搖頭。『他會警戒的。他懂得很多。我們都是從小就知道的呢。』

史丹納走進了施潑婁咖啡館。他已經好久不來了。自從他弄到了那張假的護照以後，就一逕避免着再到這些個從前很熟的地方來。

寇恩坐在靠牆的一張椅子上。雙腳擱着行囊，腦袋向後仰着，已經睡熟了。史丹納小心翼翼地在他旁邊坐下。他不願意驚醒他。好像蒼老了一點，他想。蒼老了一點，而且更成熟了。

一點……

他向四下裏一望。門邊蹲踞着那位巡迴推事艾普斯坦，面前桌子上，放着兩本書，一杯水。他獨個兒坐在那邊，煩躁得很；原來他面前還沒有一個手捏五十格羅辛的焦慮的當事人。史丹納環顧四周；一定是他的對手薛爾皮爾律師把他的主顧都拉去了。可是薛爾皮爾却又並不在那兒。

沒有招呼，侍者就過來了。他滿面春風。「你又來了嗎？」他親熱地問。

「原來你還記得我嗎？」

「你可以打賭！我一逕替你耽着心事。警察盤查得更嚴了。還是高涅克嗎，先生？」

「是的。薛爾皮爾律師怎麼樣啦？」

「他也不知去向了，先生。被捕而給放逐的。」

「啊哈！丘尼考夫最近有沒有來過這兒啊？」

「這個星期裏，他還沒有來過咧。」

侍者送來了高涅克酒，他把扁盤放在桌子上。正在這時候，寇恩睜開了眼睛。他斜睨了一下；然後一骨碌跳將起來。「史丹納！」

「你來啦，」史丹納脫口說道。「就喝了這一杯高涅克吧；你剛纔從瞌睡中醒來，要清頭腦，就再也沒有比白蘭地更好的了。」

寇恩喝着高涅克。「我已經到這兒來找過你兩次啦，」他說。

史丹納微笑着。「你雙腳擱在行囊上。原來你還沒有耽擱的地方嗎，呃？」

「是啊。」

「那你可以跟我同住。」

「真的嗎？那就好極了。前幾天我住在一份猶太人家裏，可是今天就不能不搬了。他們啊，就不敢留任何人住宿兩天以上的。」

「在我的地方，你可以不用耽心。我住在城外。現在我們就可以動身了。你好像很需要睡眠似的。」

「是的，」寇恩說。「我很疲乏。我不知道爲什麼。」

史丹納跟侍者做了個手勢。他跳跳縱縱的走將過來，活像一匹久歷沙場的老戰馬，聽到了衝鋒的號聲似的。「謝謝，」他在史丹納還沒有付賬以前，就預期似地說道。「多謝多謝，先生！」

他瞧着小費。『吻你的手，』便情不自禁地囁嚅着。『表示我最卑微的感謝，伯爵！』

『我們不能不到普拉特去了，』他們一走到外面，史丹納便說。

『我什麼地方都預備去的，』寇恩答道。『我現在覺得很好了。』

『我們去趁電車。爲了你的那隻提包，還是趁電車的好。還是化粧水和胰子嗎？』

寇恩點點頭。

『上回我跟你見面之後，我已經改過了姓名，可是你還是叫我史丹納吧。無論如何，我

就當它是我的一個舞台上的名字。我不妨說，這是我的一個化名。或者說，另外一個是我的

化名。隨機應變了。』

『你現在怎麼樣啦？』

史丹納笑了起來。『做過一次侍役替工。當那個正式的侍役出院之後，我就不能不離

開了。此刻我在普茲洛奇娛樂場裏當助手。擔任射彩部和測心術的事情。你有什麼計劃沒

有呢？』

『我並沒有什麼計劃。』

「也許我可以替你在我們那兒找個什麼事情。那邊常常需要人手去幫忙的。我明兒個就跟老普茲洛奇去進行。好處在，警察不會跟普拉特裏邊的人們打麻煩。你甚至連登記都用不着。」

「我的天，」寇恩說，「那真太好了。我原想在維也納多耽些時候咧。」

「真的嗎？」史丹納斜覷着他。「真的那麼想嗎？」

「真的。」

他們走到外面，穿行到黝黯的普拉特。史丹納在離開一大簇篷帳不遠處，一輛吉卜賽的貨車前面站住了。他開了門，點了一盞燈。「我們到了，娃娃。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替你搭一張鋪。」

他從角落裏拖出兩條毯子，一塊破舊的墊褥，鋪在他自個兒牀邊的地板上。「我相信你一定很餓了，是不是啊，呢？」

「我倒不覺得咧。」

「那個小盒子裏，有着麵包、白脫、和臘腸。你也替我做一塊三明治吧。」

傳來輕輕的叩門聲。寇恩放下了刀，諦聽着，眼睛直瞪着窗戶。史丹納笑了起來。「還怕

從前的那些個把戲嗎，呃，孩子？我們真的都已經忘記不了啦。進來，莉羅，」他叫着。

一個瘦長的女人走了進來，立定在門口。「我有一個朋友，」史丹納說。「路特維支。寇恩，雖然年青，却早已是一個很有經驗的流亡者。他要住在這兒。你可以爲我們煮點兒咖啡嗎，莉羅？」

「好的。」

那女人拿出一隻酒精燈，點上了火，把一小鍋水放在上面，煮起咖啡來。她差不多一點兒聲息也沒有，動作都是很迂緩很優雅的。

「我還以爲你早已睡熟了，莉羅，」史丹納說。

「我睡不着。」

那女人發着沉重而沙啞的聲音。她的臉狹長而端正，黑油油的頭髮正中分了條頭路。她外貌好像義大利人，可是她說的是德語，夾着粗糙的斯拉夫口音。

寇恩坐在一張破舊的柳條椅子上。他很疲乏，不但在心裏的疲乏——好久沒有的那種昏昏欲睡的癱軟，此刻又襲擊着他。他覺得自個兒有一種安全的感覺。

「枕頭，」史丹納說。「我們需要的一樣東西，便是枕頭。」

「那倒無所謂，」寇恩答道。「我可以把外套摺疊起來，或者到手提包裏去拿出幾件襯衣。」

「我有一個枕頭的，」那女人說。

她讓咖啡煮沸了，然後站起身子，還是虛渺、無聲地走了出去。

「來喫吧，」史丹納說着，便把咖啡斟在兩隻無柄的藍杯子裏。

他們喫着麵包和臘腸。那個女人回來了，帶着一個枕頭。她把枕頭放在寇恩牀上，就在桌子邊坐了下來。

「你要喝咖啡嗎，莉蘿？」史丹納問。

她搖了搖頭。祇是悄悄地望着他們兩個人喫喝。接着史丹納站起身子。「可以睡覺了。你很累啦，孩子，是不是啊？」

「是的。我又在昏昏思睡了。」

史丹納用手撫摩着那個女人的頭髮。「你也可以去睡了，莉蘿——」

「是的。」她聽話地站了起來。「晚安。」

寇恩和史丹納都睡了。史丹納便吹滅了燈。

「你知道嗎，」他在溫暖的黑暗中間出聲說。「一個人應該生活得好像永遠不會回去似的。」

「是的，」寇恩答道。「以我而論，做到也並不難。」

史丹納點了一枝烟捲。他慢慢地抽着。每一口烟，祇見那烟頭上的紅光，更亮了一點兒。「你也要抽一枝嗎？」他問。「在黑暗中抽烟，味道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當史丹納遞給他一包紙烟和洋火的時候，寇恩摸到了他的手。

「普拉格怎麼樣啊？」史丹納問。

「很好。」寇恩緘默了一會兒，抽着烟。接着纔說，「我在那兒碰到一個人。」

「你回到維也納來，就爲了那個原因嗎？」

「那倒不單是爲了那個原因。可是她也在維也納呢。」

史丹納在黑暗中微笑着。「記着，娃娃，你是一個流浪者。流浪者不應該有什麼冒險的事情，免得再要走動的時候，心給撕得粉碎啊。」

寇恩不則聲。

『我倒不是反對冒險，』史丹納又加上了一句。『我也不是反對動心。我更不是反對那些在旅途上可以給我們一點兒溫暖的人。也許祇反對我們自個兒。因為我們祇能夠接受——而不能夠有多少報答的啊。』

『我以爲我簡直一點兒也沒有什麼可以報答。』寇恩突然覺得非常灰心。他有什麼本領呢？他有什麼可以給露絲的呢？祇有對於她的那份感情，而在他看來那是不值得什麼的。他很年青，很天真，除此以外也就沒有什麼了。

『不值得什麼總比值得一點兒好些，娃娃，』史丹納保證地說。『道理就差不多盡在這兒了。』

『那要看是什麼人——』

史丹納微笑着。『不用耽心，娃娃。你的心兒說的話，總是對的。你就投身進去吧。可是決不要半途而廢。』他捺滅了烟捲。『好好地睡吧。明兒個我們去找普茲洛奇——』

『謝謝。在這兒，我相信一定會睡得很好的。』

寇恩捺滅了烟捲，便把腦袋鑽在那個陌生女人的枕頭裏。他還是很灰心，可是同時也差不多很快樂。



第九章

普茲洛奇監督是一個生氣勃勃的矮小個子，長着一撇蓬鬆的鬚髭，一個可怕的鼻子，戴着一副不時在滑落下來的眼鏡。他一逕很匆忙，尤其在一無事情的時候。

「趕快！怎麼回事啦？」史丹納帶着寇恩一走進去，他就問道。

「我們還需要一個助手，」史丹納說。「白天收拾收拾，晚上可以為傳心術的實驗幫點兒忙。他已經來了。」他指着寇恩。

「他行嗎？」

「他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人。」

普茲洛奇睨視着。「是你的一個朋友嗎？他要多少酬報？」

「膳食、寄宿、還要三十希林。以目前而論。」

『多高的待遇啊！』普茲洛奇監督尖叫了起來。『那是一個電影明星的薪俸了！你要叫我破產嗎，史丹納？』要是出到這樣的待遇，你可以找一個向警察局裏登記過的正式工人了，』他更鎮靜地加上了一句。

『即使沒有酬報，我也可以耽着的，』寇恩急忙答道。

『好啊，年青人！這纔是變成百萬富翁的辦法。祇有謙遜的人，纔會有進境的！』普茲洛奇咻咻地說道，一邊兒微笑着，一邊兒趕忙搶住了滑落下來的眼鏡。『可是你還不知道我李奧普特·普茲洛奇這個最後的慈善家。你可以得到酬報，每月十五希林。我說，這是工資，親愛的朋友。工資，不是薪俸。打今天起，你是一個藝員了。十五希林的工資，比了一千希林的薪俸，更有意義咧。他有什麼特殊的才能嗎？』

『我稍微會點兒鋼琴，』寇恩說。

普茲洛奇用勁將眼鏡推到鼻子上。『你也能夠彈輕聲的嗎——所謂幕後的音樂？』

『我彈輕聲的音樂，比彈高聲的來得好。』

『好的！』普茲洛奇顯出一副陸軍元帥的神氣。『讓他練習幾支埃及的樂曲。在木乃

伊被支解，無腿女人出場的兩幕中，我們可以配這麼一點兒音樂。』

他走了。史丹納瞧着寇恩，搖了搖頭。『你可以相信我的理論，』他說。『我一逕以爲猶太人是世界上最沉默寡言最盲目信任的人。其實，我們很容易從他那兒爭到三十希林的。』

寇恩微笑着。『你可忽略了一件事情——那便是我們經過了幾千年的 Pogroms

（俄語：被俄國人大屠殺之猶太人）和 Ghettos（義大利語：最多數猶太人所住之處）之後，給養成的一種流離顛沛的情感。假如你承認這一點的話，那麼猶太人實在是很愚蠢地鹵莽的。而且還有一點，我實在祇是一個可憐的雜種啊。』

史丹納苦笑起來。『是的。是的。現在，來喫無酵麵包吧。我們正要紀念結茅節呢。莉羅是一個善於烹調的聖手。』

普茲洛奇的表演分做三部：一部是旋轉玩機，一部是射彩，一部是世界奇蹟展覽。那天早晨，史丹納就拿初步的職務，指導寇恩。要他打掃旋轉玩機，和擦抹魁偉馬匹上的銅製馬飾。寇恩便開始工作。他不但擦抹着馬匹，而且還擦抹着那些會隨樂聲疾走的牡鹿、天鵝、和

● 結茅節 (Feast of Tabernacles) 猶太人之秋節，以紀念其祖先之曠野天幕生活者——譯者

象。他全神貫注地做着工作，連史丹納走近他都沒有覺察咧。『來吧，孩子，喫午飯了。』

『什麼，又要喫飯了嗎？』

史丹納點點頭。『是的，又要喫飯了。你難道已經忘記了嗎，是不是啊？現在你是躋於藝員之林了；他們有着世界上最闊綽的習慣。下午，還有喝咖啡和喫點心的休息時間咧。』

『那真是太理想了！』寇恩從一條給鯨魚挽着的平底船裏爬將出來。『我的天，史丹納，』他說。『如今，一切事情都順遂得叫我煩惱呢。先是在普拉格——此刻在這兒。昨天我還不知道我可以睡到哪兒去；而今天，我已經有了一個職業，一個住所，居然還有人招呼我去喫飯！我簡直還不敢相信哪！』

『你必須相信的，』史丹納答道。『不用去想它；你就隨遇而安好了。這是旅行者的古訓。』

『我希望這樣的生活，可以過得長久一些！』

『這是一個終身的職業，』史丹納說。『至少也有三個月的時間。直到天寒地凍的時候。』

莉蘿已經在吉卜賽貨車前面的草地上，放好一張東倒西歪的桌子。她端出一大碗有

肉的蔬菜湯，跟史丹納和寇恩一塊兒坐了過去。天高氣爽，已經有點兒秋意。田野上晾着幾件衣服，有一對青黃色的黃蝶在那兒翩翩飛舞。

史丹納伸了伸胳膊。『這是一種很健康的生活！現在到射彩部去吧。』

他帶着寇恩看鎗，還指點他怎麼裝上子彈。『射手也有兩等，』他解釋道。『一種是狠心的，一種是貪得的。』

『正如人生一樣呢，』偶然打這兒走過的普茲洛奇監督，這樣羊叫似地說道。

『那些個狠心的人，總是要耍花樣的，』史丹納繼續他的解釋。『他們倒並不可怕。那些個貪得的人，都想贏點兒回去。』他指着背後幾排架子，上面放滿了羅斯福熊、洋娃娃、烟灰盤、瓶酒、銅像、家用什物之類的東西。

『萬一他們贏了什麼東西了。譬如說，贏了下面架子上的東西。可是假如有人得到五十分以上，那麼他就有到上面架子裏去射彩的機會，那上面的東西，要值十希林呢。在這種情形下，你必須在他的鎗裏，裝上普茲洛奇監督發明的魔彈。樣子跟其餘的子彈，完全相同。我們都放在這一邊。一個人突然得到了兩三分，就會心慌意亂的。少放點兒火藥，知道嗎？』

『好的。』

『最要緊的，你千萬不能換鎗，年青人，』突然又在他們背後出現的普茲洛奇監督，這樣警告道。『他們對於鎗是不信任的。可是對於子彈却不然。而且你必須暗地裏作個打算。讓他們贏去好了，不過我們必須有點兒利潤——你必須暗地裏比較一下。假如你做得很美滿，你便成了生活上的一個藝員了。跟聰明人說話，一句就夠啦。誰要是射得很多的，當然他有射那第三個架子上的彩品的權利。』

『誰要是射了五希林的子彈，就讓他去贏一座銅像女神好了，』史丹納說。『那祇值一個希林啊。』

『年青人，』普茲洛奇突然說道，十分誠懇地警告着，『我要請你特別留意一件事——主要的彩品。那是千萬不能夠讓人家贏去的，懂得嗎？這是我們家裏的私藏。祇是擺擺樣子的！』

他指着一隻銀質的水菓盤，還有十二副銀碟和刀叉。『你寧死不要讓人家贏滿六十分啊。你必須答應我這句話。』

寇恩答應了。普茲洛奇抹着額角上的汗珠，又推了下眼鏡。『一想起就會叫我發抖，』他直喘着氣。『我太太要把我殺死的。這是一件傳家寶，年青人！』他嚷道。『一件傳家寶，在

這種不講傳統的時代！你知道傳家寶是什麼東西嗎？無所謂，你也不會知道的——」

他倉皇地走了。寇恩目送着他。『那也不壞，』史丹納說。『無論如何，我們的鎗，還是從特洛城被圍的時候傳下來的。再說，萬一事情給弄僵了，莉蘿也會幫你解決咧。』

他們走到了世界奇蹟的展覽室。這是一個木棚，貼着花花綠綠的廣告，從地上高起了三級。前面有一間小小的賣票房，仿照中國的寶塔——這是李奧普特·普茲洛奇的匠心傑作。史丹納指着一幅廣告，畫的是一個男人，眼睛裏射出兩道電光。『阿爾伐洛，傳心術的奇蹟——那便是我，娃娃。你就在這兒做我的助手。』他們走進木棚，裏邊陰沉沉的，還有一股霉臭味兒。幾排椅子，歪歪斜斜的活像幾個鬼怪。史丹納走到台上。『請注意啦！看客中間有人可以把東西藏到別人那兒；往往是一隻香煙盒，火柴盒，粉盒，或者難得還有一隻小針。天知道看客們居然往往會帶了小針來的。我就得去找尋。我請一位有興趣的看客走到台上來，攙着他的手，開始工作。假如你便是那個引我去找尋的人，那麼你把我的手捏得愈緊，便是我跟找尋的東西離得愈近。用中指在我手心裏輕輕一觸，那便是告訴我東西就在這兒了。這是很容易的。我就一逕在四處搜索，直到你觸我手心爲止；你把你的手移上移下，表

示我應該找到高處或低處。」

普茲洛奇監督慌慌張張的兀自在忙亂着。「他已經明白了嗎？」

「我們正在演習呢，」史丹納答道。「請坐，監督，把什麼東西藏在你自個兒身上。你有小針嗎？」

「當然囉！」普茲洛奇抓着他的衣襟。

「當然他有小針的！」史丹納背過身去。「藏起來。然後你走到這兒，寇恩，來引我。」

李奧普特·普茲洛奇露出一種狡猾的神情，拿起小針，把它藏在自己的皮鞋底裏。

「去引他吧，寇恩！」他說。

寇恩走到台上，捏住了史丹納的手。他把他引到普茲洛奇面前，史丹納便開始找尋起來。

「我有點兒怕癢呢，史丹納，」普茲洛奇縮着鼻子，還吃吃地笑個不停。

幾分鐘以後，史丹納找到了那根針。他們又用火柴盒重演了一遍。寇恩學到了暗號，因此他引着史丹納去找普茲洛奇火柴盒的時間，逐漸縮短了。

「很好，」普茲洛奇說。「今天下午，不妨再練習幾回。不過記着這個主要的原則：當你

冒充看客的時候，你必須露出猶豫的神態，知道嗎？否則觀衆一定會覺得可疑的。那便是你不能不表示猶豫的原因。演習吧，史丹納。待我來指點他。」

他坐在寇恩旁邊的一張椅子裏。史丹納向台上走去。「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現在請你們中間任何一位到這兒台上來。」他用一種招徠主顧的報告語氣向空廓的房間裏嚷着說道。「思想的傳遞，祇要憑我一隻手的觸摸。不用說一句話，可是隱藏的東西，就會給我找到的。」

普茲洛奇監督向前俯下身去，彷彿想站起來說什麼話的樣子。接着他又遲疑起來。他在椅子裏扭動了一下，推了推眼鏡，然後忸怩地環顧四周。於是他表示歉意地微笑着，站起一半，吃吃地笑了幾笑，急忙又坐了下去，最後纔一鼓足氣地站起身子，大踏步向前，一會兒嚴肅，一會兒懦怯，一會兒好奇，一會兒遲疑，向着兀自在笑得曲背彎腰的史丹納走去。

當他走到台上的時候，纔轉過身來。「現在，你就照我的樣子做吧，年青人。」他鼓舞地向寇恩說道，露出躊躇滿志的微笑。

「那可照做不來的。」史丹納嚷道。

普茲洛奇給恭維得滿面春風。「忸怩之態纔不容易模倣呢。我雖是一個不挺好的老

演員，倒也知道這個咧。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忸怩。」

「這位朋友倒是生來很忸怩的，」史丹納解釋道。「那倒沒有什麼困難咧。」

「那就好極了！此刻，我要到旋轉玩機那邊去啦。」普茲洛奇急匆匆地走開了。

「還像火山似的脾氣，」史丹納不勝豔羨地說道。「已經六十多歲了！現在，讓我來指點你應該怎麼辦，當你沒有一個遲疑機會的時候——當別人在遲疑的時候。這兒一起有十排椅子。第一次，你用手來摸你的頭髮，表示東西藏在哪一排。第二次，表示從左邊算起，東西藏在哪一個座位。然後你使勁地指點你自個兒身上，表示東西藏在哪一個地位。這樣，我就能夠找到了——」

「你所需要的，祇有這點兒事情嗎？」

「是啊。看客們對於這些個動作，大多缺乏一種幻想力的。」

「我覺得那太簡單了。」

「玩花樣的事情，必須簡單一點。複雜的計劃，往往會落空的。今天下午，待我們再來練習一遍。莉蘿也會幫忙呢。現在，讓我來告訴你那隻音樂盒子。這是一件博物院裏的古董。一架初次製造的鋼琴。」

『我想我彈得不大好。』

『胡說。你祇要選幾支好聽的樂曲。在被支解的木乃伊出場的一幕，你彈出一種曳長抑鬱的聲音；在無腿女人出場的一幕，你彈出一種愉快而斷續的旋律。反正，誰也不會仔細去傾聽的。』

『好的。待我練習一下，彈給你聽。』

寇恩爬到了舞台背後一個舒服的洞裏，那邊有一架鋼琴，露出蠟黃的一排牙齒在睥視着。他在略一思忖以後，便從『埃達』裏選了一支死神進行曲，爲木乃伊伴奏，又選了一支名叫『六月甲蟲』的結婚夢』的非正式的樂曲，爲無腿女人伴奏。他的心逐漸從鋼琴上離開，想到露絲，史丹納，以及今後幾星期的安靜的日子，還想到晚餐，而且相信他一生中從來沒有享受過這樣優裕的生活。

一星期之後，露絲在普拉特出現了。當她進來的時候，正巧世界奇蹟的晚場開始表演。寇恩替她在前排找了個座位。然後他興奮地溜進去做他派定的伴奏工作。爲了紀念這個

豔遇起見，他居然改變了原來的節目。在木乃伊出場的一幕，他彈了一支『日本火把夜曲』，在無腿女人出場的一幕，他彈了一支『亮吧，小土螢』。這兩支樂曲都是很動人的。後來，他爲那個奧國野人蒙古，又自作主張地加奏了『貝加索』的序曲，這是他最拿手的本領，也是展露他急板和諧音的好機會。

在外面的李奧普特·普茲洛奇，便叫住了他。『了不起呢，』他讚美地說。『比平時更多熱情了！喝過酒嗎？』

『不，』寇恩答道。『這不過是心境的關係——』

『年青人！』普茲洛奇推住他的眼鏡。『直到現在爲止，你分明一逕在欺騙着我！我實在應該要你償還那些個工資。打今天起，你的責任應該一逕要有好的心境。做藝員的，原也可以做得到的啊，知道嗎？』

『是的。』

『而且，爲了跟我接近起見，今後你還須爲訓練的海豹伴奏。奏些古典的樂曲，知道嗎？』

『好的，』寇恩說。『第九交響樂我也會得一點兒。那光景很適當吧。』

他走進了場子，在後面一排上坐下。在幾排前面，從一頂簪着羽毛的帽子，和一個禿疤的男人中間，他在烟霧氤氳中發現了露絲的腦袋。驀然間，他彷彿覺得這是最世界上最精細而最美麗的一個腦袋。一會兒之後，當看客們前仰後合地笑着的時候，這個腦袋立刻就見了；可是說也古怪，它一下子又像朦朧而遙遠的幻景一樣，顯現出來，寇恩覺得實在難於置信，這一個腦袋正是他立刻要跟她去說話，立刻要跟她去散步的那個女人的哪。

史丹納出現在台上。他穿了一件繪着天文星象的黑色短外套。一個胖胖的女人，把一枝脣膏藏在一個青年的手帕小袋裏，史丹納便請人走到台上去。

寇恩開始踟躕起來。他裝得非常老練；當他走到半路的時候，甚至還想走回到原來的座位。普茲洛奇丟給他一個稱讚的眼色——其實這完全是誤會了的，因為這決不是他精湛的藝術工夫，而不過是由於寇恩突然覺得他不能夠打露絲那兒過身而已。

可是這個以後，一切都進行得很平易，很順遂。

表演結束，普茲洛奇向寇恩做了個手勢，招呼他過去。「年青人，」他說。「你今天怎麼啦？那副猶豫的表情，真是裝得了不起咧。你額角上甚至還透出了汗珠。我自個兒知道，出汗可不容易勉強啊。你怎麼會這樣做作的呢？屏息凝神嗎？」

「我想這是上場慌。」

「上場慌？」普茲洛奇微笑着。「原來如此！一個認真的藝員，在出場之前的真正的興奮。讓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從今以後，請你爲那些海豹，以及爲科倫郊外的那個野人，伴奏音樂，我可以加你五希林一月。你同意嗎？」

「同意！」寇恩說。「我要預支十希林。」

普茲洛奇盯着他瞧。「原來你也早已學會了「預支」這個詞兒了。」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十希林的鈔票。「現在，再也沒有什麼疑義的了：你真的是——一個藝術家呢！」

「好的，孩子們，」史丹納說，「就去瀏覽一下吧！可是九點鐘必須回來喫東西。這兒有滾熱的麵餅，聖俄羅斯的國菜。是不是啊，莉蘿？」

莉蘿點點頭。

寇恩和露絲穿過了射彩部後面的田野，向着笑語喧騰的旋轉玩機走去。娛樂遊苑裏的燈光和音樂，活像一陣光芒閃爍的浪潮，滾着過來迎接他們，濺出一股歡欣鼓舞的泡沫。

「露絲！」寇恩挽住她的手臂。「今兒個晚上你可以參加一個盛舉呢。我要在你身上，

至少花這麼個五十希林。」

「不要那麼樣！」露絲止住他。

「哦，我要的！我要在你身上，花這麼個五十希林。可是我會仿照德意志帝國的辦法。自個兒不拿出錢來。你瞧着好了。來吧！」

他們走到了鬼車那兒。這是一座很大的迷宮，通着高升在空中的軌轍，裝得有那些騰出了譁笑和尖叫的小車。大家正在向入口處擁擠。寇恩拉着露絲，一路推着過去。賣票處的那個人看見是他。『噲，喬治，』他說。『又到這兒來了嗎？進去好了！』

寇恩推開了一節落在低處的車廂的門。『跨進來哪！』

露絲愕然地瞅着他。

寇恩笑了。『就是那麼回子事啊！純粹的魔術！我們就不用花一個子兒。』

他們呼呼地旋轉了。車廂上升到一個峻峭的斜坡，然後落進了下面一個黝黑的隧道。一個繫着鎖鏈的怪物，浮到他們面前尖嘯着，一把抓住了露絲。她便急叫起來，貼住了寇恩。隔了一會兒，一個墳墓忽然裂開，一大堆骷髏的屍骨，轆轤地以一種死神的舞步滾將出來。然後那小車滑出隧道，彎曲地旋了一轉，投入另一個豎坑。迎面來的是另外一節小車，裏邊

的兩個人，緊緊偎倚着，驚惶失措地直向他們瞪視；看來互撞是無可倖免的了——可是他們的小車却傾側地轉了個急彎，從鏡子裏反耀出來的映象倏然消失，他們又飛進一個蒸汽的地獄，祇覺得許多冷濕的手，掠過他們的臉。

「覺得高興嗎，你啊？」寇恩嚷道。

「我不。」露絲也回嚷着，緊閉了眼睛。

他們駛過一個悲泣着的老頭兒，然後又出現在亮光中，小車也停止了。他們走將出來，露絲兀自揉着眼。「這些個東西，驟然看來彷彿多麼的美啊，」她微笑着說，「光、空氣、微風、以及容你行動容你呼吸的事實。」

「你有沒有看過跳蚤的戲啊？」寇恩問道。

「沒有。」

「那麼去看吧！」

「晚安，查利，」門口的那個女人說。「你今天有空班嗎？進去好了。亞歷山大二世正在表演呢。」

寇恩滿面春風地瞧着露絲。「也是不用花錢的，」他解釋道。「來吧。」

亞歷山大二世是一隻壯碩的紅色的跳蚤，此刻正在當衆表演一個單獨的節目。那個訓練的人，顯得有點兒焦躁；其時，亞歷山大二世祇演到拉車的一項，它充任左邊的領馬，脾氣可纔蠻悍而難以駕馭呢。連寇恩和露絲在內，看客一起有五個人，大家都聚精會神地瞧着它。

可是亞歷山大二世表演得實在無懈可擊。它邁步，它攀緣，它在鞦韆上擺盪，還有一個最精彩的節目，舉桿子，簡直連眼睛都不斜覷一下。

「好啊，亞爾豐斯，」寇恩握着那個躊躇滿志的訓練者的給咬過多次的手。這樣說。

「謝謝。你喜歡看嗎，太太？」

「真是了不起呢！」露絲也跟他握着手。「我就不明白，你怎麼去訓練的。」

「纔簡單呢。一切都不過是訓練。還有，耐性。有一次有人告訴我，假如你有足夠的耐性，你還可以訓練石頭呢。」那個訓練的人狡猾地微笑着。「你知道嗎，查利，我跟亞歷山大二世開過一次小小的玩笑。我在表演之前，要那個傢伙拉着大砲，轉了半小時。就是那種很重的白砲。那可累得它要死。而疲乏，却更容易叫它服從呢。」

「大砲，」露絲說。「現在那些個跳蚤還有大砲嗎？」

「連很重的野戰砲都有的呢。」那個訓練的人，讓亞歷山大二世在他胳膊下部咬了一口，作為酬答。「這是我們最風行的節目，太太。而風行，就可以賺錢了！」

「可是他們不會彼此互轟的，」寇恩說道。「他們不會彼此殘殺——這便是他們不及我們聰明的地方。」

他們走到自動滑車那兒去。「祝福你，潘伯爾！」門口的那個人，在金屬的鏗鏘聲中拉直着嗓子嚷。「揀第七號，撞起來結實而堅固呢！」

「你覺得我簡直是一個維也納的市長嗎？」寇恩問露絲道。
「還不止呢；我以為你是普拉特的老闆。」

他們鬧嚷嚷地出去了，跟別的滑車碰撞着，立刻捲進了漩渦。寇恩一壁譁笑，一壁將雙手從輪子上移開；露絲用盡勁兒地想駕駛，焦慮地皺着眉。最後她纔放棄了，朝對着寇恩，彷彿表示歉意似的，然後微笑起來——這是少見的微笑，照耀着她的臉，使她更見得粉嫩和天真了。此刻令人注意的，倒不是她緊鎖着的雙眉，而是她飽滿的紅潤的小嘴。

他們巡迴地看過了六個木棚，和附屬的展覽——從那些會盤算的海獅，以至於印度的卜者；什麼地方，都不用他們花錢。「瞧吧，」寇恩傲岸地說，「他們到處都把我的名字弄

錯了，可是到處都不收我們的錢。這是通俗禮儀的最高表現。」

「去趁那架阜氏大輪，難道也不用我們花錢嗎？」

「當然囉！我是普茲洛奇聘請的一個藝術家哪。他們是以貴賓之禮，接待我們的。來吧，我們就去好了。」

「嗨，沙尼，」賣票處的那個人說。「原來是你，帶着未婚妻來了。」

寇恩點點頭，漲紅了臉，避開了露絲的視線。

那個人從他旁邊的一堆裏拿了兩張彩色的明信片，遞給寇恩。那是阜氏大輪的圖畫，襯托着維也納的全景。「給你留個紀念，小姐。」

「多謝多謝。」

他們走上一個輪座，靠窗坐了下來。「他說未婚妻，我就讓他說去好了，」寇恩說。「解釋起來也太費事咧。」

露絲笑着。「而結果，我們就得到這個特殊的光榮——明信片。唯一的困難是，我們誰

● 阜氏大輪 (Ferris Wheel) 係一種遊戲機，具有極大之機動輪，能旋轉於固定軸上，而輪邊裝有甚多

邊座者，因發明家 G. W. G. Ferris 得名——譯者

都沒有一個人可以寄明信片去呢。」

「沒有，」寇恩說。「我就找不出一個人。能夠想到的，又沒有地址。」

輪座慢慢地向上升起，維也納的畫景彷彿一柄大紙扇似的在下面逐漸地舒展開來。首先是普拉特，它那燈光熠耀的馬路，活像雙絞的珍珠項圈，圍着森林的黝黯的頸項——接着便是娛樂遊苑的奕奕的光芒，好比一件紅綠寶石的巨飾——最後纔是城市本身的千千萬萬的燈光，幾乎比我們看到的真正的夜景還要光明，而在燈光前面，便是重疊崗巒的黝黯的烟靄。

他們坐的那個座輪，逐漸彎彎地升高，然後跟地面平行着過去，因此他們突然彷彿不坐在座輪裏了——可是好像坐在一架無聲飛機裏，看地面迂緩地在底下直打轉——好像他們不是地面上的一部份，而是坐在一架沒有地方降落的幽異的飛機裏，祇見下面閃過了成千成萬的家，成千成萬亮着燈光的屋子、房間、電燈，以及伸展到天際的迎人的晚間的燈光，魚鱗櫛比的住所，呼召着，誘引着，可是沒有一所是他們的。他們懸空在放逐的黑暗中，唯一的燈光，便是依戀的慘澹的蠟燭……

吉卜賽的貨車，窗子都開着。天很鬱熱而寧寂。莉蘿在牀上鋪了一條鮮彩的單子，又拿射彩部的一塊陳舊的絲絨帳幔，扔在寇恩的墊褥上。兩盞中國式的風燈，掛在窗口。

「這是現代流浪漢的威尼斯之夜，」史丹納說。「你們剛纔是不是在那個小小的集中營裏啊？」

「你這是什麼意思呢？」

「那架鬼車。」

「是的。」

史丹納笑着。「煤艙、土牢、鎖鏈、血和淚——那架鬼車突然變成現代化了，呃，——小露，你說對不對啊？」他坐起身子。「我們來一點兒伏特加酒！」

他從桌上拿起了酒瓶。「也來一點兒嗎，露絲？」

「好的，一大杯。」

「你呢，寇恩？」

「雙份。」

「孩子們，你們在學習了。」

「我喝酒是純粹出於高興啊，」寇恩解釋道。

「也給我一杯，」莉蘿端了一碟褐色的麵餅進來，這樣說道。史丹納爲她斟着。然後微笑地舉起酒杯。「憂鬱萬歲，這是人生歡樂的陰沈的母親啊！」

莉蘿將盤子放下，拿出一泥罐的泡菜，和一盆俄國黑麵包。然後她擎起酒杯，慢慢地喝乾了。燈光反映着清澈的酒液，因此她好像正從一顆玫瑰紅的鑽石裏喝出來似的。

「再肯給我一杯嗎？」她問史丹納道。

「隨你要多少，你這個大草原上的憂鬱的小孩子。露絲，你怎麼樣啊？」

「我也想再來一杯。」

「我也要，」寇恩說。「我今天要增加了。」

他們坐下來喫着夾肉和椰菜的溫暖小麵餅。後來，史丹納交叉着腿子坐在牀上，抽着烟。寇恩和露絲坐到地上寇恩的墊褥上。莉蘿在條前忽後地打掃。她那碩大的影子，在貨車的壁上兀自的晃動。「唱個什麼歌吧，莉蘿，」史丹納立刻說道。

她點點頭，取下那張掛在壁角上的六弦琴。她說起話來嗓子很沙啞，可是唱起歌來却清晰而深沉。她坐在半晦中間。平素很平靜的她的臉，變得奕奕有生氣，而她的眼睛，也流露

出一種熱烈而憂鬱的光彩。她唱着俄羅斯的民歌，以及吉卜賽的古老的催眠曲。隔了一會兒，她停止了歌唱，瞧着史丹納。眼睛裏炯炯發光。

『再唱下去哪，莉蘿，』史丹納說。

她點點頭，在六弦琴上撥了幾響。然後開始哼將起來，一支樂音單純的小曲，不時跳出一個個詞兒，活像從大草原黑暗中躍出來的一隻隻小鳥，這是流浪者的歌，在帳幕底下質樸而寧靜的歌，而此刻這輛貨車，在怔忡的燈光下，彷彿也變成一個帳幕，急急地投入了黑夜，而且又彷彿一到明天，他們都就會趕路似的。

露絲坐在寇恩前面，斜倚着他；她的雙肩觸着他的膝蓋，他感到她背脊的滑潤和溫暖。她把腦袋靠在他手上。一股暖意，從血液裏流徹他全身，使他成爲一種生疏的慾望的無援的俘虜。他覺得有一種黝沉沉的什麼東西，從裏邊擦撥着他，從外面壓迫着他。那是在莉蘿的深沉而動人的歌音中，在暗夜的呼吸中，在他紛亂的思緒中，以及在那閃光的浪潮中，他突然地給高舉起來，馱載出去了。他擎起雙手，好像一條圍巾似的，鈎住了面前那個纖細的頸根，熱烈地擁抱着。

當寇恩和露絲出去的時候，外面已經寂然無聲了。木棚上早已遮着灰色的油布，鬧聲都停止了，而在喧嚷叫鬧，發鎗的聲音和招徠主顧的尖叫以後，這兒又給森林悄悄地佔領了下來，下面埋葬着那些灰色的絲毛布的華麗帳幕。

「你此刻不想就回去吧，是不是啊？」寇恩問。

「我不知道，我不。」

「讓我們就在這兒。到四下裏去散散步。我希望永遠不要有明天。」

「我也這樣希望呢。明天，往往含有恐懼和不安的意思。這兒真是多麼可愛哪！」

他們在黑暗中漫步。頭頂上的樹木，紋絲兒也不動；裹在悄寂中間，彷彿給裹在看不見的柔輦的棉絮裏。連一張葉片兒也沒有一點兒颯颯的聲響呢。

「也許祇有我們兩個人還沒有睡着吧——」

「我不信。警察們往往還要睡得晚咧。」

「這兒又沒有警察，一個也沒有。這是森林。在這兒散步，多麼愉快哪！便是我們的脚步，也都是悄然無聲的。」

「是的，你就聽不到一點兒聲音。」

『我聽得到我聽得到你。或者，也許那就是我。不過，我總想像不出，沒有了你那會成個什麼樣兒。』

他們繼續走着。四下裏十分悄寂，彷彿沉靜它本身正在絮語着——彷彿它屏息地等待一個來自遠方的奇異的妖魔。

『把手伸給我，』寇恩說。『我怕你也許會突然不再在這兒了。』

露絲緊偎着他。他覺得她的頭髮貼着他的臉。『露絲，』他說，『我知道這不過在逃亡與孤獨之中，彼此牽眷的一份單純的情感——可是在我們，這已經比那些個偉大的字眼兒更富有意義呢——』

她點了一點，偎在他肩膀上的頭。他們就這麼佇立了半晌。『路特維支，』露絲說。『有時候，我真不想再到什麼地方去了。但願我讓自個兒陷進地裏，永不生存。』

『你累了嗎？』

『不，不累。我不累。我可以像這樣子永遠走下去的。這樣的柔輦。彷彿在騰空似的。』

起了一陣風。頭頂上的樹葉，在簌簌作響。寇恩覺得頭上有這麼溫暖的一滴。另外一滴拂在他的臉上。他抬起頭來。『天在下雨了，露絲。』

『是的。』

雨點滴得更平勻更緊密了。『拿我的大衣去，』寇恩說。『我不需要。這樣我已經慣了的。』

他把大衣圍在露絲肩膀上。她感到藏在那襲大衣裏的一股暖意，驀然間她有一種受人庇護的奇異的感覺。

微風靜了。這一會兒，森林也彷彿在屏息凝神。接着便在黑暗中閃出一道寬闊而無聲的電光；立刻就是一陣雷響，而驟雨也便傾盆而下，倒像電光已經將天空裂開似的。

『趕快來吧！』寇恩嚷道。他們向着旋轉玩機，急匆匆地奔跑過去，這一架旋轉玩機，黑魘魘的矗立在他們面前，遮着灰色的油布，在夜裏看來，活像一座綠林豪傑的蹲踞着的堡寨。寇恩擦起了油布的邊沿，兩個人都鑽了進去，氣喘吁吁地站着，彷彿躲進了一個急雨在上面敲打着的大鼓。

寇恩挽住了露絲的手，拉着她。他們的眼睛，一下子都在黑暗中習慣了。祇見一些幽靈似的影子，那是提起了前足的馬匹；牡鹿木然地兀立着，劃出永遠想逃跑的黑影；天鵝展開了神祕暗影的翅膀；而那些巨象的寧靜偉碩的背脊，看去還比黑暗本身更要黑暗得多。

『來吧！』寇恩把露絲拉到平底船上。又從車廂裏搜集了幾塊綢幔，鋪在船底。然後他在象背上拖下一條金邊的披兜。『來吧。你瞧，你還有一條公主用的衾被呢。』

外面傳來了曳長的雷聲。閃電復以雪白微弱的光芒，投進帳幕的溫暖的黑暗——而每一閃電光，彷彿令人嚮往的天國的，柔和而縹渺的幻境，映耀出那些文飾着叉角和馬具的，寧靜地巡行在一個永無止境的圓圈裏的走獸。寇恩看見露絲的蒼白的臉，以及那雙黝黑的眼睛，當他替她遮蓋衾被的時候，手底下撫摩到她的胸脯；又覺得陌生而奇異，而且仍然像在普拉格的勃列斯托爾旅館裏的第一夜那樣地興奮。

暴風雨迅疾地捲近過來。一陣陣的鳴雷，掩蓋了瀉在油布包紮的屋面上的，鎗鼓似的傾盆大雨的巨響；雷聲猛烈地吼着的時候，地板便兀自震顫起來，而在一個霹靂過後的回聲的沉寂之中，那架旋轉玩機就自個兒鬆了，慢慢地轉動着。比白天更迂緩，差不多很勉強似的，彷彿着了一種神祕的魔道——音樂也比白天迂緩，而且被拙劣地間斷着。祇轉動了一半，好像剛從睡夢中覺醒了片刻——接着便停住了，而樂聲也沉寂了，宛如響到一半就疲乏地中輟的樣子，於是祇有那陣雨，那陣雨，那世界上最古老的催眠曲的低語。



第
二
部



第十章

大學前面的方場，空漠地躺在下午的陽光下。天空澄清而蔚藍，屋頂上翱翔着一羣煩躁的飛燕。寇恩站在方場邊沿，等候露絲。

第一批學生，開始從大門裏出來，走下階石。寇恩伸長頸子，搜索着露絲的褐色便帽。她往常總是第一批出來。可是他並沒有看見她。接着，突然地一個學生也沒有了。祇有一批正在從外面走進去的人。光景是，出了什麼岔子啦。

幕然間，彷彿給一陣爆炸驅迫出來似的，正有一大批混亂得發瘋的毆扭着的學生，湧出門口。這是一種公開的鬥爭。寇恩可以聽到那些喊聲。『驅逐猶太人！』『打死摩西的子孫！』『打折他們齷齪的牙齒！』『趕他們到巴勒斯坦去！』

他急急地穿過方場，站在大廈的右側。他必須避免給牽涉到毆鬥的漩渦裏去；同時却

又想靠得愈近愈好，以便可以把露絲帶走。

大約有三十來個的一小羣學生，正想設法溜走。他們彼此緊挨在一起，擠下樓梯，却被百來個學生團團圍住，——一陣亂毆。

『把他們衝開！』一個頭髮烏黑，個子高大的學生這樣嚷道，他比大多數被毆打的學生，都顯得更像猶太人。『把他們一個個打盡！』

他自個兒一馬當先，帶領了那羣瘋狂地吆喝着的學生，將一羣猶太人完成一個楔形的包圍攻勢，然後開始用各個擊破的辦法，將他們扔到別人那兒，別人便立刻用拳頭、用書包、用手杖將他們毒打一陣。

寇恩焦急地向四下裏找尋着露絲。什麼地方都看不到她，於是他希望她還在學校裏邊。階沿上站着兩位教授。其中的一個，長着一張玫瑰色的臉，一撇法朗士——約瑟夫的灰色鬚髭，正中分了一條路；他正在微笑地搓着手。另外一個，瘦長嚴峻的，却無動於中地正在俯視着下面的紛擾。

幾個警察從方場遠處急急匆匆地趕來。打頭的一個在寇恩近旁站住了。『停步！』他跟另外兩個人說。『不必去干涉！』

兩個警察都停步了。『猶太人嗎，呃？』其中的一個問。

打頭的一個點了點頭。然後，他注視着寇恩，嚴峻地端詳着。寇恩裝出一副沒有聽見什麼的神氣。從容不迫地點了一枝烟，毫無目的似地向前走了幾步。警察們交叉着胳膊，津津有味地旁觀着毆鬥。

一個矮小的猶太學生，從混亂中逃跑出來。他木然地默了一會兒，却茫然若失。然後他瞧見幾個警察，便向他們急奔過去。『來啊！』他嚷道。『趕快救命！他們要被打死了。』

警察們瞧着他，倒像瞧着一隻奇異的昆虫似的。壓根兒就不則聲。那小傢伙愕然地向他們瞪視了半晌。然後一句話也不說，轉過身子，向着那邊毆鬥的人羣走去。可是還不到十步，便有兩個從鼎沸的人羣裏分散出來的學生，向他衝來。『伊齊！』其中的一個嚷。『伊齊在哭訴求救了！你必須把他抓住啊！』

在他臉上清脆地揍了一記，立刻就把他擊倒了。那個青年正想爬將起來。却給另外一個在胸口邊踢了一腳，便又滾落下去。於是兩個人拉住他的腿，把他當做小車似的在鋪道上拖着。那小傢伙想用手指抓住石塊，可是都撲了空。他回過頭來向警察瞪視的那張蒼白的臉，簡直祇是一個恐怖的面具。他的嘴也成了一個喘着氣的黑洞，汨汨地流出鮮血，直淌

到下頷。而他並沒有叫喊。

寇恩覺得牙齦乾涸了。他彷彿覺得自個兒應該撲到那兩個人身上去的。可是一看見警察仍然在向他盯着，雖然憤怒得僵直而痙攣，也就祇能穿行到方場的另外一個角落上去了。

那兩個學生拖着一個被難者，打他身邊緊緊地擦過。他們笑的時候，牙齒都閃着光，而他們的臉上，也沒有一點兒殘酷的痕跡。他們祇是傻頭傻腦地天真愉快地微笑着——好像他們正在作着什麼遊戲，而不是拖着一個流血的活人。

突然間，救星來了。一逕在那兒閒散地站着的，一個頭髮很美身材很高的學生，看見那小傢伙打他面前給人拖過，便厭惡地蹙皺着眉頭。他捲起衣袖，若無其事地向前跨了幾步，啪啪的用力揍了兩下，把那兩個學生都擊倒在地上了。

他抓住他的領子，把那個滿身污泥的青年，拉起來蹲在自己的腳上。『你起來了，』他喃喃地說着。『現在，趕快打這兒滾開！』

仍然以一種迂緩而閒散的姿態，他走近那邊鼎沸的一堆。他拖出那個黑頭髮的首腦，出其不意的在他鼻子上揍了狠狠的一記，立刻又在他牙牀上急忙打了一拳，於是他呻吟

着倒在鋪道上了。

正在這時候，寇恩便瞧見了露絲。她的便帽已經不見，其時正站在人羣的邊沿。於是他急忙奔到她面前。『趕快！趕快來啊，露絲！我們非離開這兒不可了！』

她起初還認不得是他。『那警察，』她臉色發白，囁嚅地說。『警察理應來援救的！』

『警察不會來援救的了。我們可不能在這兒讓他們抓去啊。我們非離開這兒不可了，露絲！』

『是的。』她如夢初醒地瞧着他。表情立刻改變了。彷彿要哭泣似的。『是的，路特維支，』她用一種異樣的斷續的聲音，這樣說道。『走吧。』

『是的，趕快！』寇恩挽住她的手臂，拉着走了。

在他背後，傳來了一陣喧鬧。那羣猶太學生居然給突圍了。有幾個人奔過方場。毆鬥便轉移了陣地，於是驀然間，寇恩和露絲都給扭進了漩渦。

『唉，雷別嘉！撒拉！』有一個進襲的學生，正想毆打露絲。

寇恩覺得什麼東西彷彿彈簧似的跳了一下。便愕然地發現那個學生慢慢地倒在一邊了。他簡直沒有意識到剛纔已經揍準了他。

「好拳風！」他旁邊有人欽佩地說道。

那個頭髮很美身材很高的學生，抓住了兩個人，將他們在撞着腦袋。「不會傷的，」他說着，便像濕皮囊似的把他們摔開了，另外又抓來了兩個。

寇恩覺得有一根手杖打在他的胳膊上。他向前直跳過去，在一陣暴怒之中，向四周胡亂揮打。他打落了一副眼鏡便躍到旁邊，躲避別人的還擊。於是他腦門裏響起一陣可怕的咆哮，那紅色的霧忽然變成黑色的了。

他到了警察局裏。領子已經給撕裂，頰上淌着鮮血，腦門裏一逕在闐闐作響。他坐了起來。

「嗨，」他旁邊有一個聲音在說。就是那個頭髮很美身材很高的學生。

「他媽的！」寇恩說。「我們在哪兒啊？」

那個人笑了。「給羈押起來啦，我的朋友。關這麼一兩天，他們就會把我們釋放的。」

「他們可不會放我出去咧。」寇恩向四周望了一眼。一起有八個人。除了那個美髮的學生，其餘都是猶太人。露絲却並不在內。

那個學生又笑了起來。「你幹麼要這樣東張西望啊？你以為他們抓錯了人嗎？你纔是給抓錯的，我的朋友。犯罪的不是那些打人的人，而是那些被打的。他們是發生糾紛的禍根。這是最新的心理學。」

「你也看見那位跟我在一塊兒的姑娘，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啊？」寇恩問道。

「那位姑娘嗎？」美髮的學生在追憶着。「她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你說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歸根一句話，拳擊的毆鬥，姑娘們總不會給牽涉進去的。」

「你真以為這樣嗎？」

「是的。當然囉。再說，那時警察也都趕到了。」

寇恩凝睇着前面。警察就是那麼一回子事了。可是露絲的護照，還是繼續有效的。他們不會怎麼難為她的。不過即使那樣，也已經夠受了。

「除了我們，還有什麼人被捕嗎？」他問。

那個學生搖了搖頭。「我想不會有的。我是最後的一個。他們抓我的時候，也猶豫了好半天呢。」

「真的你是最後一個嗎？」

『真的。否則其餘的人也一定都在這兒了。我們此刻，還在警察局裏哪，你要知道。』
寇恩釋然地舒了一口氣。也許露絲真的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咧。

那個美髮的學生譏嘲地瞧着他。『覺得傷心嗎，是不是啊？當你無辜被累的時候，往往會這樣的。要是你真的做了一些理該處罰的事情，倒反而舒坦得多呢。你要知道，假如依照老式的是非觀念，那麼理該在這兒的，就祇有我一個。我到這兒，完全出於我自個兒的意志。而我覺得非常的高興。』

『這是你講理的地方，』寇恩說。

『他媽的什麼講理！』那美髮學生做了個拂掉的姿態。『我老早就是一個反猶太的人。可是你總不能夠袖手旁觀，眼看着那樣的兇殺啊。意外地來了你那麼漂亮的一手。又乾脆，又迅速。你學過拳擊嗎？』

『沒有。』

『那麼你應該學習一下。你有天分。祇是你太暴躁了。假如我是猶太的主教，我一定會通令全國人民，每天要有一小時的拳擊訓練。你就知道那些孩子們立刻會怎樣尊敬你了。』

寇恩小心謹慎地摸了下腦袋。『此刻，我可沒有拳擊的心緒。』

『橡皮棍，』那學生實事求是地說道。『我們英勇的警察的力量。他們總是常操勝算的。今天晚上，你的腦袋可以好些了。那麼我們再來開始練習。我們總得要有些事情做做的啊。』他把一雙長腿擱在靠背長椅上，環顧四周。『我們在這兒已經耽了兩個鐘頭了！他媽的這個討厭的地方。要是我們有一副紙牌多好。這兒一定會有人知道怎麼玩 *blackjack*，

●或者任何一種牌戲的。』他藐視地打量着那幾個猶太學生。

『我倒帶得有一副紙牌呢。』寇恩摸着自已的口袋。史丹納前回把小偷的那副紙牌送給了他。打那時候起，他就一逕隨身攜帶着，倒像一道護身符似的。

那個學生豔羨地瞧着他。『你真好極了！現在，請你別說你祇會玩橋牌什麼的。猶太人都祇會玩橋牌，此外就什麼也不會了。』

『我是半個猶太人。我會玩 *Skat*、*Faro*、*Jass* 和撲克，』寇恩傲然答道。

『妙！這個你可比我強多了。我不會玩 *Jass*。』

『這是一種瑞士的牌戲。你要是喜歡，我可以教你。』

● *blackjack* 撲克牌戲之一種，以黑桃之J計分最多，故名。——譯者

「好。作爲交換條件，我可以教你拳擊。這是一種精神價值的交換咧。」

他們直玩到晚上。那幾個猶太學生，一逕在討論着政治和公理。却並沒有結論。寇恩和那個學生，起初玩 *Jass*，後來玩撲克。玩撲克的時候，寇恩贏了他七希林。他早學會了史丹納教給他的手法。此刻，腦袋逐漸地清醒了。他總是避免想起露絲。對於她，現在也無能爲力；哪老想着她，纔會叫他陰沉憂鬱呢。而且他要是給傳出去審訊的時候，還需要一點兒機智咧。

那個學生將紙牌摔下，把輸了的錢付給寇恩。「現在，我們要來第二個節目了，」他說。「來吧！我們來讓你成爲鄧普賽第二。」

寇恩站了起來。他還是很癱軟乏力。「我想我還是不能夠練習，」他說。「我的腦袋可經不起再受一拳啊。」

「你的腦袋已經清醒得可以贏我七希林了，」那個學生微笑着答道。「來吧，打倒你內心的惡狗！讓你身體裏那個阿利安種的兇漢，有一個發言的機會。箝制住你文弱的猶太種的那一半吧。」

『我已經這樣做了一年啦。』

『好得很！那麼，此刻我們且慢用你的腦袋。先從腿子開始吧。拳擊的基本要件，便是雙腳要輕鬆。你必須跳着舞步。跳着跳着，你把對方的牙齒打掉。這是尼采的應用！』

那個學生擺好了姿勢，彎着雙膝，一步向前一步往後的移了幾步。『照着做啊。』
寇恩照着做了。

那幾個猶太學生，爭論業已停止。其中有一個戴眼鏡的，站了起來。『你也肯教我嗎？』
他問。

『當然囉！先把眼鏡移掉，照做就是了！』那個美髮學生拍拍他的肩膀。『起來發怒吧，
麥堪卑士^①的後裔！』

又有兩個學生參加進來了。其餘的人仍然坐在靠背長椅上，露出一種鄙視不屑可是又很好奇的神態。

『兩個在右邊。兩個靠左邊。』那個美髮學生這樣指揮着。『現在，先來一門閃電的功

① 麥堪卑士 (Maccabees) Hasmonaean (在 Antiochus IV 時代爲宗教叛亂之領袖之一猶太

族) 後來所用之名稱。——譯者

課。我們先來喚起你們早已遺忘了幾千年的野蠻教育的那一套。你們不要用胳膊去打人，要用你們整個身體去打——」

他脫掉了外衣。大家也照着脫掉了。然後他簡單地說明了一下身體的動作，教他們練習一番。於是四個人就在薄暗的牢房中，熱心地跳來跳去。

那個美髮學生，向着他流汗的門徒，和藹地瞅了一眼。「瞧，」隔了一會他纔說道，「你們現在都已經懂得了。當你們爲了煽動高貴的阿利安人的種族仇恨，而被捕坐牢的時候，就可以應用了。現在暫停幾分鐘。作一次深呼吸！現在，讓我再來教你們打冷拳，這是拳擊中毆打身體中部的手法。」

他把打法教給他們。於是他把大衣搓成一團，放在跟人頭差不多高低的地位，要他們練習打它。

正當他們練習得很熱中的時候，門忽然開了。一個獄卒端了兩木盆熱氣騰騰的東西進來。「怎麼，這是——」他急忙把木盆放下，向着走廊直嚷：「禁衛！趕快！這一批人，在這兒警察局裏也居然打起架來啦！」

兩個禁衛衝了進來。那個美髮學生鎮靜地放下外衣。四個練習拳擊的學生，也急急地

消聲匿跡到角落裏去。『你這隻犀牛！』那個美髮學生滿臉嚴肅的吆喝那獄卒。『你這個蠢漢！你這個可憐的牢獄的私生子！』他又轉向禁衛。『你們在這兒看到的，』他說，『乃是現代人道主義的教授課程。你們趕來，還用焦躁的手托着棍棒，都是用不着的。懂得嗎？』

『不，』一個禁衛說道。

美髮學生憐憫地瞧着他。『體育。操練，身體運動。那你總懂得了吧？這就算是我們的晚餐嗎？』

『當然囉，』獄卒說。

那個美髮學生在一碗菜上俯首一望，立刻就厭惡地皺起眉頭。『拿出去！』他突然咆哮着道。『你敢拿這些個污水進來？拿這些個洗碗水給國務總理的兒子喫嗎？你還想不想升級啊？』他盯住了那個獄卒。『我要抗告。我要即刻跟警察隊長說話！你趕快領我去看警察總監。爲了你的事情，明兒個我父親就會叫司法總長過不去的。』

那兩個禁衛直瞪着他。他們就不知道到底應該兇暴呢，還是應該小心點兒的好。那美髮學生也目不轉睛地回瞪着他。

『先生，』兩個禁衛中年長的一個，立刻用一種小心謹慎的語氣說道，『這是規定的

牢房裏的伙食。』

『我難道在坐牢嗎？』那學生露出一臉，岸然不可侵犯的尊嚴。『我是在羈押中啊。你知道這中間的分別嗎？』

『我知道，是的——』禁衛此刻纔真的給怔住了。『當然囉，你可以自個兒去買東西來喫的，先生。那是你的權利。假如你願意花錢，那麼獄卒就可以替你買肉醬去——』

『到底還有人通達人情呢。』那美髮學生的語氣，這纔緩和下來。

『也許還可以買啤酒呢——』

那美髮學生瞧着那個禁衛。『我喜歡你。我會替你出力幫忙。你叫什麼名字？』

『你閣下，小的名叫魯道爾夫·艾格。』

『好的。就去買吧。』那學生從口袋裏掏出幾個錢，遞給獄卒。『兩客牛肉蕃薯醬。一瓶梅子白蘭地——』

那個名叫魯道爾夫·艾格的禁衛，開口說話了。『酒類——』

『是准許的，』那學生續完了他的話。『兩瓶啤酒——一瓶給禁衛，一瓶給我們。』

『多謝。你的僕人，先生，』魯道爾夫·艾格說。

『要是啤酒買得不新鮮，不冰冷，』國務總理的兒子又對獄卒叮嚀着說，『我一定戳斷你的狗脚。假如買得好，你把找頭拿去好了。』

那獄卒高興地微笑着。『遵命辦理，伯爵。』他滿面春風。『我辨得出真正的金色的維也納好酒。』

東西給送來了，那學生就邀寇恩過去跟他同食。起初，寇恩是拒絕的。他看見那些猶太人喫得津津有味。『快做好細吧！這是如今挺時髦的事咧，』那個學生慫恿着他。『再說，這是撲克同伴的宴會哪。』

寇恩坐了下來。肉醬倒是挺好的，而且，他究竟沒有護照，又祇是半個猶太人咧。

『你父親知道你關在這兒嗎？』寇恩問道。

『我的天！』那個學生笑了起來。『我的父親！他在林池做着綢布生意呢。』

寇恩愕然地瞪着他。『我的朋友，』那個學生坦然說道，『你好像還不知道我們都生活在一個「偷雞」的時代。欺騙民衆代替了真正民主。這原是自然的結果。喝酒！』

他拔開了梅子白蘭地的瓶塞，給那個戴眼鏡的學生斟了一杯。『謝謝，可是我不會喝酒，』那個學生踉蹌地說。

『當然不會囉！我原也猜到的。』美髮學生自個兒把酒喝乾了。『就爲了這個理由，所以別人會永遠殘害你啊。我們倆怎麼樣，寇恩？要不要把一瓶酒，兩個人喝光它？』

『好的。』

他們喝完了一瓶。然後躺到木板鋪上。寇恩原以爲他就會睡熟的。可是他竟一逕醒着。他媽的，他想，他們怎麼對付露絲的啊？再說，他們會把我再關多久呢？

他給判了兩個月的徒刑。毆打，行爲不檢，反抗警察，一再非法居住——沒有判上十年，他還覺得很驚奇呢。

他跟先放出去的那個美髮學生，道了別。然後給移押到樓下。於是他不能不把所有的東西呈繳出來，換上囚徒的衣服。當他站在淋浴龍頭下沖洗的時候，便想起從前有過一度很不痛快的感覺，因爲他曾經戴上過鐐銬。可是那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而現在，對於囚徒衣服的感覺，反而彷彿是一種幫助；因爲他可以不用穿自個兒的衣裳啦。

同牢的囚犯，一個是竊賊，一個是小騙子，另外一個是從嘉場來的俄國教授，說是一個流浪漢。給抓起來的這四個人，一起給送在監獄成衣鋪裏工作。

第一夜是很難受的。寇恩記得史丹納有一次告訴過他的話——他一定會慢慢兒習慣的。可是他無論如何，祇坐在架鋪上，瞪望着牆壁。

「你會講法語嗎？」教授突然從牀上問他。

寇恩怔了一下。「不。」

「你要學嗎？」

「要的。我們打現在就開始。」

教授便坐了起來。「你必須讓自個兒有件事情做，你要知道。否則，你的思想就會啃你的。」

「是的。」寇恩點點頭。「而且，那也很有用。我從這兒出去以後，大概就要到法國去。」

他們並坐在一張低鋪的角落裏。睡在上面的那個騙子，正在大聲打鼾。他有一段鉛筆，便在牆上繪了許多淫畫。教授個子很瘦。那套囚衣穿在他身上，可實在見得太大了。他有一縷怕人的紅鬍鬚，一張眼睛碧藍的孩兒面。「我們就從世界上最美麗而最無用的一個詞兒開始吧。」他露出一種絕無諷刺意味的可愛的微笑，「就從「自由」——*La liberte*

（法語：自由）這個詞兒開始吧。」

這一下，寇恩可學會了很多。三天以後，他們在場地上早操，他就可以不動嘴唇，跟前後的囚犯們交談了。在成衣鋪裏，也同樣地跟那位教授背誦着法語動詞的變化。晚上，當他讀厭了法文的時候，那個竊賊便教他怎麼樣用鐵絲開鎖，怎麼樣不使狗叫。他還教他各種菓類在田地裏成熟的時期，還教他神不知鬼不覺的爬進乾草堆去的技術。騙子偷帶進來幾本時裝世界。除了聖經，這是他們唯一必讀的書籍了，從這上面，他們學到了外交宴會中應該怎麼穿戴，以及在什麼宴會中，應該在禮服上簪上紅的或者白的荷蘭石竹。可惜那個竊賊却堅決固執着一點：他認為燕尾服上應該打蝶形領結——因為他常常看見酒店裏的侍役，總是那樣子打扮的。

第五天早晨，當他們給帶出牢房去的時候，獄卒把寇恩狠狠地一推，推得他傾倒在牆上。『睜開眼睛啊，你這隻蠢驢！』他咆哮道。

寇恩裝作站不起來的樣子。他希望這樣可以找機會在那個獄卒的脛骨上，踢他一脚，而不受處罰。可是不等他踢到，那個獄卒就拉着他的衣袖，輕聲說道：『你可以請求出去一小時。說你有點兒胃病。』於是他嚷道，『走哪！你以為我們都會等你的嗎？』

在走着的時候，寇恩還一路留意那個獄卒是不是在跟他爲難。他們彼此都很仇視。後來在成衣鋪裏，他用默不出聲的絮語，跟那個坐牢專家的竊賊，討論到這回事情。

「你是可以出去的，」竊賊解釋道。「這是人類的需要。誰都不會責備你的。有的人出去得勤些，有的人出去得少些。那是自然。可是出去之後，你再瞧瞧吧！」

「好的。待我看看他到底要怎麼樣。無論如何，這也總可以換換空氣咧。」

寇恩假裝着胃痛，獄卒果然放他出去了。他帶他走進了廁所，向四下裏望着。「要抽烟捲嗎？」他問。

他們是禁止吸烟的。寇恩便笑了起來。「原來如此！不，我的朋友，這樣你可爲難不了我的。」

「啊，別說話！你以爲我想爲難你嗎，是不是？你認識史丹納嗎？」

寇恩盯着獄卒瞧。「不，」他立刻說道。他猜到這是他想逮捕史丹納的詭計。

「你不認識史丹納嗎？」

「不認識。」

「那麼好的，你聽我說。史丹納叫我帶個口信給你，說露絲很安全。你不必焦慮。你出獄

的時候，你會給放逐到捷克去，去了再回來。現在，你認識他嗎？」

寇恩突然覺得自個兒在發抖。「現在，要抽烟捲嗎？」那獄卒問。寇恩這纔點着頭。獄卒便從口袋裏掏出一包孟菲斯紙烟和一匣火柴。「這兒，你都拿了！是史丹納送來的。假如你給查到了，我可什麼也不知道咧。現在，你坐在那兒，先抽一枝吧。把烟噴在下面罐子裏。我在外面把風。」

寇恩坐在便桶上。他抽出一枝烟捲，分成兩段，點了一節。他慢慢地抽着，吸得很深。露絲是安全的。史丹納在照顧着。他凝視着繪滿淫畫的牆壁，覺得這是最精緻的房間了。「你說，」當他從廁所裏出來的時候，那個獄卒問道。「爲什麼你剛纔不說認識史丹納的呢？」

「抽枝烟吧，」寇恩說。

那獄卒搖了搖頭。「我不想抽。」

「你在哪兒跟他認識的呢？」寇恩問。

「他有一次把我從困難中救了出來。他媽的那次困難纔厲害呢。現在，你出來吧。」他們回到了成衣鋪。教授和竊賊都望着寇恩。他點點頭，坐了下去。「一切都順利嗎？」

教授默不出聲地問。

寇恩又點了點頭。

『好的，我們就再唸下去吧，』那教授在紅鬍髭裏囁嚅着。『Aller（法文動詞無定式：去）不規則動詞。Je vais, tu vas, il...（法文動詞變化：我去，你去，他去。）』

『不，』寇恩說。『我們今天再唸一點兒別的什麼東西。』『愛』字怎麼說呢？

『「愛」嗎？Aimer。（法文動詞無定式：愛）可是，那是一個規則動詞——』

『就是那個道理啊，』寇恩說道。

教授在四星期以後，給釋放出去了；六星期以後，那個竊賊也給釋放了；騙子又多關了幾天。他在快要出去之前，想引誘寇恩做同性戀愛的勾當；寇恩體力很強，就把他推開了。最後他用那個美髮學生教給他的打冷拳的手法，將他擊倒；之後，他便過着安靜的生活。

他獨個兒耽了幾天；然後另外來了兩個新的監犯。他立刻就認出他們是兩個難民。一個已經中年，人極沉默；年輕的一個，大約在三十左右。他們穿着破爛的衣服，可是一望就知道他們是穿得很小心，不讓它們弄髒的。年長的那個，一進來就躺到架鋪上。

「你打哪兒來的？」寇恩問那個年輕的人。

「義大利。」

「那邊怎麼樣啊？」

「還好。我在那邊住了兩年。現在可改變了。一切都要受檢查。」

「兩年！」寇恩說。「時間倒不短呢！」

「是的，可是我在這兒，祇就一個星期就給他們抓住了。這兒一向是這樣的嗎？」

「近半年來，情形更壞了。」

那個新來的人，用雙手支撐着腦袋。「到處都在惡化了。現在又發生了什麼事情啦？」

「克那邊怎麼樣？」

「那邊更壞啦。人太多了。你有沒有到過瑞士？」

「瑞士太小了。他們一下子就會找到你的。」那個人凝視着前面。「我原應該到法國

去的。」

「你懂得法文嗎？」

「當然囉，懂的。」那個人伸手摸着他的頭髮。

寇恩瞧着他。『我們來講法語好嗎？我剛學會，我要不讓自個兒忘記。』

那個人愕然地翻起眼睛。『講法語嗎？』他乾笑了一陣。『不，我不能夠那麼做！給關進

了牢監，倒講起法語來了——那太笑話啦。真有你這種有趣的主意。』

『倒不是。這不過因為我過着一種有趣的生活哪。』

寇恩等了一會兒，瞧那個人會不會改變他的主意。然後他爬上自己的架鋪，反覆誦讀着不規則動詞，直到睡熟。

他醒來的時候，發現有人在搖他。就是那個拒絕講法語的人。『救命！』他直喘着氣。

『趕快！他上吊了。』

寇恩仍然睡眼朦朧的坐將起來。在清晨白茫茫的灰靄之中，一個黝黑的身體吊在窗子前面，垂倒着腦袋。於是他立刻從架鋪上躍起。『小刀！趕快！』

『我沒有小刀哪。你有沒有啊？』

『他媽的，沒有。都給他們拿去了。待我把他舉起。你來設法解他頭上的皮帶。』

寇恩跳到架鋪上，設法舉起那個吊着的身體。它重得像地球，比他看上去的樣子更要

重得多。衣服也像他一樣地冰冷而死去了。寇恩用足了全身的勁道。却總是舉他不起。『快啊，』他喘息着。『解鬆皮帶啊。我可不能夠老是這樣子舉着的哪。』

『我。』那個人爬上去，解着那個自縊者頸項裏的皮帶。驀然間，他停住了手，昏昏沉沉的嘔吐起來。

『你這個該死的傻蟲！』寇恩咆哮着。『你不會繼續工作嗎？把他解鬆哪！趕快！』

『我不能夠望他，』那個人呻吟道。『他的舌頭，他的眼睛——』

『那就下來吧。你把他舉起，讓我來解。』

他把沉重的身體放在那個人的胳膊裏。自個兒就跳到架鋪上。樣子是很可怕的那張蒼白而腫脹的臉，一雙彷彿要爆裂的突出的眼睛，那個厚厚的烏黑的舌頭——寇恩摸着那條深深地刻在他腫脹的頸項裏的，薄薄的皮帶。『再高些，』他嚷道，『把他再舉得高些啊！』

他聽到下面咕嚕一聲。那個人又在嘔吐了。其時，他讓那個吊着的人掉落下去，這一震可把他的眼睛和舌頭更突了出來，彷彿他在可怕地譏嘲着活人的不肯援助。『他媽的！』寇恩在絕望之中，便想法使下面那個人清醒過來。驀然間，彷彿閃電一樣的，那個美髮學生

和獄卒的一幕立刻掠上他的心頭。『好，你這個該死的洗衣婦！』他咆哮道。『假如你不把他立刻舉起，我要踢得你腸臟翻身！趕快舉啊，你這個黃肚皮的懦夫。』這麼說着的時候，他便踢了他一下，他覺得自個兒的脚，踢得很準。於是他用足全身的勁兒，又踢了他幾脚。『我要搗破你的腦殼！』他直着嗓子嚷。『趕快再舉哪！』

那個人一言不發地又舉了。『再高些！』寇恩憤怒着。『再高些，你這塊骯髒的抹布。』那個人果然舉得高了，寇恩終於把結解開，兜過自縊者的腦袋。『好了。現在把他放下去吧。』

他們兩個人，把那個軟綿綿的身體抬到架鋪上。寇恩將那個人的背心和褲帶撕了開來。『把門上的小縫推開，』他指揮着。『招呼禁衛。待我來替他施行人工呼吸。』

他跪在那個灰色腦袋的後面，用自己溫暖而活着的手，捏住那雙冰冷而死了的手，開始擺動那個人的胳膊。胸膛起落的時候，他聽到一種咻咻的聲響，有時候他就停下來傾聽着；可是並沒有氣息。那個不肯講法語的人，骨碌骨碌地在推開門上的小縫，大聲嚷道：『禁衛！禁衛！』牢房裏傳出一種沉鬱的回聲。

寇恩繼續地工作着。他知道你總以為他會幾個鐘頭的一直這麼做下去的——可是

他隔了一會，却就停止了。

『他呼吸了嗎？』那個人問。

『沒有。』寇恩突然覺得累死了。『這樣是沒有什麼意思的。他自個兒要死。我們幹麼就不讓他死呢？』

『可是，爲了上帝的緣故——』

『不要多說，朋友。』寇恩的話，說得很低沉，很惡毒。他再也受不住任何一句話了。他完全知道那個人想說的是什麼。可是他也知道，那個自縊者即使給救活了，也還是會自縊的。

『你試吧，』他這一下說得更鎮靜了。『這個人也許知道他爲什麼已經活夠了。』

一會兒之後，禁衛進來了。『什麼事啊？你們都瘋了嗎？』

『有人上吊了。』

『我的天，多麼麻煩的事啊！他還活着嗎？』

禁衛開了門。身上一股子濃烈的臘腸味和酒味。他揀亮了手電筒。『他死了嗎？』

『大概是的。』

『好，那麼等到明天早晨也無妨哪。史德尼柯奇他是受得了的。我對於這些個事情，可

什麼也不知道呢。」

他想走了。「慢！」寇恩說。「你立刻去招呼監丁來。急救隊的監丁。」

禁衛盯着他瞧。

「要是你在五分鐘之內不回來的話，這兒就會鬧出事情來砸碎你的飯碗的。」

「他還有一個救活的機會！用氧氣！」另外那個活像幽靈似地蹲伏在後面，忽起忽落地擺動着自縊者的胳膊的囚徒，這樣說道。

「倒是出門有利呢，」禁衛出去的時候，嘴裏在這樣咕嚕着。

隔了幾分鐘，監丁們進來將自縊者抬走了。接着不久，禁衛也走了回來。「你們把吊褲帶、皮帶、和鞋帶都交出來。」

「我不會上吊的，」寇恩說。

「那就不管了。你們非交出來不可。」

他們把東西交了出來之後，便蹲踞在架鋪上。有一股嘔吐的酸味兒。「一小時裏邊，天會亮了，他們就要來掃除的，」寇恩說道。

他喉嚨裏很乾燥，覺得口渴得厲害。內心中的一切，都很乾燥而無味。他覺得好像吞進

了煤屑和棉花。而且彷彿一輩子也弄不乾淨似的。

「可怕呢，是不是啊？」那個人立刻說。

「不，」寇恩答道。

那天晚上，他們給移押到另外一間較大的牢房裏，那邊早已有四個人在了。寇恩斷定他們都是難民，可是他並不去注意他們。他已經很累，也就立刻爬上了他的架鋪。可是他睡不着。他睜大眼睛，躺在鋪上，瞪視着鐵柵窗上的長方形小塊。後來，光景已經半夜了，又有兩個人給拘了進來。寇恩沒有看見，可是聽到他們的聲音。

「你以為我們在這兒會給羈押多久啊？」新來者中間的一個，從黑暗中焦慮地問着。隔了半晌，纔聽到另外一個人的回答。那是一個低沉的聲音，囁嚅着道：「那要看你犯的是什麼罪了。越貨殺人，無期徒刑；政治性的兇殺，一星期。」

「我啊，就祇因為第二次沒有護照而被捕的。」

「那就更嚴重了，」那個低沉的聲音又咕噥着說。「你一定會給羈押四個星期的。」

「我的天！我還有一隻雞在行篋裏呢。一隻烤雞！我要是給釋放出去，那隻雞也一定會

壞掉了。」

「那是當然的，」那個低沉的聲音附和着說。

寇恩尖起了耳朵。「你以前也會在行篋裏帶過一次鷄嗎？」他問。

「哦，帶過的啊，」那個新來者驚奇地答道。「你怎麼會知道的呢，先生？」

「那個時候，你不是也給羈押着嗎？」

「是的，我的確是給羈押着的！問我的是誰啊？你是哪一個？你怎麼會知道的，先生？」那

個聲音從黑暗中殷切地問道。

寇恩便笑了起來。他突然笑得彷彿要噎氣似的。彷彿一種痙攣，一種苦痛的抽搐，它發洩了一切鬱積在他心中的情感——對於被監禁的憤慨，他的寂寞，對於露絲的焦慮，要克制自己的鬥爭，以及目覩那個自縊者的恐怖；他笑着，瘋狂地大笑着。「那隻鷄，」他呻吟道。「我敢打賭，就是那隻鷄。而且是同樣的問題。多麼巧合的事哪！」

「你把那個叫做巧合嗎？」怒氣勃勃的鷄兄咆哮着道。「該死的命運，就是那麼一回事哪。」

「你跟烤鷄似乎有很倒楣的壞運，」那個低沉的聲音說。

「別說話！」另外一個人插嘴道。「該死的你的烤雞！半夜三更，叫流亡者的胃兀自輾轉作響，難道是應該的嗎？」

「他和雞的中間，也許有着神祕的關係呢，」那個低沉的聲音玄妙地說道。

「他也許想烤木馬呢，」那個沒有祖國的人大笑着說。

「或者胃潰瘍，」一個尖銳的聲音嘶鳴起來。

「也許他前生是一隻狐狸，」那個低沉的聲音推論着道，「今世就給雞來報復了。」

雞兄的抗議，岔斷了他們的談話：「他媽的尋什麼鳥的開心，跟一個正在倒楣的人還打趣！」

「那麼，什麼時候纔可以打趣呢？」那個低沉的聲音自慰着說。

「別說話！」外面的禁衛吆喝着道。「這是莊嚴的監獄，不是什麼夜總會哪。」

第十一章

寇恩又在第二張從奧國給放逐出去的命令上，簽下了名字。這是永遠給放逐的命令。這一次，他可一點兒也不動感情了。在他看起來，好像他在那道命令上簽了字，他第二天早晨也許就可以回到普拉特似的。

「在維也納，你有沒有其他需要帶走的東西啊？」警官問他。

「不。什麼也沒有。」

「你也知道如果再回奧國，至少應受徒刑三個月的處分嗎？」
「知道。」

那個警官向寇恩瞧了半晌。然後他急匆匆地將手伸進口袋，掏出一張五希林的鈔票，遞給他。「這兒，可以買點兒酒喝。我不能夠改變法律，你知道。買點兒 Gumpoltskirchener。」

（德語：根普爾茨克地方所產之一種酒）今年啊，這種酒釀得特別好。現在你拿了去吧！』
『謝謝！』寇恩愕然說道。警察們給他東西，這還是他生平第一次。『多謝多謝！我當然會用掉這筆錢的。』

『好的，好的！現在，你就出發吧。押送你的人，已經在廊子裏等着了。』

寇恩將鈔票藏進口袋。這點兒錢，他不但可以買兩杯 Gumpoltskirchner，而且還可以坐電車回到維也納來。這樣危險性就比較的了，因為他還可以餘下兩個希林，以備萬一的需用。

他們一路出發的情形，與第一次跟史丹納同去時相同。寇恩彷彿覺得那已經是好幾年以前的事情了。

從終點車站下來以後，他們必須步行一段路程。走過一家張貼着出售新酒廣告的小客棧。門前場地上，放着幾張桌子，幾把椅子。寇恩記起那位警官的勸告。『我們要不要喝杯酒啊？』他問那個押送的人。

『什麼？』

『Gumpoltskirchener。今年釀得特別好的。』

『好的。到關卡上去，天色還嫌太亮咧。』

他們在門前場地上坐定，喝着清澈乾燥的 Gumpoltskirchener。四下裏悄寂而寧靜。長空皎潔而高爽，呈現着蘋菓似的綠色。一架飛機，活像一隻遙遠的蒼鷹，往德國方面翱翔而去。老闆提了一盞風燈，放在桌上。這是寇恩在戶外的第一次。兩個月來，他就從沒有看見過戶外的天空。他默默地坐着，享受着這個仍然屬於他自個兒的寧靜的片刻。在一兩個鐘頭之內，恐懼與逃遁又要開始了。

『真夠叫人作嘔咧，』那個押送的巡官突然咆哮着道。

寇恩抬起頭來。『我也覺得如此呢！』

『那不是我說的意思。』

『我想不會是的。』

『我說的是你們這些個難民，』那巡官倔強地解釋道。『你們降低了我們職業上的威信。一天一天的，押送的就祇是些難民而已！從維也納到邊界，周而復始地，老是那麼一回事。那是一種怎麼樣的生活啊？一個人啊，真是一輩子也不願再幹這種鐐銬之類的重要差』

使的了。」

「說不定在一兩年之內，你會給我們戴上鐐銬，送我們出境去的，」寇恩冷冷地答道。

「那也犯不上啊！」巡官傲然地說。「你們又沒有什麼政治作用。我曾經押送過一個累犯四次的殺人犯繆勒第二，奉令祇要他稍一動彈就可以鎗斃的。兩年以前，還押送過一個殺人女犯柏格曼，後來又押送過一個竊賊白魯斯忒——且不說那個污辱屍體的梯台·白魯彌爾了。那纔夠受呢！可是你啊——你就是叫人家討厭得煩死而已！」他嘆息着，喝乾了酒。「哦，好吧——你的確懂得一點兒酒的。我們再喝一杯好嗎？這一次，讓我來惠賑好了。」

「好的。」他們又親熱地喝了第二巡。然後離開了客棧。其時，天色已經黑了。蝙蝠和飛蛾，掠過了小徑。關卡的房屋裏，亮着通明的燈光。那幾個老職員仍然在那兒。押送寇恩的人，把他交給了他們。「到裏邊來坐一會兒吧，」一個關員說道。「天還太早呢。」

「我知道的，」寇恩答道。

「原來你也知道的嗎，是不是啊？」

「當然囉。邊界是我們的家哪。」

在第一縷灰色的晨曦中，寇恩回到了普拉特。他不敢走到史丹納的貨車前面去驚醒他，因為他不知道在他離開的時期裏，發生了些個什麼事情。就兀自在四周蹣跚。他在牢裏的時候，秋天已經來了，滿被着鮮明葉簇的樹木，此刻在霧靄中閃爍燦耀。他在一架罩着灰布的旋轉玩機前面，立定下來。然後撩起油布，鑽將進去。便在平底大船裏坐下。到了這個地方，他總不會給巡邏警察發現的了。

他醒來時聽見有人在笑着。這是一個明朗的晴天，油布已經給摔開了。他立刻跳將起來。原來史丹納穿着藍色的寬褲，站在他面前。

寇恩從平底大船裏跳出。驀然間，他彷彿有一種回到了家裏的感覺。『史丹納！』他滿面春風地嚷道。『我又回到這兒了，感謝天！』

『原來如此。浪子從警察局的土牢裏回來了！走到這兒來，讓我們來瞧一瞧你。噢！一响官司，看你蒼白了一點，也瘦了一點啦。爲什麼你不就進來呢？』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還在這兒哪。』

『以目前而論，我還在這兒啊。可是，第一件事情，我們先去喫點兒早餐再說。喫過早餐，

世界就不同了。莉羅！史丹納望着貨車的方向嚷。『我們的小孩兒又回來了。他要喫一頓豐盛的早餐呢。』他又回過頭來，瞧着寇恩。『你長得大了，更像一個成人了。你在外邊，娃娃，學到了很多嗎？』

『是的。假如你不願意給毀滅，你就必須堅韌。而且，他們也並不會叫我懦弱咧！此外，我又學會了怎麼縫皮包，怎麼講法語。而且，發號施令總比求乞強多哪。』

『好得很！』史丹納微笑着。『好得很！』

『露絲在哪兒？』寇恩問道。

『在沮列克。她奉命離開奧國。此外，她倒並沒有遭遇到什麼意外。莉羅那兒，還藏着你的信呢。她是我們的郵局。她是這兒有正式身份證的唯一的人了，你知道。露絲寫給你的信，也都寄給她的。』

『在沮列克——』寇恩說。

『是的，娃娃，那就不好嗎？』

寇恩瞧着他。『不。』

『她跟朋友們住在那兒。不久以後你自個兒也要到沮列克去的，就不過是那麼一回

子事。無論如何，這兒慢慢地就要緊張起來了。」

「是的。」

莉蘿來了。她跟他招呼的那種樣子，倒像他剛出去散步後回來似的。因為她在俄國境外，耽了快近二十年了；所以在她看起來，這兩個月的時間，實在算不得怎麼一回事的。她曾經看見過十年十五年不通一點兒音信的人，居然打西伯利亞和中國回來了。她照例以一種從容不迫的姿態，把那隻盛着咖啡杯和咖啡壺的扁盤，放到桌上。

「把信拿給他吧，莉蘿。」史丹納說。「沒有看到那些信啊，他還喫不下早餐呢。」

莉蘿指着扁盤。信也在那兒，攔在咖啡杯上。寇恩把它們撕開了。他開始看信，突然忘記了一切。這些是他初次從露絲那兒接到的信。也是他生平初次接到的情書。彷彿着了什麼魔道，一種重負打他肩膀上瀉落下來——那便是她不在那兒的失望、耽憂、焦慮和孤寂。他讀着，黝黑的墨水字跡，開始像燐光似地閃耀起來。這兒突然有一個關切他的人，她就憂着他的遭遇，還告訴他她是愛他的。你的露絲。我的天哪，他想，你的露絲！你的！這好像是不可能的。你的露絲。直到今天，屬於他的是些什麼呢？他所有的是些什麼呢？幾個酒瓶，一點胰子，還有他穿用的衣服。而現在，居然會有一個人嗎？那厚厚的黑髮，那眼睛！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他抬頭一望。莉蘿已經走進那輛貨車。史丹納正在抽煙。「一初都很好嗎，娃娃？」他問。「是的。她說，我不要去。她說，我不要爲了她而冒什麼險。」

史丹納笑了。「娘兒們總是這樣子寫的！」他爲寇恩斟了一杯咖啡。「你喝這個，還喫點兒早餐。」

他凭靠着貨車，瞧他喫喝。太陽已經從白茫茫的薄霧裏鑽將出來。寇恩覺得陽光照耀在自己的臉上，他覺得好像吸着酒液。昨天早晨，他在一個臭氣薰天的房間裏，喫着盛在破洋鐵罐子裏的冷了的污水，當作早餐，而一個名叫李奧的流浪漢，正在奏他放屁的音樂——那是他醒來之後的一個特別節目。而此刻，一陣柔輦而新鮮的晨風，撫摩着他的手，他正在喫着潔白的麵包，喝着上好的咖啡，口袋裏還有露絲寫給他的信，而史丹納又凭靠着貨車站在他身邊。

「在監獄裏還有一件事情，」他說。「其餘，一切都是很好的。」

史丹納點點頭。「你真要想做的事，便是今天晚上就動身吧，是不是啊？」他問。

寇恩駿着他。「我要離開，我又想就在這兒。我希望我們能夠到處在一塊兒。」

史丹納給他一枝烟捲。「無論如何，先在這兒耽擱個一兩天吧，」他說。「你的氣色簡

直可怕咧。監獄的磨折把你累瘦了。快在這兒好好的喫點兒東西。你要出門，骨頭裏也需要一點骨髓啊。與其在路上仆倒，給他們逮住，倒不如在這兒耽擱幾天的好。瑞士可不是一個兒戲的地方。那是個古怪的國家——你必須隨時有你的機智。」

「那麼在這兒，也有我可以做的事情嗎？」

「你可以在射彩部幫忙。晚上還可以幫我做測心術。我的確需要有個幫手的，當然囉；無論如何，兩個人總比較好多咧。」

「好，」寇恩說道。「你也許是對的。在我出發以前，必須振作一下。我不免有點兒飢餓的可怕的感覺。不單是我的腸胃——而且還有我的眼睛，我的頭顱，我的一切。我還是等到上力一點然後啓程的好。」

史丹納笑了起來。「對！莉蘿拿滾熱的麵餅來了。好好的喫一餐吧，娃娃。我現在去叫醒普士洛奇。」

莉蘿將盤子放在寇恩面前。他又開始大嚼起來，不時摸着那些藏在口袋裏的信。

「你預備就在這兒嗎？」莉蘿用她迂緩而微帶沙音的德語，這樣問道。

寇恩點點頭。

『不用耽憂，』莉蘿說。『你不用耽憂露絲。她會應付的。我懂得面相咧。』

寇恩想告訴她，他所耽憂的倒不是那個；他祇怕自個兒趕到那邊，她也許早已在沮列克給逮住了。可是他一看到那張俄羅斯女人的籠罩着無限哀愁的陰影的臉，就叫他縮住啦。他的事情，比較起來真是多麼渺小而不重要呢。無論如何，她彷彿已經澈底明白了他的思想。『那就不壞，』她說。『祇要那個人還活着，情形就決不會壞的。』

兩天以後的一個下午，一夥人踱到了射彩部來。莉蘿正在忙着應付一羣孩子，因此那夥人就走到寇恩身邊。『嗨！我們要射彩啊。』

寇恩把一枝鎗拿給其中的一個人。起初，那夥人向泥像射擊着，都給打中了，又瞄着在噴水上轉動的小玻璃球。然後他們研究着彩品的目錄，指出他們企圖中彩的目標。

先射的兩個人，一個得了三十四分，一個得了四十四分。他們一個贏了一隻絲絨的熊，一個贏了一隻銀質烟盒。第三個人身材非常結實，長着一頭豬鬃似的銅髮，一撇鞋刷似的濃密的褐色鬍鬚，瞄得很長久，很仔細，射到了四十八分。他的朋友都喝采鼓掌。莉蘿急忙瞥了一眼。『還打五鎗！』那個人吩咐着，把帽子推高了。『就是這一枝。』

寇恩裝着彈藥。那個人打那前三鎗的時候，一共得了三十六分，每次十二分。寇恩知道那隻銀質水菓籃和那柄刀劍，那個傳家寶和那件珍藏，都有點兒危險了。於是他裝了一顆普士洛奇監督的神祕子彈。這一鎗便祇打到了六分。

「且慢！」那個人放下手裏的鎗。「這兒可有點蹊蹺了。我也是瞄得很準的。」

「也許你抖了一下吧，」寇恩說道。「還是那枝鎗啊。」

「我沒有抖，」那個人憤怒地答道。「一個老巡官決不會抖的。我知道自個兒怎麼發鎗咧。」

倒是寇恩在抖了。一個警察，即使穿着便服，也可以叫他心驚肉跳的。那個人兀自盯着他看。「這兒可有着毛病了，」他威脅地說。

寇恩不則聲。他又把裝好子彈的鎗遞給了他。這一次，他已經裝上正式的彈藥。那巡官在發鎗以前，先又向他瞥了一眼。他又打到了十二分，便把鎗放下。「怎麼樣啊？」

「有時候確是會這樣的，」寇恩說。

「有時候確是會這樣的嗎？決不會四次十二分，一次六分！即使你自個兒，也不會相信吧，是不是？」

寇恩默無一語，那個人將他漲紅的臉推近過來。『以前在什麼地方，我好像看見過你的——』

他的朋友們把他拉開了。他們都嚷着要補打一鎗。那一鎗不算。『你們這批傢伙，原來在彈藥上也攪花樣的！』他們都喊道。

莉蘿走了過來。『怎麼回事啊？』她問。『我可以來給你們服務嗎？這個年青人，是這兒新來的。』於是大家都紛紛跟她理論起來。那個警察却並沒有預聞。他祇是在瞧着寇恩，搜索枯腸地思量着。寇恩鎮靜地回視着他。他記起了顛沛流離的生活所給他的一切教訓。『待我去報告監督，』他毫不在乎地說道。『我可沒有決定的權力。』

他原想讓那個警察補放一鎗的，可是他早已看到了普士洛奇爲着損失他太太的傳家之寶而苦惱的光景。他真覺得左右爲難起來。於是他慢吞吞地拿出一枝烟捲，點上了火，抑止自己的手不使發抖。然後轉過身子，大踏步走到莉蘿面前。

莉蘿是準備他會過去的，便提出一種妥協的辦法。那位警察不妨再打五鎗。這當然是不會被接受的。大家都反對了。莉蘿一逕望着寇恩，注意到他臉色發白，便知道事情一定比對於普士洛奇監督的神祕子彈的爭執，還要嚴重得多。驀然間，她微笑着坐到面對那個警

察的櫃台旁邊。『像你這樣一位精明的客人，再打一鎗也一樣會中的。來吧，再來試一下。善射之王，還有五鎗好打啊！』

那個警察聽着這番恭維的話，便自個兒搔首弄姿的修飾起來。『這樣一位好手，那是什麼也不怕的，』莉蘿說着，便將自個兒的纖手，攔到那個巡官的滿生着紅毛的粗碩的拳頭上。

『怕！我就不知道什麼叫做怕。』那個警察用拳頭敲着自己的胸脯，傻驕地笑着。『這比我們提出的條件更好了。』

『這就是我的主意啊！』莉蘿欽佩地瞟着他，把鎗遞了過去。

那個警察拿起了鎗，用心地瞄了一會，然後發射。十二分。他傲然地望着莉蘿。她微笑着又把子彈裝上了。那個警察得了四十八分。

莉蘿向他微笑。『幾年中間，你是這兒最好的射手了，』她說。『你的太太可用不到耽心啦。』

『我沒有太太。』

她直瞪着他的眼睛。『我告訴你，那祇因為你自個兒不要太太啊。』

他微笑了。他的朋友們爆出一片彩聲。莉蘿去拿他贏進了的那隻野餐籃。他捋着髭鬚，然後眯細了眼睛，突然冷冷地跟寇恩說道：『我還沒有放你過去呢。待我穿上了制服再來。』

於是他拿了那隻籃子，猶笑着，跟他兩個朋友一塊兒出去了。

『他認識你嗎？』莉蘿急忙問道。

『我不知道。我想不會認識的。以前我從沒有看見過。可是也許他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我的。』

『現在就走吧。還是不要讓他再看見的好。快去告訴史丹納去。』

那一天，警察可並沒有再來。可是寇恩還是決定那天晚上就動身。

『我必須要離開了，』他跟史丹納說。『我有一種預感，好像總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似的。我來到這兒已經兩天，我以為總應該復原了。你說對不對啊？』

史丹納點點頭。『走吧，娃娃。兩星期之內，我也要動身的。我的護照，在任何地方都比在這兒好。在奧國，快要發生危險了。近幾天裏邊，我到處聽見過這樣的事情。來吧，我們去看看

普士洛奇。』

普士洛奇監督正在爲那隻野餐籃子大發雷霆。『即使削碼，年青人，也要值三十希林呢——』他大聲嚷道。『你真是在敗我家業了。』

『他就要走啦，』史丹納說，把處境解釋給他聽。『那隻籃子是必要的犧牲，』他作着這樣的結論。『否則的話，你的傳家寶就會出門了。』

這個可怕的念頭，叫普士洛奇臉色突然蒼白起來。半晌，他顏色纔又變得和藹了。『哦，哦，那就不同啦。』他把工資算給寇恩，又領他到射彩部去。『年青人，』他說，『你可以知道，普士洛奇是哪一等人了！你自個兒揀選幾樣東西，作爲我送給你的禮物。作爲紀念物。當然囉，你可以拿出去賣掉的。祇有傻子，纔會把紀念物保藏起來；它們會使你終身苦痛。你要去販賣度日，可不是嗎？挑幾樣東西出來。隨你喜歡的——』

他向世界奇蹟部那邊消失了。『快去揀選啊，』史丹納說。『價錢便宜的東西，總是容易脫手。就挑那些小巧的東西。在普士洛奇改變主意以前，趕快先下手吧。』

然而，普士洛奇倒並沒有改變他的主意。除了寇恩自個兒揀選的烟灰盤和骰子以外，他又自作主張地加上了三個真銅仿製的小小裸體女神像。『這些都是你在小城市裏最

大的收穫了。」他解釋道，眯着眼睛，推着眼鏡。「在小城市裏的人，慾望總是很低的。我說的，是連妓院也沒有的小城市。現在，願上帝保佑你，寇恩！我此刻要去，出席反對徵收娛樂捐的會議。娛樂捐！這是我們這一世紀的新花樣。不給獎勵金，反而要徵收什麼捐稅了！」

寇恩收拾好了皮包。他把短襪和襯衫都洗了一下，晾在外面。然後跟莉羅和史丹納喫着晚餐。

「你悲傷吧，孩子，」史丹納說。「你有權利可以悲傷的。古希臘的英雄，比我們現代的癡情女子，還要多哭呢。他們知道，抑制下去也是沒有好處的。我們的理想，就是一種石像似的無動於中的勇氣。實在是不需要的。你悲傷吧，一下子你就會過去了。」

「有時候，悲傷是——終極的快樂。」莉羅鎮靜地說，遞給寇恩一盆子羅宋湯和乳酪。史丹納微笑着，伸手撫摩她的頭髮。「像你這樣的情形，你這個四海爲家的人，終極的快樂就是要喫一頓豐富的晚餐。那是一個兵士纔會瞭解的事情。而你正是一個兵士哪，不要忘記——你是一個前衛；一個哨兵；全世界的一個民衆先鋒。坐在一架飛機裏，你一天就可以越過十個國家的邊界；大家都彼此相需——而大家又都用武器用彈藥全副裝備起來，彼此對壘。那是不會長久的。你是第一流歐洲人中間的一個——你千萬不要忘記了。你

應該引以爲榮啊。」

寇恩微笑了。「那都是很對的。我一定引以爲榮。可是今兒個晚上當我孤獨下來的時候，我應該怎麼辦呢？」

寇恩搭乘夜車。他揀了最便宜的等次，選了最便宜的火車，而且迂迴曲折的繞到因斯勃魯克。從那兒起他再步行前進，希望搭乘人家的便車。可是運道不好。到了晚上，他走進一家小客棧，喫了一客烘番薯——這是便宜而又塞得飽肚子的東西。那天夜裏，他睡在一個乾草堆裏。就運用了竊賊在牢房裏教給他的那套本領。果然他成功了。

第二天早晨，他搭車到蘭台克。車主花五希林買了他一個普士洛奇監督的女神像。傍晚時分，開始下雨了。他在一家小旅店裏停留下來，跟兩個旅客玩着 *patrols*。他輸了三希林。這可累得他垂頭喪氣，半夜沒有睡着。後來他一想，付了兩希林的房金，如果連覺都沒有睡好，那就更喫虧了；這樣一想的時候，他纔呼呼地睡熟了去。

第二天早晨，他又繼續前進。他攔住了一輛車子，可是那司機却需索他五希林的搭車費。這是一輛奧斯特洛·但姆婁的牌子，要值一萬五千希林呢。寇恩祇好放棄了。後來，有一

個農夫讓他搭上他的貨車，還給他一塊厚厚的三明治。那天晚上，他就睡在乾草裏。天在下雨，好久好久，他一逕聽着那單調的淅瀝的雨聲，嗅着那濕草的刺鼻的霉味。

第二天，他爬着阿爾堡山道。快近山頂的地方，一個騎着自行車的警察，追上了他，將他逮住，其時他已經差不多精疲力竭了。可是他又不能不傍着自行車的輪子，走着累人的長路，回到聖·安東。就在那兒，他們將他扣押了一夜。他簡直一分鐘也沒有睡，生怕給他們發現他從前在維也納，而發回他到那邊去鞠訊。可是他們相信他祇想越過邊界，因此第二天早晨，他們就放他過去了。

這一次，他把行囊裝運到斐爾特寇墟；上次給警察指認出來，也就爲了這個東西。第二天，他到達斐爾特寇墟，領出了行囊。他直守到晚上，然後脫掉衣服，涉過萊茵河，將提包和衣服擎在頭頂上。這樣，他就到了瑞士。他白天躲藏起來，步行了兩夜，穿過危險地帶。於是他把行囊寄遞出去，之後不久，就搭上一輛載他到沮列克去的汽車。

當他到達車站，將提包寄存在行李房裏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了。他知道露絲的住址，可是不到天黑，他就不願意去找她。他在車站上耽了一會兒，然後向幾家猶太店舖，詢問難民

救濟會的情形。問到一家襪店，他纔知道一個宗教團體的地址，於是出發到那兒。

接見他的是一個年青人。寇恩告訴他，自個兒在上一天纔越過邊界來的。

「合法嗎？」那個年青人問。

「不。」

「有證明書嗎？」

寇恩愕然地瞧着他。「要是我有了證明書，也就不到這兒來了。」

「你是一個猶太人嗎？」

「不。我是半個猶太人。」

「信的是什麼教呢？」

「基督新教。」

「啊哈，基督新教。那我恐怕我們不能夠幫你什麼忙了。我們的業務是很有限的，既是一個宗教團體，我們主要的旨趣，當然是——你也明白——跟我們信仰相同的猶太人。」

「我明白的。」寇恩說道。「我從德國逃亡出來，就因為我父親是一個猶太人。這兒你却不能夠幫助我，因為我母親是一個基督徒。真是個可笑的世界！」

那個年青人聳了聳肩膀。「我很抱歉，可是我們所能運用的，祇是一些私人的經費而已。」

「那麼你至少總可以告訴我，什麼地方我可以不用向警察局報告，就這麼兩天呢？」

「可惜我又不能夠告訴你。那是違反法律的事情。法律限制得很嚴，我們不能不嚴格遵守哪。你必須到警察局去，看你能不能夠領到一張許可證。」

「哦，」寇恩說，「那些個事情，我倒還有一點兒經驗。」

那個年青人瞧着他。「請等一下。」他走到後面一間辦公室去，立刻又出來了。「這是一個出乎我們規定的例外，我們資助你二十法郎。不幸得很，此外我們就無法幫你什麼忙了。」

「多謝多謝。這也已經超過我所希望的了。」寇恩仔細地摺好了那張鈔票，將它放進了皮夾。這是他僅有的瑞士貨幣呢。

他在街上佇立了片刻，不知道應該往哪兒去。

「噫，寇恩先生，」背後傳來一個挪揄的聲音。

寇恩旋過身去。跟他年紀相仿的一個高雅的青年，微笑地站在他的背後。『不用驚慌。我剛巧也在那兒，』他指着那個宗教團體的門。『這還是你第一次到沮列克來吧，是不是啊？』

寇恩狐疑地瞧了他半晌。『是的，』他最後纔說。『實在，我還是第一次到瑞士來。』
『我正是這樣想。我從你講話的口氣裏，猜度出來的。我說你還不怎麼圓到，假如你不見氣的話。其實你不用說什麼你是一個基督徒之類的話。不過，即使你那麼說了，你畢竟也得到了這一點他們的幫助。要是你喜歡的話，我倒可以給你一點兒忠告。我的名字是平特。我們去喝點兒咖啡好不好？』

『哦，好的。這兒附近，也有什麼僑民咖啡館之類的地方嗎？』

『有好幾家。在我們覺得最好的是，格雷夫咖啡館。離這兒不遠，而且直到如今，警察局還不怎麼注意牠。至少直到如今，還沒有給搜查過呢。』

他們走到了格雷夫咖啡館。這跟維也納的施潑婁咖啡館，看去相像得厲害。

『你打哪兒來的？』平特問道。

『維也納。』

「那麼，你總還要移居幾個國家呢。你聽我說。當然囉，你可以向警察局申請一張短期的居住許可證。祇有幾天的期限，當然囉；之後，你就不能不出境了。以目前而論，你要是沒有證明書，那麼居住下去的機會不及百分之二；而你即刻給放逐的機會，大約有百分之九十八。你願意冒險嗎？」

「當然不囉。」

「對的。我也那麼想啊。因為你還冒着一個以後不准入境的危險——斟酌情形，剝奪你一年，三年，五年，或者五年以上的入境權利。之後，萬一你給抓到了，就要羈押坐牢。」

「我知道，」寇恩說。「這是到處都一樣的。」

「是的。你可以非法地就在這兒，以延長你的期間。當然囉，直到你第一次被捕。而那却是運道和行動小心的問題了。」

寇恩點點頭。「那麼，這兒准許工作的機會怎麼樣呢？」

平特笑了起來。「根本就沒有。瑞士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它自個兒已經有着夠多的失業業者了。」

「那麼，也還是那套老調而已；合法或非法的挨餓，再不然就是抵觸法律。」

「對啊！」平特確信地答道。「再說關於區域的問題。沮列克太嚴密了。警察們活躍得很。也有穿便衣的，這就叫人難提防啦。祇有老手纔可以在這兒耽得下去。初出茅廬的人，是一點機會也沒有的。以目前而論，瑞士的法語區域是好的，尤其是日內瓦。社會主義的政府。忒辛也不壞，可是市鎮太小了。你怎麼樣工作哪——直接的還是掩護的？」

「那是什麼意思啊？」

「那就是說，你不過想得到援助，或者你托詞販賣什麼東西而實際求乞呢？」

「我想販賣。」

「危險的。要當工作論罪。雙重的處罰。非法居住和非法工作。尤其假如有人控告你的時候。」

「控告？」寇恩問道。

「我親愛的朋友，」專家平特用一種諄諄教誨的語氣答道，「一年以前，我給一個家產累萬的猶太人告發過一次。他對我大發雷霆，因為我問他討錢，去買一張到巴塞爾去的車票。所以，假如你真想販賣東西，也得選擇一些小的——鉛筆哪，皮鞋帶哪，鈕扣哪，橡皮擦哪，牙刷哪，諸如此類的小東西。千萬不要帶什麼提包盒子，或者一隻薄薄的提篋。薄薄的提

篋，已經叫許多人發生過麻煩了。最好把所有的東西都藏在口袋裏邊。現在是秋天，你可以穿上大衣，那就更容易了。你預備販賣什麼東西呢？」

「胰子、香水、化粧水、木梳、安全針，這一類的東西。」

「好。東西愈不值錢，利潤就愈好。在原則上，我是並不販賣什麼的。我祇向人家討錢。這樣，我可以避免非法工作的罪狀，而祇犯求乞和流浪的罪名了。住址怎麼樣？你有住址嗎？」

「什麼住址啊？」

平特向後邊靠了下去，愕然地瞪着寇恩。「無論如何，」他說，「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就是你可以去兜攬生意的那些人的住址，當然囉。你總不能夠單是漫無目的地挨戶亂撞哪。那在三天之內，就會給人家跟蹤逮去的。」

他給寇恩一枝紙烟。「我來給你一些可靠的住址，」他接着說道。「一起有三組——虔誠的猶太人，混種的，和基督教徒。不用你花錢。我第一次抄到這份名單，確曾花過二十法郎的。有些個人，當然囉，也是討厭得厲害的；可是，至少他們不會給你什麼麻煩。」

他端詳了一下寇恩的衣服。「你的衣服倒是行的。在這兒瑞士，你特別要留意你的衣服。就爲了那批偵探。你的衣服，至少必須端整；萬一你穿了一套襤褸的衣裳，就會引起人家

的疑慮。當然囉，假如你衣冠楚楚，確會有許多人不肯幫助你的。你也有什麼可信的故事，可以講出來嗎？」

他抬起頭來，注視着寇恩的表情。「我的朋友，」他說，「我知道你在思忖些什麼。我也常常那麼思忖的。可是你不妨記着我的話：即使在窮愁困頓之中，自食其力總是一種很好的技術。救濟乃是一匹擠不出奶，也不肯擠出奶來的母牛。我知道有幾個人備着三種不同的故事——一個是傷感的故事，一個是迫害的故事，還有一個是實際的故事——看那個出錢的人要聽哪一類的故事。當然都是編造的謊話，可是他們不得不然啊。基本的真理總是相同的——欲望、逃亡、和飢餓。」

「我知道，」寇恩答道。「我根本不是想的那一套。我祇在驚奇，你竟有那麼多的準確的消息。」

「這是我爲着生活而掙扎三年的精煉的經驗之談。是的，我變得堅韌了。堅韌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我哥哥就沒有受得了。他在一年前自個兒鎗殺了。」

平特的臉苦痛地顰蹙了半晌。然後它平靜下來。他站起身子。「假如你不知道往哪兒去過夜，今兒個晚上你就跟我一起睡好了。耽擱一個星期，我有一個安全的地方，那是我一

個在假外出的沮列克朋友的房間。十一點鐘以後，我總在這兒。十二點鐘是警察們活動的時間。過了十二點，你必須小心點兒。打那個時候起，街上就密佈着偵探了。」

「瑞士好像怪嚴密呢，」寇恩說。「感謝天，幸而我碰到了你。否則的話，也許我第一天就會給逮去呢。這是我由衷的謝意。你幫助我得真是很多咧。」

平特拂開了他的感謝。「這當然是對於被壓迫者應盡的義務。法外人的同志之誼——差不多跟囚人之間的友誼一樣。我們每一個人，說不出明兒個就會遭到同樣的命運，他自個兒也需要人家幫助了。哦，好吧，到十二點鐘再見！」

他惠了咖啡的賬，跟寇恩握了握手，便得意而大方地出去了。

寇恩在格雷夫咖啡館，坐到天黑。他要了一張本城的地圖，找到了往露絲家去的路徑。然後從咖啡館出來，在街上焦躁而不耐煩地大踏步走着。找到那所屋子，可費了他半小時光景。這屋子是在一個幽靜的區域，全是些彎彎曲曲的街道；那所屋子，在月光底下，高高地白皚皚地矗立着。他在門口前面立定。望着那個銅質大門環，先前的那種不耐煩的心緒便突然間消失了。他就再也不相信祇要他爬上一層樓梯，就可以找到露絲的。經過了這悠長

的幾個月，這也未免太容易了。他是不慣於這種太容易的事情的。於是他仰望着窗口。也許她根本不在這所屋子裏。也許她早已不在沮列克了。

他走過這所屋子。向前走了幾步，看見一家烟紙店，他便走了進去。一個傲慢的女人從高櫃台背後走將出來。

「買一包巴黎女人牌紙烟，」寇恩說道。

那女人把紙烟遞給他。然後從櫃台下面摸着一個匣子，檢出幾片火柴放在紙烟包上。有兩冊火柴黏在一起，那個女人看到了，便將它們分開，拿一冊擲回盒子裏去。「五十生丁，」她說。

寇恩付了錢。「我可以借打一個電話嗎？」他問。

那個女人點點頭。「電話機在左邊那個角落裏。」

寇恩在電話簿上找尋着號碼。牛曼——在這個城市裏，姓牛曼的人，好像有幾百個呢。終於給他找到了。他拿起聽筒，撥着號碼。那個女人站在櫃台邊瞧他。寇恩氣沖沖地轉過身子，背向着她。隔了很久，纔有人接聽電話。

「可以請露絲·荷蘭小姐聽電話嗎？」他向着黑色的話筒，這樣說道。

「你是誰啊？」

「路特維支·寇恩。」

那邊的聲音，靜了一會兒。『路特維支——』聲音又響了過來，好像屏息着似的。『你，路特維支嗎？』

「是的——」寇恩突然覺得自己的心，活像一柄鐵錘似地劇烈地敲着。『是的。——是你嗎，露絲？我連你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我們從來沒有在電話裏談過哪。』

「你從哪兒打來的電話？」

「我在這兒。在沮列克。在一家烟紙店裏。」

「這兒嗎？」

「是的。就在你同一條街上。」

「那你爲什麼不到我這兒來呢？出了什麼岔子嗎？」

「不，一點兒也沒有。我今天纔到這兒來的。我以為你也許已經不在這兒了。我們到什麼地方見面？」

「這兒！就到這兒來好了！三樓。你知道是哪一所屋子嗎？」

「哦，我知道。可是不要緊嗎？我的意思是，那些跟你同住的人？」

「這兒一個人也沒有。祇有我一個人。他們都出門度週末去了。來吧！」

「好的。」

寇恩攔下了聽筒。他心不在焉地向四下裏一望。這彷彿不復是剛纔的那個店舖了。於是他回到櫃台前。『電話費多少啊？』他問。

「十生丁。」

「祇要十生丁嗎？」

「那已經夠貴了。」那個女人檢起了銅幣。『別忘了你的紙烟。』

「哦，是的。哦，當然囉。」

寇恩走到外面街上，我現在可不能跑啊，他想。奔跑的人，總容易叫人家懷疑的。我要鎮定點兒。史丹納處了我的地位，他也不會跑的。我要走着過去。那麼誰也不會看出我有什麼奇特的地方了。可是我不妨走得快些。我可以走得很快。那就跟奔跑也差不多快啦。

露絲站在樓梯上。這兒黑黝黝的，寇恩祇是很模糊的看到她。『你瞧哪，』他急忙用沙

聲說道，「我很憐。東西都還在車站上。我也來不及洗澡，換衣服呢。」

她不則聲。兀自站在樓梯頭，身體向前傾着，等候着他。他奔上樓梯，驀然間，她又在他身邊了，溫暖而真實的——生命，還比生命更溫暖而真實呢。

她悄悄地偎倚在他胳膊裏。他聽到她的呼吸，摸到她的頭髮。他紋絲兒不動地木立着，祇見他四周的朦朧的黑暗，彷彿在震顫。然後他發覺她原來在啜泣着。他猛可地一怔，動彈了一下。她在他肩膀上搖着頭，不讓他離開。「不要來管我。一下子就會好的。」

樓下的一扇門開了。寇恩小心謹慎，不讓人家看見的轉過頭來，以便俯視樓下。他聽到脚步的聲音。接着電鈕鏗鏘地響了一下，電燈開了。露絲驀然一怔。「來，趕快進這兒來吧！」她拉着他穿過了門廊。

他們坐在牛曼家的起居室裏。寇恩好久不到任何人的家裏了。這是一個中等人家的房間，佈置得並不怎麼高雅，陳設着一套笨重的櫥樹家具，一條新穎的波斯地毯，幾把蒙着起稜織物的椅子，還有幾盞遮着鮮明綢罩的燈。可是在寇恩看來，這已經彷彿是一種甯靜的景象，一個安全的島嶼了。

「你的那張護照，什麼時候滿期啊？」他問。

「七星期以前，路特維支。」露絲從食器架上拿了兩隻酒杯，一個酒瓶。

「你有沒有申請展期呢？」

「申請的。我到這兒沮列克的領事署裏去過。他們都拒絕了。此外，我也當然不作任何希望啦。」

「真的，我也不作什麼希望了。雖然我常常還希望着發現一個奇蹟。總之一句話，我們都是祖國的敵人。祖國的危險的敵人。那就應該使我們覺得自個兒都很了不起啦，可不是嗎？」

「我倒覺得很好，」露絲說着，把酒杯和酒瓶放在桌子上。「現在我就沒有什麼勝過你的了，那倒是很好的呢。」

寇恩笑了起來。他用胳膊摟住她的肩膀，指着桌子。「那是什麼啊，高涅克嗎？」

「是的。是牛曼家最好的高涅克酒。我要跟你對飲，因為你又來了。沒有了你，真是可怕咧。知道你給關在牢裏，真叫我耽驚。他們糟塌了你，那些個兇犯，一切都是我的罪過。」

她瞟着他，微笑着，寇恩知道她非常興奮。她的聲音也顯得非常憤怒，而當她斟酒的時

候，手也震顫起來。「真是可惡咧，」她又說道，將一個酒杯遞給了他。「可是現在，你畢竟又回來了。」

他們喝着酒。「那倒不壞，」寇恩說。「真的不壞呢。」

露絲放下她的酒杯。她已經一口氣喝乾了。她用手臂圍住他的頸子，吻着他。「如今，我再也不讓你離開啦，」她囁嚅着，「永遠！」

寇恩瞧着她。他以前從沒有看見過她這副樣子。她完全變了。以前彷彿謎似的一重暗影，一種他覺得無以名之的遙遠的哀愁，隔在他們中間的那種生疏的什麼東西，此刻都已經消失了。現在，她已經展現出來，袒露出來，而第一次，他覺得她是屬於他的。在以前，他就從來沒有這麼肯定過的。

「露絲，」他說，「我希望這兒的天花板忽然裂開，讓一架飛機飛進裏面，我們就可以坐着飛往一個棕櫚和珊瑚的島嶼，那邊的人，從來沒有聽到過什麼護照啊，居住許可證啊之類的東西。」

她又吻着他。「我就怕那邊的人，也全知道那些個東西呢。在棕櫚和珊瑚之間，他們一定也有堡壘、大砲、和軍艦，而且比這兒沮列克，佈防得更嚴密咧。」

「哦，當然囉。讓我們再喝一杯酒吧。」他拿起酒瓶，斟着。「可是即使在沮列克，也太危險了。我們在這兒，也躲不長久的。」

「那麼，我們就離開好啦。」

寇恩環顧着房間的四周，望着深薔薇色的帘幔，望着椅子，望着黃橙橙的綢質的燈罩。「露絲，」他說着，向那些個東西做出一個指點的姿勢，「跟你一塊兒遠行，倒是挺有意思的；那是我理想中最美滿的事了。可是你必須明白，我們決不會有這些個東西的。有的都是些鄉村道路、乾草堆、和躲藏的地方，還有骯髒的宿舍小房間，要是我們運道好，就不時耽心着警察。要是運道不好，還得坐牢。」

「我全知道，那都無所謂的。你不用耽心。無論如何，我非離開這兒不可。我再也耽不下去了。因為我沒有登記，所以我的朋友們就害怕着警察。要是我走了，他們都會覺得高興的。我身邊還有點兒錢，路特維支。而且我可以幫你販賣。我不會花費你多少的。我相信我自個兒非常懂事。」

「原來你還有錢呢，」寇恩說道，「你還可以幫我販賣！要是你再說一句話，我就要像老太婆似的哭號起來了。你要攜帶的東西，多不多啊？」

『不多。一切不需要的東西，我都留在這兒。』

『好。那麼你的書，怎麼辦呢？特別是那些厚厚的化學書？目前我們能不能夠把它們留在這兒啊？』

『我已經賣掉了。我依從了你在普拉格給我的勸告。你說，你不應該保存過去生活中的任何東西。一點兒也不要。你不應該回溯既往。那祇會叫你厭倦而無用的。書本帶給我不幸。因此我都把它們賣掉了。而且，帶來帶去，也太重太不方便啦。』

寇恩微笑着。『你說的對，露絲。你很懂事。我想我們先去琉森。那是一個瑞士專家，喬治·平特介紹我的。那邊有很多的外國人，因此你不會叫人注目，警察也並不挺嚴。那麼，我們什麼時候動身呢？』

『後天一早動身之前我們可以一直住在這兒。』

『好的。我有一個地方可以住宿。不過，還有一件事情，十二點鐘，我必須回到格雷夫咖啡館裏去一下。』

『十二點鐘你不要到那邊去了！你就就在這兒，路特維支。後天以前，我就不讓你走到街上去。否則的話，我真要耽心死了。』

寇恩凝視着她。『可是我們能不能夠這樣辦呢？這兒有沒有一個女侍或者什麼人會出賣我們呢？』

『女侍要到星期一中午，纔會假滿回來。她要趁十一點四十分的火車回來的。其餘的人，要到下午三點鐘纔回這裏。直到那個時候，我們纔會有人哪。』

『天哪！』寇恩說。『那麼，在那個時候以前，這整個一份公寓房間，就祇有我們兩個人了嗎？』

『是的。』

『那麼，我們就彷彿自個兒是主人似的，住在這兒嗎？有着我們自個兒的起居室、臥室、餐室，還有雪白的桌布、磁器，也許還有銀質的刀叉，削蘋果用的水果刀，盛在小杯裏的黑咖啡，還有無線電收音機嗎？』

『全有的！我來煮飯，爲了你，我還要穿上薛爾維亞·牛曼的一套晚服呢。』

『那麼，今兒個晚上，我也要穿上牛曼先生的晚餐短外套了。不管他身材怎麼大。我在牢獄裏的時候，從時裝世界上學會了應當怎麼穿衣服。』

『你穿起來大概都很配身的。』

「那纔好咧！我們必須祝賀一番。」寇恩熱烈地直跳起來。「我還可以洗一個熱水浴，多擦點兒胰子，可不可以啊？這是我好久沒有享受過的事了。在牢獄裏，可祇有一種來沙而藥水的淋浴。」

「當然可以的囉！放上世界聞名的寇恩——發爾香水的一個熱水浴。」

「說起香水，我已經賣完了。」

「可是我這兒還有一瓶呢。就是那一次在普拉格電影院裏，你送給我的。那是我們的第一晚。用到今天我還沒有用完啊。」

「那纔好咧，」寇恩說。「沮列克真是一個多麼值得祝福的地方！露絲，你鼓勵了我。我們的情形，光景總要好轉了。」

第十一章

商務顧問亞諾爾特·渥本漢的別墅，就在琉森附近。這是一所彷彿城堡一樣高矗在四區湖上的白堊屋子。寇恩圍攻了兩天。在專家平特給他的一張地址單上，有一個註腳寫在渥本漢的名字底下：『德國人。猶太人。肯施捨，祇是須加壓力。民族主義者。不必提及猶太民族主義。』

第三天，寇恩被延見了。渥本漢在一個滿植着紫菀、向日葵和菊花的大花園裏接見的。他是一個看去很談諧而岸偉的人，長着粗茁的手指，和一撇濃密的小鬍髭。『你纔從德國來嗎？』他問。

● 猶太民族主義 (Zionism) 近今猶太人中的一種理想或計劃或運動，意在以宗教或國民化之目的

殖猶太民族於 Zion 所在地之 Palestine，如不能實行則殖民於他處。——譯者。

「不，我已經出來兩年多了。」

「你原來是哪兒的人？」

「德勒斯登。」

「哦，德勒斯登。」渥本漢用手摸着他發光的禿頂，戀鄉似地太息着。「德勒斯登是一個了不起的城市。一顆明珠。勃魯爾坪也不能跟它比擬呢。是不是啊？」

「不，」寇恩說。他覺得很熱，真想喝那杯放在渥本漢面前石桌上的酒。可是渥本漢却並沒有請他。他凝視着清澈的長空，惘然出了神。「還有薩文格——宮堡——陳列館——

我想你都很熟悉吧？」

「不怎麼熟悉。我祇知道外面的樣子，當然囉。」

「可是我親愛的年青朋友！」渥本漢譴責似地瞧着他。「像這樣的東西都不知道嗎！這是德國巴洛克式建築的最偉觀的代表！你聽見過但尼爾·普貝爾曼的名字嗎？」

「哦，是的，當然囉！」寇恩其實從來沒有聽見過德國偉觀的大建築師的名字，可是他
想討好渥本漢。

「哦，那就好多了，」渥本漢寬慰地向椅子背上靠將下去。「是的，我們的德國！誰也不

能模倣呢呢？」

「當然不能囉。而且也是很幸運的呢。」

「那是什麼——很幸運的？你那是什麼意思啊？」

「我的意思，祇是——對於猶太人是很幸運的。否則的話，他們都完了。」

「哦，原來如此！你在牽涉到政治了。你聽我說——「完了，」「完了，」那都是些大言壯語！你相信我的話，情形可不是那麼壞的。總有很多的誇張。我得到最可靠的消息，情形決不像他們渲染的那麼壞。」

「真的嗎？」

「千真萬確的。」渥本漢向前俯下身去，機密地壓低了嗓子。「讓我來告訴你吧。請你保守機密，今天的情形，猶太人自個兒應該擔負起大部份的責任。他們負有很大的責任。我告訴你，這是確實的，而是我都明白。他們的行動，大部份都是不必要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倒還知道得一點兒。」

他到底會給他多少錢呢？寇恩猜測着。也許足夠使我們到百倫去吧。

「譬如說那些東猶太人，那些從加里西亞和波蘭來的移民，」渥本漢解釋着，啜了一

口冷酒。『有什麼理由都讓他們一起進來啊？那些個人，在德國到底做些什麼事情呢？我就跟政府一樣地反對他們的。人家總說猶太人畢竟是猶太人——可是一個骯髒的小販，穿着一件油膩膩的土耳其長衫，捲着一綑可笑的鬚髮，和一個幾百年前就移居進來的猶太貴族家庭，中間有什麼相同哪？』

『分別在移居的遲早而已，』寇恩不假思索地說着，便愕然的停了下來。他本來並不想挑惹渥本漢發怒。

可是渥本漢却滿不在乎；他正忙着自個兒的問題。『貴族家庭已經給同化了。他們都是高貴和重要的公民，都是國家的資產——而小販們不過是異邦人而已。就是那麼一回事啊，我的朋友。這些個人，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沒有一點兒也沒有！他們應該給留在波蘭的！』

『可是那邊也不要他們呢。』

渥本漢做了一個拂開的姿態，忿恚地瞧着他。『那跟德國沒有什麼關係哪！那是根本不同的一回事了。我們必須反對。我最恨這種不分玉石的責難。隨你說什麼攻擊德國的話吧，可是那邊的人都很活躍，都還成就了一點兒事情！這是你應該承認的，可不是嗎？』

「當然囉。」二十法郎，寇恩想，可以應付四天的房金。也許他會給我更多吧。

「事實上，有時候，一個人應該受苦，或者某種人羣——」渥本漢急忙哼了一下。「哦，那是政治上，一種無可避免的需要。在民族政治中，根本沒有傷感的餘地。我們應該承認這一個事實。」

「當然囉。」

「你自個兒瞧吧，」渥本漢接着說道，「人們被雇用了。民族尊嚴也被提高了。當然有着很高的估價的，可是往往都在開始的時候。這是應該矯正的。你祇要想想我們的軍隊怎麼改編的吧。哦，這在歷史上是空前的！於是我們，突然地又變成一個強盛的國家。沒有一枝裝備很好的強大的軍隊，一個國家就不值一文錢的，簡直一文錢也不值的。」

「這些個事情，我根本就不懂，」寇恩答道。

渥本漢給他一種憤怒的眼色。「可是你應該知道啊！」他說着，站起身來。「尤其在國外！」他急匆匆地抓住一個蚊子，有條有理的把它壓爛了。「現在，他們又怕起我們來啦。你記着我的話，恐懼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祇有在人家怕你的時候，纔會有所成就的。」

「那我知道，」寇恩說。

渥本漢喝乾了酒，在花園裏踱了幾步。四區湖在下面閃爍着，活像一塊從天上掉下來的藍色盾牌。『你怎麼樣？』他改變了語氣，這樣問道。『你要往哪兒去啊？』

『往巴黎。』

『爲什麼往巴黎去呢？』

『我不知道。我總要有一個目標啊，他們說，到那邊去比較容易。』

『爲什麼你不就在瑞士呢？』

『渥本漢顧問，』寇恩突然屏息着說，『我但願就能夠這樣啊！但願你能夠幫我，讓我可以在這兒耽下啊。也許你可以替我介紹一下，或者給我一個工作的機會。但願你能夠用你的名義——』

『那我不能，』渥本漢急忙打斷了他的話。『一點兒也不能！絕對不能！無論如何，那不是我的意思。這不過是一個問題。在各方面，我必須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態度。我不能夠讓自個兒給牽涉進去。』

『可是這裏邊並沒有什麼政治意味哪。』

『現在啊，一切都是政治性的。如今，瑞士是我的東家。不不，不要拿這樣的問題來問』

我。』他逐漸地變得更憤怒了。『那麼你來見我，還有什麼別的事情呢？』

『我想問你，要不要這些個小巧東西。』寇恩從口袋裏掏出幾樣貨品。

『你那是什麼東西呢？香水嗎？化粧水嗎？什麼都沒有用。』渥本漢把瓶子推開了。『胰子嗎？胰子總是有用的。好吧，你拿給我看。很好。我就揀這一塊。等一下——』他伸手到口袋裏，踟躕了半晌，把幾個銅幣放回去了，摸出兩個法郎擱在桌子上。『拿去，我想這個價錢已經很好了吧，是不是啊！』

『事實上，這已經是太多了，胰子的價錢，祇值一個法郎。』

『好，就都拿了去吧。』渥本漢慷慨地說。『可是千萬不要告訴人家。就這樣，我已經煩得要死了。』

『渥本漢顧問，』寇恩抑制着說，『就爲了那個理由，我就祇想收你胰子的價錢。』

渥本漢愕然地瞧着他。『哦，那就隨你的便吧。這是一個很好的原則，當然囉。決不接受人家的餽贈。那也常常是我的座右銘呢。』

那天下午，寇恩居然賣掉了兩塊胰子，一隻木梳，和三版安全針。利潤是三個法郎。最後，

他倒不是出於希望，而是出於無可無不可地走進了薩拉·格侖堡太太開的，一家小小的襪衣舖。

格侖堡太太是一個頭髮凌亂戴着夾鼻眼鏡的女人，她很有耐性地聽着他的話。

「這不是你固定的職業吧，是不是啊？」她問。

「不，」寇恩說道，「而且我也不在行。」

「你願意工作嗎？我現在剛要登記貨物，想找一位額外職員，幫我三兩天的忙。每天七法郎，供給很好的膳食。明天八點鐘，你可以到這兒來。」

「謝謝你，」寇恩說道，「可是——」

「我知道——不過沒有什麼人會在我這兒找出什麼來的。現在，你給我一條肚子吧。這兒是三法郎，夠不夠啊？」

「太多了。」

「不太多。就怕太少了。你不要攪昏了頭腦。」

「單靠頭腦，也沒有多大用處的，」寇恩說着，便接過了錢。「可是，你不時也要有一點兒小小的運氣。那就更好了。」

「那麼，你就動手幫我清理吧。每小時一個法郎。那個，你就叫它作運氣嗎？」

「當然囉。」寇恩說道。「運氣這樣東西啊，你一看見就要認識清楚的。然後它會常常的來了。」

「你在路上，也會學到過這一類的事嗎？」格侖堡太太問。

「倒不是在路上，而是在我有思索機會的餘閒中。那時候，我就從我遭遇到事情裏，設法學習。每天，你總可以學到一點兒東西。有時候，甚至還從商務顧問那兒學習呢。」

「關於襯衫的事情，你也懂得一點嗎？」

「祇是最粗糙的那種。不久以前，我在一個機關裏，花了兩個月的工夫，學習縫紉。當然囉，縫那些最簡單的東西哪。」

「不會有害處的。」格侖堡太太說。「譬如說吧，我知道怎麼拔牙。那是二十年以前，我從一個牙醫那兒學會的。誰知道，也許我將來有一天會做那種行業咧。」

寇恩工作到那天晚上十點鐘，喫了一頓豐盛的晚餐，還拿了五個法郎。加上販賣得來的利潤，他可以足夠維持兩天的生活，這比渥本漢顧問那兒拿到一百法郎，還要興奮得多。

呢。

露絲就在一家小小的寄寓宿裏，等候着他，這家宿舍也是他們從平特的地址單上選擇出來的。在這兒，他們可以不用向警察局報告，耽擱幾天。其時她並不是獨個兒守在房裏。在陽台上的桌子旁邊，挨着她坐的，還有一個瘦瘦的中年人。

「感謝天，你回來了，」露絲說着，便站起身來。「我真替你耽心呢。」

「你不用耽心。每當你覺得非耽心不可的時候，往往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而意外的發生，却都祇在你預料不到的時候。」

「這是一種詭辯，不是一種哲學，」那個跟露絲坐在一塊兒的人，這樣說道。

寇恩向他轉過臉去，那個人便微笑起來。「來，跟我喝一杯酒吧。荷蘭小姐會告訴你，我是不妨事的。我的名字是伏黑特，從前一向在德國當大學教授。請你陪我喝完我這最後的一瓶酒吧。」

「爲什麼是你最後的呢？」

「因爲我打明天起，就要去做一會兒房客啦。我很疲乏，必須休息了。」

「房客？」寇恩惘然地問道。

「我叫它作房客。你也許要加上——牢獄裏的房客。明天，我要向警察局報告，告訴他們，我在瑞士，已經非法地住了兩個月了。作爲一種處分，我可以判坐幾星期的牢，因爲我早已給放逐過兩次。那是國立寄宿舍。不過最重要的是，你必須說在這兒已經耽了很久；否則，破壞秩序而僑居國外，僅僅視爲一種自衛的行動，那你祇會重新給驅逐出境而已。」

寇恩瞧着露絲。『假如你需要錢用——我今天倒賺了很多。』

伏黑特婉謝了他的好意。『謝謝你，不必。我還有十個法郎。我所需要的，不過買點兒酒，付幾個房金。我祇是很疲乏了；我要稍稍休息一下。像我們這樣的人，祇有在牢獄裏纔找得到休息。我已經五十五歲了，身體又不大健康。奔來奔去，躲東躲西的，我真是很疲乏了。來吧，跟我一塊兒坐下來。當一個人那麼孤獨的時候，伴侶是最大的慰藉。』他斟滿了酒。『這是紐謝得爾的酒，跟冰水一樣地爽利而澄清的。』

『可是牢獄——』寇恩說道。

『琉森的牢獄是好的。我很熟悉——去選擇我所願意的牢獄，我自以爲也是一樁賞心樂事呢。唯一的恐懼，就怕他們不准。就怕審判我的法官太人道了，祇把我放逐出去。於是整個計劃，必須重行開始。而且像我們這種所謂阿利安人，處境就比猶太人要困難得多。我

們沒有可以援助的宗教團體——也沒有什麼信徒。不過，這些個事情，他們也不必多談了

』

他舉起酒杯。『我們爲世界的美，喝一杯吧；那是不可磨滅的。』

他們彼此碰了一下酒杯，發出一種清澈的琤琤的聲音。寇恩喝着冷酒。是葡萄汁吧，他想。渥本漢，他跟伏黑特與露絲，一塊兒坐了下來。

『我以爲我又要孤獨起來了，』伏黑特說，『而現在，你也回來啦。有着這樣皎潔的秋光，多麼美麗的夜晚哪！』

他們在半暗的陽台上，默默地坐了很久。有幾隻夜出的蝴蝶，用牠們沉重的身體，撞着電燈泡的灼熱的玻璃。伏黑特以一種心不在焉的姿態，往椅子背後靠下去，可是他削瘦的臉上，以及他清澈的眼睛裏，却露出一脈十分寧靜的神情；驀然間，其餘的兩個人，都彷彿覺得這兒是一個從什麼逝去的世紀裏回來的人，安恬而舒泰地跟他的生命，和跟世界訣別。

『沉著，』隔了半晌，伏黑特纔沉思地說，幾乎彷彿在自語似的。『沉著，寬容的寧靜的女兒，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消失了。那需要太多的條件啦——知識，超然的態度，以及在不可避免的事情之前的寬容與退讓。而這些個東西，都在今天那種頑強地在計畫改造世界

的野蠻的軍事理想跟前飛逃了。凡是想改造世界的人，往往把世界弄得更糟——而獨裁者却都是從來不會沉著的。」

「便是那些受他們獨裁的人，也不會沉著咧，」寇恩說。

伏黑特點了點頭，慢慢地啜了一口澄清的酒。然後指着那道在一彎明月下閃爍的銀色湖沼，以及像聖餐杯口似的圍着湖沼的峯巒。「誰也獨裁不了它們，」他說，「誰也獨裁不了這些個蝴蝶。誰也獨裁不了那些樹葉。誰也獨裁不了那些——」他又指着幾本家紋戶誦的書。「霍爾德林[●]和尼采[●]。一個人寫下了人生最純粹的詩篇——另一個人把神的舞蹈者認為充滿了戴奧尼修斯的狂歡——而兩個人後來都發狂了——倒像造化在什麼地方設下了一個界限似的。」

「獨裁者纔不會發狂呢，」寇恩說道。

● 霍爾德林：(Holderlin, 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1770—1843) 德國詩人。三十二歲發狂。

至死不癒。所作抒寫詩，多優秀之作。——譯者

● 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1844—1900) 德國哲學家。晚年生精神病，至一八八九年完全發狂。

——譯者

「當然不會囉。」伏黑特微笑着站將起來。「可是他們也不會精神健全的。」

「你明兒個真的要到警察局裏去嗎？」寇恩問道。

「是的，我要的。再會吧，謝謝你想幫助我的意思。我要到下面湖邊去玩兒一點鐘。」

他慢慢地走下街去。萬籟俱寂，在他出去之後，好久還聽得到他的腳步聲。

寇恩俯視着露絲，她在向他微笑。「你害怕嗎？」他問。

她搖搖頭。

「這跟我們是不同的，」他說。「我們還年青，我們應該生活下去哪。」

兩天以後，平特給什麼風兒，突然從沮列克吹來了，他冷漠、文雅、而躊躇滿志的。「你怎麼樣？」他問。「一切都很好嗎？」

寇恩把謁見渥本漢顧問的經過，告訴了他。平特仔細地傾聽着。當寇恩敘述着他怎麼懇求渥本漢，用他的名義去運用他的關係的時候，他便笑了起來。「那是你的錯誤，」他說。

「那個人是我所知道的一隻最胆小的蟾蜍了。可是，待我去跟他與師問罪吧。」
他走了，那天晚上回來的時候，手裏拿了一張二十法郎的鈔票。

「好本領，」寇恩說。

平特嫌厭地聳了聳肩膀。「還不算好呢；你不妨記着我的話。那個民族主義者渥本漢先生，因為他是一個百萬富翁，所以他什麼都明白。可是金錢毀了他的人格，是不是啊？」

「而沒有金錢，也會毀掉一個人的人格的。」

「對啦。不過比較的還不多。我報告他一個捏造的德國情報，可駭了他一大跳。恐懼是唯一使他施捨的手段了。他就希望用金錢來賄賂命運。我那個地址單上不是說了的嗎？」

「不。那上面祇說，「肯施捨，祇須加以壓力。」」

「那也是一樣的啊。也許有一天，我們看到渥本漢顧問已經流為街頭的乞丐。那我纔覺得快意呢。」

寇恩便笑了起來。「也許他真會有那麼一天的。可是，你為什麼也到琉森來了呢？」

「沮列克太緊了。有一個偵探老釘着我。而且——」他的臉色陰沉起來——「我常常到這兒來拿我德國寄來的信。」

「是你雙親寄來的嗎？」

「是我母親寄來的。」

寇恩緘默着。他想起了自己難得跟她通信的母親。可是因爲他常常改變着住址，就始終沒有收到過回信。

「你喜歡糕餅嗎？」隔了半晌平特纔問。

「喜歡，當然囉。你有嗎？」

「有，且等一下。」

他拿了一個紙包回來。這是一隻紙版盒子，裏邊用蠟紙仔細地包着一塊瑪地拉糕。『這是今天纔從海關上寄到的，』平特說道。『這兒的人替我拿來了。』

「可是你應該自個兒喫哪，」寇恩說。『你母親親手烘製的。我可以看得出來。』

「是的，是她親手烘製的。那便是我不想喫它的理由。我不能夠喫，連一口都不能夠喫。」

「那我就懂了。我的天，假如我有了一塊母親寄來的糕餅，我就喫它個一個月，每天晚上喫這麼一小塊。」

「不要誤解我，」平特抑制着自個兒的情感，這樣說道。『她不是寄給我的。原是想寄給我哥哥的。』

寇恩瞪視着他。『可是，你說你哥哥已經死了啊。』

『他的確是死了，可是她還沒有知道。』

『她還沒有知道嗎？』

『沒有，我又不能夠告訴她。我就是不能夠告訴她。要是有一天給她發現了，她一定也會死的。他是她最喜歡的。她對他，比對我更要喜歡得多。而且，他也比我好得多。那便是她不會受得了的原因。我是受得住的！當然囉！你瞧着吧。』他把渥本漢給他的錢摔在地板上。

寇恩將鈔票檢起，放回桌上。平特在一張椅子裏坐了下來，燃上一枝烟捲，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這兒，你讀這封信吧——這是她最後的一封信。來，把那塊糕也拿來。要是你讀過了這一封信，你就會知道這些個事情，會使你有怎樣的感覺。』

這是一封寫在淡藍箋紙上的信，字跡挺秀而微斜，彷彿出於一個年青姑娘的手筆。

我最親愛的李奧普特：

你的信是昨天收到的，我簡直快樂得不能不坐着等了很久，直到稍微平靜一點的時候，纔拆開信來閱讀。經過了這種混亂的局世，我的心臟早已不很好了，那你總也

能夠想像得到的。可是你畢竟找到了工作，那我真是多麼快活啊。即使你收入不多，你也不用焦慮，祇要你勤懇作事，一定會有進境的。那麼過些時候，你又有復學的機會了。親愛的李奧普特，請你照顧照顧喬治。他是那樣的輕率鹵莽，那樣的沒有頭腦。可是祇要你也在那兒，我就放心了。今天早晨，我給你烘製了一塊瑪地拉糕，就是你一向喜歡的那一種。我現在寄給你，希望它寄到你那邊的時候，不至太乾，雖然這種瑪地拉糕，即使乾了也不要緊的。這是我所以不給你咖啡圓餅——也是你愛喫的——而給你這種糕的原因。那種圓餅，一定在路上就都乾了。親愛的李奧普特，要是你有空，請你即刻回信給我。我一逕在渴念着。你手頭有相片嗎？我但願我們不久就可以重聚。不要忘記我。

你的親愛的母親。

問候喬治。

寇恩把信放回桌上。他沒有將它放在平特的手裏；他祇是放到靠近他的桌上。『相片，』平特說。『叫我到哪兒去找他的相片呢？』

「她是不是剛纔收到你哥哥寫給她的最後一封信啊？」

平特搖了搖頭。「一年以前他就自殺了。打那時候起，我就一逕給她通信。每星期或者隔一個星期一封。用我哥哥的筆路。我學會了模倣他的字體。她一定不會知道的。絕對不會。你也認爲她一定不會知道嗎？」

他殷切地瞧着寇恩。「告訴我，你的意見。」

「是的。我相信這樣的辦法比較的好。」

「她已經六十歲了。而且心臟又很壞。大概她不會再活多久的。說不定，我可以使她永遠不會發現。說他是自殺的，你要瞭解，那是她決不會相信的呢。」

「是的。」

平特站起身來。「我現在必須再寫信給她。用他的名義。那麼，事情就可以給搪塞過去了。相片——叫我到哪兒去找相片呢？」他從桌子上檢起了那封信。「我請求你，拿了這塊糕去吧。假如你不要，就給露絲。不過，你不必告訴她全部的故事。」

寇恩躊躇着。

「這是一塊很好的糕。我祇要拿這麼一小塊——祇要這點兒，作爲——」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柄小刀，從糕的邊沿上切下了一小塊，放在他母親的信裏。『你知道嗎，』他說着，露出一種如夢初醒的奇異的神情。『我哥哥其實並不怎麼愛我的母親。祇有我——我好玩兒嗎，是不是啊！』

他走到他樓上的房間裏去了。

那天晚上十一點鐘，露絲和寇恩仍然坐在陽台上。平特又走下樓來。他還是那麼冷漠而高雅。

『我們到什麼地方去走走吧，』他說。『時間還這麼早，我實在睡不着，而且今晚上我也不想獨個兒耽着。祇要走這麼一個鐘頭。我知道一個保證可以安全的地方。求你答應我吧。』

寇恩瞧着露絲。『你累不累啊？』他問。

她搖搖頭。

『求你答應我吧，』平特重複地說着。『祇要一個鐘頭。換換環境。』

『好的。』

他帶他們到一家有跳舞的咖啡館裏。露絲向裏邊一望。『這兒太高雅了。』她說。『我們不配的。』

『要是我們這種四海爲家的人還不配，那麼什麼人纔配呢？』平特譏誚地答道。『來吧。祇要仔細地看一看，你就知道實在也並不太高雅咧。高雅的程度，不過偵探們不來光臨而已。而且一杯高涅克酒，也不比其他地方賣得貴。可是，這兒的音樂，倒要高明得多。有時候，你就需要這一類的東西哪。請進來吧。這兒還有一張桌子在。』

他們坐了下來，招呼了酒。『這兒是無所謂的！』平特說着，便舉起酒杯。『讓咱們樂一下子吧。浮生若夢，到終了，不論我們有沒有享受過，誰也不來理會的。』

『你說的對。』寇恩也把酒杯舉了起來。『我們祇要自命爲國家的公民，露絲，你說對不對啊？自命爲在沮列克也有一個家，到琉森不過是來旅行的。』

露絲點點頭，向他微笑着。

『或者是遊歷者，』平特說道，『有錢的遊歷者。』

他喝乾了酒，又叫了一杯。『你也再來一杯嗎？』他問寇恩道。

『等一會兒再說。』

『再來一杯。你就可以更容易得到適宜的情調。請你再來一杯吧。』
『好的。』

他們坐在桌邊，瞧着那些個跳舞的人。有很多跟他們年齡相仿的青年，可是無論如何，他們這三個人總覺得好像是迷路的孩子，坐在那兒睜大了眼睛，興趣盎然地望着，可是並不是屬於他們的。如同灰色的環子那樣地箍着他們的，還不僅是他們的那種無家之感；而且是一個沒有希望沒有前途的青年人的那種悵鬱寡歡的愁懷。我們到底是怎麼回事啊，寇恩想。我們是來作樂的。一切我所希冀的，我都有了，而且也許還不止這許多；可是到底還有什麼別扭呢？

『你喜歡這兒嗎？』他問露絲。

『哦，喜歡得很，』她答道。

房間裏其時黝黯了下來，彩色的燈光，掠過地板，一個美麗的娉婷的舞孃在舞池裏出現了。

『妙啊，可不是嗎？』平特喝着彩問。

『妙得很咧！』寇恩也鼓起掌來。

「這個音樂纔美呢，你以為對不對啊？」

「真是卓絕的。」

他們坐在那兒，殷切地尋找着美妙的東西，頗想尋歡而作樂；可是每一樣東西，都有一重污垢，一層塵埃，他們却不知道爲什麼。

「你們倆爲什麼不去跳舞啊！」平特問道。

「我們去好嗎？」寇恩站起身來。

「我想我不會跳。」露絲說。

「我也不會跳啊。我們是半斤八兩的。」

露絲躊躇了一會兒，然後伴着寇恩走下舞池。彩色的燈光，在舞客們頭頂上照射。「此刻是紫羅蘭色的燈光，」寇恩說。「這是我們參加跳舞的好機會。」他們小心翼翼地跳着舞，兩個人都覺得羞人答答的。漸漸地，他們覺得有點兒把握了，尤其當他們看到誰也不在注意他們的時候。「跟你跳舞，纔覺得有意思呢！」寇恩說。「跟你在一塊兒，什麼事情都覺得挺有意思的。倒不祇是有你在那兒——周圍的一切都幻變着，變得都美麗起來了。」

她將手移近他的肩膀，貼住了他。漸漸地，他們跟上了音樂的旋律。燈光掠過他們的頭

頂，活像一道彩色的水流，一會兒，他們把一切都忘記了——此刻，他們祇是一對彼此吸引着的溫柔的青年，再也沒有恐懼、嫌厭和逃亡的陰影。

樂聲停止以後，他們又回到自己的桌子上。寇恩瞧着露絲。她的眼睛發着光，一臉的活潑神色。突然間，又流露出一種快樂忘形，甚至很勇敢的表情。他媽的，他想，一個人祇要能夠隨心所欲地生活多好啊——於是他突然覺得苦痛起來了。

「瞧啊，誰在走來了，」平特輕聲說道。

寇恩抬頭一望。原來是商務顧問亞諾爾特·渥本漢，正在大踏步穿過房間，走向門口。在他們的桌子邊，他站住了，向他們怒目睨視。「很有趣，」他突然說道，「也很有益的。」

誰也沒有理睬。「我那慷慨的資助，原來就是這樣的收穫，」渥本漢怒氣沖沖地說道。「我的錢，原來就在酒吧間裏給揮霍的。」

「一個人決不是單靠麵包生活的啊，顧問，」平特心平氣和地答道。

「那祇是純粹的搪塞。像你這樣的年青人，沒有份兒到什麼酒吧間裏來的。」

「也沒有份兒流浪在馬路上的啊，」平特答道。

寇恩向露絲轉過頭去。「讓我介紹這位討厭我們的紳士。他是渥本漢顧問。他從我這

兒買過一塊胰子。我賺了他四十生丁。」

渥本漢怔了一怔，憤忿地瞪着他。然後咕咕噥噥的哼出一個聽去似乎是『無恥』什麼的詞兒，便大踏步走開了。

『那是怎麼回事啊？』露絲問。

『是天下最平凡的事情，』平特譏嘲地答道。『做作的慈悲。比鋼鐵還硬。』

露絲站起身來。『他一定要去報告警察了。我們不能不走啦。』

『膽量太小，他還不敢那麼做呢。那會有不愉快的後果的。』

『我們還是走吧。』

『好的。』

平特惠過了賬，他們一塊兒走向宿舍。在車站附近，他們看見兩個人迎面走來。『留意，』平特低語着。『偵探。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

寇恩開始悄悄地吹着口哨。他挽住了露絲的手臂，若無其事地慢吞吞地走着。他覺得露絲要加快脚步。可是他壓住她的手臂，笑着，迂緩地躑躅到前面。

那兩個人打他們身邊擦了過去。其中的一個，戴着一頂低頂氈帽，毫不介意地吸着一

枝雪茄。另外一個便是伏黑特。他認出了他們，在他的臉上，他們看出了一種幾乎不容易覺察的悔恨的表情。

寇恩立刻向四下裏掃了一眼。那兩個人於是就消失了。

「是給押送到巴塞爾去的。十二點五十分開往邊界去的火車，」平特頗有把握地說道。

寇恩點點頭。「太講人道的法官，正是他最害怕的啊。」

他們向前走着。露絲兀自在打抖。「這兒一下子好像可怕起來了，」她說。

「法國，」平特答道。「巴黎……最好是個大都市。」

「你爲什麼不到那邊去呢？」

「我一點兒法文也不懂。再說，我是一個瑞士的專家。而且也太——」他自個兒打斷了話。

他們默默地走着。一陣涼風，打四區湖面上吹來。在他們頭頂上，天空是遼闊、灰黑、而陌生的……

在史丹納前面，坐着一度曾任柏林控訴院委員，前律師戈特巴奇二世博士。他是測心術的新任助手。史丹納在施潑婁咖啡館裏找來的。

戈特巴奇年約五十左右，因為是猶太人，所以給德國驅逐出境。他一逕作着販賣領帶和非法充任法律顧問的事務。這樣，他僅僅足夠維持生活，免受凍餒。他太太祇有三十歲，長得很美，他也非常愛她。其時，她在變賣飾物，聊資度日；可是他知道她不久就會跟他仳離。史丹納聽到他的身世，便替他謀到一個襄助晚間表演的職位。這樣，他白天還可以做他原來的事情。

可是沒有多久，立刻就發現戈特巴奇並不稱職。他一逕糊塗不清，大為誤事。於是一到晚上，他便垂頭喪氣的走到史丹納面前，哀求他不要生氣。

『戈特巴奇，』史丹納說，『今天尤其壞了。這樣下去，那真是不行的。什麼，你簡直要我做一個真正的測心術者了。』

戈特巴奇直瞪着他，活像一匹垂死的守羊狗。

『那是多麼簡單的事，』史丹納繼續說道，『你走到第一根篷帳柱子去的脚步，表示坐着的那個人的座位排數。閉你右眼，表示女人——左眼，表示男人。你無意間伸出來的手

指，便是表示打左邊數起，那個人坐在第幾個座位。伸出你的右腳，表示那東西給藏在上身——左腳，藏在下身。你的腳伸出來的遠近，表示那東西藏匿的高低。因為你那麼神經過敏，所以我們早已把辦法都改了。」

那個律師胆怯地伸起手指摸着自己的領子。「史丹納先生，」他說。「我都記在心裏。天知道我是每天都練習的。倒像鬼迷似的——」

「可是，戈特巴奇，」史丹納很有耐性地說道，「你既然是一個律師，再複雜的事情也必須都牢記在心裏哪。」

戈特巴奇絞着自己的手。「民法我都記熟的。我記得幾百條法規，幾百件判例。請你相信我，史丹納先生，我的記憶力是法官們都害怕的——可是這件事情，委實是一個招致災禍的神靈呢——」

史丹納搖了搖頭。「可是，那是連小孩子都會記得的啊，戈特巴奇。祇有八個不同的暗號。還有四個特別的例外。」

「我都記得的。我的天！而且我還每天練習呢。祇是那種激動纔使——」

戈特巴奇坐在一張凳子上，彷彿一個萎縮的人形，孤苦地凝視着前面。史丹納笑了起

來。『可是你在法庭上總不會受激動的吧。你處置重要的案件，對於一個複雜的題目，也必須澈底而鎮靜地應付啊。』

『是的，是的，那很容易。可是這個啊！沒有開始的時候，我什麼都牢記在心裏——然而我一踏進篷帳，我就激動得什麼都給攪糊塗了。』

『到底什麼事情使你那麼激動呢？』

戈特巴奇緘默了一會兒。然後他輕聲說道，『我不知道。說起來是很複雜的。』

他站起身子。『你能不能夠再給我一個機會呢，史丹納先生？』

『當然囉。可是明天，你一定要好好的做了；否則普士洛奇也會責難我們呢。』

戈特巴奇在外衣口袋裏摸索了一陣，掏出一條包着棉紙的領帶。他把它送給了史丹

納。『我這兒帶給你一點兒小小的禮物。你給我麻煩得太多啦——』

史丹納婉謝了。『收起來吧。這一套事情，我們是不做的。』

『也不花我什麼錢的啊。』

史丹納拍拍他的肩膀。『這是一個律師的意圖賄賂。如果審判，這應該加上一種什麼罪行啊？』

戈特巴奇淡然地微笑着。『那是你必須向檢察官起訴的問題。對於一個優秀的辯護律師，你可以請求的唯一的事情，便是可以減少多少罪行？再說，處分是一樣的；不過像這一類的事件，減刑的情形也可以並不一概而論的。最近的一個例子，便是霍歐和他夥友們的控訴案。』

他變得生氣勃勃起來。『辯護律師是佛利干。一個頗為精幹的人，可是太喜歡發表奇論了。奇論祇能作為一種襯戲，因為它可以攪昏對造的腦筋；然而不能夠就作為辯護的基礎啊。那便是佛利干終於失敗的原因。他想為一個鄉曲律師，辯護一件的可以減罪的情形，理由是——』他賞識地笑着——『不明法律。』

『倒是一個聰明的靈感，』史丹納說。

『當作一個笑話是可以的；然而並不是一件訟案。』

戈特巴奇微側着腦袋，竚立了一會兒，眼睛突然在兩道狹縫裏炯炯生光。他彷彿不再是一個可憐的流犯和領帶小販了，他又是控訴院的戈特巴奇二世博士，法界叢莽中的一匹兇悍的老虎。

踏着急速的脚步，挺直了身子，他走在普拉特的大路上，好像他已經好久沒有走路似的。他並沒有注意到皎潔秋夜的岑寂——他彷彿站在人頭擠擠的法庭裏，面前攤着他的記錄，代理佛利干律師出庭。他望着那個國家律師結束了起訴狀，然後坐了下來；他捋捋了他的法衣，手關節輕輕地擱在桌子上，微微地揮舞着，活像一個劍客似的，接着便發出一種鏗鏘的聲音：『控訴院——被告霍歐——』

一件件的判決，簡單而明確的，堅持着他們的理論。他受理了國家律師的案件，一件又一件的。他出庭同意他們的結論，他出庭提起公訴，不准辯護。屋子裏沉寂了，法官們都昂起了頭。可是驀然間，他靈機一動，改變了立場，引證賄賂的律令，提出四個嚴酷的問題，宣布了它的疑點。然後好像鞭索抽了一下，他說明免訴的證據，於是情形就爲之突然一變了。

他在寓所前面，停住了脚步，慢慢地走上樓梯——脚步逐漸放慢下來，而且更顯得躊躇了。『我太太回來了沒有？』他問那個開門的，睡眼惺忪的女侍。

『她在一刻鐘之前回來的。』

『謝謝你。』戈特巴奇穿過門廊，走進他的房間。這兒非常湊狹，祇有一扇通到外面院落裏去的小窗。他梳了梳頭髮，然後輕輕地敲着那扇昆連的房門。

「哦？」

他太太坐在鏡子前面，仔細端詳着自個兒的臉。她並沒有轉過頭來。「哦，什麼事啊？」
她問。

「情形怎麼樣啊，莉娜？」

「你怎麼能指望她們一輩子過着這樣的生活呢？那太壞了。我說，你怎麼會問我這些個問題的啊？」那女人審視着自個兒的眼皮。

「你出去過沒有？」

「出去過。」

「上哪兒去的？」

「哦，不是這兒，便是那兒。我總不能夠整天兒坐着，呆望牆壁啊，你也知道。」

「我倒並不是要你那麼做。假如有人招待你，那我也是很高興的呢。」

「哦，那就什麼都很好了，可不是嗎？」

他太太開始用冷霜，緩慢而仔細地擦着自己的肌膚。她跟戈特巴奇說話的時候，嗓子裏沒有一絲兒生氣，祇有一種嫌厭的冷漠，倒像她跟一塊木頭在說話似的。他站在門邊，瞧

着她，渴望着，一句體己話。她的肌膚，顏色紅潤，白淨無瑕，在燈光下兀自發亮。她的身體也很嬌嫩而豐滿。

「你找到什麼事情了沒有？」她問。

戈特巴奇彷彿縮短了半截。「可是，莉娜，你也知道我沒有工作的許可證。我到同事霍夫納那兒去過；可是他也替我找不到辦法。什麼事情都要費那麼長的時間咧——」

「是的，也早已費了很長的時間了。」

「我還是在盡力的設法，莉娜。」

「哦，我知道。我很累了。」

「我要走了。晚安。」

戈特巴奇關上房門。他簡直有點兒莫知所措。他是不是應該衝進門去，懇求她瞭解，請她再跟他同睡一夜呢——還是他無力地捏緊了拳頭。揍她吧，他想。在她紅潤的肌膚上，發洩他忍受的一切委曲與羞辱，讓他自個兒發洩一次，發洩他的憤怒，把房間打得粉碎，揍着，揍着她那張傲慢而冷漠的嘴，直叫起來，啜泣起來，而她那個嬌嫩的身體也扭倒在地板上。

當他諦聽着的時候，不免渾身震顫。卡卑基——不，那是不對的——卡布基，那纔是那個人的名字。他是一個結實的傢伙，頭髮長得很低，臉相活像一個外行人所畫的兇手。因為這副臉相，所以要辯護他為感情衝動而行兇，請求宣告無罪，實在是很難的。他曾經擊落他女人的牙齒，打折一條手臂，撕裂她的嘴角；甚至在她聽審的時候，眼睛還留得有給他打腫的痕跡；可是，她仍然用狗似的忠誠，熱愛着這匹猿猴——也許就因為這副臉相。那次的宣告無罪，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成功，正如他的同事孔恩三世在向他道賀的時候說的，是辯護的最動人的心理傑作。

戈特巴奇讓自個兒的雙手垂落下來。他望着那些放在桌子上的便宜的充貨綢質領帶。是的，那個時候，在律師室的許多同事面前，他曾經多麼肯定地說過，一個女人的愛情，要求的是一個紳士和主管；而那個時候，他每年有六萬馬克的收入，曾經送給莉娜許多珠寶飾物，就是她如今變賣之後作為自個兒的零用的。

當她上牀之後，他就一逕尖起了耳朵。這是他每夜如此，而自個兒却又說不出的怨恨的，可是他禁不住自己。當他聽到彈簧吱吱咕咕地響着的時候，頰上直冒着斑點。他咬緊了牙齒，走到鏡子面前，打量着自個兒。然後拿過一把椅子，放在房間中央。『讓我們假定一個

坐在第九排，倒數第三個座位上的女人，把一柄鑰匙藏在她皮鞋裏，』他喃喃地說着。於是
他小心翼翼地向椅子走了短短的九步，急忙霎着他的右眼，舉起三個手指來摸摸他的前
額，將他左脚向前伸出——伸得很遠——此刻他簡直全神貫注了；他彷彿看見史丹納在
找尋着，於是他把左脚更伸向前面。

在電燈泡的紅橙橙的光芒下，他那可憐而怪異的黑影，兀自在牆壁上搖晃。

而正在這個時候，史丹納却在說着，『我不知道我們的孩子，此刻在作着些什麼，莉羅。
天知道，倒不單是爲了那個可憐的戈特巴奇——我實在很記掛他咧，那個孩子。』



第十三章

寇恩和露絲到了百倫。他們住在長綠寄宿舍，也是列在平特的地址單上的。你可以不用向警察局報告，在那邊耽擱兩天。

第二天的深夜，有人在敲着寇恩的房門。他早已脫掉衣服，預備上牀了。他木然地站了一會兒。敲門聲又響了起來。於是他赤着雙腳，毫無聲息地奔到窗口。這兒太高，跳不下去，而且也沒有可以攀緣的簷霑。便慢吞吞地走了回來，把門開了。

站在門外的是一個三十左右的人。他比寇恩高出一個腦袋，臉兒滾圓的，長着一對深藍的眼睛，一頭微黃的鬚髮。手裏，拿着一頂假天鵝絨的帽子，正在怯生生地扭着捲着。

『對不起得很，』他說。『我也像你一樣是一個僑民——』

寇恩彷彿覺得自個兒突然長了一對翅膀似的。得救了，他想。原來不是警察！

「我很窘迫，」那個人繼續說道。「平亭是我的名字——利查·平亭。我要往沮利克去，却沒有一個子兒可以付我一夜的房金。我不是來向你要錢。我祇是想請求你，是不是可以讓我在這兒地板上權宿一宵。」

寇恩瞧着他。「這兒？」他說。「這個房間裏？這兒地板上？」

「是的。我是睡慣了的，我可以保證，不會打擾你。我在路上，已經過了三夜。你總知道睡在露天長椅上，時時刻刻害怕着警察的那種滋味。三夜過了下來，要是你能夠找到一個可以安睡幾個鐘頭的地方，你一定也覺得很高興了。」

「我知道。可是你祇要瞧一瞧這個房間吧。沒有一點兒容你伸直身體的餘地了啊。你在這兒怎麼能睡呢？」

「那不要緊，」平亭焦急地說。「睡得下的。譬如說，就在那邊角落裏吧。我可以坐着，或者靠着那個衣櫥睡覺的啊。那就很好了！祇要你有片刻的安寧，像我們這班人是什麼地方都能夠睡的，你總知道。」

「不，那不行。」寇恩思忖了一下。「這兒一個房間，每夜兩法郎。我可以給你那點兒錢。那是最簡單的事了。你就可以得到一夜的好睡。」

平亭舉起雙手，表示異議。那雙手是既大且紅，又是很厚的。「我不會收你的錢！我還不到那個地步。住在這兒的人，都需要有幾個格羅辛^①的。而且，我早已在樓底下問過，這兒有沒有可以睡覺的地方。結果是一間也沒有空。」

「要是你手頭有了兩法郎，也許就有一個房間了。」

「那我不相信。房東告訴我，祇要在集中營裏給關過兩年的人，他總是免費收容寄宿的。實在是，他一間都沒有空咧。」

「什麼？」寇恩說。「你在集中營裏，耽過兩年嗎？」

「是的。」平亭用雙膝夾住帽子，從胸前的口袋裏摸出一件破碎的公文。把它攤了開來，便遞給寇恩。「這兒，你瞧。這是我從奧拉寧堡出來的釋放證。」

寇恩小心翼翼地拿着那張薄紙，免得撕破了那些脆裂的摺痕。他倒從來沒有看見過集中營的釋放證。他讀着證件的内容，鉛印的文字和打字的姓名，利查·平亭——然後他瞧着那個有着卍字的鈐記，還有一個官吏的整潔清晰的簽名：一切都井然有條。所謂井然有條，事實上乃是一種官僚和拘迂的氣派，叫人看着極不痛快——彷彿有人帶着一張居

住許可證，從地獄裏回來似的。

他把公文還給平亭。『你聽我說，』他說，『我知道怎麼安排了。你就睡在我這個房間裏的牀上。我在這兒寄宿舍裏，還有一個熟人，那個人住着一個比較寬大的房間。我可以到那邊去住。這樣，我們兩個人都有辦法了。』

平亭睜大了眼睛直瞪着他。『可是，那就不必了！』

『一點兒也不要緊。那是非常簡單的。』寇恩檢起他的大衣，披在睡衣外面。然後把衣服攢在胳膊上，又拿好了皮鞋。『你瞧，我把這些個東西都帶了去，免得明兒個早晨來打擾你。我可以在那個房間裏穿衣服的。對於一個歷盡艱辛的人，我覺得也很樂於效勞咧。』

『可是——』平亭驀然間抓住了寇恩的手。那副樣子，活像他要吻它們似的。『我的天，你是一個天使！』他訥訥地說着。『一個救星。』

『哦，胡說，』寇恩忸怩地說。『我們不過彼此互助而已。否則，我們都將如何是好呢？請你好生安睡吧。』

『我會睡得很好的，天知道。』

寇恩躊躇了半晌，思忖着是不是需要帶他的提包。他在提包旁邊的小口袋裏，藏着四

十法郎。可是那筆錢，倒是藏匿得很隱僻的。那隻提包也給關得很緊，要他對於一個從集中營裏出來的人，公然表示出不信任的意思，他也覺得非常的躊躇。難民之間，彼此決不會偷竊的。『晚安。請你好生安睡吧。』他又說了一遍，走了出來。

露絲的房間，就在同一條走廊裏。寇恩在門上輕叩了兩下。這是他們彼此約定的暗號。她立刻出來開門。『出了什麼岔子嗎？』她一看見他手裏拿着的東西，便愕然問道。『我們要不要搬走啊？』

『不。我把自個兒的房間，借給一個從集中營出來的可憐鬼，他已經兩夜沒有睡處了。我能不能夠睡在這兒房裏的長椅上啊？』

露絲微笑着。『長椅已經破舊得東歪西倒了。可是，你以為那張牀可以容得下我們兩人同睡嗎？』

寇恩急忙踏進房裏，跟她親吻。『有時候，我真會發出最傻的問話。』他說，『可是這不過出乎我的害羞，你知道。這些個事情，我還是初次經歷呢。』

露絲的房間，比他自己的那一間，彷彿來得寬敞。除了長椅以外，其他的陳設大致相同——可是在寇恩看來，却好像完全兩樣。奇怪，他想那一定是由於她放在這兒的幾件東

西了——小小的皮鞋，罩衫，還有褐色的衣服——它們都有着一種說不出的溫柔嫵媚！我的東西一放在房裏，就祇見得骯髒拖沓了。

「露絲，」他說，「假如我們要結婚，你也知道我們都還不可能嗎？因為我們都沒有身份證。」

「我知道。可是那都是我們應該焦慮的最後的事哪。爲什麼我們一定要分居兩個房間呢？」

寇恩笑了起來。「那是爲了瑞士的崇高的道德標準。違反警察的條規，倒還可以寬容默許，可是沒有結婚而同居，那纔是大逆不道咧。」

他等到第二天早晨十點鐘，纔走到自己房間裏去拿他的提包。他原想不去驚醒平亭，找幾個地址的。可是一到那兒，房間早已空着了。平亭大概已經在路上啦。寇恩打開提包。他發現沒有給關好，這可叫他驚異起來。昨兒個晚上，他分明記得是關好了的。而且他彷彿覺得那些瓶子，也都不在原來的地方。隱藏在旁邊口袋裏的那個小信封，依然還在他拆開一看，却立刻發現那些瑞士貨幣，早都不翼而飛了。祇剩下兩張五希林的奧國鈔票，在那兒翻

露着。

他到處搜索了一回。即使他明知不放在衣服裏的，他也週身搜索了一遍。他從來不肯隨身帶錢，因為說不定在外面突遭逮捕。這樣，至少提包和錢鈔，都可以讓露絲拿去了。可是現在，四十法郎分明已經不翼而飛啦。他坐在提包旁邊的地板上。『那個騙子，』他無援地說，『那個該死的騙子！怎麼可以發生這樣的事情呢？』

他這樣坐了一會兒，思忖着是否應該告訴露絲；可是他決定除非絕對必要，他決不告訴她。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他不願意使她難過。

最後，他拿出平特抄給他的那張地址單，錄下了幾個百倫的地址。然後把胰子、鞋帶、安全針、和幾瓶化粧水藏在袋裏，走下樓去。

樓下，他碰到那個房東。『你知道一個名叫利查·平亨的人嗎？』他這樣問。那個房東思忖了一會，然後搖了搖頭。

『我說的是，昨天晚上到過這兒的一個人。他要開一個房間的。』

『昨天晚上，沒有人來問過房間啊。我根本不在這兒。一逕在外面喝酒，到十二點鐘纔回來的。』

「真的嗎？你這兒還有空着的房間嗎？」

「有，有三間。因為我不在，所以至今還空着。你還等着什麼人來嗎？那你可以再開一間第七號，也在你們一條走廊上的。」

「不。我在等着的那個人，我想他是不會回來的了。他大概早已出發到沮列克去啦。」

中午時分，寇恩賺進了三個法郎。他走進一家便宜的酒店，喫了點麵包和白脫。飯後，他打算立刻再去販賣。

他站在櫃台邊，狼吞虎嚥地嚼着。驀然間，他幾乎讓麵包都掉落下來。原來在最遠的一張桌子上，他認出了平亭。

他把餘下來的麵包，一口氣塞進嘴裏，吞嚥之後，慢慢地走將過去。平亭獨個兒坐在那邊，肘膀撐在桌子上。面前放着一大盆豬排，還有紅椰菜和番薯，他正在全神貫注地喫着。

直到寇恩站在他面前，他纔抬起頭來。「原來是你！」他若無其事地說。「什麼花樣啊？」

「我皮夾裏失竊了四十法郎，」寇恩說道。

『那纔丟臉呢，』平亭答道，吞下了一大口豬排，『那實在很丟臉呢。』

『把你用賸的錢還給我，我們就算了事。』

平亭喝了一口啤酒，抹抹嘴。『就這樣也已經了事啦，』他心平氣和的說。『難道，你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嗎？』

寇恩直瞪着他。在憤怒之下，他竟沒有想到，事實上他也的確沒有辦法的。要是他去報告警察局，他們就會問他要身份證，那麼他自個兒就會給羈押起來，而後被放逐出去。

他眯着眼睛將平亭打量一下。『沒有機會的，』平亭說道。『我是一個很好的拳擊家。比你重上四十磅。而且，如果在大庭廣衆之間，衝突動武，那就會給警察局抓去而放逐。』

其時，寇恩對於他自個兒會遭遇什麼後果，原已置之度外，可是他不能不想到露絲。平亭的話是對的：他媽的自個兒簡直什麼辦法也沒有。『你常常做這一類的勾當嗎？』他問。

『這是我生活之道啊。你也親眼看見，我生活得很好。』

寇恩簡直苦惱得幾乎喘不過氣來。『至少你得還給我二十法郎，』他沙啞着嗓子說道。『我需要那筆錢。也不是我自個兒。而是那筆錢的原主。』

平亭搖了搖頭。『我自個兒也需要那筆錢哪。你還便宜的呢。祇花了微細的四十法郎，

却得到了天下最大的教訓——不要信任人家。」

「好的。」寇恩盯着他瞧。他想返身就走，可是他祇是辦不到。「你的一切證件——一定又都是假造的了？」

「你自個兒想吧，」平亭答道，「那倒不是假的。我的確在集中營裏給關過。」他笑了起來。「爲了竊案，當然囉，偷了一個黨部地方首腦的東西。是一件最離奇的竊案！」

他伸過手去拿盆子裏的最後一塊豬排。却被寇恩搶在手裏。「拿去好啦，何必小題大做呢，」他說。

平亭猶笑着。「我倒不在乎的。我差不多早已喫飽了。就叫他們給你一盆，還拿點椰菜。我甚至還想請你喝杯啤酒呢。」

寇恩不則聲。他對於自個兒遭遇的事情，原是準備不再計較的。便急匆匆地轉過身子，手裏還捏着那塊搶來的豬排，就這麼地走開了。在櫃台邊，他問他們要一張包紮一下的紙。櫃台裏面的那個姑娘，好奇地瞧着他。然後她從一個罇子裏拚出兩塊泡菜。「這兒，」她說，「這也一起拿去吧。」

寇恩接受了泡菜。「謝謝你，」他說，「多謝多謝。」給露絲的晚餐，他想。他媽的叫他花

了四十法郎的代價。

走到門口，他又轉過頭來。平亭正在瞧着他。寇恩連忙吐了一口唾沫。平亭却微笑着伸起右手的兩根手指，向他行了了一個敬禮。

過了百倫，天開始下起雨來。露絲和寇恩的錢，已經不夠搭乘火車到前面一個大城裏去了。他們當然還賸得有一點兒最後的積蓄，可是在抵達法國以前，他們決不願意花用分文。一輛過路的汽車，帶他們走了大約五十公里的路程。然後他們不能不步行前進。在這種小城鎮裏，寇恩是難得冒險去販賣什麼東西的。因為他們一望而知的太怪樣了。他們在一個地方，決不耽過一晚以上。總是在警察局已經關了門的深晚到達，而在他們開門以前的清早離開。這樣，他們在報告單必須送往當局之前，往往早已經離開那個地方了。瑞士的這個區域，平特的地址單上可沒有記載；它所記的，祇是些較大的城市而已。

到了墨登附近，他們睡在一個空着的穀倉裏。那天晚上，下着傾盆大雨。屋頂修蓋得不好，因此當他們醒來的時候，渾身都浸得濕透了。他們想把衣物弄乾，可是無法舉火。到處都是濕漉漉的，簡直找不到一塊不漏水的地方。他們彼此緊緊地摟着睡覺，藉以取暖，可是一

向作爲蓋被的衣服，都太潮濕了——冷冰冰的又把他們驚醒過來。因此他們索性守到天亮，然後繼續趕路。

「步行會使我們暖和起來的，」寇恩說道。「不到一個鐘頭，我們也許可以在什麼地方弄到咖啡喝了。」

露絲點點頭。「也許太陽就會出來。那我們就可以很快的給晒乾了。」

然而整天都那麼寒冷而陰霾。暴雨猛打着田野。這真是這個月裏的第一個寒天；陰雲破碎地壓得很低，到了下午，又打了一陣急雨。露絲和寇恩躲避在一所小教堂裏。天色昏黑，不一會兒，又是雷聲隆隆，電光閃進了玻璃窗子，那些窗上，金碧輝煌的畫着幾個聖像，手裏拿着紙卷，描摩出天國和靈魂的和平。

寇恩看見露絲在發抖。「你覺得很冷嗎？」他問。

「不，不怎麼。」

「來，我們還是到四周去散散步。我就怕你受涼咧。」

「我不會受涼的。還是讓我這樣坐一會兒吧。」

「你累嗎？」

『不。我祇要在這兒多坐一會兒。』

『你到四周去走走，不是更好嗎？祇要走這麼幾分鐘。渾身濕漉漉的，這樣一動不動地坐得久了，那是不受用的。這種石板地，也太冷了。』

『好的。』

他們在教堂周圍，慢慢地踱着，脚步在悄寂的空間發着回響。他們走過了懺悔席，那些綠色的帘幔給風吹得鼓了起來，沿着祭台，走到聖器所和教堂的背後。

『這兒離開墨登，還有九公里呢，』寇恩說道。『我們不能不設法再前進一程，找一個耽擱的地方。』

『九公里是走得到的。』

寇恩自個兒咕噥着什麼。

『你在說些什麼啊？』露絲問。

『沒有什麼。我祇是在咒罵着那個平亭。』

她伸過手去，挽住他的胳膊。『忘記了吧，那是最簡單不過的事哪。再說，我想雨也快停了。』

他們從教堂裏走將出來。雨還在下着，可是羣峯頂上，掛着一道龐大的彩虹。它架着整個山谷，活像一條五色斑斕的大橋。在森林前面，破碎的雲層中間，射出一道黃白色的光芒，泛濫着大地。他們還看不見太陽，祇看見那條彷彿燦燦的霞霧似的光流。

「來吧，」露絲說道，「天快要好啦。」

那天晚上，他們走到一所羊欄。牧羊人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中年農夫，他坐在羊欄門前。旁邊躺着兩條守羊的狗。兩個人一走過去，兩條狗立刻狂吠着衝了過來。那個農夫便把烟斗從嘴裏拿出，吹着口哨，將狗叫了回去。

寇恩走到他面前。「我們能不能夠在這兒過夜啊？我們渾身都濕透了，而且疲乏得很，再也趕不得路了。」

那個人瞧了他半晌。「那邊有一個乾草棚，」他最後說道。

「我們就祇要那麼一點點地方咧。」

那個人又瞧了他半晌。「把你的火柴和紙烟都交給我，」他最後纔說。「那邊有很多乾草呢。」

寇恩把火柴和紙烟都遞給了他。『你們必須爬上裏邊的梯子。』那個牧羊人解釋着。『我會把羊欄鎖好。我住在鎮上。明兒個一大早，我再來放你們出來。』

『謝謝。多謝多謝。』

他們爬上梯子。這兒非常幽暗，可是暖和得很。隔了一會，那個牧羊人又來了，給他們送來了葡萄，還有一點兒乳酪和黑麵包。『我就要出去鎖門啦。』他說。『晚安。』

『晚安，多謝多謝。』

當他爬下梯子的時候，他們都一逕在傾聽着。然後他們把身上的濕衣服都脫掉了，攤放在乾草上。又從提包裏拿出睡衣，穿上了身，於是開始喫起東西來。他們都已經餓得發慌咧。

『滋味怎麼樣啊？』寇恩問道。

『好極了。』露絲偎倚着他。

『我們真是幸運，可不是嗎？』

她點點頭。

那個牧羊人在下面鎖門。乾草棚有着一個圓圓的窗洞。他們就蹣縮在窗洞旁邊，望着

牧羊人走了。天空已經開朗，在湖裏映着倒影。牧羊人踏着沉思的脚步，彷彿一個過着接近自然的歲月的人，慢慢地穿行着那些割刈過的田野。四下裏看不見一個人。他孤獨地穿行着田野，倒像整個的天空，都擱在他幽沉沉的雙肩上。

他們坐在窗邊，直到夜幕把一切都染成灰色之前的，慘澹的時辰。在他們背後，倏隱倏現的黑影中間，那些乾草幻成一道怪異的山脈。牠的氣息，攙雜了羊身上發出來的泥炭和威士忌酒般的味兒。他們從地板上的小洞裏，可以看得見背脊毛茸茸的亂雜的一羣，而且還聽得到成千個細碎的聲音，逐漸逐漸地沉寂了下去。

第二天早晨，那個牧羊人來替他們開了門。寇恩走了下來。露絲還睡得很甜。她的臉上抹着紅暈，呼吸很急促。寇恩幫着那個牧羊人拔開柵門，將羊羣趕到外面。

『你能不能夠再讓我們在這兒耽擱一天呢？』他問。『假如你認為方便，我們都願意幫你做事的。』

『你們也幫不了什麼的。可是祇要你們願意，就就在這兒好啦。』

『謝謝。』

寇恩問他住在這個鎮上的德國人的地址。這個地方，平特的單子上也沒有列入。那個牧羊人提出幾個名字，還告訴他住的地址。

下午，天快黑下來的時候，寇恩出發了。第一份人家，他一找就找到了。這是一所白聖的小小的別墅，還有着一所小小的花園。開門的是一個整潔的女侍。她並沒有讓他站在外面，就立刻請他走進一間小小的會客室。這是一個好兆，寇恩想。『我可以謁見亞茂斯先生或者亞茂斯太太嗎？』他問。

『請等一下。』

女侍出去了，立刻又走了回來。她引他走進一間起居室，裏面陳設着桃花心木的現代化傢具。地板打得很滑，他幾乎站立不穩。所有的傢具上都遮着套子。隔了一會兒，亞茂斯先生出來了。他個子很小，留着一縷尖尖的白鬚鬚，一副和藹的體態。寇恩決定把自個兒的身世，坦白的告訴他。

亞茂斯同情地聽着。『這樣說起來，你是一個流亡者，沒有身份證，也沒有居住許可證的了？』他說。『你有胰子和家用什物可以出賣嗎？』

『是的。』

「哦。」亞茂斯站起身來。「讓我太太出來看看你帶來的東西。」

他出去了。隔了一會，他太太走了進來。她是一個衰老的，沒有性感的女人，臉色活像一塊煎過了性的肉，長着一對活像鱈魚似的灰白的眼睛。

「你那兒有什麼東西啊？」她咕咕地假笑着問。

寇恩把貨包打了開來，其時已經所剩無多了。那個女人大驚小怪地儘在挑選，望着做針線的引針，倒像從來沒有見過似的，又嗅着胰子，把牙刷在大拇指上試着刷着，還問清價錢，最後纔決定跟她姐姐去商量一下。

那位姐姐也跟她們一模一樣。有髭鬚的亞茂斯，雖然個子很小，一定治家綦嚴，因為那位姐姐也一樣的俯首貼耳，嗓子震顫而驚怖。這兩個女人，不時總要向門口瞥視一眼。她們儘是拖延着，遲疑着，直到後來寇恩真的不耐煩了，把東西開始包紮起來。「也許你們還要考慮一下，等明兒個早晨再說吧。」他看見直到此刻，她們還打不定主意，便這樣說道。

那位太太愕然地瞧着他。「也許，你要喝一杯咖啡嗎？」她說。

寇恩好久不喝什麼咖啡了。「假如你有現成煮好的，」他說。

「哦，有的，當然囉。請等一下。」

她蠢笨地走了出去，樣子活像一隻側在一邊的水桶，難看極了，可是走得很快。房裏祇賸下了那位姐姐。

『一杯咖啡，味道一定是挺好的，』寇恩搭訕着說。

那位姐姐發出一陣抑壓的笑聲，如同一隻吐綬雞似的，可是立刻又沉靜下來，倒像她吞錯了什麼東西。寇恩愕然地望着她。她輕搖着腦袋，從鼻子裏發出一種尖銳的吹嘯的響聲。

太太進來了，端了一個熱氣騰騰的杯子，放在寇恩面前的桌子上。『慢慢兒喝吧，』她親切地說。『不用急的，咖啡煮得滾燙的呢。』

那位姐姐突然間笑了一聲，便怕羞地將頭鑽縮下去。

寇恩還沒有喝到咖啡，門就開了，亞茂斯踏着短促輕快的脚步走了進來，後面還跟着一個神色不愉的警察。

用一種主教似的姿態，亞茂斯指着寇恩。『警察，請你履行你的職務。這兒是一個沒有國籍沒有護照的人——從德意志帝國給驅逐出來的！』

寇恩給楞住了。那個警察瞪着他瞧。『跟我走吧，』他咆哮着。

這一下，寇恩彷彿覺得自個兒的頭腦，都已經停止工作了。他絕對料不到有這一着的。於是他迂緩地，機械地，活像一張搖得很慢的影片，把東西收拾起來。然後他挺直身子。『原來那就是你的仁慈，請我喝咖啡的理由。』他訥訥地艱難地說着，好像他必須不顧一切，讓自個兒清醒似的。『原來就要把我留在這兒。』他捏緊了拳頭，向亞茂斯走上一大步，亞茂斯便向後倒退。『不用害怕，』寇恩輕聲說道，『我不會來碰你的。我祇要咒你。我要用我的全副精神咒你，咒你的兒子，咒你的女人。但願你遭遇到天下一切的不幸！但願你兒子跟你反抗，讓你獨個兒受盡貧困、疾病、和悲愁！』

亞茂斯臉色發白了。他的髭鬚兀自在顫抖。『快替我保護，』他吩咐那個警察。

『他還沒有傷害你啊，』警察冷冷地說。『到現在為止，他不過咒了你。假使，譬如說，他罵你是一個卑鄙的密告者，那麼也許纔是一種傷害——主要的是，因為用了卑鄙這個詞兒。』

亞茂斯勃然大怒地瞪着他。『履行你的職務！』他搶着說道。

『亞茂斯先生，』那個警察鎮靜地說，『你沒有命令我的資格。祇有我的上司，纔可以命令我。你告發了一個人，我就來了。其餘的事情，你可以由我去處理。』他向寇恩轉過頭來。

「跟我走。」

兩個人出來了。門在他們背後砰然地關上。寇恩在那個警察旁邊，默默地走着。他的神志還沒有清醒。在他內心裏，有一個模糊的聲音說着露絲——然而他祇是不敢再想下去。

「我的孩子，」隔了半晌，那個警察纔說，「有時候，羊會找上袋狼去的。你還不知道他是誰嗎？他是此地的德國納粹黨間諜，他早已告發過各種的人了。」

「天哪！」寇恩說。

「是的，」警察答道，「那真是所謂天大的錯誤咧。」

寇恩不則聲。「我不知道——」隔了半晌，他纔陰鬱地說。「我祇知道有一個病人等着我哪。」

警察俯視着街道，聳聳他的肩膀。「那也無法幫忙啊。在我是毫無辦法的。我非帶你到警察局去不可。」他向四下裏一望。街上寂無一人。「我又不能夠勸你逃跑的，」他繼續說道。「那是沒有辦法的。當然囉，我腿子跛了，也追不到你，可是我會叫喊，要是你再不停住，我會拔出手鎗。」他向寇恩上下打量了一會。「當然囉，那也總要耽擱相當的時間，」他解釋着。「你也許可以逃跑得掉的，尤其在我們快要走到的那個地方，小巷和彎角多的是，就是

發鎗也打不到的。假如你真要逃跑，我也簡直沒有辦法咧。除非我先讓你戴上了鐐銬。」

驀然間，寇恩清醒了過來，充滿着一種毫無理智的希望。他直盯着那個警察瞧。

警察若無其事地向前走着。「你知道嗎，」隔了一會兒，他沉思地說道，「有時候，人們太過文雅，太不替自個兒打算了。」

寇恩覺得雙手興奮得潮漉漉的。「你聽我說，」他道，「有一個人等着我回去，沒有了我，那個人是孤立無援的。你就放我走吧。我們正在往法國去的途中。我們要離開瑞士。隨便怎麼都無所謂的。」

「那我不能夠那麼做，」警察冷冷地答道。「那是違反服務規則的事情。我必須帶你到警察局去。那是我的責任。當然囉，假如你要逃跑，我也沒有什麼辦法的。」他立定了。「譬如說，假如你奔下那條街道，轉過了彎，靠左走去——那我來不及發鎗，你也已經逃掉了。」他不耐煩地瞪着寇恩。「那麼好吧，待我替你戴上了鐐銬。他媽的，我的東西在哪兒啊？」

他側過身子，開始搜索着自己的口袋。「謝謝，」寇恩說着，便一溜烟奔了。

在拐角上，他又急急地回過頭來瞥了一眼。那個警察站在那兒，雙手撫着屁股，在他後面大笑。

寇恩醒來的時候，聽到露絲急促而逼側的呼吸。他摸摸她的前額；灼熱而潮潤。她睡得很熟，可是睡得又很不安，他也不敢去驚醒他。乾草的味兒濃烈得很，雖然他們已經在上面鋪了毛毯和褥單。隔了一會，她自個兒醒來了，使用一種悽惋的孩子似的聲音，要點兒水喝。寇恩便把水桶和一個杯子遞給她，她就貪婪地喝着。

「你熱嗎？」

「哦，熱得很。可是，那也許是乾草的關係。我的喉嚨已經乾焦了。」

「我希望你沒有發熱。」

「我不應該發熱的。我不應該生病。我也沒有生病啊。我不會生病的。」

她翻了個身，把頭枕在他的胳膊上，又睡熟了。

寇恩靜靜地躺着。他但願有一個電筒，可以看看露絲的臉。他從她的臉上的那種潮熱，便斷定她一定在發熱。可是他沒有電筒。因此他祇能靜靜地躺着，聽她急遽而短促的呼吸，望着他夜光錶上的行動遲緩的指針，這隻夜光錶，在黑暗之中熠熠發亮，活像一具蒼白而模糊的惡魔似的時間機器。在他們底下，羊羣正在彼此擠撞，不時發出咩咩的聲音，彷彿要

那圓窗洞裏開始光亮，變成白天，不知道要費多少年月似的。

露絲醒來了。「給我一點兒水喝，路特維支。」

寇恩把杯子遞給她。「你在發熱，露絲。你可以獨個兒在這裏耽一個鐘頭嗎？」

「可以。」

「我到鎮上去買點兒藥來。」

牧羊人來了，開了羊欄。當寇恩告訴他經過情形之後，他就顰蹙着臉。「她必須進醫院去。不能耽在這兒。」

「待我再看看吧，到中午她會不會好一點兒。」

不管他耽心着碰到那個警察，或者碰到亞茂斯家裏的什麼人，寇恩竟奔到一家藥房裏，懇求藥劑師借給他一枝體溫表。他把押金放出以後，一個助理藥劑師就借了一枝給他。寇恩買了一瓶成藥，就急急地奔了回來。

露絲的體溫，一百零一度半。她吞下兩粒藥片，寇恩把自己的短外套和她的外衣，蓋住她在乾草裏躺着的。地方。即使喫了藥片，可是中午時分，她的體溫也升到一百零二度了。

牧羊人搔着頭皮。「她需要看護。假如我做了你啊，我一定把她送進醫院裏去的。」

「我不要住醫院，」露絲沙啞地低語道。「明天，我就會好的。」

「我覺得並不如此，」那個牧羊人說。「她應該在房間裏睡在牀上，不應該在這兒睡在乾草棚裏啊。」

「不，這兒很暖，這兒很好。請你讓我躺在這兒。」

那個牧羊人爬下梯子，寇恩就跟他下去。「爲什麼她不願意離開呢？」牧羊人問道。

「因爲那樣一來，我們便不能不分手了。」

「那可不要緊啊。你可以等着她的。」

「我就是不能夠那麼做咧。假如她給允許住進了醫院，他們就會發現她沒有護照。雖然我們沒有什麼錢，也許他們還可以收容她的；可是到了後來，警察會把她送到邊境，那我就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候給人送走了。」

那個牧羊人搖了搖頭。「那你沒有做過什麼事情嗎？沒有犯過什麼罪嗎？」

「我們祇是沒有護照，也弄不到護照而已。」

「那不是我的意思。你沒有在什麼地方偷竊過什麼東西，或者欺騙過什麼人，做過諸如此類的事情吧？」

「沒有。」

「然而，他們却一逕追捕着你，好像他們就懷着逮捕你的命令似的？」

「是的。」

那個牧羊人吐了一口唾沫。「也許有人能夠瞭解的。像我這樣一個頭腦簡單的人，可就不能夠瞭解。」

「我懂得的，」寇恩說。

「你要知道，那可能是肺炎啊。」

「肺炎嗎？」寇恩驚惶地瞧着他。「啊，那是不可能的！那也許要致命吧。」

「當然囉，」牧羊人說。「所以我那麼跟你理論啊。」

「我斷定那是流行性感冒。」

「她有熱度，很高的熱度。至於究竟是什麼病，那祇有醫生纔說得出來了。」

「那我就去請個醫生來。」

「請到這兒來嗎？」

「也許我可以請一個來的。待我查查那份人名錄，看有沒有一個猶太籍的醫生。」

寇恩回到鎮上。在一家紙烟店裏，買了兩盒紙烟，借了一本電話簿。他找到魯道爾夫·皮爾醫生的名字，就直接去找他了。

當他到達那邊的時候，門診時間已過，他不能再等一個鐘頭。便專心致志地翻閱着報章雜誌；他瞧着上面的圖片，就不明白爲什麼他束手無策地坐在那兒，露絲病着，而佛羅里達還有什麼網球比賽，宴會，半裸體的女人，以及那許多快樂的人們。

醫生終於來了。他年紀很青，靜靜地聽着寇恩的說明。然後將幾樣東西放在提包裏，檢起了帽子。「去吧。我的汽車在樓下。我們可以開到那邊去的。」

寇恩嚥了一口唾沫。「我們能不能夠走去呢？坐汽車比較費錢。而我們的錢，根本就很少。」

「待我料理吧，」皮爾答道。

他們坐車到了羊欄，醫生便診察露絲。她焦慮地瞧着寇恩，靜靜地搖搖頭。她就不願意離開。

皮爾站起身子。「她必須住醫院。右肺充血。流行性感冒，有肺炎的危險。我可以把她帶去的。」

「不，我不要住醫院。而且，我們也付不出錢。」

「不要老煩心着錢的事情。你必須離開這兒。你病得很厲害。」

露絲瞧着寇恩。『讓我們商量一下，』他說。『我去一下子就來。』

『半小時裏邊，我來帶你，』醫生說道。『你有溫暖的衣服和毯子嗎？』

『我們祇有這個。』

『那我帶幾件來。半小時裏邊再見。』

『這是絕對必要的嗎？』寇恩問道。

『是的。她不能夠就在這兒，躺在乾草上。而且她也不能夠搬到房間裏就算了。她必須

住醫院——而且要立刻。』

『好的，』寇恩說。『那我就不能不告訴你，這樣處置的後果。』

皮爾聽着他說話。『那麼，你難道不相信你可以探訪她的嗎？』他問。

『不在幾天之內，話就會傳出去，不消說警察一定會等着抓我。可是，如果她就在這兒，我可以有機會就在她身邊，聽到你關於她病狀的報告，知道她經過的情形，因此可以貫徹我的計劃。』

『我懂得。你可以隨時到我那邊去詢問的啊。』

『謝謝你。她的病勢危險嗎？』

『也許會變得危險的。她絕對需要離開這兒。』

醫生駕着車走了。寇恩慢慢地爬上梯子，走到乾草棚上。他已經失去了一切感覺的能力。那張沒有血色的白臉，陷着兩個眼睛的幽沉的黑影，從低矮屋子的薄暗中瞪着他。『我知道你要跟我說的話，』露絲低聲絮語着。

寇恩點點頭。『沒有別的辦法了。我們應該感謝，幸虧找到了這個醫生。我敢相信，你住醫院是不用花什麼錢的。』

『是的。』她直瞪着前面。而後驀然間，狼狽地筆直地坐了起來。『天哪，當我住進了醫院，你住到哪兒去呢？我們怎麼見面呢！你又不能夠到那邊去，也許他們會逮捕你的。』

他在她身邊坐下，慰藉地捏住她的手。『露絲，』他說。『這是需要我們鎮靜和理智的時候。一切我都已經想過了。我還是躲在這兒。牧羊人已經跟我說過，他也答應我的。我祇要等你出院。我還是不到醫院裏去探望你的好。因為閒話就會給傳出來，他們也許就會把我逮住。可是我們還可以做一件事。每天晚上，我可以走到醫院外面，望望你的窗口。醫生會

告訴我，你住在哪一間病房。那也跟探望一樣的。」

「什麼時間？」

「九點。」

「那個時候，天色已經黑了，我看不見你。」

「祇有天黑之後，我纔可以來哪；否則的話，又太危險了。我不能夠在白天讓人家看見的。」

「你根本就不用來。就放我在那兒好了；一切都會很好的。」

「我要來的。否則我受不了。現在，你就把衣服穿好吧。」

他把手帕在鉛桶裏浸濕，抹着她的臉，然後揩乾了。她的嘴唇焦灼而滾熱。她把臉貼在他的手上。「露絲，」他說，「我們必須把事情預先佈置好了。當你痊癒之後，萬一我不在這兒，或者萬一你給流放出去——給他們送到日內瓦的邊境。那麼，我們彼此約好，寫信到日內瓦的郵局轉交。那樣，我們就一定可以重見了。我們彼此都寫，日內瓦郵政總局，存局待領。而且我們把地址也留給那位醫生，以防我萬一被捕。那麼，他就可以替我們聯繫。他已經答應我照辦了。從他那兒，我可以聽到你的消息，而他也可以告訴你我的情形。那樣一來，我們

可以保證，彼此不會失掉聯繫的。」

「是的，」她低語着。

「不用耽心，露絲。我說這些個話，不過是萬一的防備。例如萬一我不幸被捕。或者萬一他們不放你出院。我認爲，他們也不會向警察局報告，就讓你出來的，那麼我們又可以一塊兒趕路了。」

「萬一他們發現了呢？」

「充其量他們也不過把你送到邊境而已。那我就在日內瓦的郵政總局等你。」

他鼓舞地望着她。「這兒幾個錢給你。請你好好地藏着，因爲也許在出門的路上，你要需用。」

他把贖下來的幾個錢都給了她。「在醫院裏，你不要讓他們知道你有這幾個錢。你必須留着到將來應用。」

醫生在下面招呼他們。「露絲，」寇恩說着，用胳膊挽住了她，「你會勇敢嗎，露絲？」她摟着他。「我會勇敢的。我會跟你再見的。」

「記着日內瓦的存局待領萬一發生什麼意外。否則，我在這兒等你。每天晚上九點鐘，

我會站在醫院外面，祝你諸事順遂。」

「我會走到窗口邊去。」

「你必須躺在牀上。否則我就不來了。你現在向我笑一笑。」

「準備好了沒有？」醫生嚷道。

她含着淚在微笑。「不要忘記我。」

「我怎麼會忘記呢？你是我的一切。」

他吻着她乾焦的嘴唇。醫生的腦袋在樓門上探了出來。「好的，」他說，「可是，我們現在就要走了。」

他們扶着露絲走下梯子，送上汽車，讓她坐了進去。「今兒個晚上，我可以來探問嗎？」寇恩問道。

「當然囉。你現在還住在這兒嗎？哦，那就比較的好些。你隨時可以來看我的。」

汽車開走了。寇恩猷猷地站在那兒，直到什麼都看不見了。他木然地站着，可是他覺得，彷彿有一陣巨風將他向後推着似的。

晚上八點，他到皮爾醫生那兒去。醫生在家，這纔使他安心了，露絲的熱度很高，可是目前還沒有什麼嚴重的危險。光景是普通的肺炎。

「要多少時候呢？」

「假如情形很好，兩個星期。然後還有一個星期的回復期。」

「費用怎麼樣？」寇恩問道。「我們是不名一文的。」

皮爾笑了。「此刻她住在醫院裏。過後也許會有哪一個慈善團體來付賬的。」

寇恩瞧着他。「那麼你的診金呢？」

皮爾又笑了起來。「留着你的幾個法郎吧。沒有這幾個法郎，我也一樣可以生活的。你明兒個還可以到這兒來，探問她的病況。」他站起身子。

「她住在哪一間病房？」寇恩問。「哪一層樓？」

皮爾伸起一個瘦骨嶙峋的食指，放在自個兒鼻子上。「等一下——三樓，三十五號。」

「哪一個窗口？」

皮爾眯着眼。「我記得是，右邊數起第二個；不過，那也沒有什麼好處的，她一定已經睡熟了。」

「我不是那個意思。」

「當然不是囉，」皮爾答道。

寇恩問明了往醫院去的路徑。他一找就找到了，便望着自己的錶。九點差一刻。從右邊數起的第二個窗口，漆黑無光。他等待着。他簡直不相信，九點鐘會來得這樣慢，可是驀然間，他看見那個窗口裏亮出了燈光。他站着，全身的肌肉都很緊張，兀自仰望着那個光亮的長方形。有一次，他在什麼地方看到思想傳遞的記載，而現在，他就想貫注全神，以便將力量傳給露絲。『祝她痊癒。祝她痊癒。』他渴切地想着，却也不知道在向誰祈禱。他吸了一口深長的氣，又慢慢地呼了出來，因為他記得在讀過的那本書上記載着，呼吸有很重要的作用。他捏緊了拳頭，讓全身的肌肉都緊張起來，顫起脚尖，彷彿要從地面上彈出去似的，然後他仰望着那塊方形的燈光，一遍又一遍地囁嚅着：『痊癒吧！痊癒吧！我愛你！』

燈光熄滅了，他看見一個黑影。她一定躺在牀上了，他想着，便突然洋溢着喜悅。她揮着手，他也瘋狂地揮手回應着。然後他想到，她一定瞧不見他的。於是他絕望地環顧四周，想找一盞街燈，或者任何一線光亮，他可以站到那邊去。可是什麼也找不到。其時，他忽然心血來潮。從口袋裏掏出那天早晨跟兩包紙烟一起收回的一冊火柴，劃了一根，高高地擎在頭頂

上。

黑影揮着手。他也小心翼翼地用火柴直揮着。然後他又撕下了兩根，擎着照亮他的臉。露絲又焦急地揮起手來。他向她作了一個手勢，要她躺回牀上去。她搖搖頭。他把火柴擎到臉子旁邊，用力地點着頭。她還不明白他的意思。他便覺得要她躺回牀上去，自己非先走開不可。於是他走了幾步，向她表示，他要去了。然後他將劃亮的火柴一起擎在空中。它們閃爍地掉在地上；熄滅了。寇恩走到第二個拐角，轉過彎去。火柴還亮了一會兒，然後熄滅。於是那個窗口，比其餘的許多窗口，都見得更黑暗了。

『恭喜恭喜，戈特巴奇，』史丹納說。『今天你第一次真的表演得很好。鎮定、氣壯，沒有錯誤。你暗示我藏在那個女人乳罩裏的錶，手法是挺好的。那實在是不很容易呢。』

戈特巴奇感激地瞧着他。『當時怎麼應付的，我自個兒也不知道。突然心血來潮，彷彿是昨天與今天之間的啓示。你等着瞧吧，我快要成爲一個很好的助手啦。打明兒個起，我還要想出一些新鮮的手法。』

史丹納笑了。『來吧，待我們爲這個快樂的盛舉，喝一杯酒。』他拿出一瓶杏子白蘭地，

斟將起來。『Prosit, (德語：敬酒) 戈特巴奇！』

『Prosit!』戈特巴奇喝噎了，便把酒杯放下。『請你原諒，』他說。『我現在已經不會喝酒了。要是你不見怪的話，我想先走一步。』

『當然囉。今天的工作，我們都已經做完啦。可是，你就不想把酒喝完嗎？』

『哦，要喝的，謝謝你。』戈特巴奇服從地喝乾了酒。

史丹納跟他握手。『不必想出太多的手法。否則的話，對於你的花樣，我要給攪昏的。』

『不，不。』

戈特巴奇急匆匆地走下林蔭路，大踏步進城。他覺得輕鬆得很，彷彿一副重担，已經從他肩膀上卸落。可是這不過是一種沒有愉快的輕鬆——好像他的骨骼裏都充滿了空氣，而他的意志，却是一種不能控制，完全聽命於每一陣拂過的微風的水汽。

『我太太在家嗎？』他問開門的女侍。

『不在，』她這樣回答着，便笑了起來。

『你爲什麼笑啊？』

『我爲什麼不能笑呢？難道還有禁止人家笑的法律嗎？』

戈特巴奇惘然地瞪着她。「我不是那個意思，」他咕噥着。「你就笑你的吧。」

他沿着湫隘的走廊，走到自己房間裏，隔着牆壁仔細傾聽。他沒有聽到什麼。於是又小心謹慎地梳了梳頭髮，整了整衣服；然後他敲着那扇毗連着的房門，即使女侍已經告訴過他，太太不在家裏。也許她這個時候回來了，他想。也許女侍沒有看見她進來。他又敲了下門。沒有回應。他小心謹慎地推開門，走將進去。粧台上的燈，點得雪亮。他凝視着它，活像一個水手矚望着燈塔。她一定就會回來的，他自個兒說，否則燈也不會給開着了。

在他骨骼的空虛之中，在他血管的灰色而散亂的灰燼之內，他早已知道她是不會回來的。他不假思索，也就知道的了，可是他懷着恐懼的偏見，彷彿攀緣着一根可以拯救他生命，使他不致給洪水所淹溺的橫木，執拗地咬定了這一句毫無意義的話：她一定會回來的——否則那盞燈也不會給開着了……

於是他發現了這個房間的空虛。鏡子前面的梳子和冷霜瓶，早都沒有了；壁櫥的門半開着，纔發現裏面的那些玫瑰紅和大青色的衣服，也都已經不見了；壁櫥張開着烏黑而空洞的大口。祇有她的那股香味，一種生命的呼吸，還迴蕩在房裏，可是也已經淡得多了——靜待着的，乃是回憶與苦痛。後來他發現一封信，於是他魯鈍地思忖着，爲什麼早先竟沒有

看見呢——分明放在桌子的中央哪。

隔了很久，他纔拆開那封信來。其實，信的內容，他都早已經知道了——爲什麼再要拆看呢？後來，他用一隻給忘記在他身邊椅子上的髮釵，把信封拆了開來。他讀着裏面的信，可是那些個文字，並不能刺透那重裹着他頭腦的冰籜；它們都像死了一樣的，彷彿是一份報紙一本書上的文字，跟他全不相干的毫不重要的文字。倒是他手裏的那隻髮釵，反而更有生氣呢。

他默然地坐在那兒，等待着苦痛，可是說也古怪，苦痛竟並沒有襲來。祇有一種死寂的感覺，一種無邊的失望，正如一個人吞下了太多的毒藥，還沒有昏睡前的焦躁的片刻。

他這樣呆坐了很久，瞪視着攔在自己膝蓋上，活像兩匹死了的白色的野獸，兩匹長着五個柔軟觸角、灰色而沒有知覺的海怪的那雙手。它們不復是他自己的了。他身上的任何一部份，都不復是他的；他祇是一個古怪的軀體，眼睛望着內心，審視着沒有一點兒生命跡象的，祇是間歇地發着抖的痲痹。

最後他纔站起身來，走回自己的房間。他看見那些放在桌子上的領帶。他機械地拿出一柄剪刀，開始井然有條地將領帶一塊一塊地剪碎。他不讓碎屑扔在地板上，可是拘迂地

抓在手心裏，然後在桌上排成五色繽紛的小堆。正在這樣機械地剪着排着的時候，他突然意識到自個兒的舉動；便放開剪刀，停止工作。可是他又立刻忘記了剛纔所做的事情。他僵直地踱過房間，在一個角落裏坐下。他一直蹣縮在那兒，不斷地搓着手，一副疲累得古怪的老頭兒似的姿態，彷彿他覺得很冷，再也沒有什麼可以溫暖他自個兒的生命之力了。



第十四章

正當寇恩把最後一根火柴擲到空中去的時候，突然有一隻手搭到他的肩膀上。『在這兒作什麼啊？』

他直跳起來，轉過頭去，一看是一個警察。『沒有什麼，』他訥訥地說道。『請你原諒。這不過是一種愚蠢的遊戲而已，沒有別的。』

那個警察向他仔細地打量了半晌。倒不是在亞茂斯家裏抓他的那個人。寇恩焦急地仰望着窗口。露絲已經不在那兒了。也許她沒有看見什麼咧；天色那麼黑。『我真的要請你原諒，』他輕輕地說，裝出一副坦然的微笑。『這不過是一種遊戲而已。你也明白，不會有什麼妨害的。不過幾根火柴，如是而已。我想燃點一枝烟捲。生怕不容易燃旺，因此我同時劃了六根火柴，險些兒連我手指都給燙壞呢。』

他笑了起來，揮着手，又開步向前了。可是那個警察却拉住了他。『且慢。你不是瑞士人，是不是？』

『你爲什麼以爲我不是呢？』

『你說話的語調，使我知道的。爲什麼你要撒謊啊？』

『我根本沒有撒謊哪，』寇恩答道。『我不過對於你一下子就看了出來，覺得非常的有趣。』

那個警察懷疑地望着他。『也許我們應該——』他囁嚅着，便旋亮了電筒。『你聽我說，』他突然說道，言語之間有着一種異樣的口氣，『你認識亞茂斯先生嗎？』

『從來沒有聽到過，』寇恩竭力鎮靜的答道。

『你住在哪兒？』

『我今兒個早晨纔到這兒。我原想找一家旅館的。你也可以介紹我一家嗎？不太花費的旅館。』

『首先，你跟我同去。亞茂斯先生正式告發一個人，而你跟那個被告情形剛巧符合。我們先來着手調查一下。』

寇恩跟着走了。他詛咒着自個兒太不機警。那個警察一定穿了橡皮鞋底，在他背後跟着上來的。一星期來，一切都很順利，也許那就是出岔子的原因。他認為太安全了。他偷眼溜着四周，想找一個脫逃的機會，可是路程太短；幾分鐘之後，他們已經到了警察局。

第一次讓他脫逃的那個警察，坐在桌子邊書寫着。寇恩覺得有了勇氣。「就是這個人嗎？」帶他進來的那個警察問。

坐着的警察急匆匆地瞥了他一眼。「也許是的。我也說不定。光線太黑了。」

「那我去找亞茂斯來。他會指認出來的。」

他出去了。「我的孩子」坐着的警察說。「我以為你早已走掉了。現在，情形可緊起來啦。亞茂斯遞進了一張控訴狀。」

「我再能夠逃跑嗎？」寇恩急忙問道。「你知道——」

「毫無辦法。唯一的出路，是經過那邊一間應接室，而那間應接室裏，你的朋友正站在那兒打電話。不——你此刻是進退維谷了。而且你正落在我們部隊的一個最兇悍的人的手裏，那是一個正想晉級的傢伙。」

「該死！」

「是的。尤其因爲你脫逃過一次。那時候，我不能不報告當局，因爲我知道亞茂斯還會暗地裏偵伺的。」

「耶穌！」寇恩說着，向後倒退了一步。

「你即使說耶穌·基督，」那個警察說。「這一次也不會幫你的忙了。你要給扣押兩個星期。」

隔了幾分鐘，亞茂斯進來了。他奔得很快，進來時直喘着氣。他的尖翹的鬍鬚兀自在閃爍着。「當然囉，」他說，「正是這個人啦！一點兒也不錯，正是這個愚妄的流氓！」

寇恩瞧着他。

「這一次，總不會從你手指裏給溜逃了吧，呃？」亞茂斯問。

「不，這一次他不會的，」警察附和着道。

「報應很遲，」亞茂斯興奮地說道，「可是天網恢恢，報應畢竟是來了的。欲速則不達，遲點兒也無所謂咧。」

「你知道你有肝癌的嗎？」寇恩岔斷了他的話。他簡直不知道自個兒在說着些什麼，也不知道爲什麼忽然想起了這個念頭。他突然暴怒得發瘋似的，也不怎麼明白自個兒的

不幸，祇是機械地把全部思想集中在一點上，去設法傷害亞茂斯。他不能夠揍他，因為揍了他要增加自個兒的處分。

「什麼？」亞茂斯在惘然之中，簡直忘記了要他閉嘴。

「肝癌；一種特有的病症。」寇恩知道，這一下可已經打中了他。於是他立刻繼續說着。

「在一年之內，你會開始受到不可熬的痛楚。你會悲慘地死去！可是也沒有一點兒辦法！沒有一點兒辦法！」

「怎麼，那——」

「報應……」寇恩嚙嚙地低語着。「你怎麼說啊？說慢一點，很慢的！」

「警官，」亞茂斯抖聲說道，「我請你保護我，瞧這個傢伙。」

「趕快立好你的遺囑，」寇恩搶着說道。「這是你唯一可做的事情。你就會在臟腑裏給侵蝕而腐爛！」

「警官！」亞茂斯倉皇地向四下裏張望，找尋援手。「保衛我不受這樣的侮辱，那是你們警察的責任。」

坐着的那個警官，好奇地瞪着他。「直到現在，他並沒有侮辱你啊，」他說道，「直到現

在，他不過作了一種病理的診斷。」

「我請你把這個記錄下來。」亞茂斯尖叫起來。

「祇要瞧吧。」寇恩用一個手指，直指着亞茂斯，祇見他退縮了回去，倒像這是一條毒蛇似的。「興奮時，皮膚發出鉛似的灰色，那兩個黃澄澄的眼珠——都是毫無疑義的徵候。一個候補的死鬼！你所能夠幫助他的，不過是祈禱而已。」

「候補的死鬼，」亞茂斯咆哮着，「把候補的死鬼記錄下來。」

「候補的死鬼，也並不是侮辱哪，」坐着的那個警官，顯然很得意地解釋道。「你不能夠用這個理由來控訴他的。我們都是候補的死鬼咧。」

「肝在你活着的軀體裏腐爛！」寇恩發現亞茂斯的臉突然發白了。他向前走了一步。亞茂斯便往後倒退着，彷彿逃避魔鬼似的。「你起初還看不出什麼，」寇恩在得意的盛怒之下，解釋着道。「那是不容易診斷的。可是，當你發現的時候，又已經太遲了。肝癌！最慢性而最悲慘的死！」

亞茂斯祇是盯着寇恩瞧。他說不出話來。然後他不知不覺地，用手壓着自己的肝部。

「現在，不許你開口了！」帶他進來的那個警官，此刻突然嚴峻地吆喝道。「那已經夠

了！到那邊去坐下，答復我們的詢問。你到瑞士來了多久啦？」

第二天早晨，寇恩給提到地方法院裏審訊。法官是一個偉碩的中年人，長着一張紅潤的圓臉。他很人道，可是他也無法幫助寇恩。法律是規定得明明白白的。

「你非法地越過了邊境，爲什麼不向警察局報告呢？」他問。

「要是報告，那我一定會給驅逐出境了。」寇恩懶洋洋地回答着。

「哦，那是當然的。」

「再說，驅逐出境之後，如果我守法，便應該立刻向最近的一個警察局報告。那麼，第二天晚上，他們一定把我送回到瑞士。從瑞士，又回到原來的地方。然後又回到瑞士。就在兩邊關卡之間，我也會慢慢地餓死的，縱不餓死，我也祇能永遠從這個警察局到那個警察局啊。除了違法，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那法官聳了聳肩膀。「那我也沒有辦法。處罰你是我的責任。最低限度是十四天的羈押。那是法律。我們要用以防止太多的難民，擠進我們國度裏來啊。」

「那我知道。」

那個法官瞧着他的記錄。『我所能夠幫助你的，僅僅可以代你向高等法院上訴，讓你被判放逐，而不處徒刑。』

『多謝多謝，』寇恩說道。『可是於我，那是二而一的。我根本就沒有什麼名譽心了。』

『這畢竟不是二而一的事情，』那個法官多少很熱心地解釋着。『相反的，這與完整的公民權，有着很重大的關係呢。假如你僅僅放逐，那你就沒有徒刑的記錄。也許，你還沒有考慮到這點吧。』

寇恩向那個忠厚而坦直的法官，瞧了一會兒。『完整的公民權……』他然後說道。

『公民權，我有什麼用處呢？我連最普通的權利都還沒有啊？我是一個黑影，一個鬼，在社會的眼睛裏是一個死人。你所說的完整的公民權，我有什麼用處呢？』

那個法官緘默了半晌。『可是，你總可以弄到一張什麼證明書之類的東西，』他最後說道。『也許可以向德國領事館申請，領這麼一張身份證。』

『一年之前，捷克法院曾經那麼做過的。可是申請都給批駁了。在德國看起來，我們根本就並不存在的。而在世界上其他各國看起來，我們也不過是些警察們追捕的獵物而已。』

那法官搖搖他的頭。『那麼，國際聯盟有沒有幫助過你們呢？到底，你們人數也有好幾千哪；你們總應該有個地方給允許生存下去的！』

『關於是否要給我們身份證的問題，在國際聯盟裏已經辯論了兩年，』寇恩很有耐性地答道。『參加國際聯盟的每一個國家，都想把我們推到別的國家去。因此，這個問題，光景還要有好幾年的延擱。』

『而其時——』

『其時——你自個兒也總知道的！』

『可是，我的天！』那法官突然用他柔和而宏亮的瑞士口音，束手無策地說道。『唉，那是一個可怕的問題！你們都將如何了局呢？』

『我不知道。而更重要的是：我此刻怎麼了局呢？』

那法官用手摸着他發光的臉，望着寇恩。『我有一個兒子，』他說，『年紀跟你相仿。如果我設想他流離遷徙，毫無理由的，僅僅爲了他出生——』

『我有一個父親，』寇恩答道。『你要是看見他啊——』

他睜着窗外。秋陽甯靜地照着一棵果實累累的蘋果樹。外面是自由。外面是露絲。

「我倒想問你一句話，」隔了半晌，那個法官問。「與你的案子是無關的。可是我倒想問問你。你還有什麼信仰嗎？」

「哦，有的。我信仰神聖的自我主義！信仰無情！信仰撒謊！信仰鐵石心腸！」

「那都是我所害怕的。可是一個人還有什麼別的信仰嗎？」

「還有呢，」寇恩鎮靜地答道。「我也信仰善良與友誼，愛情和援助。我也許比那些個安居樂業的人，受過更多的恩惠。」

那個法官站起身來，沉重地轉過他的椅子，面對着寇恩。「這個纔動聽呢，」他咕噥着。

「但願我能夠知道，怎麼樣可以幫你的忙！」

「沒有，」寇恩說。「現在啊，我也懂得了一點法律了，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一個專家。你還是把我羈押起來吧。」

「我可以押着偵查，將你的案子送到高等法院去。」

「假如能夠減輕我的處分，那是好的。可是，假如反而要耽擱時間，那我甯願坐牢。」

「不會耽擱時間的。由我負責好了。」

那個法官從口袋裏掏出一隻很大的皮夾。「也祇有這種簡單的幫忙了，」他含糊地

說，摸出一張摺着的鈔票。『我覺得很苦惱，簡直沒有其他幫助你的辦法。』

寇恩接過了錢。『真正能夠幫助我們的，也祇有這種東西咧。』他這樣答道，心裏却想着：二十法郎！多麼幸運！足夠讓露絲到邊境上去了。

寇恩不敢寫信給她。生怕給人家發現她已經入境很久，遭受逮捕。像現在的情形，她也許不過被逐出境，說不定運道好的時候，從醫院裏放了出來，也就算啦。

第一天晚上，他很憂悒不安，睡不着覺。他彷彿看見露絲躺在牀上發熱，又好像夢見她給埋葬了，於是他驚醒過來。他蹲踞在架鋪上，胳膊圍着膝蓋，蹲了很久。他決定不讓這種驚慌佔着上風，可是同時他又覺得，也許它會將他克服的。這是黑夜哪，他想，是黑夜和黑夜的恐懼哪。白天的恐懼，是有理智作基礎的，而黑夜的恐懼，則是漫無止境呢。

他坐了起來，在小小的牢房裏，來回地踱着，他作着深呼吸，然後脫去外衣，開始操練。我不能夠失去我對於神經的控制，他想，否則我將失敗了。我必須好好耽着。他開始一套俯仰上下的運動，逐漸地他果然讓全副精神集中在他身體上了。於是他回憶起在維也納警察局的裏的那一夜，以及教他拳擊的那個學生。他鬚蹙地笑着。假如不是爲了他啊，他想，我今天

決不會那樣對付亞茂斯的。假如不是爲了他，假如不是爲了史丹納……假如不是爲了這艱苦的一生。我要它使我堅韌，可是不要它使我挫敗。我要自衛。他開始擲出拳頭去，雙腳輕鬆地跳動着；他在黑暗之中，使出全身的力量，用右手打了一大拳，然後右手左手的，急急地用短臂向上直擊了兩下，於是驀然間，那個髭鬚斑白，害着癌症的亞茂斯的幽靈似的形象，在他面前閃爍起來，而搏鬥也進入緊張的階段。他用鉤拳和可怕的直擊，打着他的腦袋和耳朵，又在他胸口揍了致命的兩拳，接着又在他太陽穴裏擱了無情的一記，他彷彿聽到亞茂斯呻吟着摔到地板上。可是，那還不夠。他興奮得直喘着氣，讓他敵人的黑影又站了起來，然後有計劃地揍着他，留到最後，他使出一套特殊的功夫，在他肝部打了結實的兩下鉤拳。當清晨來臨的時候，他已經那麼乏力，那麼疲勞，一躺到牀上，便呼呼地睡熟了，黑夜的恐懼早都安安穩穩的落在後邊啦。

兩天之後，皮爾醫生到他牢房裏來了。寇恩高興得直跳起來。『她怎麼啦？』
『很好；一切都照常了。』

寇恩釋然地嘆息了一下。『你怎麼知道我在這兒的呢？』

「那很容易。你不來找她。那麼你一定在這裏。」

「你說的對。她有沒有知道啊？」

「知道的。昨兒個晚上，你不再扮着伯羅米修士^①出現的時候，她就上天落地的要想跟我見面。隔了一個鐘頭，我們就確切地知道了。我說，你那種劃火柴的把戲，可真是個愚蠢的念頭。」

「是啊，就是那麼說啊。有時候，你自以為很聰明，可是你就犯下了最笨拙的錯誤。現在，我被判十四天的監禁，但是也許在十二天之內我就可以出來。那個時候，她會不會痊愈了呢？」

「不會。至少不會復原得就可以旅行的。我想，我們應該讓她在醫院裏，儘可能地多住些日子。」

「當然囉。」寇恩思付了一會。「那樣說起來，我祇能在日內瓦等她了。無論如何，我不能夠帶她同走啦。我一定會給放逐的。」

① 伯羅米修士 (Prometheus) 半神半人之神，曾盜天火授其用法於世人，因是獲罪，被 Zeus 縛於 Caucasus

山上，日命一鷲來啄食其腸臟以苦之，典出希臘神話——譯者

皮爾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這兒，我還帶給你一點東西呢。』

寇恩焦急地搶過了信封，可是立刻就放在口袋裏。

『你此刻就可以看信啊，』皮爾說道。『我可以等你呢。』

『不，我回頭再看。』

『那麼，我現在就要回醫院去了。我要確切地告訴她，我已經看見過你。你要托我帶什麼東西去嗎？』皮爾從大衣口袋裏摸出一枝自來水筆和一張信箋。『這些個東西，我都替你帶來了。』

『謝謝。多謝多謝！』寇恩急急匆匆地寫了一封信：他自個兒很好，露絲必須早日恢復健康。萬一他先被放逐，那麼他會在日內瓦等她。每天十二點鐘，在郵局前面。一切詳情，由皮爾轉述。

他把法官給他的那張二十法郎的鈔票，夾在信裏，封了起來。『這兒。』

『你難道不要先看她的信嗎？』皮爾問道。

『不，現在還不必。不必那麼急急啊。反正我整天都無事可做咧。』

皮爾驚愕他看了看他。然後將信藏進了口袋。『好的，兩天裏邊，待我再來看你。』

『你一定會來的嗎？』

皮爾笑了起來。『爲什麼不呢？』

『哦，你說的對。現在，一切事情都已經解決了，至少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切都解決了。在今後的十二天裏面，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不會有驚人的事情。那真是一個令人快慰的念頭。』

皮爾走了之後，寇恩纔把露絲的信捏在手裏。那麼輕，他想，一條紙，幾行字——然而是何等的愉快！

他將信攤放在牀沿上，做他的操練。他又把亞茂斯擊倒，這一次，在他腎臟上揍了兩下，這是完全違反拳擊規則的。『我們可不能讓它把我們挫敗的，』他對着信說，便向亞茂斯的鬍鬚，右手揮了姿勢很美的一直拳，當即打得他又癱倒在地板上了。他休息了一會，繼續跟信說着話。直到下午，當陽光開始消斂的時候，他纔拆開信封，讀了開頭的幾行。每一點鐘，他又讀了一點下去。直到傍晚，他纔讀到簽字。他彷彿看見了露絲震顫的焦慮，她的戀情和她的勇敢。於是他跳起身來，又跟亞茂斯搏鬥。說句老實話，這一場搏鬥，有點兒失掉運動家的風度的。亞茂斯在耳朵上挨了幾拳，又給踢了幾腳，而且到後來，他的白鬍鬚都給連根拔

起了。

史丹納的行裝，已經收拾定當。他要到法國去。原來在奧國也變得危險了起來，跟德國的歸併，看來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而且，普拉特和普士洛奇的事業，也正在準備他們長時期的冬眠。

普士洛奇握住了史丹納的手。「我們這班流浪的人，原是慣於離別的。在什麼地方，我們往往又見面了。」

「當然囉。」

「那就好啦！」普士洛奇推着眼鏡。「祝你好好地過個冬天。我最恨離別的場面。」

「我也這樣，」史丹納答道。

「你知道嗎？」普士洛奇霎着眼。「這祇是一種常規而已。當你像我這樣閱歷過熙來攘往的人們，結果便覺得這都是一種常規而已。正像你從射彩部走到旋轉玩機去一樣。」

「多妙的譬喻哪！從射彩部到旋轉玩機——從旋轉玩機又到射彩部。這真是一個挺確切的譬喻。」

普士洛奇給恭維得兀自微笑起來。『史丹納，你不是外人，你也知道天下最可怕的事情是什麼嗎？說句知己話，那是：到臨了一切也祇落得是一種常規而已。』他把眼鏡推回到鼻子上。『即使那所謂狂歡。』

『即使戰爭，』史丹納說。

『即使痛苦。即使死亡。我認識一個人，他在最近十年中間，死了四位太太。現在，他娶的第五個，又在生病了。我不需要告訴你，他正在物色第六位太太。一切都無非是常規哪。』

『祇有你自個兒的死，纔不是呢。』

普士洛奇揮着手，把這個思想拂開了。『你決不會真正相信的，史丹納。即使在戰爭期間；否則的話，也就不會再有什麼戰爭了。每一個人，總以為他是可以逃避的。我說的對嗎？』

他側着腦袋，瞪住史丹納。史丹納安慰地點點頭。普士洛奇又伸出他的手去。『哦，再會。我非到射彩部去不可了，瞧他們把銀器包得對不對。』

『再會。至於我呢，我又要到旋轉玩機那邊去了。』

普士洛奇微笑着，急急匆匆地走開了。

史丹納向貨車走着。乾燥的樹葉，在他腳底下絳繚作響。黑夜在那森林上空，悄寂而冷漠地籠罩着。從射彩部傳來一陣鐵鏈的琤琤之聲。幾盞風燈，在卸掉了一部份的旋轉玩機裏，兀自搖晃。

史丹納想跟莉蘿道別。她準備在維也納就下去。她的身份證和工作許可證，祇是在奧國才有效。即使可能，她也不會跟他同走。她和史丹納原是患難之交，給時代的風兒吹在一起——這一點，他們兩個人都知道的。

她在吉卜賽卡車上收拾桌子。他一進去的時候，她便轉過頭來。「你有一封信，」她說。史丹納將信接了過來，看着郵戳。「打瑞士寄來的。我猜，大概是我們的孩子。」他拆開信封，讀着來信。「露絲在醫院裏，」他說。

「她怎麼啦？」莉蘿問道。

「肺炎。可是顯然並不怎麼嚴重的。他們都在墨登。那個孩子，每夜在醫院前面用火打着暗號。假如我經過瑞士，我說不定要去看他們咧。」

史丹納把信塞進胸前的口袋。「我希望那個孩子知道怎麼安排生活，這樣他們纔可以白頭偕老啊。」

「他會知道怎麼安排的。」莉蘿說道。「他學會很多了。」

「是的，可是一樣的……」

史丹納想跟莉蘿解釋，當露絲給送出醫院，押往邊境去的時候，寇恩一定是很難受的。但是他忽然想起，今天晚上，他們自個兒也是最後的一次會面了——他想，最好還是不要講起彼此希望就在在一起，至少希望彼此重見的兩個人。

他走到窗前，向外凝望。在碳化燈光中，工人們正在半路上，將旋轉玩機部的天鵝、馬匹，和長頸鹿，繫在灰色的行囊裏。那些獸類，或站或臥的四散在地上，好像一顆炸彈，突然轟毀了牠們快樂的集體生活。在一條毗連着的平底大船裏，兩個工人正坐在那兒，喝着瓶裏的啤酒。他們把短外套和便帽，擱在一隻白牡鹿的叉角上，這隻牡鹿倚着一隻木箱，四腿跨得很開，倒像永遠裝着逃跑的姿態。

「來吧，」莉蘿在他們背後說道，「晚餐已經準備好了。我替你們做了一道麵餅。」

史丹納轉過身來，用胳膊圈住她的肩膀。「晚餐，」他說，「麵餅。對於我們這班流浪鬼啊，祇要大家一塊兒喫飯，也差不多可以替代了家庭，替代了祖國了，可不是嗎？」

「還有別的道理呢。可是你就什麼都不會知道的了。」她頓了一會兒。「你就什麼都

不會知道的，因為你不會哭，你也不瞭解所謂對泣的意義。」

「你說的對。那確是我所不會知道的。」史丹納說。「我們也不常憂愁的，莉蘿。」

「不。你不會。你或者蠻橫，或者冷漠，或者歡笑，或者像你所說的勇敢。其實也不是真正的勇敢。」

「那麼，那是什麼呢，莉蘿？」

「那是你對於發洩感情的恐懼。恐懼眼淚，恐懼不像一個男人。在俄國，男人可以哭泣，也仍然不失為男人，不失為勇敢。你就從來沒有流露過真心。」

「不。」史丹納說。

「你在等着什麼呢？」

「我不知道。我也不願意知道。」

莉蘿仔細地注視着他。「來喫吧。」她立刻說道。「像我們在俄羅斯那樣，我要給你麵包，給你鹽，讓你帶走，在你臨行之前，我還要為你祝福，哦，不能流動的不安。也許你要笑話吧。」

「不。」

她把那盆麵餅放在桌子上。

『跟我一塊兒坐吧，莉羅。』

她搖了搖頭。『今天，你獨個兒喫。我來伺候你，端給你要喫的東西。這是你最後的一餐了。』

她仍然站着，遞給他麵餅、麵包、豬肉、和泡菜。當他喫着的時候，她一逕在望着他，又悄悄地爲他預備了茶。她大踏步在小車上輕盈地移動着，活像一隻住慣了太狹的獸欄的豹。她那纖細的紫銅色的手，爲他切着豬肉，臉上露出一種恬靜的謎似的神情；在史丹納看來，她突然好像一個舊約聖經裏的人物。

自從他弄到了那張護照之後，就把行囊賣掉，換了一隻提包。他開了貨車的門，走下梯階，將提包放在外面，然後又走了回去。

莉羅站在桌邊，撐起了一隻手。她的眼睛照出一種迷惘的空虛，好像什麼也沒有看見，而她早已孤獨了似的。史丹納走到她面前。『莉羅——』

她移動脚步，直瞪着他。眼睛裏的表情改變了。『真是難以分離呢，』史丹納說。她點着頭，把手臂圍住他的頸項。『沒有了你，我真的要孤獨了。』

「你預備往哪兒去呢？」

「我至今還不知道。」

「你在奧國也安全的。即使給德國佔領了。」

「是的。」

她殷切地瞧着他。眼睛深沉而明亮。

「太壞啦，莉羅。」史丹納囁囁着。

「是的。」

「你知道爲什麼嗎？」

「我知道，你也會知道我的。」

他們繼續面面相覷。「真奇怪，」史丹納說，「站在我們中間的，祇有一點兒時間，一點

兒生命。我們還有別的一切呢。」

「所有的時間，史丹納，」莉羅輕輕地答道，「所有的時間，和我們整個的生命——」

史丹納點點頭。莉羅用手罩住她的臉，說了幾句俄文。然後她給他一片麵包，一點兒鹽。

「你出門的時候，就把它喫了。那你到了外國，就可以不愁麵包了。現在，你就走吧。」

史丹納想去吻她。可是一看見她的時候，他就忍住了。「你就走吧，現在，」她溫婉地說。
「走吧——」

他走進了森林。隔了一會兒，他回過頭來。篷帳的城市，已經給黑夜吞噬了，萬籟俱寂，祇有絮語着的無邊的黝黯，一扇遙遠地開着的門裏，長方形的亮光，以及一個紋絲兒不動的細小的人影。





第十五章

兩星期末，寇恩又在地方法院受審了。那個蘋果臉的結實的人，頗爲不愉地直瞧着他。

『我給你帶來了一個壞消息，寇恩先生——』

寇恩抖擻了一下。四個星期，他想。我希望不要超過四個星期。假如必要的話，皮爾一定會讓露絲在醫院裏住到那麼久的。

『代你向高等法院提起的上訴，已經給駁回了。你在瑞士已經耽得那麼久啦。你的行動，不能視爲由於處境困難而引起的。而且，你還跟警察發生過事情。你已經判處十四天的徒刑。』

『再加十四天嗎？』

『不。一起十四天。你在偵查期間的羈押，也一併計算在裏邊。』

寇恩吸了一口深長的氣。『這麼說起來，那我今天就可以釋放了嗎？』

『是的。不過你必須記得，這十四天是徒刑，而不是羈押。而最壞的是，現在你有了一次徒刑的記錄。』

『那我受得了的。』

法官望着他。『假如徒刑記錄上沒有你的名字，那一定要好多了。可是沒有一點兒幫助你的辦法。』

『我今天就要給放逐嗎？』寇恩問。

『是的。取道巴塞爾出去。』

『取道巴塞爾？到德國去嗎？』寇恩向房間的四周，閃電似的急瞥了一下。他準備立刻跳出窗口去逃跑。他曾經聽到過一兩次，難民給放逐到德國去的事情。他們大部份都是從德國直接進來的。

窗子開着，這間法庭是在底層。外面照耀着皚皚的陽光。外面，蘋果樹的枝幹，正在迎風搖曳，前面是一個人跳得過去的籬籬，前面是自由的空氣。

那法官搖了搖頭。『你給放逐到法國，不是到德國。巴塞爾是我們臨靠德國和法國的

邊境哪。」

「我能不能夠穿過日內瓦的邊境去呢？」

「不，不幸得很，那可辦不到。巴塞爾是一個最近的地方。關於這件事情，我們早已頒發了命令。日內瓦比較的遠些。」

寇恩緘默了一會兒。「真的我將被放逐到法國去嗎？」

「千真萬確的。」

「沒有身份證而被捕的人，難道沒有一個給放逐到德國去的嗎？」

「據我所知，還沒有。有，也不過是那些邊境上的城市而已。可是，即使那些個地方，事實上我也從沒有聽到過的。」

「那麼，一個女人當然不會給放逐回德國去的了？」

「當然不會。無論如何，我不會那麼判決的。你爲什麼那麼問呢？」

「沒有什麼特殊的理由。祇是我偶然在路上遇到過一個沒有身份證的女人。她們那批人啊，一切都更困難了。所以我那麼問咧。」

那個法官從一疊文件裏取出一件公文，遞給寇恩看。「這是你的放逐令。現在你總相

信，你是給放逐到法國去的吧？」

「是的。」

法官將公文放回卷宗夾裏。「你的火車，在兩小時裏開出。」

「難道真的不可能把我送到日內瓦去嗎？」

「真的。難民們在火車票方面，費了我們很多的錢。因此我們嚴格規定，他們必須給送到最近的邊境。這一點，我實在不能夠幫你什麼忙。」

「假如我自個兒擔負旅費，我能不能夠給送到日內瓦去呢？」

「是的。那是可以的。你預備那麼辦嗎？」

「不，我的錢還不夠。那不過是隨便問問而已。」

「不准多問，」那個法官說。「假如你有錢，事實上你也應該自個兒擔負到巴塞爾去的旅費。我現在退堂了。」他站起身來。「再會。我恭祝你幸運，希望你在法國順利地生活而且，我也希望，情形不久可以完全的改變。」

「是的，也許會的。否則我們還不如趁早就上吊了。」

寇恩沒有再跟露絲傳遞消息的機會。上一天皮爾已經來過，而且告訴他，她在醫院裏必須再耽一星期左右。他決定一到法國邊境，立刻就寫信給他。此刻，那件最重要的事情，他倒是確實知道了——露絲決無被放逐回德國去的可能。而且，如果她有足夠的旅費，還可以給送到日內瓦去。

兩小時之後，一個便衣偵探便來找他了。他們一塊兒步行到火車站，寇恩還拿着個手提包。這是皮爾在上一天替他取來，帶給他的。

他們走過一家客棧。底層上的那間餐室，窗戶洞開。一羣八弦琴的樂手，正在彈着一支迂緩的鄉村華爾茲曲，一個男合唱隊，正在唱歌。窗邊還有兩個穿着高山服裝的歌手，正在唱着一個顫調。他們彼此用胳膊鉤住另一個人的肩膀，跟着音樂忽前忽後地擺動。偵探便立定下來。唱顫調的那個男中音，突然開口了。「你在哪兒啊，瑪克斯？」他問。「大家都在這兒等你呢。」

「上差，」偵探答道。

男中音輕蔑地瞟着寇恩。「好一個廢物！」他突然用深沉的嗓音，嗔嗔地埋怨着。「那麼，今兒個晚上，我們的四人合唱，他媽的就要完蛋了嗎？」

「決不會。二十分鐘裏邊，我就會回來的。」

「真的嗎？」

「哦，真的。」

「好。那麼今兒個晚上，我們就可以表演雙重顛調了。不要受涼。」

「我不會。」

他們繼續前進。「那麼，你不送到邊境去了？」隔了半晌，寇恩問道。

「不。爲你，我們想出了一種新鮮的花樣。」

他們走到了火車站。偵探找到那個車務管理員。「這兒就是。」他指着寇恩道。然後他把放逐令遞給那個管理員。「祝你順風，先生。」他突然非常客氣地說着，一轉身走了。

「跟我來吧。」

那個車務管理員將寇恩帶到一節掛在貨車後邊的車掌車。「進去吧。」

這間小室，除了一條木椅以外，便一無他物。寇恩把手提包放在木椅底下的地板上。車務管理員將門關了起來。在外面鎖好了。「嗨！到了巴塞爾，他們會放你下來的。」

他沿着燈光慘澹的月台走過去了。寇恩從車窗裏望着。他仔細地研究，瞧他是不是可

以從窗口裏擠將出去。沒有辦法；窗口太窄了。幾分鐘之後，火車開出了。窗外閃過那些桌子都已空着，亮着蒼白燈光的待車室。戴着紅帽子的站長，給遺留在黝黯中間。幾條彎彎曲曲的街道，打車窗外飛閃過去，還有那停着汽車的停車場；一家正有幾個人在裏邊玩着撲克的小咖啡館——於是，全鎮都消逝了。

寇恩在木凳上坐下。他把雙腳攔上手提包。靠得很緊，望着窗外。外面的黑夜，黝黯、迷茫、而空虛，於是他突然覺得憂悵起來了。

到了巴塞爾，他給一個警察放了下來，帶到關卡上。在那兒他喫了一頓晚餐。然後有一個職員，帶他坐電車到了柏格斐爾頓。在漆黑之中，他們經過一個猶太人的公墓。然後又經過一片磚地，從大路上轉了個彎。走了相當時間，那個職員纔站住了。『打這兒向前——一直向前。』寇恩繼續前進。他知道這兒大約是什麼地方，便向着聖·路易的方向前進。他一點兒也不想躲藏；萬一立刻被捕，他也無所謂的。

而其實，他把方向弄錯了。等他到達聖·路易的時候，差不多已是早晨。他立刻向法國警察局報告，說明他在昨夜從巴塞爾給放逐過來的。他不能不避免坐牢。因此他非每天向

警察局或關卡去報告不可。那樣一來，他不會受到處罰，充其量不過給驅逐回去而已。

警察局白天把他押着。傍晚就將他送到邊境的關卡上。

關卡上有兩個職員。一個坐在桌子邊寫着。另外一個，攤手攤脚地躺在爐邊一條長椅上。他正在抽着氣味濃烈的阿爾及利亞紙烟，不時睨視着寇恩。

「你手提包裹放的是什麼東西啊？」隔了一會兒，他這樣問道。

「我的一些零碎東西。」

「打開來看！」

寇恩把蓋子打開。那個職員便坐起身子，若無其事地踱將過來。然後向手提包躬下身去，露出一種頗有興趣的神色。「化粧水、胰子、和香水！瞧，你把這些個東西，從瑞士帶來嗎？」

「當然囉。」

「你總不至於濛混，說這些個東西都是你自個兒需要——你自個兒應用的吧？」

「不。我是拿來販賣的。」

「那你必須繳納關稅，」那個關卡職員說道。「把東西都倒出來！這些個廢物——他指着引針、鞋帶、和另外的細小東西——『我就放它們過去。』」

寇恩祇以爲自個兒在做夢。「繳納關稅嗎？」他問。「你要我繳納關稅嗎？」

「哦，自然囉！你又不是一個外交方面的驛使，是不是啊？或者，你還以爲我要買進這些個瓶子嗎？你居然把應納關稅的貨品，帶進了法國。來，倒出來！」

關卡職員去拿一張稅目單，找出了應繳的數目。

「我沒有錢，」寇恩說道。

「沒有錢嗎？」關卡職員將雙手插進口袋，忽前忽後地擺動着膝蓋。「那麼，好吧，我們就把你的東西都沒收了。拿過來！」

寇恩仍然蹲踞在地板上，拉住他的手提包。「我又不是自願地要到法國來的，」他說。「一到這兒，我就向警察局報告，因爲我要重回瑞士。那我當然不用納什麼關稅的。」

「噢！原來你還要教訓我嗎？」

「讓這個年青人去吧，范朗賽，」坐在桌邊寫着的那個職員說。

「我纔不放他過去呢！一個什麼都知道的 boche（法語：法國人罵德國人語）正和那邊的一批人一樣。來啊，把那些個瓶子都倒出來啊！」

「我又不是 boche，」寇恩說道。

正在這時候，又有一個關卡職員進來了。寇恩看出他的階級，比其餘的兩個人都高些。「怎麼回事啊？」他簡截地問。

那個職員便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監督向寇恩打量了一下。「你是不是立刻向警察局報告的啊？」他問。

「是的。」

「你要回瑞士去嗎？」

「是的。所以我在這兒啊。」

監督思忖了一會。「那他沒有什麼過失，」他毅然說道。「他不好算作走私。他自個兒也是給偷運進來的。讓他回去，就算了事吧。」

他走出了房間。「你瞧，范朗賽，」坐在桌邊的那個職員說，「你爲什麼老是那樣衝動呢？對你的血壓，頗有害處的。」

法朗賽不則聲。他忿恨地瞪着寇恩。寇恩也回瞪着他。驀然間，他發現自個兒居然說着法語，而且懂得法語，便悄悄地祝福着那個在維也納牢獄裏的俄國教授。

第二天清晨，他又到了巴塞爾了。現在，他稍稍改變了策略。他並不立刻向警察局報告。假如他在巴塞爾耽上一天，到晚上纔去報告，也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而在這兒巴塞爾，他還有那份平特給他的地址單。這個地方，確然比瑞士的其他各處，移民都來得擁擠，可是無論如何，他必須在這兒賺這麼幾個錢。

他先從牧師開始。他們大概不至於檢舉他的。第一個牧師立刻攆了他出去；第二個，給他一塊三明治；第三個，給他五個法郎。他就這麼繼續工作，運道很好——到了中午，已經賺進十七法郎。他想特別努力一下，將最後的幾瓶香水和化粧水都賣掉了，生怕又會碰到范朗賽。牧師的交道倒很難辦——可是他在別的幾個地方，運道還好。下午，他又賺了二十八法郎。他走進一所天主教堂。大門開着，這倒是一個最安全的休息地方。他已經兩夜沒有睡覺了。

教堂裏漆黑一片，而且闐無一人。瀰漫着一股香燭的味兒。寇恩在一個座席上坐下，寫了一封信給皮爾醫生。又附了一封轉給露絲的信，還有一點給她的錢。於是他把信封貼好，藏進口袋。他覺得疲乏得很。便慢慢地溜到祈禱長椅上，將腦袋枕着欄杆。他祇想休息一會兒的；可是竟呼呼地睡熟了。當他醒來的時候，自個兒就不知道身在哪里。他在長明燈的微

紅的光芒中，霎着眼睛，逐漸地恢復了意識。直待他聽到脚步聲的時候，纔突然地驚覺過來。一個穿着黑袍的神父，慢慢地走下中間的通道。他在寇恩旁邊站住，對着他瞧。寇恩小心翼翼地交叉着雙手。

「我並不願驚動你，」神父說。

「我正想走了，」寇恩答道。

「我從聖器所看見你的。你在這兒已經有兩點鐘了。你是不是有特殊的事故，在這兒祈禱哪？」

「是的，確實的，」寇恩說着，有點兒驚異的神色，可是急忙又鎮靜下來。

「你不是住在這兒的嗎？」神父瞧着寇恩的手提包。

「不。」寇恩瞪着他。神父的容顏叫他放心了。「我是一個難民。今夜我必須穿越邊境。手提包裏都是我販賣的東西。」

下午販賣了半天，祇贖下一瓶化粧水了，於是他突然起了一個古怪的主意，想把這一瓶賣給教堂裏的神父。分明是不可能的；可是他經歷慣了不可能的可能。「化粧水，」他說，「又好，又便宜。我已經祇贖這一瓶了。」

他動手打開他的手提包。

那神父却攔阻了他。「讓牠們放着吧，我相信的。我們不要學那些廟宇裏的兌換銀錢者。你在這兒祈禱了這麼久，我很高興。現在跟我到聖器所來。我們有點兒錢，預備施捨給需要錢用的信徒。」

寇恩拿到了十法郎。他有點兒害羞，可是一會兒也就釋然了。這筆數目，可以供給他的供給露絲，往巴黎去的一部份路費。我的難，光景就要完了。他想，便回進教堂，這一次可真的祈禱起來。不過他却並不清楚，到底在向誰祈禱。他自個兒是一個基督新教徒，他父親是一個猶太人，而他此刻跪在天主教堂裏——可是他想，在這種時勢，天國裏大概也是亂糟糟的，便自以為他的祈禱，的確是遵循着適當的途徑。

那天晚上，他搭火車到了日內瓦。他突然覺得，露絲也許已經從醫院裏放了出來，比預期的時間更早。他在早晨到達之後，將手提包寄存在車站上，自個兒就到警察局去。他跟那個警官，說明了剛從法國給放逐出來。因為他隨身攜帶着瑞士的放逐令，而且那道命令祇頒發了兩天，他們便相信了他的話，將他扣留一天，到晚上纔送他出了哥黎涅方面的邊境。

他立刻報告了法國的關卡。『進去吧，』一個睡眼惺忪的職員，這樣說道。『裏邊還有一個人呢。四點鐘光景，我們把你們送回去。』

寇恩走進了關署。『伏黑特！』他愕然說道。『什麼風兒把你吹到這兒來的啊？』

伏黑特聳聳他的肩膀。『我仍然在圍攻法國的邊境呢。』

『打那個時候起嗎？打你給他們送到琉森車站上起嗎？』

『就打那個時候起啊。』伏黑特彷彿生病似的。他很瘦削，皮膚活像灰色的紙。『我真是倒楣，』他說。『我想坐牢不成。而且，夜深寒重，我實在再也受不了啦。』

寇恩在他身邊坐了下來。『我倒坐了一次牢，』他說，『現在又給釋放出來，我真覺得高興呢。這纔是人生的真諦哪。』

一個警察給他們送來了麵包和紅酒。他們喫過之後，便即刻在長椅上睡熟了。清晨四點鐘，他們纔被叫醒，給帶到了邊境。天色還是漆黑一團。成熟的田野，在路邊白茫茫地閃光。

伏黑特冷得兀自在打抖。寇恩脫下了自己的絨線衫。『這兒，你拿去穿了吧。我不冷。』

『你真的不冷嗎？』

『真的。』

「你還年青。」伏黑特說，「就是那個道理。」他套上了絨線衫。「祇要穿這麼一兩個鐘頭，待太陽出來就好了。」

在離開日內瓦不遠的地方，他們分了手。伏黑特打算取道羅散，深入瑞士境內。如果他僅僅到了邊境附近，他們祇會把他押送回來的，他想坐牢，也就不會成功了。

「你把絨線衫留着好了，」寇恩說。

「那又何必呢。像這樣的東西，可說是一大筆財產啊。」

「我另外還有一件在。那是在維也納監獄裏一位神父送給我的禮物。此刻給放在日內瓦的行李房裏。」

「真的嗎？」

「當然真的囉。那是一件紅邊藍地的絨線衫。現在，你總相信我了吧？」

伏黑特微笑了。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本小書。「這個給你，作為交換好了。」

這是一本霍爾德林[●]的詩集。「沒有了這本書，你一定更受不住流浪生活吧。」寇恩

● 霍爾德林：(Holderlin, 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1770—1843) 德國詩人。三十二歲即發狂，

至死不癒，故其詩篇，僅有青年期之作品而已。——譯者

說。

『一點兒也不會。大部份的詩篇，我都已經記在心裏了。』

寇恩進了日內瓦。他在一所教堂裏睡了兩小時，十二點鐘的時候，他便佇立在郵政總局的前面。他知道露絲不會那麼快就在那兒的，可是他還是等到兩點鐘。然後他查看平特給他的地址單。運道又是很好。販賣到傍晚，已經賺了十七法郎，於是他走到警察局裏。

這是星期六的晚上，人聲嘈雜。十一點鐘，兩個酒鬼給帶了進來；他們立刻嘔吐了滿地，然後引吭高歌。快近一點鐘的時候，裏邊一起有了五個人。

兩點鐘，伏黑特也給拘捕進來了。

『這一定是一個倒楣鬼，』他憂鬱地說。『可是也無所謂，至少我們又在一塊兒啦。』

一小時以後，他們便給押送出去。夜寒很重。羣星閃爍，似乎遙遠得很。一鈎明月，光亮得活像一塊鎔化的金屬。

警察立定下來。『你們在這兒向右轉彎，然後——』

『我知道，』寇恩岔斷了他的話，『這一條路，我熟悉得很。』

『那麼，祝你們順風！』

他們向前走着，穿過了兩道邊界之間的一條湫狹的無人之境。

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那天晚上他們並沒有就被押送回去，却給帶到了警察局那兒，他們被錄下口供，然後給送來一些喫的東西。第二天晚上，纔給放逐回去。

晚上刮着風，天色陰沉得很。伏黑特已經累透了。他難得開口說話，彷彿準備屈服似的。當他們出了邊境，走過一程路的時候，便是一個乾草堆上歇息下來。伏黑特活像一個死人，直睡到天明。

太陽升起的時候，他纔從睡夢中醒來。他並沒有一躍而起，僅僅將眼睛睜開。這一個穿着單薄的大衣，瘦弱而寂然不動的人形，這一個睜着鎮靜的大眼的人體，在寇恩看來，彷彿祇是一個古怪地蠕動着的什麼東西而已。

他們躺在一個草堆的微斜的坡面上，從這兒，他們可以望得見城市，和浴在晨光裏的利曼湖。人家烟突裏的炊烟，冉冉地騰到清澈的空中，使人引起一種溫暖、安全、牀鋪、和早餐的回憶。太陽照耀着起皺的湖面。伏黑特悄悄地兀自遠矚着縹緲的霧靄，給陽光吸收了去，逐漸地消失了，而白山的雪白的山彙，慢慢地從破絮似的雲塊後面顯現出來，閃爍熠耀活

像高峻的聖城耶路撒冷的皎潔的牆垣。

九點光景，他們又繼續前進了。他們到了日內瓦，循着那條沿湖的道路。隔了一會兒，伏黑特立定下來。「你祇要瞧哪！」他說。

「瞧什麼？」

伏特指着一座矗立在大公園中的宮殿似的邸宅。這一座宏大的建築物，給照在皚皚的陽光下，彷彿一所庇護着安全而整潔生活的城寨。而富麗的公園，滿是殷紅與金黃的秋葉，也顯得璀璨輝煌。汽車在門前寬闊的廣場上，排成長蛇似的行列，進進出出的全是些趾高氣揚的人羣。

「真是了不起咧！」寇恩說道。「倒像瑞士的皇帝就住在這兒似的。」

「你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嗎？」

寇恩搖了搖頭。

「那是國際聯盟的宮殿，」伏黑特說着，語氣之間頗有一些悲傷與譏刺的成分。

寇恩愕然地瞪着他。

伏黑特點點頭。「那便是我們的命運，在裏邊給辯論了好些年的地方哪。辯論的是，我

們是不是應該發給身份證，讓我們重新做人。」

一輛坎特拉克篷車，從汽車的行列中開了出去，往出口處駛走了。裏邊坐着好幾個衣服都麗的青年，其中還有一個穿着水貂皮外套的姑娘。她笑着，跟第二輛汽車直揮手，約在湖邊午餐。

「哦，」伏黑特立刻說道。「你現在總明白，爲什麼要辯論到那麼久了吧？」

「是的，」寇恩答道。

「沒有希望的了，可不是嗎？」

寇恩聳聳他的肩膀。「我以爲這些個人，都並不怎麼急急咧。」

一個看門人走過來，向寇恩和伏黑特懷疑地打量了一下。「你們要找什麼人嗎？」

寇恩搖搖頭。

「那麼，你們要作什麼呢？」看門人問道。

伏黑特瞧着寇恩。在他眼睛裏，閃爍着一種慵懶的幽默的光芒。「沒有什麼，」他跟看

門人說道。「我們都祇是旅行者。祇是聖地的香客而已。」

「這樣說來，你們還是繼續前進的好，」看門人說着，便想起了那些癡妄的無政府主

義者。

『好的，』伏黑特說。『也許，那樣來得好些。』

他們在白山路上走着，一路看着商店的櫥窗。伏黑特在一家珠寶店前面立定了。『我想就在這兒跟你分手了。』

『那你再往哪兒去呢？』寇恩問。

『不往哪兒去了。就到這個舖子裏。』

寇恩給弄得莫名其妙；他隔窗望着那些排列在灰色絲絨上的鑽石、紅寶石、和綠寶石的樣品。

『我以爲你不會那麼幸運的，』他說。『大家都知道，珠寶商是心腸最硬的人。也許他們常常跟石頭接觸的緣故。他們從來不肯施捨的。』

『我原不想要他們施捨什麼啊。我祇想進去偷點兒什麼東西。』

『怎麼？』寇恩狐疑地直瞪着伏黑特。『你當真想去偷竊嗎？像你這種情形，那是逃都逃不掉呢。』

『我原也不想逃掉啊。那便是我要去偷竊的原因。』

『我真不懂，』寇恩說。

『你一會兒就會明白的。我已經鄭重地考慮過了。這是我可以過冬的唯一的機會。這樣一來，我至少可以打發兩個月的時間。我想不出別的辦法。我身體已經壞透了。再這麼在邊境上過幾個星期，那真要叫我送命了。我必須這樣子幹一下。』

『可是——』寇恩說道。

『你要說的話，我全知道的。』伏黑特的臉，立刻萎頓下來，好像綁紮着的那些線頭，都給剪裂了。『我再也受不了啦——』他囁嚅着道。『再會吧。』

寇恩知道，再說下去也沒有什麼用了。便緊握着伏黑特的萎癟的手。『我希望你不久就會康復。』

『是的，我也希望這樣。這兒的監獄倒是不差的。』

伏黑特待寇恩走遠了，然後踏進那家店舖。寇恩在拐角上立定下來，望着店舖的大門，裝作等候電車的樣子。隔了一會兒，他看見一個年青人奔出店門，立刻就帶了一個警察回去。我希望他現在可以得到休息了，他一路向前走着的時候，便這樣自個兒思忖着。

離開維也納不遠，史丹納搭上一輛便車，直趕到邊境。他不願意冒險將自己的護照拿給奧國的關卡職員去檢驗，因此他在到達邊境之前，就跳下汽車，步行過去。大約在夜間十點鐘的時候他纔走到關署裏邊，向他們報告自己是剛從瑞士給放逐出來的。

『好的，』一個年老的關員，長着一縷法朗士·約瑟夫式的鬍鬚，這樣說。『這些個事情，我們是做慣了的。明兒個早晨，待我們把你送回去吧。你且在這兒找個地方歇歇。』

史丹納在關署前面坐了下來，抽着烟捲。環境非常幽靜，值差的關員正在瞌睡。祇是，偶而有一輛汽車，打門前駛過。大約一個鐘頭之後，那個長着鬍鬚的人，從裏面走了出來。『告訴我，』他問史丹納道，『你是奧國人嗎？』

史丹納立刻給楞住了。他的護照，早已給縫在帽子裏邊。『你怎麼會這樣想的呢？』他若無其事地問。『假如我是奧國人，我就不會做難民了，可不是嗎？』

那個關員用手掌拍着自己的額角，拍得那幾莖銀白色的鬍鬚，兀自顫動起來。『當然囉？當然囉！怎麼會忘記的！我之所以問你，祇因為我想，假如你是奧國人，你也許會玩Tariots的。』

『那個，我倒是會的。年青的時候，我在戰時學會的。因為我在奧國軍隊裏耽過一個時期。』

『好極了！好極了！』法朗士·約瑟夫王拍着史丹納的肩膀。『怎麼，你的樣子倒簡直像一個鄉曲咧。那是怎麼攪的？你要不要參加我們的牌戲？我們祇缺這麼一個人。』

『當然囉。』

他們走進裏邊。一小時以後，史丹納已經贏了七希林。他沒有照那個賭博騙子佛列特的玩法——他玩得很老實。可是他已經比那幾個關員高明得多，因此即使手裏的牌並不怎麼好，他也常常是贏的。

十一點鐘，他們在一塊兒喫飯。關員們說，這是他們的早餐；他們的值差，到早晨八點鐘為止。早餐非常豐富。喫完之後，他們又繼續玩牌。史丹納手氣很好。那幾個奧國關員，都在集中全力，狠命的對付他。八點鐘的時候，他們都已經稱兄道弟了。三點鐘，他們用『du』來稱呼。到了四點鐘，他們已經彼此熟稔得連『婊子生的兒子，』『撒旦的後嗣，』『馬的驢子，』等等，都不復視爲侮辱，而祇認爲驚奇、羨慕、與親昵的表示了。

五點鐘的時候，那個值差的關員走了進來。『孩子們，這是約瑟夫可以出境的時候

啦。」

大家都默不則聲。所有的眼睛，都望着堆在史丹納面前的那些錢。還是法朗士·約瑟夫王首先發言。「贏的總是贏了，」他灰心地說。「他真的騙了我們的錢。現在，却像秋燕似的飛走了，那個野豬！」

「我的牌好啊，」史丹納答道。「他媽的牌纔好呢。」

「就是那句話啊！」法朗士·約瑟夫王悒鬱地說。「你的牌好。明兒個也許我們也有好牌了。可是那時候，你又不在這兒啦。這總有點兒不很公道的。」

「對。可是，哪兒有什麼公道呢，老兄？」

「玩牌者的公道，是在贏的人要給人家一個翻本的機會。那麼，假如他再贏了，就沒有話說了。可是，這樣總——」法朗士·約瑟夫王絕望地舉起手來。「這中間，總有一點兒令人不滿的地方。」

「可是，孩子們，」史丹納說，「祇是，那就要麻煩你們了！你們今兒個送我出境，明兒個晚上，瑞士又會把我驅逐回來——那我就可以給你們機會啦。」

法朗士·約瑟夫王大聲地鼓着掌。

「就是那麼辦啊！」他釋然地嘆道。「我們可不能夠向你那麼建議的，你也知道。因為我們是國家的官吏。跟你玩牌，那是無所謂的。那個可並不違禁。可是，我們決不能鼓勵你越境回來。假如出於你自個兒的主意，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會來的，」史丹納說。「你們就算我一個好啦。」

他向瑞士邊境的派出所報告，而且表示他願意當夜回到奧國。他們並沒有將他帶到警察局去，祇把他留在那兒。這一天是星期日。關署的隔壁，便是一家小小的客棧。那天下午，節目是很多的；可是晚上八點過後，一切又都沉寂下來了。

在假的幾個關卡職員，圍坐在一間大辦公室裏。他們看過了朋友，此刻在開始玩 *Jass*。史丹納還沒有弄清怎麼回事兒，却已經給拉入賭局了。

瑞士人的本領非常高明。他們有鐵似的神經，又有很好的運道。十點鐘的時候，他們贏了史丹納八法郎；半夜光景，他贏回了五個。可是到了二點，當酒店打烊的時候，他終於輸了十三個法郎。

瑞士人招待他喝了兩大杯白蘭地。他很需要，因為夜寒很重，而且他必須涉過萊茵河。

去。

在遙遠的那邊，他看見襯着天空的一個黑魃魃的人影。那是法朗士·約瑟夫王。月亮照在他腦袋背後，活像一道聖人的靈光。

史丹納抹乾了身體。牙齒兀自在打顫。他喝着瑞士人給他的餘賸的白蘭地，穿好了衣服。然後走近那個寂寞的人形。

『你到哪兒去了啊？』法朗士·約瑟夫王迎接着他。『打一點鐘起，我就等着你了。我們還以為你也許走迷了路，所以我在這兒站着。』

史丹納笑了起來。『瑞士人把我留住了。』

『哦，現在就趕快來吧！我們祇賸了兩個半鐘頭啦。』

戰局立刻開始。五點鐘的時候，勝負尙未決定；奧國人有時候也抓到了好牌。法朗士·約瑟夫王把牌攤放在桌子上。『他媽的，天已經破曉了！』

他穿上外衣，扣好寶刀的帶鈕。『來吧，夥伴！不能玩下去了。責任是責任。我們不能不把你送出邊境去。』

他跟史丹納兩個人，向着邊境進發。法朗士·約瑟夫吸着一枝香味濃郁的奈及里亞

紙烟。『你知道嗎，』隔了一會兒，他說，『我總覺得今兒個晚上，瑞士人一定特別守望的。他們等着你穿越回去，你以為對嗎？』

『很可能咧，』史丹納答道。

『待明兒個晚上送你回去，也許比較聰明。那麼，他們以為你給我們逮住了，也就不會怎麼樣警覺啦。』

『那很有理。』

法朗士·約瑟夫停住脚步。『瞧那邊啊！什麼東西在發光。那是電筒。此刻，照在那一邊了。你看見嗎？』

『看得很清楚。』史丹納苦笑着。他並沒有看見什麼，可是他懂得那個老頭兒的心理。

法朗士·約瑟夫捋着那縷銀白色的鬍髭。然後狡猾地斜瞟着史丹納。『你不會給穿越過去的。那很顯然。你說對不對啊？我們不能不走回頭去咧，夥伴。我很抱歉，可是那邊的邊境，實在守望得太嚴了。不到明天，我們是一點兒辦法也沒有的。我可以將這個經過，做一個報告。』

『好的。』

他們於是乎繼續玩牌，直玩到早晨八點。史丹納輸了十七希林，可是他還贏了二十二希林。法朗士·約瑟夫寫好他的報告，便將史丹納交給接班的關員。

白天，那些個關員們都很拘謹而嚴肅。他們把史丹納關在警察局裏。他在那兒睡了一整天。一到晚上八點，法朗士·約瑟夫王便興奮地將史丹納提回到關署。

他們喫了一頓簡單而豐盛的晚餐；然後開始作戰。兩個鐘頭之後，其中的一個，換了一個下班的關員。史丹納直玩到清晨五點。在十二點一刻的時候，法朗士·約瑟夫興奮得連他上面那批髭鬚，都給燒掉了。他以為自個兒嘴裏銜着一枝烟捲，想點上一個火去。這原是一陣錯覺，因為他玩了一個鐘頭，祇拿到黑桃和金花菜。他所看見的都是些一點兒用處也沒有黑點。

史丹納把那枝關卡的軍隊，全部都擊潰了。在三點至五點之間，他更予以特別的痛擊。法朗士·約瑟夫在絕望之中，便四出增援。他跟布奇斯的 *talots* 選手通了個電話，那個人就騎着機器腳踏車趕到了。結果也沒有用。史丹納又打敗了他。自從他認識上帝以來，這還是得到幫助的第一次。史丹納拿着這樣的好牌，祇覺得有一件事情是遺憾的——跟他賭錢的，都不是百萬富翁啊。

五點鐘的時候，他們玩着最後一副牌。然後把撲克放開了。史丹納一起贏了一百零六
希林。

布奇斯的選手連招呼也不打，就跨上他的機器腳踏車，噠噠地駛走了。史丹納和法朗
士·約瑟夫王，便往邊境上走去。法朗士·約瑟夫指給他一條跟前兩夜不同的道路。『打
這個方向前進吧，』他說。『明兒個早晨，你必須躲藏起來。待下午再到車站上去。你現在，錢
也夠了。以後，千萬不要讓我們再在這兒看見你，你這個路劫的盜匪。』他用一種送葬似的
口吻，接着又說：『否則，我們非要求加薪不可了。』

『好的。總有一天，我再給你們一個翻本的機會。』

『不玩 tarots 了。我已經受夠啦。要是你喜歡，待我們來玩棋，來玩捉迷藏。』

史丹納越過了邊境。他考慮着是不是應該到瑞士關署去申請回程，可是他知道那一
定是不會成功的。他決定到墨登去，找尋寇恩。那個地方，就在往巴黎去的路上，並不需要怎
麼繞道的。

寇恩正在慢慢地向郵政總局走着。他很疲乏。接連三夜，他都睡不着覺。三天之前，露絲

就應該在那兒的。這一向來，他從沒有得到過她一點兒消息。她也從沒有寫過一封信給他。他曾經堅決地告訴自己，一定有什麼瑣細的事情耽誤了行程，而且他想出了千百種的解釋——可是他此刻，突然地相信，她是決不會來的了。他覺得麻木得古怪。街頭的喧鬧，彷彿從一個遙遠的地方，刺進他遲鈍而凌亂的愁懷，他祇是像一架自動玩具似的，僅僅搬移着脚步。

真是隔了半晌，他纔認出那襲藍色的外套。他便立定下來。那祇是一襲普通的藍色外套，他想，那祇是一星期來攪得他發昏的千百襲藍色外套中間的一襲。他望到別處，然後又望着那襲外套。送信的孩子，還有一個攜帶着紙包的胖女人，攔阻了他的視線。他屏息凝神，便注意到自個兒正在戰慄。那襲藍色的外套，在他眼睛前幌動，摻雜着通紅的臉，帽子，自行車，包裹，和不斷地擁擠着的人羣。他小心謹慎地向前走着，倒像他走在一根繩索上，生怕隨時會摔下去似的。所以就是在露絲轉過頭來，他也看清她臉兒的時候，他還相信自個兒又中了幻想的惡魔似的詭計。直待她臉上展露了喜色，他纔衝過去跟她招呼了。

「露絲！是你啊！是你啊！你一定等着我了，我却不在這兒啊！」他用胳膊摟得她緊緊的，覺得她也偎倚着他。他們緊緊地偎倚在一起，好像他們站在一條湫狹的山崖上，而一陣風

暴將他們直向下面的深淵裏拉着。他們佇立在郵政總局的門口中央，其時正是人羣最多，大家都推撞着過去，將他們擁擠着，又轉過頭來譁笑着——他們却一點兒也沒有注意。彷彿祇有他們兩口兒似的。直到一個穿着制服的人，在寇恩的視野裏出現的時候，他纔回復了意識。他讓露絲走開。

「趕快來啊！」他輕聲地說着。「不要出什麼岔子，趕快走進郵局裏來啊。」

他們急忙混進了人羣。「打這兒走哪！」

他們在出售郵票的窗洞前面，排在一長列人羣的後面。「你是什麼時候來到這兒的呢？」寇恩問道。他彷彿覺得郵政總局，從來沒有這樣的明亮過。

「今天早晨。」

「他們還是先把你送到巴塞爾去的，還是直接送到這兒來的？」

「沒有。在墨登，他們發給我一張准許三天的居住許可證。因此，我就趁火車來到了這兒。」

「了不起啊！居然有居住的許可證！那你就不用耽什麼心啦。我總以為你還獨個兒流浪在邊境上。你臉色蒼白，人也瘦了，露絲。」

「可是我早已全癒啦。我臉色還很難看嗎？」

「不，更美了。每一次我看見你，你都比上一次美麗。你餓了嗎？」

「是的，」露絲說道。「什麼都餓了——想看見你，想在街上散散步，想呼吸一點兒空氣，還想談話。」

「那麼，我們就立刻去喫東西。我知道有一家小酒店，那兒出售湖裏的鮮魚。就像在琉森那樣的。」寇恩滿面春風。「瑞士的湖沼可真多呢。你的行李給放在哪兒啊？」

「當然囉，放在車站上哪！我畢竟成了一個經驗豐富的流浪老手了。」

「是的！你能夠那樣，我也覺得很光榮。露絲，你第一次完成了非法的穿越邊境。那差不多好像畢業似的。你害怕嗎？」

「一點兒也不。」

「你也不用害怕的。這兒的邊境，我像自個兒的記事簿一樣地熟悉。我什麼都知道。連火車票都弄到了呢。那是前天我在法國買來的。一切都已經準備好了。這個車站，我也熟悉得很。我們可以在一家保證安全的小酒店裏耽着，然後直接去上火車。」

「你連火車票都買好了嗎？哪來的錢啊？你已經給我那麼多了。」

「我在絕望之中，搶了瑞士的牧師。一路衝過巴塞爾和日內瓦，就活像一個暴徒。至少在六個月裏邊，我決不敢讓自個兒在這裏露臉了。」

露絲笑了起來。「我身邊也還有點兒錢呢。那是皮爾醫生替我向難民救濟協會要來的。」

他們緊靠在一塊兒站着，夾在行列中慢慢地向前移動。寇恩緊握着她的手。他們壓低了嗓子，輕輕地談着，而且儘可能地裝出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態。

「我們倒像有着不可思議的幸運，」寇恩說道。「你不但弄到了一張許可證，而且你還弄到了錢！可是你到底爲什麼不給我信呢？難道他們就不許你寫嗎？」

「我害怕。我以爲假如你來拿信，說不定他們會逮住你。關於亞茂斯的事情，皮爾已經告訴我了。他也以爲，還是不寫的好。可是我也寫了很多的信給你啦，路特維支；我經常的寫信給你——不用紙張，也不用鉛筆。你總知道的，是不是啊？」她瞧着他。

寇恩捏緊她的手。「那我相信。你有沒有開好了房間？」

「沒有。我逕直從車站上來的。」

她並沒有告訴他，在這兒郵政局前面，她還是打早晨九點鐘站起的。「我想，我還是在

你住的那家寓所裏開個房間。那豈不是一個最簡便的辦法？」

「是的，不過——」寇恩猶豫了一下。「你聽我說，近幾年來，我簡直變成一種夜鶯。我不願意冒險。因此，我一逕就利用着國家的公寓。」他注意到露絲的表情。

「不，不，」寇恩說。「決不是監獄。那是關署。你可以整夜的宿在那兒。那兒很是暖和，那是很要緊的。所有的關署，一到冷天就燒得很暖。可是，於你就不行了。你有一張居住許可證

——我們可以堂而皇之的，在貝勒和大旅館裏替你開上一個房間。那是國際聯盟的代表們居住的地方。住的都是些部長之類的無用之人。」

「那可不必了。我跟你一塊兒住。假如你認為危險，那麼今兒個晚上就動身好啦。」

「什麼？」窗洞背後的那個辦事員，不耐煩地問道。原來他們已經不知不覺地移動到窗洞前面了。

「一個十生丁的郵票，」寇恩說着，連忙清醒過來。

那個辦事員將郵票遞給他。寇恩付了錢，他們便向出口處走去。「那個郵票，你到底怎麼用它啊？」露絲問道。

「我不知道。我祇是買了它啦。當我一看見那個穿着制服的人，便不由自主地這樣反

應了。』寇恩瞧着手裏的郵票。哥達特的魔鬼瀑布。『我可以寫一封侮辱的匿名信給亞茂斯的。』他說道。

『亞茂斯——』露絲說。『你也知道，他在皮爾那邊診病嗎？』

『怎麼真的嗎？』寇恩盯着她瞧。『你告訴我，那一定是診斷他的肝病，那纔叫我高興死呢。』

露絲笑了起來。她笑得前仰後合的，活像風中的田野。『是的，的確不錯咧！他去請教皮爾，就爲了那個毛病啊。皮爾是墨登唯一的肝病專家。你想吧——在亞茂斯的困難上，這樣又加了一個良心的問題——因爲他不能不去請教一位猶太醫生呢。』

『天哪！這是我一生中最光榮的時候了。史丹納有一次這樣告訴過我，人生最難得的奇遇，便是同時有戀愛，有報復。我此刻站在日內瓦郵政總局的階沿上，却同時具備了兩者。也許正在這個時候，平亭已經坐了牢，或者腿子已經給折斷了。』

『也許有人偷掉了他的錢。』

『那更好啦！你的主意可真不差，露絲！』

他們走下了階石。『人羣稠密的地方，總是最安全的。』寇恩說道。『在那兒，你就不至

於發生什麼事情的。」

「今兒個晚上，我們就預備穿越邊境嗎？」露絲問。

「不。你必須先休息一下，睡會兒覺。路途很長的。」

「那麼你呢？你難道就不用睡覺嗎？我們不妨在平特的地址單上，找一家寓所。難道真會那樣子危險嗎？」

「那我就知道了，」寇恩說。「我想總不至於的。像這樣一個靠近邊境的地方，總不至於發生什麼事情的。我在這兒來往的次數，真是太多了。充其量，也不過被他們送給關卡的當局。可是，即使在這裏真有一點兒危險的話，我想，今夜我也不願意獨個兒走開了。正午十二點，在人羣中間，你可以確切地知道怎麼去妥善應付——可是在這樣烏沉沉的黑夜，一切情形都就不同了。而且，每一分鐘，情形都在愈變愈捉摸不定的。你又回來——誰還願意隨心所欲地走開呢？」

「我也不願意獨個兒就在這兒的，」露絲說道。

第十六章

寇恩和露絲終於人不知鬼不覺地越過了邊境，在貝勒加第搭上了火車。當晚到達巴黎，立在車站前面，茫然不知何往。

「高興點兒，露絲，」寇恩說道。「我們去找一家小旅館住下，這麼晚了，今天是什麼事情都做不來的了。待明兒個我們再去觀光吧。」

露絲點點頭。暗夜旅行，她已經覺得累透了。「隨便什麼旅館都行。」
在一條岔道上，他們看見一塊紅色的電燈招牌：哈巴那旅館。寇恩走了進去，詢問一間房的價錢。

「住一整夜嗎？」門房問道。

「是的，當然囉，」寇恩愕然地回答。

「二十五法郎。」

「兩個人嗎？」寇恩又問。

「是的，當然囉。」那門房也同樣愕然地答道。

寇恩出去，把露絲帶了進來。那門房向他們兩口兒匆匆地瞥了一眼，然後將一張警察局的登記表格，推給寇恩。當他看見寇恩在踟躕的時候，便又微笑着說道，「這種事情，我們也並不怎麼挺認真的。」

寇恩這纔釋然地將名字寫了下來，寫的是，路特維支·渥本漢。「我們所需要的，就祇是這一點兒手續，」門房說道。「二十五法郎。」

寇恩惠了賬，有一個孩子帶他們上樓。房間很小，很整潔，甚至還相當的雅緻。裏邊有一張很大、很舒適的牀，兩隻洗盆架，一把椅子，可是沒有衣櫥。「我想，沒有衣櫥，我們也一樣能夠生活的，」寇恩說着，便走到窗口去眺望。却又轉過頭來。「現在，我們都在巴黎了，露絲。」

「是的，」露絲向他微笑着答道，「一切的事情，發展得多麼地快啊。」

「警察局的登記表格，在這兒我們倒不必怎麼耽心的。你聽到我講的法語嗎？那個門房說的話，我全懂得咧。」

「你真是了不起哪，」露絲答道。「我簡直連口都不敢開呢。」

「有趣的是，你的法語，比我說的好得多。我祇是比你胆大而已。來吧，我們出去喫點兒什麼東西。一個城市，要是你還沒有在裏邊喫過喝過什麼東西啊，總彷彿很生疏似的。」

他們走到附近一家燈火通明的小酒店裏。裏面裝着很多的鏡子，熠耀返光，蕩漾着一股鋸屑和茴香的味兒。僅僅花了四個法郎，他們喫到一頓完整的晚餐，還喝了一大玻璃杯紅酒，真是價廉而物美。他們差不多一天沒有喫過什麼東西，所以那點兒紅酒，立刻升到他們的腦門上，使他們有點兒昏昏欲睡了。於是他們立刻回到了旅館。

在門房桌子前面的套間裏，正有一個穿着皮外套的姑娘，和一個泥醉的男人，一塊兒站着。他們正在跟門房打交道。那個姑娘長得很美，修飾得也很漂亮。她倨傲地瞧着露絲。那個男人吸着雪茄；當寇恩去拿鑰匙的時候，他也沒有讓路。

他們爬上樓梯，寇恩便說，「這兒是很美麗很雅緻的呢，可不是嗎？你有沒有注意到那件皮外套？」

「是的，」露絲微笑着，「外套是充貨。貓皮而已。像這樣的貨色，不見得比一件質地很好的布外套更貴多少的。」

『那我就識貨了。我還以為是水貂的呢。』

寇恩旋亮了電燈。露絲讓自個兒的皮夾和外衣滑到地板上，用手臂鉤住他的頸根，將自個兒的臉貼住他的。『我累了，』她說。『疲累，而快樂，還有一點兒害怕，可是多半是疲累。你扶我上牀吧。』

『好的。』

他們在黑暗中並頭睡下。露絲把腦袋枕在寇恩的肩膀上，嘆了一口深長的氣，便立刻像一個孩子似地睡熟了。寇恩却還醒了一會，聽着她的呼吸。然後他也睡熟了。

什麼東西驚醒了他。他猛可地坐起身子，傾聽着外面的嚷鬧。他的心開始跳躍；他想，那一定是警察。於是他急匆匆跳下牀來，奔到門口，把門推開手掌那麼一條狹縫，窺探着外面。什麼人在樓底下高聲叫囂，還有一個憤怒的刺耳的女人嗓子，用尖脆的法語在回答着。隔了一會兒，那個門房上來了。

『出了什麼事啦？』寇恩從門縫裏興奮地問。

那個門房懶洋洋地用種驚奇的眼光瞧着他。『沒有什麼，祇是一個酒醉鬼，他不肯付賬。』

『沒有其他的事情嗎？』

『還會有什麼其他的事情呢？像這樣的事情，也是難得碰到的。你難道沒有別的好事情做嗎？』

他推開了隔壁房間的門，讓跟在他後面的兩個人走了進去，一個是黑鬍鬚烏油油的男人，另外一個是波浪形黃頭髮的女子。寇恩關好了門，在黑暗中摸索着回去。他跟牀鋪撞了一下，待他鎮定下來的時候，便突然覺得他的手觸着露絲柔嫩的胸脯，普拉格，他想——一陣愛情的浪潮衝過他的全身。而其時，露絲的胸脯也在蠕蠕地動着，原來她用肘膀撐將起來，用一種異樣的、驚怖而緊張的聲音，低低地說道：『什麼——什麼事啊？到底是——』便又沉寂下來，在黑暗之中，祇有喘息的微響。

『是我，露絲，』寇恩說着，便鑽進了被窩。『是我，我可嚇了你啦。』

『哦，哦，』她囁嚅着，躺了下去。

一下子她又睡熟了，把她灼熱的臉，擱在寇恩的肩膀上。是他們把你弄成這個樣子的，他苦惱地想着。那一次在普拉格，你不過輕描淡寫地問我：『誰啊？』可是現在，你却發抖而害怕了。

「把衣服都脫光哪，」隔壁房間裏傳來一個男人的油滑的嗓子。「對那個肥胖的屁股，我真要發狂了。」

那個女人便笑了起來。「那個，我可以給你的。」

寇恩諦聽着。他現在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了。這原來是一個幽會的地方。便小心謹慎地觀視着露絲。她大概沒有聽到吧。「露絲，」他這樣說，聲音低沉得簡直聽不清楚，「親愛的疲倦的小露絲，還是睡你的覺，不要醒來。那邊的事情，跟我們毫不相干的。我愛你，你也愛我，祇有我們兩口兒在啊——」

「該死的我！」單薄的牆壁外傳來一下掌擊的聲音。「原來我選的是這樣一件寶貨。我又該死！硬得像一塊石子呢。」

「噢，你這隻豬！你真是一隻道地的蠢豬，」那個女人快活地叫着。

「當然囉。你難道以為我用紙板做的嗎？」

「我們根本不在這兒，」寇恩囁囁着。「露絲，我們根本不在這兒。我們躺在陽光底下的田野裏，四周都盛開着山茶和殷紅的罌粟。一隻杜鵑在啾鳴，幾羽鮮彩的蝴蝶，在你臉子的四周翩翩地飛舞——」

「翻過身去哪！把電燈開着好了！」隔壁房間裏那個油滑的聲音，這樣央求着。

「你到底要怎麼搞法呢？唉——」那個女人咕咕地笑個不停。

「我們是在一個小小的農舍裏，」寇恩咕噥着。「時間是傍晚，我們剛喫過了酪漿和新鮮麵包。薄暮拂着我們的臉；萬籟俱寂，我們祇等待着夜幕的降落。我們都了無罣礙，祇知道彼此相愛着——」

隔壁房間裏傳來一陣吱吱咕咕和哼唧唧唧的聲音。

「我把腦袋枕着你的膝蓋，我覺得你的雙手撫摩着我的頭髮。你不再害怕了；你有一張護照，所有的警察，都向我們和藹地點頭。你每天上大學裏唸書，教授們都很誇獎你。而我——我——」

脚步聲從走廊裏傳來。這一晌都寂然無聲的另外一邊的那個房間，其時便傳來了鑰匙的玲瓏聲響。「謝謝，」那個門房在說。「多謝多謝。」

「你預備給我什麼呢，乖乖？」一個絮聒的聲音，這樣問道。

「我沒有多少哪，」回答的是一個男人。「五十怎麼樣？」

「你真是瘋啦。一百以下，我連一個鈕扣兒都不肯解的。」

「可是我的孩子——」那個聲音低沉得彷彿在喉嚨裏轉氣。

「時當假期，我們都在海邊，」寇恩低沉而堅毅地說着。「你剛游泳過，睡熟在灼熱的沙灘上。洋面蔚藍，天際有雪白的孤帆一片。風在吹拂，海鷗在啾鳴。」

什麼東西碰撞在牆上，露絲便震顫了一下。「怎麼回事啊？」她問道，還是睡得昏昏沉沉的。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你睡你的覺吧，露絲。」

「你還在這兒嗎，是不是啊？」

「我一逕在這兒，我愛你的。」

「哦，愛我——」

她又睡熟了去。「你跟我在一塊兒，我也跟你在一塊兒，什麼猥褻的事情都不會影響我們的，無論他們用什麼猥褻的事情來引誘，」寇恩在淫聲浪語中，這樣低語着。「祇有我們兩口兒，我們都很年青，我們的睡覺是純潔的，露絲——在遼闊而鮮花璀璨的，戀愛田野裏的親愛的露絲……」

寇恩從難民救濟協會的辦公室裏出來，他原也不希望得到比剛纔所得到的更好的任何消息。申請居住許可證，那是毫無辦法的。捐贈也僅限於幾種特殊的情形。有了或者沒有居住許可證而工作，當然全被禁止的。

寇恩並沒有特殊的沮喪。每個國家都有這樣的規定。可是，那些個如果遵守法律都早已餓死的千千萬萬的移民，却至今還活着。他在辦公室的應接室裏佇立了一會兒。裏邊擠滿了人。寇恩便逐一仔細端詳了一下。然後走到一個人面前，那個人偏坐在一邊，臉上露出一副泰然自若的神色。

「對不起得很，」他說，「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你能不能夠告訴我，不向警察局登記，可以在哪兒居住啊？我是昨天纔到巴黎來的。」

「你有沒有錢呢？」那個人毫不驚異地反問道。

「有一點兒。」

「你能付每天六法郎的房金嗎？」

「能。以目前而論。」

「那麼，你可以住杜雷尼路的凡爾登旅館。告訴那位房東太太，說我叫你來的。我的名

字是格拉斯曼。格拉斯曼醫生，』他苦笑地加上了一句。

『凡爾登可以不受警察的麻煩，是安全的嗎？』

『沒有一處是安全的。她們會叫你填具一張沒有日期的登記表。可是她們並不送到警察局裏去。萬一有人來搜查，她們總說是你那天纔來，登記表預備在第二天早晨送進警察局去。最要緊的是，你不會一下子給逮捕。那邊有一條很好的地下通道，可以讓你逃跑。你一到那兒，就會知道。凡爾登並不是旅館——那是憑了上帝的智慧，倒像鬼使神差似的。早在五十年前，爲移民們開設了。你的報紙，有沒有看過啊？』

『看過了。』

『那就給我。我們彼此抵消好了。』

『好的，多謝多謝。』

寇恩到拐角上一家咖啡館裏去招呼露絲，她在那兒等着。在她面前，攤着一張巴黎全圖，和一本法語文法，『這兒，』她說，『你瞧，當你走了之後，我到一家書店裏去買來的。便宜得很。都是舊貨。我想，這是我們征服巴黎的兩件必不可少的武器。』

『你說的對。我們立刻就要用到它們了。讓我們找一找，杜雷尼路在哪兒。』

凡爾登旅館是一所古老的傾圮的屋子，泥灰都已經一大塊一大塊地剝落了。開着一道窄門，裏邊就是一間小房，坐着一個老闆娘，一個穿着黑衣服的瘦骨嶙峋的女人。

寇恩用結結巴巴的法語，向她說明了來意。那個老闆娘用那閃爍、烏黑、烏類似的眼睛，將他們從頭到腳地仔細打量了一下。「連飯的呢還是不連飯的？」她冷冷地問。

「連飯的怎麼算？」

「每個人二十法郎。供給三餐。早餐送到房間裏，其餘兩頓都在餐廳裏開的。」

「我想，第一天我們預備連飯，」寇恩用德語跟露絲說道。「反正我們常常可以變更的。主要的是，先得住進這兒。」

露絲點點頭。

「那麼好的，連飯，」寇恩說。「假如我們合住一個房間，價錢方面有什麼差別嗎？」

老闆娘搖搖她的頭。「雙鋪的房間都沒有空。你們可以分住一百四十一和一百四十二。」她把兩個鑰匙摔在櫃台上。「每天結清。先付後住。」

「好的，」寇恩說道。於是他惠好了賬，取過鑰匙。鑰匙都繫着一塊很大的木片，上面的

號碼都已經給燒焦了。兩個房間並在一起。都是湫狹的單鋪房間，臨靠着下面的庭院。哈巴那旅館裏的房間，跟這兒相比，那要富麗得多了。

寇恩環顧四周。「這些纔是僑民們真正的窩呢，」他說。「並不舒適，可是非常親切。它們所答應人家的，並不超過自己能夠施捨的限度。你覺得喜歡嗎？」

「我覺得很好，」露絲答道。「我們各人都有一間房，一張牀。想想普拉格的生活！三四個人擠在一間房裏呢！」

「你說的對。這些日子，我都已經忘記了。我此刻却想起了沮列克牛曼的家。」露絲笑了起來。「我却想起了我們給雨淋得渾身濕透的那個草堆。」

「你的思想，總比我高明些。可是，你也知道我為什麼想起那些個事情嗎？」

「我知道，」露絲說。「可是，那是錯誤的，那是對於我的侮辱。我們回頭去買些紗紙，做兩個好好的燈罩。我們就在這張桌子上，學習法文，從那兒屋頂過去，眺望一角天空。我們就睡着這兩張全世界最好的牀，而當我們醒來站在窗前的時候，這個骯髒的庭院也充滿着羅曼諦克的色彩，因為這是巴黎的庭院哪。」

「好的，」寇恩說道。「現在，我們就到餐廳裏去吧。那兒的飯食也是法國的。那一定也

是全世界最好的了。」

凡爾登旅館的餐廳是在地窖裏。旅客們都叫它作『墓穴』的。你往那兒去的時候，必須沿着一條彎彎曲曲的漫長的小徑，穿過幾道甬道，和幾個古怪的房間，那些房間都已年久失修，傾圮敗壞，裏邊的空氣，全像沼水一樣地靜止。地方很大，因為同時也作為隔壁那家，老闆娘的姐姐開設的國際旅館的餐廳。

這間公用的餐廳，倒是兩家破落旅館的香餌。這在僑民們看來，倒像墓穴對於早期的基督教徒。假如國際給搜查了，那麼大家都穿過餐廳奔到凡爾登，凡爾登給搜查了，大家也就奔到國際裏去。公用的地窖，成為兩家旅客的生命線。

寇恩和露絲躊躇地在門口佇立了半晌。這是中午，可是因為餐廳裏沒有窗子，此刻也開着電燈。人爲的光線，在這個時分，總有點兒别扭，有點兒難受——好像晚上的一忽兒時間，給遺忘了留在這兒似的。

「噫，那是瑪列爾哪！」寇恩說道。

「哪兒？」

「在那兒電燈旁邊。多巧啊！一下子我們就碰到了熟人。」

瑪列爾此刻也看見他們了。他不敢深信似地推了下眼鏡。然後立起身子，走過來跟他們握手。

「小孩兒也到巴黎來啦！真是太巧了！怎麼會找到這家古老的凡爾登旅館啊？」

「格拉斯曼醫生告訴我們的。」

「格拉斯曼？真的嗎？好的，你們的確找對了地方啦。凡爾登是挺好的。你們也在這兒喫飯嗎？」

「是的，不過祇有今天。」

「好的。明兒個，你們趕快改變辦法吧。祇付房金，其餘的東西，由你們自個兒去買。便宜得多！可是有時候，你們也要到這兒來喫這麼一兩餐，以便博得老闆娘的歡心。你們離開維也納是對的。那邊，現在已經非常緊張了。」

「這兒怎麼樣啊？」

「這兒嗎？我的孩子，奧國、捷克、和瑞士，代表我們流亡者的遊擊戰，可是巴黎却是陣地戰。是戰壕的前線。每一陣流亡的浪潮，都沖到這兒爲止。你看見那邊那個蓬鬆黑髮嗎？是一

個義大利人。他旁邊那個鬍子呢？是一個俄國人。再過去兩個座位呢？是一個西班牙人。再往前隔兩個座位呢？是一個波蘭人和兩個美國人。再過去呢？四個德國人。巴黎代表了他們這班人的最後的希望和最後的命運。」他瞧着鐘。「來吧，孩子們。快要兩點了。假如你們要喫什麼東西，這是不可錯失的時機啦。法國人對於喫飯的時間是非常認真的。一過兩點，你就喫不到東西了。」

他們在瑪列爾的桌子邊坐下。「假如你們在這兒喫飯，讓我來介紹你們那個胖胖的女侍，」他說。「她的名字是伊伏妮，她打亞爾薩斯來的。我也不知道她怎麼弄的，可是她端來的菜啊，總比別人端來的多些。」

伊伏妮將湯放在桌子上，微笑着。「你們有沒有錢啊，孩子們？」瑪列爾問。

「足夠兩星期的生活，」寇恩答道。

瑪列爾點點頭。「那就好。以後的日子，預備怎麼樣打發，你們有沒有考慮過呢？」

「沒有。我們是昨兒個纔到這兒的。別人在這兒怎麼樣打發日子呢？」

「那倒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寇恩，待我先打自個兒說起。我替幾家難民的報紙寫點兒文章，維持生活。那些報紙的編輯，所以買我的稿子，都因為我當過德國國會的議員。所有的

俄國人，都有着南森的護照和工作許可證。他們是第一批的移民——二十年前的事了。他們在這兒做侍役、廚子、按摩手、司閘、鞋匠，諸如此類的工作。義大利人，大部份也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他們是第二批。有些個德國人，至今還有有效的護照。可是有工作許可證的，却是很少。有幾個還有點兒錢，他們非常慎重地花用着。可是大部份人，都已經一個子兒都不贖了。他們爲着麵包，爲着幾個法郎，非法地工作着。他們把留着的東西一起都變賣光了。那邊那個律師，就做着繙譯和打字的工作。他旁邊那個青年，將有錢的德國人帶到夜總會裏去，自個兒賺幾個佣金。他對面的那個女演員，用相手術和占星術來維持生活。有幾個人替人家教點兒會話。有幾個做了運動指導員。有幾個到公共市場裏去提筐攜籃。還有幾個就靠着難民救濟協會裏領來的錢。有些人販賣，有些人乞討——也有些人一下子不見了。你有沒有到過難民救濟協會裏去啊？

「我去過的，」寇恩說，「今兒個早晨。」

「沒有得到什麼吧？」

「沒有。」

「那不要緊。你必須再去。露絲應該到猶太難民救濟協會；你到混合的難民救濟協會；

我是屬於阿利安難民救濟協會的。」瑪列爾笑着。「悲慘也有它的分部政治，你瞧。你的名字，有沒有給登記下來啊？」

「沒有，還沒有。」

「明天就去。格拉斯曼會幫助你的。他是此中的老手。像露絲的情形，甚至還可以弄到一張居住許可證。她畢竟還有一張護照在手頭哪。」

「她是有護照的。」寇恩說道，「可是已經滿了期，而且她已經非法地越過了邊境。」

「那無所謂。護照畢竟是護照哪。那就好比黃金一樣地值錢呢。格拉斯曼會告訴你怎麼辦的。」

伊伏妮將番薯放在桌子上，另外還有一碟子三塊肉。寇恩向她微笑。她也嘻開了嘴。

「你瞧！」瑪列爾說。「那就叫伊伏妮啊。普通祇有一塊的，她却多加了一塊。」

「多謝你，伊伏妮。」露絲說道。

伊伏妮的嘴嘻得更大了，便蹣跚着走了過去。

「老天爺，」寇恩說，「露絲可以弄到一張居住許可證。她倒彷彿吉星高照呢。在瑞士，她也弄到過一張。不過當然囉，祇有三天就滿期的。」

「你已經放棄了你的化學嗎，露絲？」瑪列爾問。

「是的。是的，也可以說不是。以目前而論，的確是放棄了。」

瑪列爾點點頭。「你說的對。」他指着一個坐在窗邊，面前攤着一本書的青年。「那邊那個青年，在一家夜總會裏洗碗洗了兩年了。他是一個德國學生。兩星期前他在法國得了一個博士學位。當他正在攻讀的時候，却發現他在這兒沒法找到職業，而在好望角城却是有機會的。於是他開始學習英文，以便往英國取得學位，然後到南非洲去。這一類的事情，這兒也有的是。你覺得安慰嗎？」

「是的。」

「你呢，寇恩？」

「在我啊，一切都是安慰。這兒的警察怎麼樣？」

「相當的鬆。當然囉，你還是應該隨時戒備，祇是他們不像瑞士那樣的嚴密而已。」

「我覺得那也是一種安慰。」寇恩說。

第二天早晨，寇恩跟格拉斯曼到難民救濟協會去，要他們登記他的名字。然後又往警

察總局去。『去報告也沒有用的，』格拉斯曼說。『你不過被放逐而已。不過，你去見識見識，至少見識這麼一次，看看那邊的情形，也是好的。並不危險。除了教堂和博物院，警察局倒是僑民們最不危險的地方了。』

『那倒是英雄所見略同，』寇恩答道。『不過，說老實話，我至今還沒有想起過博物院。』

警察總局是一連好幾幢高大的巨廈，圍着一個很大的庭院。格拉斯曼帶着寇恩，穿過幾道拱廊和門戶，走進一個活像車站賣票房的很大的房間。沿牆都是一排排窗洞，裏邊坐着那些辦事員。房間的中央，放着許多條凳。好幾百人魚貫地站着或坐着。

『這是選民^①們的房間，』格拉斯曼說。『這是跟天堂挺接近的所在。這兒，你看見的這些人，都已經有了居住許可證，此刻不過是來申請展期而已。』

寇恩覺得這個房間裏瀰漫着一種嚴肅而焦躁的氣氛。『你把這個叫作天堂嗎？』他問。

『是的。你瞧那邊啊！』

① 選民 (elect) 個人或團體爲神所選，當受特恩或永生者——譯者

格拉斯曼指着一個剛剛離開附近窗洞的女人。她對着那張給窗洞裏面的姑娘蓋好了印遞還她的許可證，兀自無限歡欣地瞪視着。她急忙奔到還在鵠候着的人羣跟前。「四個星期，」她竭力壓制着自己的喜悅，這樣嚷道。「展期了四個星期啊。」

格拉斯曼跟寇恩，彼此覷視了一下。「四個星期；在這種時勢，那已經是終身的時間了，可不是嗎，呢？」

寇恩點了點頭。

其時有一個老頭兒站在窗洞前面。「可是，那叫我怎麼辦呢？」他惘然地問。

那個辦事員用急促的法語，回答了幾句；寇恩都沒有懂得。老頭兒傾聽着。「是的，可是那叫我怎麼辦呢？」他第二次這樣問。

辦事員又解釋了一遍。「下面一位！」他然後說道，便接過了下面一個人打老頭兒頭頂上遞過去的那張身份證。

老頭兒轉過頭來。「可是，我還沒有弄好哪，」他說。「我還不知道，應該怎麼辦。你叫我往哪兒去呢？」他問那個辦事員。

那個公務員咕噥地回答着，祇管忙着別人的身份證。老頭兒一把抓住了窗洞的柵欄，

彷彿那是大洋裏的木筏似的。『假如你不讓我的許可證展期，那麼你到底要我怎麼辦呢？』他問那個辦事員。

公務員沒有理睬，於是那老頭兒轉過頭來向着那些站在他背後的人。『可是現在，叫我怎麼辦呢？』他凝望那道石頭似的憂傷焦慮的人臉的牆垣。也沒有誰回答；可是也沒有誰將他攆開。他們都在他頭頂上，把自己的身份證塞進窗洞裏去，都很特別的留神，生怕擠到他身上。

他又望着那個辦事員。『真的，總應該有人告訴我怎麼辦的啊，』他輕輕地一遍又一遍地說着。他此刻是，不過在低聲絮語了，睜着一雙胆怯的眼睛，腦袋弓伏在胳膊底下，而兩條手臂，彷彿波浪似的攀着窗洞，架在腦袋上面。他那萎靡扭曲、血管綻出的手，緊抓着窗洞的檻柵。最後，他的嘴唇也不動了，驀然間，好像已經精疲力竭，便讓胳膊沉落下去，離開了窗洞。他那大而無用的手，在他身邊揮動着，倒像用什麼繩子吊住，沒有一點聯繫似的，而那低垂着的腦袋，也像再也看不見什麼了。

可是當那個人仍然出神地木立在那兒的時候，寇恩又看見窗洞前第二張臉，也帶了惶悚而嚴重的表情。接着便是各種迅疾的表情，又一次的可怕的無可慰藉的瞪視，以及迷

惘地期待着明知是不可能的救星。

「難道這便是天堂嗎？」寇恩問。

「是的，」格拉斯曼答道。「這是天堂，至少比較起來是如此。許多人固然被拒絕了；可是還有許多人却得到了展期。」

他們穿過幾條走廊，走進一個不像什麼賣票房，而像四等待車室的房間。裏邊擠滿了各種國籍的人。這兒條凳不多，大家都站着，或者坐在地板上。寇恩看見一個角落裏，站着一個膚色黧黑的結實的女人，活像一隻伏在窠裏的肥大的母雞。她神色自若，相貌平庸。烏黑的頭髮，居中分開，盤着兩條辮子。圍在她身邊的是，好幾個正在戲耍的孩子。在她袒露着的胸前，還有一個最小的嬰兒。她毫不忸怩的坐在人聲嘈雜之間，發揮着康健動物的高貴精神，享受着每一個母親的應有權利，祇留意到她的一羣孩子，他們在她膝前和背上戲耍着，彷彿她是一尊塑像。

在她旁邊，站着一羣猶太人，灰色的鬚髭，兀自在震顫，他們都穿着土耳其長衫，戴着耳環。鵠立等候，樣子都非常的鎮靜安閒，倒像他們已經在這兒等候了幾百年，而且也知道再會等幾百年似的。在一條長凳上，坐着一個懷孕的女人，旁邊那個男人，正在不時地搓手。再

過去是一個白髮蕭蕭的男人，正在輕輕地撫慰着一個啜泣的女人。對過那邊，有一個滿面雀斑，正在抽烟的青年，活像小偷一樣，賊頭狗腦地老盯着他對面那個漂亮文雅的女子，她正在把手套一會兒戴上，一會兒脫下。一個駝背，正在一本記事冊上寫着什麼。好幾個羅馬尼亞人正在噁噁地說話，彷彿滾沸的鍋罐。一個男人瞧着幾張照片，放進了口袋，却又立刻掏了出來，瞧了一會，又把它們放好了。一個肥胖的女人，正在讀着一份義大利報。一個年青的女子，無限傷心地沉坐在那兒，什麼事兒都不問。

「這些都是已經申請許可證的人，」格拉斯曼說，「或者是，正想申請的。」

「申請的時候，需要什麼證件呢？」

「他們大多數都有着有效的護照，或者滿期而沒有展期的護照——再不然，就不知怎麼的非法混進了國境，祇有一張簽署證。」

「那麼，這兒不是最壞的部份吧？」

「不是，」格拉斯曼說。

寇恩發現窗洞後面，除了男的辦事員以外，還坐得有幾個姑娘。她們長得很美，修飾得也很漂亮；大部份都穿着鮮豔的罩衫，套着黑綢的罩袖。這一下他似乎驚異起來，在窗洞後

面，是那些把保護衣袖不使弄髒認爲理所當然的人，而在窗洞前面，却是一羣整個生命都沉浸在骯髒中的人哪。

「前幾個星期，警察總局裏纔壞得厲害呢，」格拉斯曼說。「每當德國有任何舉動，使鄰邦就憂的時候，第一個倒楣的總是僑民。他們都是告朔的餼羊●啊。」

寇恩看見一個窗洞前面，站着一個清瘦臉子，聰明伶俐的男人。他的證件大概都很合規定；僅僅問了幾句，窗洞後面的那個姑娘便把證件接了過去，開始寫着。可是寇恩却看見那個站在窗洞前面等着的男人，兀自在流汗。這間很大的屋子，空洞寒冷，而且那個男人又穿着一件單薄的夏服，可是汗水却從每一個毛孔裏直冒出來。他的臉子發着光，雪亮的汗珠，淌在額角和兩頰上。他紋絲兒不動地兀立着，胳膊撐着窗洞的欄檻，顯出一種謙恭可是阿諛的體態，準備回答她的問話——他的願望果然給達到了；可是他祇是死命的淌汗，倒像他正烤在看不見的殘忍的火上。要是他尖叫，要是他哀號，要是他懇求，也許不會使寇恩感動得這樣的厲害。可是他此刻謙恭地站在那兒，英勇地準備接受他的命運，祇有他的汗

● 告朔的餼羊 (scapegoats) 直譯爲替罪羊，按猶太之祭司，於形式上將人之罪加於羊頭而後放諸荒

野者，見舊約聖經。——譯者

這彷彿是他們所知道的唯一的德文，因為他們祇是一遍一遍地重複着，用他們萎黃的手，指着他們自己，指着他們的額角，他們的眼睛，他們的心——而且一遍又一遍地，用一種溫藹、迫切、而取悅的調門，嚷着：「人——人——」祇有那個最年長的人，加了一句「朋友……」他多知道幾個字。

「你會說猶太語嗎？」格拉斯曼問。

「不，」寇恩說道，「一個字也不會。」

「這些都是祇會說希伯萊語的猶太人。他們每天坐在這兒，可是沒有辦法使別人懂得他們的意思。他們想找個人替他們繙譯。」

「猶太語，猶太語，」最年長的一個，熱切地點着頭。

「人——人，」其餘的人，又合唱似地嚷了起來，臉上露出興奮和急思表達的神情。

「幫忙——幫忙。」那個最年長的人，指着那些窗洞。「不會說，祇有「人——人。」」

格拉斯曼做了一種抱憾的手勢，「不會猶太語。」

那些穴鳥圍住了寇恩。「猶太語——猶太語——人。」

寇恩搖搖頭。衣袖便停止揮舞了。最年長的那一個，低垂着頭，流露出一種惶恐的神情。又問了一句：『不嗎？……』

寇恩又搖了搖頭。『唉——』那個猶太老頭兒把手伸到胸口；指尖觸着，雙手在心腔上作成一個小小的拱形。他這樣站着，身體微向前傾，彷彿在諦聽着遠處的聲音。然後鞠了一躬，慢吞吞地將雙手垂落了。

寇恩和格拉斯曼便走了出去。當他們走到外面廊上的時候，聽到軍樂聲從上面傾注下來，流到底下的石級上。那是一陣振奮人心的喇叭吹奏的進行曲。

『這到底是什麼啊？』寇恩問。

『這是無線電。那兒上面是警察的娛樂室。這是中午的演奏。』

樂聲像奔騰的水流，直注到樓梯下來——匯聚在走廊上，然後像一陣瀑布，沖出開着的門戶。水花濺到蹲踞在最下層石級上的，一個瘦小孤獨的人形，黝沉而暗晦得活像一個不動的黑塊，一個睜着瘋狂而煩躁的眼睛的小丘。這是一個老頭兒，他好容易離開了那個無情的窗洞。此刻蹲踞在角落裏，失望了，完了，彎着肩膀，翹着膝蓋，彷彿他一輩子不再起來似的——而在他頭頂上，在一陣歡樂和奔騰的瀑布中，那音樂却飛濺着，舞蹈着，像生命一

樣地，強悍、無情、而永不休歇。

『來吧，』當他們走到外面的時候，格拉斯曼便這樣說道，『我們去喝一杯咖啡。』他們坐在一家小酒店前面的一張柳條桌子上。寇恩喝了一杯濃的黑咖啡，精神纔覺得振奮了一點。

『最後的歸宿怎麼樣呢？』他問。

『許多人的最後歸宿，是獨個兒坐在什麼地方，活活地餓死。坐牢。夜裏在地下車站上。在賽納河橋下。』

寇恩瞧着那批不斷地擠過小酒店的桌子去的人流。當一個姑娘，手臂裏托着一隻很大的帽盒，打那兒過身的時候，她向他微笑着。之後，她又轉過頭來，從她肩膀上向他瞥視了一眼。

『你有多大年紀了？』格拉斯曼問。

『二十一。快要二十二了。』

『我想的也差不多。』格拉斯曼攪着他的咖啡。『我有一個兒子，跟你差不多的年

紀。」

「他也在這兒嗎？」

「不，」格拉斯曼說。「他在德國。」

寇恩抬頭望他。「那就壞了，我知道的。」

「他倒不壞。」

「那就好啦。」

「要是在這兒，他就更壞了，」格拉斯曼說。

「真的嗎？」寇恩愕然地瞧着他。

「真的。我要打折他的腳踝。」

「什麼？」

「他檢舉了我。因為他，我所以不得不離開哪。」

「什麼話呢？」寇恩說。

「我是一個天主教徒，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可是我的兒子，幾年前就加入了黨的青年組織。現在，他們都被叫作「宿將」了。你總明白，我並不怎麼滿意的，因此我們在言語之

間，不免發生衝突。那個孩子，後來愈變愈莽撞了。有一天，倒像一個沒有委任狀的軍官，跟一個新兵訓話似的，他告訴我，不要胡說八道，否則我會發生意外。他居然威脅我呢，你知道嗎？我給他重重地揍了一記耳刮子。他憤怒地衝將出去，立刻到國家警察局裏去控告我。在那張檢舉書上，他把我說過的侮辱黨的話，一字不易地寫了出來。幸而局裏有我一個朋友，他打電話來警告我。我不得不立刻動身。一小時以後，果然飛巡隊來抓我了——帶隊的便是我那個寶貝兒子。」

「不是玩兒的事咧，」寇恩說道。

格拉斯曼點點頭。「當我再回去的時候，對他纔不是玩兒呢。」

「也許到那個時候，輪到他自己的兒子去控告他了。也許到那個時候，他兒子要到共產黨那兒去控告他啦。」

格拉斯曼臉色陰沉地望着他。「你以為還會拖得很久嗎？」

「我不知道。我可想像不出自個兒有回去的一天呢。」

史丹納將一塊國社黨的證章，佩在外衣的左襟下面。「了不起咧，皮爾，」他說。「你到

底打哪兒弄來的啊？」

皮爾苦笑着。「打一個病人那兒。墨登郊外，有一次汽車出了事情。我接好了他的胳膊。起初，他還非常謹慎，裝作他對那邊的一切都覺得非常滿意；後來我們在一塊兒喝了兩杯高涅克酒，於是他開始咒罵他們的整個經濟制度，把他的黨徽給我，作為紀念。不幸，他不得不回到德國去了。」

「祝福那個人！」史丹納從桌子上檢起一個藍色的卷宗夾，翻了開來。裏邊有一張標着卍字的名單，還有一些宣傳品。「我相信這就夠了。他怎麼也不會不落進圈套去的。」

他從皮爾那邊接過了名單和宣傳品，原來斯都特加忒的黨部，不知道為什麼，好幾年來就一逕把這些個東西寄給皮爾。史丹納略加選擇，預備向亞茂斯發動攻勢。關於寇恩那次的時候，皮爾已經告訴了他了。

「你什麼時候離開這兒呢？」皮爾問道。

「十一點鐘。可是我一定在十一點鐘之前，把證章交還給你。」

「好的。我一定開一瓶白蘭地酒，等你回來。」

史丹納走了。他揷着亞茂斯的門鈴。開門的是一個女侍。「我要見亞茂斯先生，」他立

刻說道。『我的名字是許貝爾。』女侍走了進去，一會兒又走了回來。『你要見他有什麼貴幹？』

啊哈，史丹納想，那因為寇恩來過這兒。他知道寇恩來的時候，沒有給問過什麼。『一件黨務，』他立刻這樣解釋道。

這一次，亞茂斯自個兒出來了，他慫慫地瞧着史丹納。史丹納無意間舉起了手。『是亞茂斯同志嗎？』

『是的。』

史丹納翻着他的衣襟，露出那塊證章。『許貝爾，』他說明着來意。『我代表海外組，想問你幾個問題。』

亞茂斯微躬着身子，僵直地兀立着。『請進來。——先生——先生』

『許貝爾。祇是許貝爾。你知道——隔牆有耳，敵人是到處都有的。』

『我知道！承你不棄，我覺得是很大的光榮，許貝爾先生。』

史丹納果然估計得很準確。亞茂斯決不會不信任他的。祕密警察的服從和恐懼，在他骨髓裏已經印得太深了。即使他不信任，在瑞士也沒有對付史丹納的辦法啊。史丹納確有

一張用許貝爾名字的奧國護照。至於他跟德國組織，究竟聯繫到什麼程度，那是誰也找不出來的。即使德國大使館，因為一切的祕密宣傳，大使館方面也已經久已失却聯繫了。

亞茂斯將史丹納迎進了起居室。「坐下，亞茂斯，」史丹納說着，自個兒却早已坐在亞茂斯的椅子裏了。

他翻檢着卷宗夾的內容。「你總知道，亞茂斯同志，我們在國外的活動，一個最主要的原則是——沉默。」

亞茂斯點着頭。

「我們希望，你也能夠如此。沉默的活動。現在，我們聽到，你曾經給一個年青的僑民，一種不必要的紛擾！」

亞茂斯從他椅子裏直跳起來。「那個囚犯！他簡直叫我討厭，使我成了笑柄。那個流氓

「笑柄嗎？」史丹納譏刺地岔斷了他的話。「大家都認為是笑柄嗎？亞茂斯朋友——

「不是大家，不是大家！」亞茂斯發現自個兒說錯了。他幾乎激動得發狂。「祇是在我

自個兒的眼睛裏，我的意思——」

史丹納狠狠地直瞪着他。「亞茂斯！」他然後慢條斯理的說。「一個忠實的黨員決不能成爲笑柄的，即使在他自己的眼睛裏！你到底怎麼弄的，你難道民主的騾鼠，嚙掉了你紀律的根嗎？笑柄——在我們的字彙裏，根本沒有這個詞兒！別人纔真的是笑柄呢，你知道嗎？」

「是的，當然囉，當然囉！」亞茂斯抹着他的額角。他彷彿老早看見了自個兒坐在集中營裏，受着糾正意識的訓練。「就是這一遭！其餘的時候，我總像鋼鐵一樣地堅強的。我的忠心是不可動搖的——」

史丹納讓他繼續聲辯了一會兒。然後岔斷他的話。「好的，黨同志。我希望今後不要再發生同樣的事情。不要專跟僑民尋事了，知道嗎？我們但願不管他們的閒事。」

亞茂斯誠懇地點着頭。他站起身來，從食器架上拿過一個水晶玻璃的酒瓶，和兩隻高脚鑲金的銀酒杯。史丹納愕然地瞧着他的舉動。「這是什麼啊？」他問。

「高涅克。我想，你也許喜歡進點兒點心。」

「你是情形惡化了，纔這樣敬人家喝高涅克酒呢，亞茂斯。」史丹納微露和藹的神色，

這樣說道，「還是在向一個潔身自好的啣有使命的人員表示敬意啊。你去替我拿一個並不太小的無腳酒杯來。」

「是！」亞茂斯欣然從事，心上的一塊冰，彷彿已經消融了。

史丹納喝着酒。高涅克倒是挺好的。可是那不能歸功於亞茂斯。在瑞士，根本就沒有壞的高涅克酒的。

史丹納從皮爾借給他的那隻公事包裏，拿出一個藍色的卷宗夾。「再說，這兒還有一件事情，朋友。絕對機密的。你知道，我們在瑞士的宣傳，還沒做得理想的好嗎？」

「是，」亞茂斯慫慫地承認着。「我自個兒也常常這麼說的。」

「好。」史丹納和藹地解決了困難。「那種情形，就要改變了。我們正在設法籌集一點祕密的經費。」他睜着那張名單。「我們早已募到幾筆很大的捐獻。可是較小的數目，我們也是一樣歡迎的。這座漂亮的屋子，是屬於你的嗎，是不是啊！」

「是的。當然囉，我已經抵押了兩筆款子。因此，實際上說起來，產權已經屬於銀行了。」亞茂斯急忙補充道。

「抵押了款子，你可以少完一點捐稅哪。一個自己置有房產的黨員，決不會是一個銀

行裏沒有存款的，家徒四壁的窮光蛋。我可以給你寫下多少呢？」

亞茂斯彷彿進退維谷了。「這於你也不是絕對沒有好處的啊，」史丹納鼓勵道。「我們當然會把名單送到柏林去的。我想替你寫下五十法郎。」

亞茂斯這纔好像鬆了一口氣。他以為至少要他一百法郎的。他知道黨是多麼貪得無厭哪。「哦，當然囉，」他立刻應允了下來。「也許就是六十吧，」他又這麼加上了一句。

「好，那麼我們就寫下六十好了。」史丹納記錄了下去。「你除了哈因士以外，還有別的名字嗎？」

「哈因士、卡爾、戈斯溫——S·戈斯溫。」

「戈斯溫倒是一個不很平常的名字。」

「是的，可是純粹是德國的！古老的德國名字。民族移居的時代，就會有過一個名叫戈斯溫的皇帝。」

「那我很相信！」

亞茂斯將一張五十法郎，一張十法郎的鈔票放在桌子上。史丹納把錢藏進了口袋。

「收據是沒有的，」他說。「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嗎？」

「當然囉！機密！這兒是瑞士哪！」亞茂斯狡猾地擠着眼。

「以後切不可再作無謂的吵鬧，黨同志！沉默是一半的戰鬥！千萬要牢記在心裏！」

「當然囉！我知道處事的態度了！這不過是一樁偶發的不幸事件而已。」

史丹納穿過了彎彎曲曲的街道，回到皮爾醫生那兒。他躊躇滿志地微笑着。肝癌！那個

咧！**寇恩**！要是他看見從這一次復仇的遠征中得來的六十法郎，不知他會高興到怎麼個樣兒



第十七章

有人在敲門。露絲仔細地傾聽着。房裏祇有她一個人。打早晨起，寇恩一逕在外面尋找着工作。此刻她踟躕了一下，然後悄悄地站起身子，走進寇恩的房間，隨後把昆連着的房門關上了。這兩個房間剛巧座落在一個拐角上。萬一有人來搜查，這倒是一個方便的出路。你可以從任何一個房間裏走到外面走廊上，却不會給站在另一個房間前面的人所發現的。

露絲悄悄地關上了寇恩的房間的外面那扇門。然後她沿着走廊拐了個彎。

站在她門前的，是一個四十上下的男人。露絲一見就看了出來。他的名字是白洛斯，也住在這個旅館裏的。他太太已經病了七個月了。他們賴以生活的，乃是難民救濟協會裏領來的一點兒補助，和他們攜帶的一點兒錢。那是大家知道的事。在凡爾登旅館裏，每個人差不多都知知道別人的情形的。

「你要找我嗎？」露絲問。

「是的。我想請求你一件事情。你是荷蘭小姐，是不是啊？」

「是的。」

「我的名字是白洛斯，住在你底下的一樓。」那個人踉蹌地說着。「我太太生了病，我又不能不出去找尋工作。因此我想請求你，是不是有一點兒時間——」

白洛斯生着一張狹長的苦惱的臉。露絲知道旅館裏的人，差不多都一見他就逃開的。他一逕在找人陪伴他的太太。

「她很寂寞——你一定想得到她寂寞得怎麼個樣子。這是很容易叫她絕望的。而且有幾天她特別的悲傷。可是她假如有了一個陪伴的人，她就立刻會好得多了。我想你也許需要有一個人來跟你談談話。我太太很利落——」

露絲正在學結細絨線的翻領絨線衫；有人告訴過她，上林苑的一家俄國商店，願意承買，因為他們可以用三倍的價格轉售出去。她原想繼續工作，不肯跟白洛斯下去的，可是這一句可憐的話，「我太太很利落，」却使她改變了主意。說也古怪地，她彷彿覺得非常害羞。「等一會兒，」她說。「待我拿好點東西，跟你下去。」

她檢出了絨線和樣品，跟白洛斯一塊兒走下了樓。他的太太躺在一個面街的小房間裏的牀上。白洛斯帶着露絲一踏進房間，他的臉色立刻就變了。臉上閃出一縷勉強的歡笑，「呂珊，荷蘭小姐來了，」他慇懃地說。「她願意伴你一會兒。」

蠟似的蒼白的臉上，一雙黝沉的眼睛，懷疑地直瞪着露絲。「那麼，好的，我現在要出去了，」白洛斯急匆匆地說。「晚上回來。我相信，今天一定有點兒辦法的。再見。」

他跟她們揮着手，微笑着，隨後將房門關上了。

隔了半晌，那個蒼白的女人纔這樣說道，「是他找你來的嗎，是不是啊？」

她先是想否認的，可是結果她祇點了點頭。

「我也是這麼想咧。謝謝你來伴陪我；可是我自個兒也過的慣。不要讓我打擾你的工作。我可以睡會兒覺。」

「我並沒有什麼計劃，」露絲說。「我正在學結絨線，在這兒也一樣好做哪。我把絨線和結針都帶來了。」

「比跟一個病人坐着更愉快的事情，也多的，」那個女人懶懶地說。

「當然囉。可是比獨個兒坐着，總要好得多。」

「大家都這麼說，祇是安慰我而已。」那個女人咕噥着。「我知道，大家都想安慰病人的。爲什麼你就不肯承認，跟一個不相識的性情暴躁的病人坐在一起，並且只是因爲我丈夫懇求你而坐在一起，是椿討厭的事呢？」

「你說的對，」露絲答道。「我却並沒有安慰你的意向。可是我倒很高興有一個機會，跟什麼人談談話。」

「可是，你可以出去玩兒啊，」那個病人說。

「那我倒並不怎麼想。」

病人不則聲，於是露絲抬起頭來。她看見一張失去了一切控制了的臉。那個病人已經撐起身子，在凝視着她，驀然間淚水奪眶而出。這一會兒，她的臉都是濕漉漉的了。「我的天，」她嗚咽着。「你可以那麼說——可是我——只要我能夠出去到街上就是去一次也好——」

於是她伏倒在枕頭間。露絲已經站起身來。她看見那雙灰白色的肩膀在震顫，她看見晦暗的下午光芒中的淒涼的牀架；她又看見前面那條陰冷的耀着陽光的街道，那些有着小小鐵陽台的屋子——而矗立在屋頂上的，還有那塊巨大的電氣招牌，杜白納 *apéritif*

（法語開胃液，即所謂酒者）的廣告，在晴明的午後呆木地發着光；這一會兒，她彷彿覺得這一切都很遙遠，好像在別的行星上似的。

那個女人停止了啜泣。慢慢地，她挺起身子。「你還在這兒嗎？」她問。

「是的。」

「我既胆怯，又是歇斯底里亞的。有時候，我就過着這樣的日子。請你不要見怪。」

「不。我一向是無思無慮的，就是這麼一句話。」

露絲又坐到她的牀邊。她把帶來的那件線衫樣品攤在面前，照着編結。她也不瞧病人。她不願意再看見那張失去了控制的臉。她自個兒健康的體魄，跟她一比，使她覺得踉蹌起來了。

「你的結針，捏得不對。」那個病人立刻說道。「這樣會減慢你的速率。應該是這種捏法。」

她拿過了結針，做給露絲看。然後又從露絲手裏接過了已經結好的部份，端詳了一下。「這兒你掉了一針。」她解釋道。「我們非重新拆過不可。瞧，應該是這樣的！」

露絲抬頭瞧着。那個病人對着她微笑。她的臉，此刻很專心，很興奮，全神貫注在她手裏

的工作。一點兒也看不出剛纔哭過的痕跡。她的蒼白的手，正在靈活而迅疾地編結着。『好了，』她慇懃地說。『那你接下去做吧。』

露絲接過了針線。奇怪，她愕然地想；像這樣的事情，居然會使她改變得這麼快，難道這是一種很大的慰藉嗎，真是奇怪哪？

那天晚上白洛斯回來的時候，房間裏還是烏黑的一片。窗前是一片蘋果綠色的薄暮的天空，和杜白納的殷紅的巨大電氣廣告。『呂娜？』他在黝黯中說。

牀上的女人動彈了一下，白洛斯這纔看見了她的臉。在電氣廣告的反耀中，彷彿有一種淺紅色的光芒——倒像出現了什麼奇蹟，她突然已經痊愈似的。

『你睡熟了嗎？』他問。

『不，我祇是悄悄地躺着。』

『荷蘭小姐走了很久吧？』

『不，走了幾分鐘。』

『呂娜。』他小心翼翼地在她牀沿上坐下。

『我親愛的。』她撫摩着他的手。『你找到了什麼事情嗎？』

『還沒有。可是我想早晚總會找到的。』

那個女人默默地躺了一會兒。『我真是你一個很重的負擔，奧杜，』她立刻說道。

『你怎麼可以說這樣的話呢，呂娜！沒有了你，我將怎麼樣呢？』

『你就可以解放了。你就可以隨心所欲了。甚而至於你還可以回到德國去工作。』

『我難道就可以嗎？』

『是的，』她說。『趕快跟我離婚。趕快回去，他們就覺得你處置適當，覺得你是了不起

了。』

『原來是，高貴的阿利安人，畢竟想到了種族的純潔，而跟猶太女人離婚嗎，呢？』白洛

斯問道。

『他們一定會這樣說的。那麼，他們就根本沒有什麼反對你的事情了，奧杜。』

『不，可是我自個兒反對他們啊。』

白洛斯把腦袋倚在牀欄上。他想起當年，他的上司走進他的設計室裏，跟他作了一次長談，談到當時的情勢，談到白洛斯的才幹，以及談到他們給他那張通知，祇因為他娶了一

位猶太太，那是多大的一種恥辱。於是他拿起帽子，返身就走。一星期之後，他又將一個兼作黨的密探的門丁，打得鼻破血流，因為他罵白洛斯的太太是個卑鄙的猶太女人。那件事，幾乎釀成一次嚴重的大禍。幸而他的律師辯護得好，證明那個門丁在酒後攻擊政府；其時那個門丁早已失蹤了。可是他的太太以後在街上走路也覺得不安全起來。她不願意讓那些穿着制服的學校兒童，推擠衝撞。白洛斯毫無辦法，於是他們不得不出走巴黎。在路上，他太太使害病了。

窗前的蘋果綠色的天空，這時褪了顏色。變得迷迷濛濛而黝黯了。『你疼嗎，呂娜？』白洛斯問。

『不怎麼。我祇是疲乏得厲害。心裏邊。』

白洛斯撫摩着她的頭髮。它在杜白納廣告的紫銅色的返光中閃耀着。『你不久就可以起牀了。』

那女人在他手底下慢慢移動着腦袋。『這到底是什麼病呢，奧杜？我從來沒有生過這種病，可是這一回却生了這好幾個月了！』

『不過是普通的疾病而已。一點兒也並不嚴重的。女人家往往會得這種疾病的。』

「我想我是不會好的了。」突然間，他太太無限絕望地說道。

「你立刻就會痊愈的。祇要你不灰心，不氣餒。」

外面，黑夜已經爬上了屋頂。白洛斯默默地坐着，腦袋仍然倚在牀欄上。白天很苦惱很惶恐的臉，在這最後的薄暗的光芒中，却變得沉着而鎮靜了。

「我愛你，呂娜，」白洛斯輕輕地說道，沒有變動他的姿勢。

「誰也不會愛一個病人的。」

「病人會受人加倍的愛呢，因為她既是一個女人，又是一個孩子。」

「就是那句話啊！」女人的嗓子變得細小而侷促了。「我還不夠資格咧。不夠做你的太太。你連太太都沒有哪。我祇是你的一個負擔，沒有別的。」

「我有你的頭髮，」白洛斯說，「你的親愛的頭髮。」他俯下身去，吻她的頭髮。「我有你的眼睛。」他吻她的眼睛。「你的手。」他吻她的手。「我有你。你的愛。難道你不再愛我了嗎？」

他的臉緊偎着她的。「難道你不再愛我了嗎？」他問。

「奧杜——」她有氣無力地囁嚅着，把手放在她胸脯和他的中間推着。

『難道你不再愛我了嗎？』他溫柔地問道。『你說啊。我知道，你也許不願再愛一個不能謀生的無用的人了。你祇要說一遍啊，親愛的，祇要說一句！』他向着那張顛顛的臉，威脅地說着。

驀然間，她眼睛裏湧滿了快樂的熱淚，她的聲音也變得溫柔而年青了。『你真的仍然愛我嗎？』她問道，露出了一種使他心碎的微笑。

『難道一定要我每晚都複述一遍嗎？我是那樣地愛着你，連你躺着的這張牀，我都覺得妒忌的。你應該躺在我這兒，躺在我的心上，躺在我的血裏！』

他微笑着，使她看清他的微笑，然後又向她俯下身去。他愛着她，而她是他的一切——可是，縱然如此，他對於跟她親吻的事，往往有一種無從解釋的勉強。爲了這個，他總是憎恨着自個兒。他知道她的痛苦的原因，而他健康的身體，却比他的心靈更來得強壯。可是現在，在 *apéritif* 廣告的柔和溫暖的返光中，這一個晚上，正像幾年以前的一個晚上——在疾病的魔手之外——一種溫暖而慰藉的回憶，彷彿從屋頂上劃過天空去的紅光。

『呂娜，』他囁囁着。

她把潮潤的嘴唇貼在他的嘴上。就這樣，她悄悄地躺着，片刻之間她忘記了自個兒給

磨折着的身體，而在這個身體中，癌症的細胞彷彿鬼似的偷偷地在滋蔓，在死神的幽冥的撫摩下，子宮和卵巢正在慢慢地衰沉，活像孱弱的煤塊，變成了縹緲的灰燼。

寇恩和露絲沿着上林苑在走着。時間是晚上。商店的櫥窗熠熠輝煌，咖啡館裏擠滿了客人，電燈的招牌不停地閃光，像一個通往天國去的大門似的，凱旋門黑黝黝地矗立在即使晚上也還是通明的，巴黎的清澈的夜空。

『你往右邊瞧哪，』寇恩說道。『是華塞和羅森斐爾特呢。』

在通用汽車公司的陳列大櫥窗前，其時正站着兩個青年。他們都是衣衫襤褸。他們的衣服都很陳舊破爛，而且都不穿大衣。他們正在熱烈地爭論着，因此寇恩和露絲在他們身邊站了好久，却還沒有被發覺。他們都是同住在凡爾登旅館的房客。華塞是一個工程師，是一個共產黨員；羅森斐爾特是佛蘭克福一個銀行家的兒子，住在三樓。他們兩個人都是汽車迷。兩個人却都是差不多無以為生的。

『羅森斐爾特！』華塞哀懇着說道。『你且頭腦清醒一下吧。卡迪拉克——對於老式的人們，固然是一點兒也不差的！可是你要這種十六汽缸的汽車，有什麼用啊？它喫起汽油

來，簡直像牛喝水一樣的，而且開起來又並不快。」

羅森斐爾特搖搖他的頭。他着魔地盯着燈火通明的陳列櫥窗瞧，裏邊有一輛碩大的黑色卡迪拉克汽車，正在一個旋轉架上迂緩地動着。「就說它真是費油又怎麼呢？」他興奮地嚷道。「在我看起來，費油是不見得的！那不成爲理由。你祇要瞧那個車身多舒服啊，活像一尊裝甲砲塔似地保險！」

「羅森斐爾特，那是人壽保險公司的宣傳，決不能用在汽車上的！」華塞指着隔壁那家蘭西亞經銷處的櫥窗。「你祇要瞧那個。那兒有你喜歡的東西在。祇有四個汽缸的，一種樣子很激動的東西，活像一隻正想跳躍的豹子坐在裏邊，要是你願意，還可以直衝到人家的牆上去呢。」

「我並不要直衝到人家的牆上。我要坐着到麗珠去喝鷄尾酒呢，」羅森斐爾特屹然不動地回答着。

華塞沒有理會他的反駁。「你瞧它的線條吧，」他熱烈地嚷道。「那樣子，彷彿緊擦着地面爬行似的一枝箭，一閃電光——即使八汽缸的汽車，跟這個比起來也見得太笨重了。這是速率理想的哪！」

羅森斐爾特爆出了一陣譏嘲的譁笑。『你怎麼想到要坐這種嬰孩的棺材呢？華塞，華塞，這是小人國裏的汽車哪！你想像一個穿着晚裝，披着華貴皮大衣的女人，也許那套衣服是金黃色的錦緞，或者用古金幣縫製的。你從瑪克辛飯店出來——假定說是十二月吧，街上都是積雪和泥濘——而你却坐在這間裝着輪子的播音室裏。難道你不覺得可笑嗎？』

華塞漲紅了臉。『那是一個資本家的觀念。羅森斐爾特，那你簡直夢想着一架火車頭，而不是一輛汽車了。試想，那麼一個龐然大物，你能得到什麼滿足呢？對於那些大實業家，那固然是很好的，可是你是一個年青人哪。假如你真想要一輛比較重實的汽車，那你不如坐一輛台拉海。樣子既大方，而且不用試車，包管你走一百六十公里。』

『台拉海，』羅森斐爾特搶着說道。『每隔幾分鐘，回氣管裏就會放一陣齷齪的烏烟。你難道就喜歡那種東西嗎，呃？』

『沒有的事，要是你懂得駕駛的話！一匹貓虎，一顆彈丸！聽着馬達的聲音，你也會陶醉呢。也許，假如你真要一輛實在很好的汽車，那你不妨買新出的超級泰爾鮑特：好走一百八十公里。那你纔覺得有意思呢。』

羅森斐爾特憤怒地飛濺着唾沫。『泰爾鮑特！哦，你以為我纔覺得有意思嗎！告訴你，那

種汽車啊，就是有人送我，我也不要的。車輛一擠，它便撲撲地儘是喘氣了。不，我的朋友。我一定要卡迪拉克。」他又轉過頭去望那通用汽車公司的櫥窗。「你瞧它的質地：五年中間，你連車蓋都不用開的。豪華，親愛的華塞！祇有美國人，纔真正的懂得豪華。馬達又靈巧，又沒有聲音，你連什麼都聽不到的。」

「可是，人是活的啊，」華塞插嘴說道，「我就喜歡聽馬達的聲音。那便是一匹激動的野獸起步時的音樂。」

「那麼，你就買一輛牽引用的機關車好了！那種車子的聲音更響啊。」

華塞的眼睛裏，直冒出火來，兀自瞪住了他。「你聽我說吧，」他好容易控制着自個兒，這樣說道。「那我建議一個折衷的辦法：買一架邁爾西代士壓棉機！又重實，也大方。你贊成嗎？」

羅森斐爾特對於他的建議，揮手拒絕了。「謝謝你，我不要。你也不必浪費唇舌了。要就是卡迪拉克，否則就寧可不要的。」他又出神地審視着放在旋轉架上的，那輛碩大華貴的黑汽車。

華塞向四下裏望着，看見了寇恩和露絲。「你聽我說，寇恩，」他絕望地說道。「假如在

一輛卡迪拉克和一輛新型的泰爾鮑特之間，你有機會任擇其一的話，那你喜歡哪一種？一定是泰爾鮑特，是不是啊？」

羅森斐爾特轉過身來。「當然是卡迪拉克囉。那是毫無疑義的。」

「我有一輛小雪鐵龍，也就心滿意足啦。」寇恩苦笑着。

「雪鐵龍嗎？」兩個汽車迷淒涼地望着那隻黑羔羊。

「或者，祇要一輛自行車也就夠了。」寇恩又這麼加了一句。

兩個專家面面相覷着。「啊哈，」羅森斐爾特嫌惡地說道，「原來你對於汽車竟一無所知呢，可不是嗎，呃？」

「或者對於一般的機器運輸工具，竟一無所知吧？」華塞冷冷地問道。「哦，當然囉，天下確是有人祇喜歡集郵什麼的。」

「我就是一個喜歡集郵的人咧，」寇恩得意地說道。「尤其是那種沒有打過郵戳的郵票。」

「哦，好吧，對不起得很。」羅森斐爾特翻起了外衣的領子。「走吧，華塞，我們到那邊去，稍微看一下阿爾發·羅密歐和希斯班諾的新樣子。」

他們一塊兒走開了，由於寇恩的一無所知，雙方的意見倒因此調協了，現在這兩個衣衫襤褸的朋友，又在一路爭辯着競賽用的汽車的得失。好在他們倆多的是時間，因為他們都沒有買晚飯喫的錢。

寇恩歡欣地目送着他們。「人類不是挺有意思嗎，露絲？」他說。

露絲便笑了起來。

寇恩還是找不到工作。他什麼地方都去過，可是連二十法郎一天的工作，也沒有找到哪。兩星期之後，他們的錢都給用光了。露絲從猶太委員會裏領到一份數目很微的津貼，而寇恩也從猶太基督徒協會裏領到一點兒補助；一塊兒計算，也不過一星期五十法郎左右。寇恩跟老闆娘接洽過一次，講定兩個房間的房金還是照舊，每天早晨加送咖啡和小圓麵包。對於這樣的處境，他們並沒有特別的悲傷。他們已經在巴黎，那就夠了。他們老把希望寄托在明天，大家都覺得很安全。在這個曾經同化了所有僑民的都市中，有一種忍耐的精神到處流行着；一個人可能在這兒給餓死，可是若非絕對的必要，倒是決不會苦惱的——這一點，對於他們却具有很大的意義。

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因為不收門票，瑪列爾纔帶他們到盧浮宮去。『在冬天啊，』他說，『你總要有一個消磨時間的辦法。僑民們的問題，是飢餓，是住所，還有是時間，因為他們不能夠工作，所以他們就不知道怎麼去利用時間。飢餓和住所，固然是他們必須奮鬥的兩大敵人——可是，無益而無用的時間，却也是一個足以虧耗精力的潛伏的大敵，無邊的期待會消蝕人的精神，黑暗的恐懼會磨折人的體魄。其餘的兩個敵人，祇是從前面進攻，那他可以迎頭痛擊，或者敗北屈服——然而時間却從背後偷襲過來，毒害他的血液。你還年青，不要老坐在咖啡館裏，不要怨艾，不要喪失你的鬥志。萬一情形艱困的時候，你就到巴黎的那間大候客室——盧浮宮裏來。這兒，冬天生着暖氣。在戴拉克洛亞、●蘭勃朗特、●萬·戈黑●的傑作前面，悲傷切怛，總比在一杯白蘭地，一堆憤慨，無能，而啜泣的人羣面前，好得多。

●戴拉克洛亞(Delacroix, Ferdinand Victor Eugène 1799—1863) 法國畫家，浪漫派代表。——譯者

●蘭勃朗特(Rembrandt, Harmensz Van Rijn 1606—1669) 荷蘭畫家，其技巧，在於獨特之光

線與色彩之用法，均係經過洗練，不落窠臼者。尤擅宗教畫，為新教名畫家。——譯者

●萬·戈黑(Van Gogh, Vincent 1853—1890) 荷蘭畫家，在法國活動者與 Cézanne 及 Gauguin

同稱為後期印象派畫家。——譯者

咧。是我告訴你這些個話的——是我，瑪列爾，是一個也喜歡面對着一杯白蘭地而呆坐的人。否則，當然囉，我就不會給你這樣的教訓了。」

他們在盧浮宮的黝黯的長廊裏蹣跚着——走過了幾個世紀，走過了埃及的法老王石像，希臘的衆神，羅馬的該撒，走過了巴比倫的祭台，波斯的地毯，佛蘭德斯的帷帳，走過了天才藝術家蘭勃朗特、高耶、艾爾·格利哥、李奧那杜、杜婁的傑作——穿過了無垠的行廊和甬道，直走到那些懸掛着印象派繪畫的房間。他們在屋子中央的一張沙發上坐下。祇見牆頭懸掛着賽尙、萬·戈黑和莫奈的風景，戴嘉的舞女，雷諾的菘藍女人像，還有馬奈的鮮明的風景畫。這兒非常沉寂，別的人一個也沒有。逐漸地，寇恩和露絲彷彿覺得自個兒坐在一座魔塔裏邊，而那些個畫，都好像開到遙遠的世界裏去的窗戶；有的是寧靜喜悅的花園，有的是豁達的感情，有的是偉大的幻夢——超乎反覆、恐懼、和不公平之上的，一個永恆的靈魂的國家。

「移民！」瑪列爾說。「那些個人，也都是移民哪！被驅逐，被譏嘲，被踢走，常常沒有一個居住的地方，饑餓，有許多人還給同時代的人所侮辱，所蔑視，生於悲傷，死於悵怛——可是你祇要瞧，他們有多大的成就！世界的文化，那便是我要帶你們來看的东西哪。」

他除下了眼鏡，沉思地擦抹着。「從這些個畫裏，你所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些什麼呢？」他問露絲。

「和平，」她急忙答道。

「和平？我以為你也許會說美，可是那也確實的——在今天，和平就是美。尤其在我們。你的印象怎麼樣啊，寇恩？」

「我不知道，」寇恩說。「我祇想自個兒藏那麼一幅畫，因此我可以賣點兒錢，生活下

● 戈雅：(Goya, y Lucientes, Francesco José de 1746—1828) 西班牙畫家。一八二二年曾移

居法國，死於波爾特。所作風俗畫，宗教畫，肖像，銅版畫等，在十九世紀初期中，為惟一之印象派代表者。其代表作有「聖安東尼之奇蹟，」「鬥牛」等——譯者

● 艾爾·格利哥：(El Greco 1547(?)—1614) 西班牙畫家。生於 Crete 島，青年時代遊 Venetia，嗣復移居至西班牙。其所作畫，在某種意義上被目為印象派之祖，但其細長而離去自然之形式，恣意的運動與神祕的顏色，又為表現主義之先驅者。其代表作有「愛斯坡里奧，」「瑪利亞之升天」等——

譯者

● 李奧那杜：(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義大利畫家，雕刻建築家，科學家，哲學家。生於 Florence 附近，為一貴族與農家少女之私生子。初為畫家徒弟，後為建築技師，為文藝復興時期三大畫家之一。其

繪畫之代表作有『最後的晚餐』及肖像畫『莫娜·李柴』等——譯者

- ④ 杜婁 (Dürer, Albrecht 1471—1528) 德國畫家。生於紐侖堡，曾旅行 Venetia，晚年又曾旅居於 Netherlands。其作品中充滿深刻之精神的內容與尖銳的寫實，主取宗教之題材。代表作有『四使徒』——譯者

- ⑤ 賽尚 (Cézanne, Paul 1839—1906) 法國畫家。與 Gauguin 及 Gogh 同稱為後期印象派畫家。——譯者

- ⑥ 莫奈 (Monet, Claude 1840—1926) 法國畫家。生於巴黎。印象派畫家，風景畫家。代表作有『泰姆士河』『威尼斯的風景』等——譯者

- ⑦ 戴嘉 (Degas, Hilaire Germain Edgard 1834—1917) 法國畫家，普通被列入印象派中。善描舞女，賽馬等——譯者

- ⑧ 雷諾 (Renoir, Auguste 1841—1919) 法國畫家。雖被列入於印象派之作家中，然非印象主義畫家之代表。喜描女人裸體畫。——譯者

- ⑨ 馬奈 (Manet, Edouard 1832—1883) 法國畫家。本為寫實派之作家，印象派運動勃發時雖亦為該派領袖之一，但其本身決非印象派之畫家，直至晚年始受 Monet 之影響。其畫風頗與西班牙畫類似，又有荷蘭之要素，義大利之影響，及法蘭西傳統之古典主義的傾向。其代表作有『野上午餐』『奧蘭匹亞』等——譯者

去。」

「你真是一個空想家，」瑪列爾答道。

寇恩狐疑地瞅着他。

「我說的話是很正經的，」瑪列爾說。

「我知道這句話是說得挺傻的，可是此刻是冬天了，我倒很想替露絲買這麼一件大衣呢。」

寇恩在他自個兒眼睛裏，顯出很猥笨的樣子；可是他實在想不出其他的印象，而這個主意，他却一逕蘊藏在心坎裏。他愕然地怔了一下，原來他摸到露絲的手，握在他自己的手裏。她笑容可掬，兀自緊偎着他。

瑪列爾又把眼鏡戴上了，然後環顧四周。「人在他的極端，倒是很了不起的——在藝術，在愚昧，在愛，在恨，在利己，甚至在犧牲方面；可是世界上最缺少的，乃是相當程度的普遍的善性。」

寇恩和露絲已經喫好晚餐。所謂晚餐，祇有可可和麵包，一星期來，除了寇恩所安排，包

括在房金以內的一杯咖啡和兩塊 brioches（法語：麵粉乳油酵母及蛋所製之鬆糕）之外，每天就祇喫這麼簡單的一餐了。

「今天的麵包，味道倒像牛排，」寇恩說道。「倒像煎葱的原汁牛排呢。」

「我覺得味道像子雞，」露絲答道。「像放着鮮綠生菜的烤子雞。」

「也許你的麵包，有着那樣的味道。給我一片。讓我也嚐嚐子雞的味道吧。」

露絲從一長塊潔白的法國麵包上切了一厚條。「這兒，」她說。「這是一條腿膀。你還要喫一點兒胸脯嗎？」

寇恩笑了起來。「露絲，假如我沒有了你，我一定會跟上帝吵架呢。」

「沒有了你，我一定會躺在牀上咆哮。」

有人在敲門。「白洛斯，」寇恩懊惱地說道。「當然囉，正巧演到溫柔的戀愛場面啊。」

「請進來，」露絲嚷道。

門開了。「不，」寇恩說。「那是不可能的！我在做夢吧？」他小心翼翼地站起身來，彷彿

他不願意驚走一個幽靈似的。「史丹納！」他訥訥地說着。那個幽靈在猶笑着。「史丹納！」

寇恩嚷道。「天哪，原來是史丹納咧！」

「好的記憶，乃是友誼的基礎，却是戀愛的障礙。」史丹納答道。「請你原諒，露絲，我一路唸着格言進來——可是，我剛纔在樓下，我的老朋友瑪列爾的房間裏哪。像這樣的事情，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你打哪兒來的？」寇恩問道。「逕直從維也納來的嗎？」

「從維也納來。打墨登兜了個圈子。」

「什麼？」寇恩倒退了一步。「打墨登繞道的嗎？」

露絲笑了起來。「墨登是我們受辱的地方，史丹納。我在那兒生了病——而這個穿越邊境的老將，也在那兒給警察逮了去。在我們，那個名字好像聽着不很痛快似的——墨登。」

史丹納微笑着。「我到那兒去，就爲了這個道理哪。我替你們報了仇，孩子們。」他摸出皮夾，掏了六十個瑞士法郎。「就在這兒了。這是十四塊錢，大約合到三百五十個法國法郎。是亞茂斯送的一筆禮。」

寇恩愕然地盯着他瞧。「亞茂斯？」他說，「三百五十法郎？」

「回頭我再說給你聽，我的孩子。快藏進你的口袋去。現在，讓我來瞧瞧你們的氣色！」

他仔細地端詳着他們。「凹陷的臉頰，營養不足，可可和水的晚餐——你們跟別人訴說過一句嗎，呢？」

「還沒有，」寇恩答道。「每一次我們正想訴說的時候，瑪列爾總是邀我們去喫飯。倒像他有什麼第六種感覺似的。」

「除了這個，他還有一種感覺呢。那是對於繪畫。喫過了飯，他有沒有拉過你們去逛博物院啊？那真是照例的刑罰。」

「是的，去看賽尙、萬·戈黑、馬奈、雷諾和戴嘉的傑作。」

「啊哈！去看印象派畫家！原來你們跟他在一塊兒喫午飯。午飯過後，他便帶到蘭勃朗、高耶和艾爾·格利哥那兒。可是，現在快來吧，孩子們，把你們的衣服穿好了！巴黎的酒店，都熠耀着燈光，正等待着我們呢！」

「我們剛纔已經——」

「哦，我知道的！」史丹納粗暴地打斷了話。「趕快穿起衣服！我多的是錢。」

「我們早已把衣服都穿好了。」

「真的嗎！把你們的衣服，趕快賣給那些無疑地在欺騙你們的信徒吧——」

『不，』露絲說道。

『我的孩子，猶太人也有不忠實的呢。雖然你們的人，有時候在我看起來，也像是一個殉道者的種族哦，好的，快來吧！我們去研究烤鷄的種族問題吧。』

『好的，你說啊。怎麼回事啦？』飯後史丹納說。

『真是倒楣鬼，』寇恩說道。『巴黎不但是化粧水、胰子、和香水的都市，而且也是安全針、鞋帶、鈕扣和聖像的都市。在這兒，販賣是簡直不可能的。我已經試過許多不同的職業——洗過碗，拿過菜籃，開過信封，販過玩具——沒有一樁是真正獲利的。都不過是暫時的性質。露絲找到過一個打掃寫字間的差事，做了兩個星期；後來那家公司倒閉了，結果她還是白喫了兩星期的苦。現在她替人家編結細絨線衫，所得的酬報，剛巧等於絨線的價錢。結果啊——』

他敞開了身上的短外套。『結果啊，我這樣跑來跑去的，活像一個有錢的美國人。一個人沒有大衣，倒也是挺好的。這樣的絨線衫，她也許也可以替你編結一件呢，史丹納——』

『我還有足夠編結一件的絨線在，』露絲說。『黑的囉，當然是。你喜歡黑的嗎？』

「怎麼不呢！黑是我們最合適的顏色。」史丹納燃上一枝烟捲。「哦，那是挺明顯的！你的那些衣服，是賣掉了的，還是當掉的啊？」

「先是當了，後來纔把它們變賣的。」

「當然囉。照例的事兒。你們到莫拉斯咖啡館去過嗎？」

「沒有。祇去過亞爾薩斯。」

「好的。那麼，我們就到莫拉斯去吧。那兒有一個名叫狄克曼的人。他什麼都知道。關於衣服的事情，也都懂。我還要去請教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關於今年快要舉行的國際展覽會。」

「國際展覽會？」

「是的，小娃娃，」史丹納道。「那兒也許可以作工。我聽說他們並不怎麼挑剔身份證的。」

「你到底來了巴黎多久啦，史丹納，怎麼全都知道的？」

「四天之前，我在斯特萊斯堡。那兒我有必須料理的事務。我從格拉斯曼那兒，知道你們的下落。就到警察局裏去找他。我是有護照的，孩子們。一兩天之內，我就要搬進國際旅館。」

去住了。我愛那個名字兒。」

莫拉斯咖啡館正如維也納的施潑婁咖啡館，和沮列克的格雷夫咖啡館。純粹是一個僑民的交易所。史丹納替寇恩和露絲要了兩杯咖啡，然後穿過房間去跟一個中年人說話。他們談了一會，於是那個人打量地向寇恩和露絲瞥了一眼，就那麼出去了。

「那個人便是狄克曼，」史丹納說。「他什麼都知道。關於展覽會的消息，果然沒有錯，寇恩。現在正在興建海外館。經費是由外國政府支付的。他們也帶來一批自個兒的工人，可是白天的勞工，譬如說挖掘什麼的，他們都是就地徵工。這樣就有我們的好機會！工資既然都由外國的委員會負擔，法國就並不怎麼注意在那兒操作的工人。明兒個一大早，我們不妨去試一下。老早有很多僑民在那兒作工了。我們比法國人便宜——這是我們的長處！」

狄克曼胳膊上攢着兩件大衣，回來了。「我想，這兩件一定都配身的。」

「試試這一件，」史丹納跟寇恩說。「你先穿。然後讓露絲再穿另外的那件。不答應是不成的。」

兩件大衣都很配身。露絲的那件，居然還有一個破爛的小小皮領子。狄克曼淡然的微

笑着。『我的眼光還不差，』他說。

『這些都是你最好的舊貨嗎，哈因列奇？』史丹納問。

狄克曼彷彿表示抗議的樣子。『這兩件大衣都是挺好的。不新，你也知道。皮領子的那件，從前是一位伯爵夫人的。也是流放的囉，當然的，』他瞪住史丹納的眼睛，又這樣加了一句。『那是真浣熊皮的，約瑟夫。不是兔子皮。』

『好的。那麼我們就收下了吧。待我明兒個早晨回來，跟你清賬。』

『不用的。你們就拿去好了。我欠人家的，真要比給你們的多呢。』

『胡說。』

『真的，我欠的很多啊。你們收下，不要放在心上。我的確也在一個混亂的時代中哪。我的天！』

『不這樣又怎麼辦呢？』史丹納問。

狄克曼聳聳他的肩膀。『我已經爲孩子們和我自個兒，賺得很多了。可是老在破布堆上討生活，也覺得太厭煩咧。』

史丹納笑了起來。『不要神經過敏，哈因好奇。我是一個騙子，一個賭博騙子，一個流氓；

我犯過打架，反抗警察，和許多其他的罪行——可是，我的良心還是很好的。」

狄克曼點點頭。「我最小的的一個兒子在生病。流行性感冒。發熱。可是發熱對於孩子們，原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可不是嗎？」

他懇求似地瞧着史丹納。史丹納搖了搖頭：「趕快醫治，就是這麼一句話。」

「今兒個晚上，我要早點兒回去。」

史丹納要了一杯高涅克。「小娃娃，」他跟寇恩說，「也來一杯嗎？」

「你聽我說，史丹納——」寇恩這樣說道。

史丹納打斷了他的話。「不談了。這是聖誕節的禮物，你也知道，又不費我什麼錢的。也來一杯高涅克嗎，露絲？你也來一杯吧，好不好啊？」

「好的。」

「新的外衣！眼見得又有工作可做！」寇恩喝乾了高涅克酒。「生存這纔開始有點兒興趣了。」

「不要騙你自個兒了。」史丹納微笑着。「往後，當你真有了許多工作可做啊，你一定會覺得你一生中最有趣的日子，還是不必工作的時候。等到你兒女繞膝，那都是講給他們

聽的挺有趣的故事哪。『當我在巴黎的時候——』

狄克曼打那兒過身。他懶洋洋地向他們鞠了一躬，然後往門口走去。

史丹納目送着他。『他一度當過社會民主黨的市長。五個孩子。太太死了。他是一個很好的傢伙。德高望重。什麼都知道。什麼都做。跟任何人都作買賣。他的專長是舊貨衣服。他的心地就差太善良了一點兒，社會民主黨人往往都是這樣的。所以他們都是很不高明的政治家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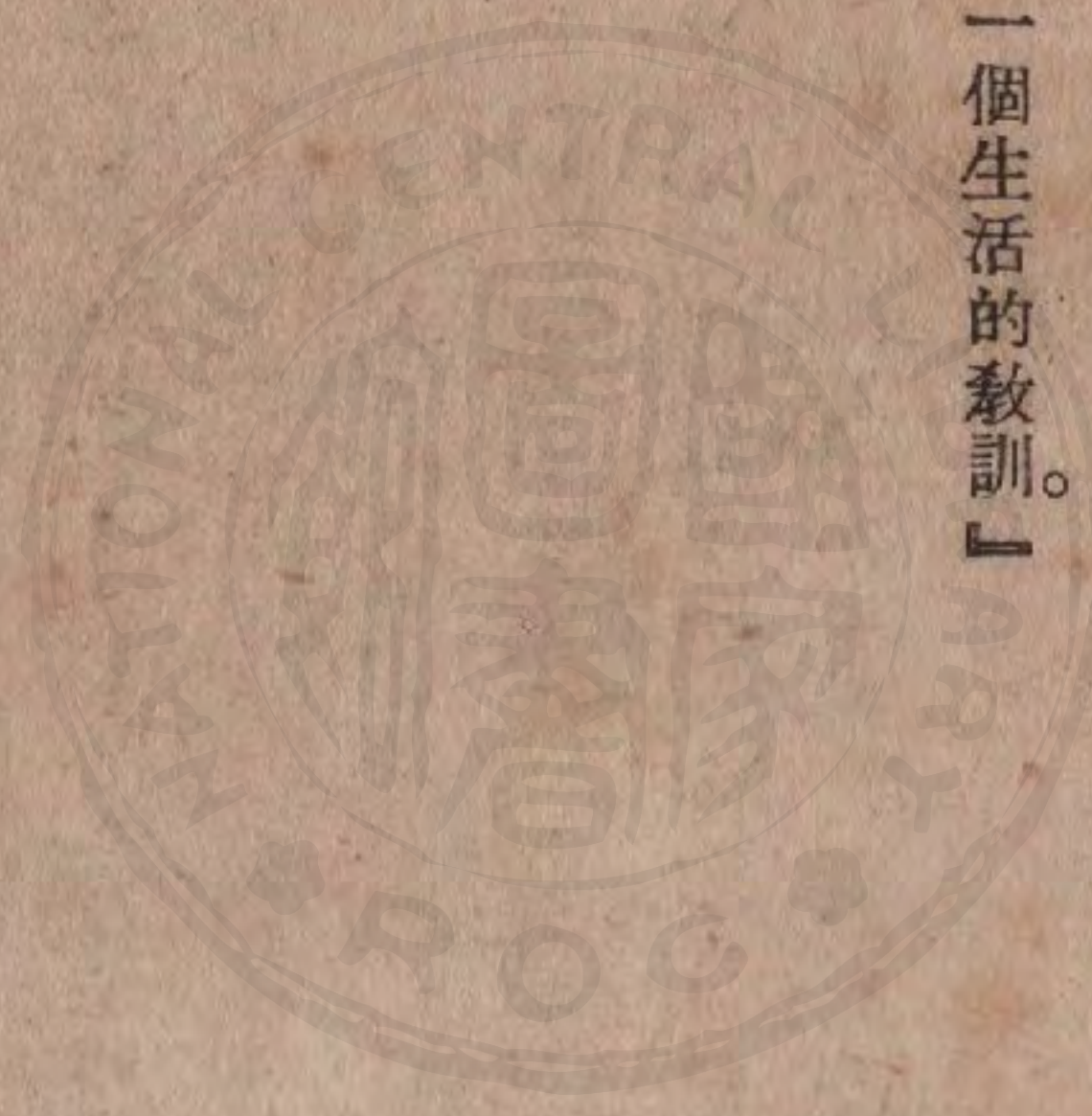
咖啡館開始擠滿了客人。那些預備在這兒歇宿的，都陸續地走了進來，在角落裏騙到了度夜的地位。史丹納喝完了他的高涅克酒。『老闆真是一個豪俠的傢伙。什麼人找不到度夜的地方，他都讓他們歇宿在這兒。不取費。否則，也祇收一杯咖啡的錢。要是像這樣的巢窟一個都沒有的話，很多的人一定會更難生活下去了。』

他站起身來。『我們走吧，孩子們。』

他們走到外邊。天在刮風，頗有寒意。露絲翻起了那件新大衣的浣熊皮領子，裹緊點兒。她向史丹納微笑着。他便點了點頭。『溫暖，小露絲！天下的一切，就祇靠着一點兒小小的溫暖。』

他向一個蹣跚着過身的賣花婦人，做了個招呼的手勢。她就大踏步地走來了。『紫羅蘭，』她沙着嗓子說。『里維耶拉的新鮮紫羅蘭。』

『竟有這樣的一個都市！十二月天，街上還有紫羅蘭可買！』史丹納揀了一束，遞給露絲。『紫羅蘭，取個吉利！沒有用的花！沒有用的東西！它們却給你最大的溫暖。』他跟寇恩雲着眼。『瑪列爾又要說了，這是一個生活的教訓。』





第十八章

他們坐在國際展覽會的飲食部。這是發薪的日子。寇恩將那些薄薄的鈔票，在碟子四周圍成一個圓圈。『二百七十法郎！』他說。『祇有一個星期賺來的呢！這是第三次了！倒像神話似的。』

瑪列爾興高彩烈地瞧了他半晌。然後向史丹納舉起酒杯。『我們震顫着，向紙張乾一杯酒吧，我親愛的許貝爾。紙張加於人們的力量，真是驚人咧。我們遠古的祖先，在他們的穴洞裏震顫着，爲了害怕打雷，害怕閃電，害怕猛虎，害怕地震；再近一些的刻苦耐勞的祖先，爲了刀劍、盜匪、疫癘，上帝而震顫着；可是我們，却震顫於印刷的文字——管它是印在鈔票上，或者是印在護照上。內安得塔爾人死於棍棒；羅馬人死於刀劍；中世紀的人死於疫癘；而我們歸於滅絕的，却是幾條印刷着文字的紙張。』

『或者使我們得以生存，』寇恩望着那些攤在碟子四周的法國銀行的鈔票，這樣補充了一句。

瑪列爾斜睨着他。『你預備把這個孩子怎麼處理啊？』他問史丹納道。『把他變成一個有用之材嗎，是不是啊？』

『你可以打賭！他在流亡的烈風中成長。現在他甚至可以用獨立生存了。』

『當他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就知道他的，』瑪列爾解釋道。『和藹而篤實。幾個月以前。』

史丹納笑着。『他生在一個動亂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容易給磨蝕——可是也最容易成熟的一個時代哪。』

瑪列爾啜了一口淡味的紅酒。『一個動亂的時代，』他這樣重複着；『阨陞不安。路特維支·寇恩，第二次民族移居時的年青的范達爾呢。』

『那可不敢當，』寇恩反唇相譏地說道。『我是第二次出埃及時的一個半猶太人哪。』

瑪列爾非難地瞧着史丹納。『你的學生，許貝爾，』他說。

「不——這種訓誡的詭計，他是打你那兒學來的，瑪列爾，再說，一個星期的唾手而得的工資，使任何青年的智慧，都有長足的進步了。浪子又列名在領薪單上萬歲！」史丹納向寇恩轉過頭去。「把鈔票藏在口袋裏，小娃娃。否則，它會飛掉的。金錢是不喜歡亮光的呢。」

「我要把鈔票給你，」寇恩說道。「那就一下子可以花掉了。你欠人家的，還遠不止我還你的這個數目。」

「算了吧。要我富有得能夠討人家的債，那還差得遠呢。」

寇恩瞧着他。然後把錢藏進了口袋。「今兒個晚上，店舖什麼時候打烊啊？」他問。

「爲什麼？」

「今天是大除夕哪。」

「到七點，寇恩，」瑪列爾說。「你想買點兒什麼東西，預備今兒個晚上喝嗎？那麼，這兒飲食部的東西，比較的便宜。最好的瑪底尼克的甜酒。」

「不，不是酒。」

「啊哈！那你一定也有資產階級的情調，預備度這歲尾的一天嗎，呃？」

「那就差不離了。」寇恩站起身來。「我要到薩洛蒙·雷維那兒去。說不定他今天也

有好心腸，會討一個動亂的價錢的。」

「在這種動亂的年頭，價錢也祇會往上漲呢，」瑪列爾說道。「可是你且去吧，寇恩！習價是無所謂的——全在乎衝動！可是你不要專心在斷斷論價，把今兒個晚上八點鐘，我們這批流亡的老將在瑪各特聖母舉行的晚宴都忘記啦。」

薩洛蒙是一個機警伶俐，活像一隻伶鼬似的矮小個子，長着一絡顛巍巍的蓬鬆的山羊鬚。他住在一個陰沉沉的拱形房間裏，堆滿了時鐘、樂器、破爛的地毯、油畫、廚房器皿、石膏神像、和磁器的動物。窗櫺上放着人造的珍珠，便宜的做製飾物，陳舊的銀器，錢，古老的錢幣，還有許多七零八落的東西。

雷維立刻認出了寇恩。他的記憶力，簡直是一本總賬簿，對他紛繁的業務，倒是頗有用處的。

「什麼東西啊？」他問，因為他認定寇恩又要出賣什麼東西給他，便立刻作着戰鬥的準備。「你來得真不湊巧。」

「怎麼說啊？難道你早已把那隻戒指賣掉了嗎？」

「賣掉，什麼賣掉？」雷維哭喪着臉道。「賣掉，你說，要是我沒有聽錯的話。我難道聽錯了嗎？」

「沒有。」

「年青人，」雷維閃避着說，「你難道不看報紙嗎？你難道活在月球上嗎？難道你不知道世界大勢嗎？賣掉！像那樣的老古董！賣掉！你怎麼這樣說的啊，像洛特柴爾德^①似的瑰麗的東西？你知道出賣是什麼意思嗎？」他喘息了一下，然後傷心地說：「那意思是一個客人走上門來，他要什麼東西，然後從口袋裏掏出皮夾——」雷維將自個兒的皮夾掏了出來。「打開了。」他把皮夾打開了。「摸出冰冷的乾淨的錢鈔。」他摸出一張五十法郎的鈔票。「放下。」那張鈔票給平放在櫃台上。「然後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了！」雷維的聲音，提得很尖俏了。「他就永遠跟那東西分離啦。」

雷維將鈔票放好。「又是什麼？有什麼小裝飾品，什麼玩物，冰冷的乾淨的錢鈔。我可笑嗎？祇有傻子和非猶太人纔會這樣幹呢。要不然就是一個像我這樣做賣買的倒楣的傻子。」

① 洛特柴爾德 (Rothschild, Maier Amschel 1743—1812) 德國銀行家，世界的金融資本家洛

特柴爾德世系之祖，所藏希世珍寶最多，故云。——譯者

「好吧，你今天又有什麼東西啦？高價我可出不起的。四星期以前——哦，那纔是挺好的時期呢。」

「我並不想出賣什麼東西，雷維先生。我倒想買回那隻戒指。」

「什麼！」這一會兒，雷維的嘴，張大得活像一隻躲在窠裏嗷嗷待哺的峒鷓。「嗨，我早知道啦。原來你也想做交易了，居然來啦，年青人。我知道那種把戲。一星期前，我受過一次騙——一隻錶，當然是不走的，可是錶，到底是錶啊。就把那隻錶，換來了一個銅墨水池，和一枝金筆尖的自來水筆。我可以告訴你什麼呢？因為我是一個盲目老實的傻瓜，所以我受了欺；原來那枝自來水筆是壞的。當然囉，我的那隻錶，走不上一刻鐘就會停了，可是一隻不走的錶，跟一枝壞了的自來水筆，難道是一樣的嗎？一隻錶總是一隻錶，可是一枝空心的自來水筆，還成個什麼話呢？那是一個矛盾；那簡直跟沒有這樣東西一樣。你預備作什麼交易啊？」

「不作什麼，雷維先生。我說要買。要買東西啊！」

「拿錢買嗎？」

「是的，拿一個一個的錢哪。」

「我知道了——又是什麼匈牙利錢，羅馬尼亞錢，不好用的奧國錢，或者膨脹的通貨。」

誰知道那些個東西能值多少呢？不久以前，來過一個人，長着一撇查理曼大帝似的鬚曲的鬍鬚——」

寇恩掏出一張一百法郎的鈔票，還把皮夾放在櫃台上。雷維這纔默住了，發出一聲低沉的口哨。「你拿的是現款嗎！這種事情，我還第一次碰到咧。年青人，你去望風，看有沒有警察——」

「錢是我賺來的，」寇恩滿臉笑容的說着。「正正當當地賺來的。現在，你的戒指在哪兒？」

「等一下。」雷維急奔進去，回來的時候，拿着原是屬於露絲母親的那隻戒指。他用自己的衣袖揩抹着，吹了口氣，又揩抹起來。最後他纔把它放在一方塊絲絨上，倒像那是一塊二十克拉的鑽石。「很好的東西呢，」他一臉正經地說。「確是希世之寶哪。」

「雷維先生，」寇恩道，「你當時給我們一百五十法郎。假如我現在給你一百八十法郎，你也賺了二成了。已經是挺好的賣買，可不是嗎？」

雷維沒有理會他。「一個人可能愛上這樣一塊東西的，」他彷彿夢囈似的咕囔着。「不是新貨。有價值的！真正有價值的！我想自個兒藏着。我爲了自個兒的興趣，私人也蒐集

了一點東西呢。」

寇恩數了一百八十法郎，放在櫃台上。

「錢，」雷維鄙夷地說道。「如今啊，錢算得了什麼呢？一逕在貶值。貨物，它們纔是真正的價值。像這樣一隻可愛的小小戒指，不但給人以興趣，而且它的價值，也在不斷地增加。雙重的樂事！再說，如今的金價，又是那麼高，」他沉思地說着。「像這樣一件美麗的東西，四百法郎還算是便宜的。這是挺起碼的賣給識貨人的價錢。」

寇恩倒退着。「雷維先生！」

「我是有人性的，」雷維慷慨地說道。「我可以割愛。我可以沒有一點兒好處，給你這份愉快。因為今天是大除夕。就算是，三百法郎吧，雖然那都虧了我的血本。」

「那已經是一倍於當時的價錢啦，」寇恩怒氣勃勃的說道。

「一倍！你居然不知道意義，竟隨隨便便地說了出來。什麼是一倍？一倍是一半哪，賴比·米契爾·豐·霍伏洛嘉到處都很巧妙地這樣說的。你有沒有聽到過所謂普遍費用？」

● 普遍費用 (overhead) 在各種營業中不能認為專屬於工作或產品的任何特殊部分之費用之總稱，

通常包括租費、捐稅、保險、電燈、暖爐、會計、辦公室費用等——譯者

嗎，年青人什麼都得花錢啊；捐稅、房租、燃煤、股本、損耗。在你當然是無所謂，在我却有點兒受不住了！每天的開支，總要值這樣一隻小小戒指的錢咧——」

「我是一個窮人，一個移民——」

雷維打斷了他的話。「哪一個不是移民呢！買客總比賣主有錢哪。哦，咱們兩個，誰要買進東西呢？」

「兩百法郎，」寇恩說道，「這是我最後一句話了。」

雷維檢起了那隻戒指，吹了口氣，拿着進去了。寇恩也將皮夾藏進口袋，走向門口。當他正要開門的時候，雷維尖聲叫住了他：「兩百五十，因為你年青，而且我很願意做個施主。」

「兩百，」寇恩從門口嚷回來。

「Schalom alechem！」（祝你順遂！）雷維向他敬禮。

「兩百二十。」

「兩百二十五。我老實跟你說，因為我明天要付房租。」

寇恩於是走了回來，嘆了口氣，將錢數好，雷維把戒指放在一隻小小的紙版盒子裏面。

「這隻匣子，奉送給你，倒是挺好的藍布。給你做這筆生意，我真虧了本啦。」

「賺了五成，」寇恩咆哮着。「重利盤剝的傢伙！」

寇恩最後這句話，雷維並沒有理會。「你記着我的話，」他這會兒很誠懇的說。「在柏路的卡底爾那邊，這樣一隻戒指要賣六百法郎呢。實在也值三百五十哪。那倒是千真萬確的。」

寇恩趁車回到旅館。「露絲，」一進門口他就說道，「我們正在交運了。這兒你瞧！最後一個摩喜坎人也回來了啊。」

她揭開那隻小紙匣，向裏邊一望。「路特維支——」她說。

「沒有用的東西，一句話！」寇恩跛跛地說。「史丹納不是說的嗎？它們也許會給人以最大的溫暖。不過想試試而已。你現在就把它戴上吧！今兒個我們一塊兒上酒店裏去喫飯。真正像拿星期工資的工人！」

那是晚上十點鐘。史丹納、瑪列爾、露絲、和寇恩坐在「瑪格特聖母」裏。侍者都正開始將椅子推攏過來，用大得出奇的掃帚和水打掃着地板。蹲在賬台上的貓，伸了個腰，跳將下來。老闆娘睡得正熟，緊裹着一件絨線編結的短外套。可是她不時睜開那隻守望的眼。

「我相信他們一定想把我們從這兒攆走呢，」史丹納向侍者做了個手勢，這樣說道。「時間也差不多啦。我們應該到艾迪絲·羅森斐爾特那兒去。莫列芝老爹今天可以到達了。」

「莫列芝老爹！」露絲問道。「他是誰啊？」

「莫列芝老爹是僑民的領袖，」史丹納答道。「已經七十五歲了，小露絲。熟悉所有的邊境，所有的城市，所有的旅館，所有的公寓，所有可以不用報告而可以居住的私邸，以及五大文明國家的監獄。他的名字是莫列芝·羅森薩爾，打萊茵沙上的戈台斯堡來的。」

「那我認識他的，」寇恩說道。「有一次，我跟他一塊兒從捷克穿越到奧國去過的。」

「我也跟他一塊兒從瑞士穿越到義大利去過，」瑪列爾說。

侍者拿着賬單送來了。「我自個兒也跟他一塊兒穿越過好幾處的邊境，」史丹納說。「你們有沒有高涅克酒，讓我帶一瓶去啊？」他問那個侍者。「高伏西酒呢？價錢當然要貴多了。」

「請等一下，待我去問問老闆娘。」

侍者向那個穿着絨線編結的短外套，睡眠惺忪的女人，走將過去。她睜開一隻眼睛，點

了點頭。侍者便走了回來，從一架櫥裏拿下一瓶酒，遞給史丹納，史丹納隨手將酒瓶放進了大衣的口袋。

這時候，靠街的大門給推開了，進來的是一個影子似的人形。老闆娘把手伸到嘴邊，打了個呵欠，睜開兩隻眼睛。侍者們便顰蹙着臉。

那個進來的人，活像一個夢遊病者似的，悄悄地穿過房間，走進一個很大的 *rôtisserie*，（法語：燻肉房）裏邊有幾隻烤雞，正在融融的煤爐鐵叉上，反覆燻炙。

那個人用 X 光似的視線，將那些烤雞端詳了一番。『那邊的一隻，要多少錢啊？』他問侍者道。

「二十六法郎。」

「那一隻呢？」

「二十六法郎。」

「還有那一隻呢？」

「二十六法郎。」

「都要二十六法郎嗎？」

『是的。』

『爲什麼你不肯一起告訴我呢？』

『因爲你沒有一起問我哪。』

那個人抬頭一望。夢遊病者立刻表示出一種健康的憤怒。然後他指着那隻最大的鷄。

『給我那一隻。』

寇恩用肘膀輕推着史丹納。史丹納正在出神地瞧着。嘴也扁在一邊了。

『還要生菜、烤番薯、和米飯嗎？』侍者問道。

『不要什麼。祇要一副刀叉。快拿過來。』

『那隻鷄，』寇恩低語道。『我敢打賭，就是那隻老鷄哪。』

史丹納點點頭。『就是他咧！就是維也納監獄裏的那個鷄兄咧。』

那個人坐在桌子邊坐下。他掏出皮夾，惠好了賬。然後將皮夾放好，一臉正經地攤開他的食巾。在他面前，擱着那隻瑰麗的烤鷄。那個人舉起雙手，活像一個給人家祝福的神父。一種滿意的兇悍而煥發的神態，籠罩着他。於是他夾起那隻鷄，放在他自個兒的碟子裏。

『我們不要去打擾他，』史丹納輕柔地囁嚅着。『得到那隻烤鷄，他實在太不容易』

了。」

「對啊。我主張我們立刻就走，」寇恩答道。「以前我去看過他兩次，兩次都在監獄裏。每一次啊，他總是正當喫他烤雞的時候，便給抓去的。如果他真是那麼的話，警察一定隨時會到這兒來的！」

史丹納笑了起來。「那麼，我們就走吧！我甯願跟那些給命運剝奪了承繼權的人，而不願在警察局的警衛室裏慶祝大除夕的！」

他們站起身來。走到門口，又向四下裏望了一眼。那個鷄兄正從捕獲物的身體上，折下一條鬆脆的褐色的腿。他兀自凝視着，如同一個香客瞧着聖塚，然後虔誠地咬了一口。可是接着，他便非常堅決而饕餮地啃嚙起來。

艾迪絲·羅森斐爾特是一個嫺雅的白髮女人，今年六十六歲，她在兩年前來到巴黎，帶了八個孩子。七個孩子，已經給安排好了。長子在中國充當軍醫；長女是波恩的一個語言學者，如今由難民協會介紹在蘇格蘭做人家的女傭；第二個兒子經法國政府的法律考試，檢定及格；可是他還沒有找到實缺，因此在坎市的卡勒登旅館裏充當侍役；第三個兒子在

外國軍團裏當兵；第四個兒子移居在玻璃維亞；還有兩個女兒靠着巴勒斯坦的橘林維持生活。還沒有給安排好的，乃是她最小的一個兒子。難民協會正想介紹他去墨西哥充當司機。

艾迪絲·羅森斐爾特在公寓裏住的，一起有兩個房間；大的一個由她自個兒住着，小的一個便是她的幼子，那個汽車迷的瑪克斯·羅森斐爾特的房間。當史丹納、瑪列爾、寇恩和露絲進去的時候，兩個房間裏早已聚着二十來個人——都是德國來的難民，有幾個有着居住許可證，可是大多數全是沒有的。那些經濟方面還可以負擔得起的人，大家都帶來了一點什麼酒。不過差不多都揀最便宜的法國紅酒。史丹納和瑪列爾雜坐在衆人中間，手裏拿着高涅克，活像兩個柱子。他們慷慨地斟着，希望避免莫須有的傷感。

莫列芝·羅森薩爾來的時候，已經十一點了。寇恩簡直認不出他。不到一年，他彷彿已經老了十歲。臉容黃澄澄的，沒有一點兒血色，步履非常艱難，撐着一根鑲着老式象牙柄的黑檀木拐杖。

『艾迪絲，我的老愛人，』他說。『我又回來了。我沒有辦法來得早些。實在累透了。』
他俯下身去想吻她的手，可是吻不到它。於是艾迪絲·羅森斐爾特站起來。她輕快得

活像一隻鳥。她握住他的手，吻他的臉頰。

「我也相信自個兒已經在老下來了，」莫列芝·羅森薩爾說。「我再也吻不到你的手啦。可是你却厚顏地吻我的臉頰。唉，又彷彿是六十歲的人呢！」

艾迪絲·羅森斐爾特微笑地瞧着他。她不願意讓他知道，當她看見了他這副改變的容顏，自個兒怎樣的震驚。可是莫列芝·羅森薩爾也不讓她看出，自個兒已經知道她震驚得怎樣。他很鎮定而歡欣，他是到巴黎來終其天年的。

他向四下裏望着。「都是相熟的臉，」他說。「無家可歸的人，倒是隨處都可以相見的。奇異的經歷……史丹納，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什麼地方啊？在維也納，對了！瑪列爾呢？在勃列薩各，後來在洛加諾的警察局裏，是不是啊？哦，其時還有沮列克的福爾摩斯，格拉斯曼。是的，我的記憶力還好得很呢。還有華塞！白洛士！還有捷克來的寇恩！帕蘭柴 *carabinieri*（意語：憲兵）的朋友，梅歐！天哪，是的，孩子們，從前那種安逸的時勢！可是如今，情形都不同了。我的兩隻腿子，也不想再走啦。」

他小心翼翼地坐將下來。「你現在是打哪兒來的呢，莫列芝老爹？」史丹納問。

「打巴塞爾來的。孩子們，讓我告訴你們一件事：避開亞爾薩斯！在斯特萊斯堡要當

心，考爾瑪要快溜！一股子悔罪的氣氛，瑪修斯·葛魯恩華爾德和伊斯罕祭台也沒有什麼影響。非法入境，要判三個月徒刑；別的法庭，可從來沒有判過十五天以上的。第二次再犯，就要判六個月，而且所謂監獄，都是些工房。因此，千萬得避開考爾瑪和亞爾薩斯，孩子們！還是以取道日內瓦爲妙！

「義大利如今怎麼樣啦？」格拉斯曼問。

莫列芝·羅森薩爾拿起了艾迪絲·羅森斐爾特放在他旁邊的那杯紅酒。當他舉杯的時候，雙手兀自不住地打抖。他覺得非常羞赧，因此又把酒杯放了下來。「義大利到處都是德國的間諜，」他說。「那邊是，我們一點兒也沒有份的了。」

「那麼，奧國呢？」華塞問道。

「奧國和捷克是耗子窟。法國是，我們在歐洲唯一可以容身的國家。你們千萬得就在這兒！」

「你聽到曼麗·亞爾塔曼的什麼消息嗎，莫列芝？」隔了半晌，艾迪絲·羅森斐爾特問。「她一向都在米蘭的。」

「是的。她此刻在阿姆斯特丹做女侍。幾個孩子，都在瑞士一個僑民的家裏。我相信，在

洛加諾。她丈夫在巴西。」

「你碰到過她嗎？」

「碰到過，剛巧在她動身去沮列克之前。她很高興，因為她們都找到了地方。」

「約瑟夫·費斯勒有沒有消息？」格拉斯曼問。「他在沮列克等着請領居住許可

證。」

「費斯勒已經自殺，而他太太也給他打死了。」莫列芝·羅森薩爾鎮靜地說道，倒像他講着蜂蜜蜂啊什麼的。他並沒有望着格拉斯曼。他的眼睛都朝對着門口。格拉斯曼不則聲。其餘的人，也都默然無語。頓時沉寂了下來。每一個人的表情，却彷彿行若無事似的。

「你在什麼地方看見過約瑟夫·佛列特曼嗎？」白洛士問道。

「沒有。可是我知道，他給羈押在薩爾茲堡監獄裏。他哥哥已經回德國去了。據說如今給關在集中營。」莫列芝·羅森薩爾雙手捧住了酒杯，小心謹慎地，倒像那是一隻聖餐杯，然後慢慢地喝着。

「亞爾索夫部長現在怎麼樣了？」瑪列爾問。

「他的運氣倒是挺好的。在沮列克當司機。既有居住許可證，而且還有工作許可證。」

『果然不出你的所料！』共產黨員華塞說道。

『貝恩斯坦呢？』

『貝恩斯坦在奧國。他父親在東非洲。瑪克斯·梅的運道也特別好；他在孟買一個牙醫那兒當助手。祕密地幹的，當然囉。可是他不能不喫飯哪。洛文斯坦又參加了英文的法律考試，此刻在巴勒斯坦當律師。演員漢斯陶夫，在沮列克的國家劇場。史篤謨自個兒吊死了。你知道柏林的國會議員平特嗎，艾迪絲？』

『知道。』

『他已經離婚了。爲了他的事業。他跟一位名叫渥本漢的女人結了婚。他太太仰藥自殺，也把她的兩個孩子都毒死了。』

莫列芝·羅森薩爾追憶了一會兒。『我所知道的，大概盡在於此了，』他說。『其餘的人，還是照樣的在流浪飄泊。不過人數更多啦。』

瑪列爾自個兒斟了一杯高涅克酒。他用的那隻玻璃杯上，標着 Gare de Lyon（法語：里昂車站）的字樣。這是他第一次被捕的紀念物，一逕隨身攜帶着的。他一口氣把酒喝乾了。『一部有益的歷史，』他然後說道。『個人毀滅萬歲！在古代希臘人中，思想是一種優

越的特徵。之後，思想成爲一種趣味。再後來，思想是一種弱點。到了今天，思想更變做一種罪行了。整個文明的歷史，乃是叛逆文明者的受難的經過啊。」

史丹納向他苦笑着。瑪列爾也報之以苦笑。正在這個時候，外面的鐘聲，開始響了起來。史丹納望着他周圍的許多張臉——這許多小小的命運，給命運之風吹聚在這兒——於是他舉起酒杯。「莫列芝老爹！」他說。「流浪者之王，亞哈隨魯[●]的最後的子孫，永恆的移民，請你接受我們的祝福！鬼知道今年又將怎麼樣。地下部隊萬歲！祇要我們都在這兒，也就無所謂了。」

莫列芝·羅森薩爾點點頭。他向史丹納舉起酒杯，喝着酒。在這個房間的後面，什麼人在笑着。然後又沉寂了下來。他們都面面相覷，露出困窘的神態，彷彿大家驚奇着做了什麼丟人的事情似的。

從外面街道上，傳來吶喊的聲音。燄火在爆裂。出差汽車在嗚嗚地駛過。對面那座屋子的陽台上，有一個穿着坎肩和襯衫的矮小個子，正在燃點一盆綠色的火。於是整個大門，都

● 亞哈隨魯：

(Ahasuerus)

波斯國王或瑪代國王。其后以斯帖之從兄木底改，曾救猶太人脫出哈曼所

發之難，而亞哈隨魯王遂擢之爲高官。詳見聖經舊約以斯帖記。

——譯者

給照耀起來。那綠色的光芒眩目地流進了艾迪絲·羅森斐爾特的房間，便把這個房間變得縹緲虛幻——彷彿這不是巴黎一家旅館的房間，而是一個沉在深水底下的船艙了。

女演員巴蓓拉·葛蘭恩坐在「墓穴」角落裏的一張桌子邊。時間已經深晚，屋子裏祇剩下兩盞電燈，每個門口一盞。她的椅子就在一排棕櫚的前面，每當她往後靠去的時候，那些棕櫚樹葉，總彷彿僵直的手一樣地觸到她的頭髮。她每次都感覺到，每次都把腦袋搖抖一下；可是她就再也沒有氣力，站起身子，換一個座位。

廚房裏傳來碗碟碰撞的聲音，和無線電裏播送的，手風琴的淒惋的樂曲。土魯斯的廣播電台，巴蓓拉·葛蘭恩想。新年。我累了。真是不想活下去了。他們有誰知道一個人會累成什麼樣子呢？

我沒有喝醉，她想。不過我的思想變得遲鈍下來。像冬天的蒼蠅一樣地遲鈍。那些死亡正在滋長的蒼蠅。而死亡，也像一棵樹似的在我心裏邊滋長着。死亡，像一棵樹似的在我逐漸凝凍的血管裏滋長着。什麼人給我一杯高涅克。是那個名叫瑪列爾的，或者是打這兒過身的另外一個人。他說，酒會使我溫暖。可是我反而覺得更冷了。我實在根本就沒有什麼感

情了啊。

她坐在那兒，彷彿隔着一堵玻璃的牆壁似的，看見有人在向她走來。他走的近了，於是她看見得更清晰了，可是她們中間仍然隔着一道玻璃。此刻，她認出了他；是那個在艾迪絲·羅森斐爾特的房間裏，坐在她旁邊的那個人。他有着——一張惶惑的模糊的臉，戴着一副很大的眼鏡，長着一張扭曲的嘴，一雙煩亂的手，他跛行着——可是他現在，跛行過了那重透明的牆壁，而在他走過之後，那重牆壁却像玻璃流液的帷幔似的，現着柔和的虹色，一下子便又閉闔了。

隔了半晌，她纔理解他所說的那些個話。她目送他踏着跛蹇的脚步，顛顛躑躑地出去，活像在泅水的樣子，而且她又看見他重新走了回來，坐在她旁邊，於是她喝着他所給她的東西，却沒有一點兒吞嚥的感覺。耳朵裏充溢着一種低沉的咆哮，而在這種咆哮聲中，還有從遙遠處，從彼岸傳來的聲音、語句、毫無用處毫無意義的語句；然後驀然間，在她面前的，不復是一個灼熱、斑駁、而煩亂的人了——祇是悱惻的動人的什麼東西，被迫害而哀懇着的什麼東西。這祇是一對纏人而哀懇着的眼睛，不過是一匹在酒杯的岑寂中給捉住的獸類，土魯斯廣播電台和異鄉的夜。

『是的——』她說，『是的——』

她要他走開，讓她獨個兒耽這麼片刻，耽這麼幾分鐘，耽這麼伸展在她面前的漫漫永恆中的小小一部份時間——可是他此刻却站了起來，立在她面前，俯下身去，挽住她的手臂，拖她走路，談着說着，將她帶走，於是她就在玻璃的泥淖中跋涉前進。她走到韌性的樓梯上，一步步的梯級碰着她的腿膀，越過門戶，穿過光明，然後走進了一個房間。

她坐在自個兒的牀沿上，便覺得一輩子也站不起來似的。她的骨節都彷彿已經分離。沒有一點兒痛楚。這是一種默然無聲的解體，活像岑寂的秋天太過成熟的果實，半夜裏從一棵屹立不動的樹上，掉落下來的樣子。她向前微俯，望着破舊的地毯，彷彿她認為自個兒會躺在這上面，然後又抬起腦袋，有人正在向她瞧着。

那是一雙在柔髮下的奇異的眼睛，那是一張奇異的瘦臉，向前微俯，活像一副面具，然後是一陣震顫，一陣痙攣，一陣從遙遠處回來的覺醒，她纔發現那便是從鏡子裏望着她的，自個兒的臉。

她紋絲兒也不動。於是她看見那個人跪在她牀邊，一副可笑得古怪的姿態，捏着她的雙手。

她把自己的雙手摔開。「你要作什麼啊？」她尖聲問道。「你要我作什麼啊？」

那個人瞪着她。「可是你說過——你告訴過我，可以跟你一塊兒來的——」

她又變得很疲乏了。「不——」她說。「不——」

話又來了。憂悒的，沉痛的，淒涼的，苦惱的話，太過誇大的話——可是在這些給研碾給貶黜的卑微的人，是不是還有卑微的話呢！他說，他明天必須離開了，他說，他從未有過一個女人，他說，祇有恐懼和懦怯，使他麻痺，使他變得可笑了，一隻給踩踏的腳，祇是一隻腳，還有今兒個晚上的絕望與希望——總之一句話，她曾經瞧過他一晚上，而他曾經想……

她曾經瞧過他嗎？她不知道。她所知道的，便是這是她自個兒的房間，而她一輩子也不想再離開了，其餘的事情，都像一重霧靄，甚至比霧靄更縹渺呢。

「在我，這是一個新的生命！」在她膝邊的那個人，嘟嘟囔囔地低語着。「在我，一切都不同了——請你瞭解我這個意思！我覺得自個兒不復是一個流浪者了——」

她什麼也不瞭解。她又瞧了下鏡子。那兒是巴蓓拉·葛蘭恩，向前微俯着，二十八歲，一生沒有接觸過男人，為一個從未實現過的幻夢保留着，而現在，却分明毫無希望，分明已經完了。

她小心翼翼地站起身子，仍然瞧着鏡中的人影。她瞧着它。她向它微笑着，隔了半晌，那邊回答她的是，一陣譏刺和可怕的嘲諷的閃光。「是的，」她懶洋洋地說，「是的——好的——」

那個人不說話了。差不多遲疑地瞪着她。她可並沒有理會。驀然間，一切都覺得太沉重了。她的衣服，活像一副穿在身上的鐵甲。便讓它脫落了下來。她讓自個兒脫落下來，那雙沉重的皮鞋，那個纖瘦而沉重的身體——牀在生長着，逐漸變大了，用它的胳膊抱了過去，一座柔輦的雪白的墳墓。

她聽到關滅電燈的鏽鏽聲，和細碎的衣服綵縷聲。便費勁地睜開眼睛。屋子裏烏黑沉沉的。「燈，」她埋在枕頭裏說。「燈必須開着。」

「一會兒！對不起，祇要一會兒！」那個人的聲音，踉蹌而皇遽。「祇要那麼的——請你明白——」

「燈必須開着——」她重複說道。

「是的。當然囉——立刻——祇是……」

「以後，還有很多的時間都會烏黑沉沉呢，」她囁嚅着。

『是的——是的，當然囉——冬夜是很長的——』

她聽到開燈的鏘鏘聲。在她閉着的眼皮上，燈光又落下了柔和的薄黯的紅色。於是她感覺到另外那個人的身體。這一會兒，她內在的一切都緊張了起來——然後她鬆弛了。這就會過去的，正如一切的事情一樣……

慢慢地她又睜開眼睛。一個她所並不認識的人，站在她牀邊。她依稀還有一種煩亂、哀懇、和悲慘的什麼事情的回憶——可是她此刻看見的，却是一張流露着和藹愉快，溫暖而坦直的臉。

她瞧了他半晌。『現在，你必須走了，』她說。『請你走吧——』

那個人做了一個手勢。然後話又來了。急促而顫抖的話。先是她還並不瞭解。因為說得太突兀，而且她也太疲乏了。她此刻所需要的，祇是要他走開。後來，她纔瞭解了一部份——他說，他曾經絕望而沮喪，後來又覺得並不盡然了。他說，他後來又恢復了勇氣。而現在，當他被迫離開法國的這個時候——

她點了點頭。他必須停止說話。『請你——』她說。

他默不則聲。

『現在，你必須走了，』她說。

『是的——』

她精疲力竭地躺在毛毯下。當那個人走往門口去的時候，她的眼睛一路送着他。她是她所看見的最後一個人了。她悄悄地躺着，甯靜得出奇——什麼事情都與她毫無關係啦。那個人，在門口立定下來。他踟躕地等了一下。『再請你告訴我一件事情，』他說。『你

剛纔——你剛纔那麼做——是出於——多份是出於憐憫——還是——』

她瞧着他。最後的一個人。跟生命最後的連索。『不——』她十分費勁地說道。

『不是出於憐憫嗎？』

『不是。』

門口的那個人給楞住了。他屏息地期待着。『那麼，是什麼……』他輕聲地問着，生怕他會掉進一個深淵裏去似的。

她仍然瞧着他。她很甯靜。這最後的一小塊生命。『愛——』她說。

門口的那個人不則聲。他的樣子，活像一個原以為要挨人家一棍的人，結果却將錯就

第十九章

瑪列爾走進了飲食店。「有人在外邊找你，史丹納。」

「用我哪一個名字，史丹納還是許貝爾？」

「史丹納。」

「你有沒有問他，找我有什麼事情嗎？」

「當然囉。爲了預防的關係。」瑪列爾向他瞧着。「他給你帶來了一封信。從柏林帶來的。」

史丹納猛可地將椅子推在後面。「他在哪兒啊？」

「在那邊羅馬尼亞館裏。」

「不是一個間諜之類的人吧？」

『樣子倒不像。』

他們一塊兒穿行過去。站在那些光禿的樹下的，是一個五十光景的人。『你是史丹納嗎？』他問。

『不！』史丹納說。『找他有什麼事啊？』

那個人仔細地把他打量了半晌。『我帶來一封你太太給你的信。』他從公事包裹拿出一封信來，遞給史丹納看。『你也許認得出筆跡的。』

史丹納知道自個兒屹立着不動，可是也費了他全身的勁兒，因為突然之間，他內在的一切，都動盪而震顫起來了。他舉不起他的手；他相信萬一他要舉起，那隻手一定也會飛掉的。

『你怎麼知道史丹納在巴黎的呢？』瑪列爾問。

『信是我在維也納收到的。有人從柏林帶到那邊。當他正想找你的時候，有人就告訴他，你在巴黎。』那個人指着另外一個信封。約瑟夫·史丹納，巴黎，寫在上面的的是莉蘿的很大的筆跡。『他把這封信，跟別的幾封信一起寄給我。我已經找你好幾天了。後來在莫拉斯咖啡館，他們告訴我，也許在這兒可以找得到你的。你不用告訴我，你是不是史丹納。我知道，』

一個人不能不小心謹慎啊。你祇要把這封信拿去就是。我急着要送掉它。」

「這確是給我的。」史丹納說。

「那就好。」

那個人把信遞給他。史丹納費了很大的勁，將信接了過來。這跟天下任何的信都不相同，似乎來得沉重。可是信封一捏到他手指中間，你要是再想把它拿走，那就祇有割掉他的手咧。

「謝謝。」他跟那個人說。「你一定很覺得麻煩了。」

「沒有什麼。像我們這樣的人，替人家帶信，最要緊的是要費心找尋。我很高興，我終於找到了你。」

他向他們揮着手，走了。

「瑪列爾，」史丹納忘其所以地說道。「我太太寄來的。這還是第一封信。會有什麼事情嗎？她不應該寫信給我啊，你總知道的。」

「拆開來看吧——」

「好的。你跟我一塊兒耽着。他媽的，她會出什麼岔子呢？」他撕裂了信封，開始閱看。他

像一塊石頭似地坐着，一口氣把信讀完了；可是他的臉，開始變啦，變得蒼白而蹙皺了。頰上的肌肉，逐漸緊張，血管也綻了出來。

他讓信頹然落下，默默地瞪視着地板，呆坐了良久。然後他睽了下發信的日期。「十天——」他說。「她在醫院裏。十天之前，她還活着——」

瑪列爾望着他，等待着。

「她說，她已經沒有希望了。所以她寫了這封信。她沒有告訴我，生什麼病。反正現在也無所謂。她寫了——你總明白——她這封最後的信——」

「她在什麼醫院裏？」瑪列爾問。「有沒有告訴你啊？」

「告訴的。」

「那我們立刻就打個電話去。打到她醫院裏，用別的什麼名字。」

史丹納搖搖擺擺地站起身來。「我一定要到那邊去。」

「先打電話來吧，我們到凡爾登去。」

史丹納報了電話號碼。不到半個鐘點，電話鈴子響了，他走進電話間，彷彿走進一個黝

沉沉的巖穴。當他出來的時候，已經汗流浹背了。

「她還活着，」他說。

「你跟他通話嗎？」瑪列爾問。

「沒有。跟醫生說的。」

「你把名字告訴他嗎？」

「不。我說我是她的一個親戚。動了一次手術，可是希望是沒有的了。那醫生說，最多再拖這麼三四天。因此，她纔寫了這封信。她以為我不會那麼快就接到她的信的。他媽的，真是！」他手裏還捏着那封信，這時候他向四下裏望了一眼，倒像他從沒有到過凡爾登的這間骯髒的應接室似的。「瑪列爾，我今兒個晚上就去趁火車。」

瑪列爾直瞪着他。「你瘋了嗎？」他輕輕地問道。

「不。我會穿越過邊境去的。我有護照，你也知道。」

「到了那邊，你有護照也沒有用啊。你自個兒也總非常明白的。」

「是的。」

「你總也知道，越過了邊境會有什麼後果吧？」

「是的。」

「那你大概就完啦。」

「要是她死了，我也完啦。」

「那可不然！」瑪列爾突然暴怒起來。「也許我的話，聽起來是非常逆耳的，史丹納，可是我就勸你，寫信給她，打電報給她——可是你人必須就在這兒。」

史丹納茫然地搖搖他的頭。他簡直還沒有聽進去呢。

瑪列爾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你沒有辦法救她的。即使你到了那邊。」

「我可以看見她。」

「你假如去了，她一定會急壞的。要是你現在去問她，她一定會想盡方法，要你就在這兒。」

史丹納凝視着街上，可是什麼也沒有看見。如今，他急忙轉過身來。「瑪列爾，」他說，眼睛在閃動着，「她還在那兒，都是爲我啊，她還活着，她還呼吸，她的眼睛還在那兒，還有她的思想，在她的眼睛後面，還有我在那兒啊——幾天裏邊，她就要死了；她就什麼也沒有了；她

就會在那兒死亡，什麼也沒有，祇賸一個陌生的崩解的肢體。可是現在，現在她還可以活着幾天，最後的幾天——而我，難道還不跟她在一塊兒？請你瞭解我，我必須去的。沒有別的辦法。他媽的，世界已經到了末日；假如我看不到她，我會心碎。我會跟她一塊兒死的。」

「你不會跟她一塊兒死的。來吧，打電報給她，把我的錢，把寇恩的錢都拿去，每一個鐘點發一個電報，長電也好，寫信也好，什麼都好——可是千萬得就在這兒。」

「我去，沒有什麼危險。我有護照。我還可以回來。」

「不要跟我胡說。你知道，這是很危險的！那邊，他們有嚴密得可怕的組織。」

「我要去了，」史丹納說。

瑪列爾試着扭住他的胳膊，拉他走開。「來吧，我們去喝它個兩瓶白蘭地酒。喝醉了！我答應你，每隔兩個鐘點，通一次電話。」

史丹納像一個孩子似的，掙脫了他。「沒有用的，瑪列爾。那是不行的。我知道你的用意。我也非常瞭解。我又不是傻瓜。我知道危險在哪兒，可是即使有千百倍的危險，我還是要趁火車去的，什麼都攔阻不了我啊。你明白嗎？」

「是的，」瑪列爾咆哮道。「當然，我明白的！換了我，我也會去趁車的呢！」

史丹納收拾着行裝。他正像一條解凍的河流。他簡直不相信，他曾經跟一個與瑪麗同住的一個屋子裏的人通過話；他簡直覺得不可思議的，他自個兒的聲音，會給那個堅實烏黑的橡皮話筒，傳到跟她很近的地方；一切都彷彿是不可想像的——而他，正在收拾行裝，去搭火車，而明天就可以到達她耽着的所在了。

他把需要的幾件東西，放進行囊，便關了起來。然後他出去找露絲和寇恩。他們早已從瑪列爾那邊聽到消息，此刻正在悲傷而同情地，等待着他們。

「孩子們，」他說，「我現在就要走了。時間已經很長，可是我一逕就非常明白，事情總是那麼的。縱然不一定是這樣，」他又加了一句。「可是，那時候我還並不深信。我祇是知道而已。」

他露出一縷憂悵的顰蹙的微笑，「再會吧，露絲。」

露絲向他伸出手去。她在哭了。「我有很多的話要跟你說，史丹納。可是現在，一句話都記不起來了——我祇是很傷心。你要不要帶了這個東西去？」她把一件黑絨線衫遞給他。「我今天纔結好的。」

史丹納微笑着，這一會兒，彷彿跟他平時一樣。「那倒是適逢其會咧，」他說。然後轉向寇恩。「再會，小娃娃。有時候，時間過的真慢，可不是嗎？有時候，却又過得飛快呢。」

「要是沒有你，我想我是不會活着的，史丹納，」寇恩說道。

「你當然也會的。可是你這樣跟我說，也是你的好意。那就證明，時間並沒有給完全白費哪。」

「再回到我們這兒來，」露絲說道。「我要說的，就是這一句話。回來。我們固然幫不了你什麼忙，可是我們的能有今日，都是你的一逕是的。」

「很好。我們會重見的。再會，孩子們。鼓起你們的勇氣。」

「我們要送你到火車站，」寇恩說道。

史丹納猶豫了一下。「瑪列爾要去的。好的，你們也去吧。」

他們走下了階石。到了街上，史丹納便轉過頭來，回望着旅館的傾圮的灰色門口。「凡

爾登——」他囁囁着。

「讓我來拿你的行囊，」寇恩說道。

「爲什麼，小娃娃？我自個兒會拿的啊。」

「給我拿吧，」寇恩請求着，露出一縷羞赧的微笑。「祇有今天這個下午了，讓你看我已經長得怎樣結實了。」

「是的，你確是很結實了。今天這個下午。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啊！」史丹納將行囊遞給他，知道寇恩頗想幫他點兒忙，可是除了拿這行囊的瑣事以外，也就沒有什麼可幫的忙了。

他們來得正巧，火車快要駛出了。史丹納走上車廂，將一扇窗子放了下來。火車還沒有開動，可是站在月台上的幾個人，都似乎覺得那扇窗子，早已把史丹納和他們無可挽救地分隔了。寇恩睜着那雙冒得出火來的眼睛，直瞧着那張堅毅的瘦削的臉——試着要把它永遠印在自己的心坎上。幾個月來，這個人一直是他的益友，也是他的良師；他所以變得有修養，有韌性，應該感謝的，就是史丹納。而現在，他眼見得這張寧靜而鎮定的臉，却自願地走向毀滅；因為他們誰也不相信天下會有史丹納安然回來的奇蹟。

火車開始駛動了。誰也不說一句話。史丹納慢慢地舉起他的手。在月台上的三個人，一逕目送着他，直到火車在一道轉彎處消失。

「他媽的！」瑪列爾立刻說道，嗓子很嘶啞的。「來吧。我要喝酒。我看見過很多的人死去，可是就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人自殺哪。」

他們回到了旅館裏。寇恩和露絲走進露絲所住的房間。『露絲，』隔了一會，寇恩纔說，『一切都突然地空虛了，它使你感覺得寒冷——彷彿全城都已經死去似的。』

那天晚上，他們去訪候那位因為衰老而躺在牀上的莫列芝老爹。『請坐，孩子們，』他說。『我全都知道了，可是也沒有辦法啊。每一個人，都有決定他自個兒命運的權利。』

莫列芝·羅森薩爾知道他自個兒不會再起來的了。因此他把牀鋪放在可以望得見窗外的地位。實在他也看不見什麼——祇是對面的一排排屋子。可是爲了他並沒有其他的東西，這也就覺得很有意思了。他望着那些窗子，那已經成了他生命的概要。早晨，他看見窗子打開，他看見一張張的臉出現，他知道那個拂拭窗格的憂鬱的女傭，那個每天下午老是呆坐在開着的百葉窗後面，凝視着街頭的情懶的年青太太，還有那個每天傍晚總要站在開着的窗子前運動的，住在頂層上的禿頂的老頭兒。下午，他看見垂着的帷幔背後的燈光，也看見幢幢移動着的黑影；晚上，他看見有幾個窗口，烏黑得活像給委棄了的巖窟，還有一些窗口，燈光却輝煌地直耀到夜空。那些個東西，以及街上叫囂的市聲所代表的是外面的世界，現在祇有他的思想，（不是他的身體）是屬於這個世界的了。而另一個世界，回憶

的世界；那是在他房裏的牆壁上。他費盡他最後的氣力，由於女侍的協助，他把自個兒所有的照片，都用大扁頭釘釘在牆上了。

在他牀頭的壁上，掛着他家人的褪色的相片；他的父母；四十年前死去的一位太太；要是活着也已經四十歲了的一個兒子的畫像；一個十七歲時死去的孫兒；還有一個活到三十五歲的兒媳——都是死的，在這些個死人中間，老邁而泰然自若的莫列芝·羅森薩爾，此刻他自個兒也在等候死神了。

對面的壁上，掛的都是些風景。萊茵河、城市、堡塞、葡萄園的照片，點綴着幾塊五顏六色的剪報，萊茵河上的日出和暴風雨，最後是一套萊茵河上的小城戈台斯堡的風景圖片。

「我也沒有辦法哪，」莫列芝老爹踉蹌地說道。「我實在應該掛幾張巴勒斯坦的照片在這兒的，至少得搜集那麼幾張——可是我總覺得沒有什麼意義。」

「你在戈台斯堡耽過多久啊？」露絲問道。

「耽到十七歲。之後我就離開了。」

「之後呢？」

「之後，我就從來沒有回去過。」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莫列芝老爹，」露絲說道。

「是的，是很久很久以前了，那時候你還沒有到這個世界上來。也許你的母親還剛出世呢。」

好奇怪，露絲想。當我母親出世的時候，這些個圖片，已經在那個前額背後的腦門上，成爲回憶了——她辛苦一世，已經撒手西歸，而這些個回憶，却如同幽靈一樣，一逕活在那個老古董的前額背後，倒像它們還比任何生命都更強勁似的。

有人在敲門，進來的是艾迪絲·羅森斐爾特。「艾迪絲，」莫列芝老爹說，「我永恆的愛人！你到哪兒去了啊？」

「我剛從車站上來，莫列芝，我送瑪克斯遠行。他現在到倫敦去，再從倫敦往墨西哥。」

「那就祇賸你一個人了，艾迪絲——」

「是的，莫列芝。如今，我都替他們找到了地方，他們都有了工作啦。」

「瑪克斯到墨西哥去作什麼啊？」

「他去當工人。可是他還打算去從事汽車貿易。」

「你真是一個好母親，艾迪絲，」隔了半晌，莫列芝·羅森薩爾纔說。

「我也跟天下所有的母親們一樣的，莫列芝。」

「你現在打算怎麼樣呢？」

「我打算休息一下。然後準備找一點什麼工作。這兒旅館裏有一個嬰孩。剛出生了兩星期。那母親不能不回去作工。我就打算作他的寄祖母去。」

莫列芝·羅森薩爾稍稍坐起了一點。「一個嬰孩？出生了兩星期？那麼他早已做了法國人啦。倒比我八十歲纔獲得國籍強多了。」他微笑着。「你會唱催眠歌讓那小娃娃睡覺嗎，艾迪絲？」

「會的——」

「你就唱那些讓我的兒子睡覺的催眠歌吧！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艾迪絲。突然之間，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了。你能不能夠再唱一支給我聽啊？有時候，我就像一個想要睡覺的孩子。」

「哪一支歌呢，莫列芝？」

「就是那支關於貧苦猶太孩子的歌。不聽到你唱那支歌，已經有四十年了。那個時候，你還年青，很美麗。你現在也還是很美麗呢，艾迪絲。」

艾迪絲·羅森斐爾特微笑着。然後她微微挺直了身子，開始用她脆弱的嗓子，唱那古老的猶太催眠歌。她的聲音，有點兒震顫，彷彿一隻陳舊的留聲機裏，奏出來的微細的旋律。莫列芝·羅森薩爾躺將下去，兀自在傾聽。他閉上眼睛，寧靜地吸了一口氣。在這個空漠的房間中，一個老太婆正在唱着無家可歸的懷鄉曲，以及那樂曲裏的傷心的詞句：

「有了杏仁兒，有了葡萄乾，

你就可以混喫一口飯，

你也可以和人買賣論價錢，

「裏弟兒啊，你也就可以高枕安眠。」

露絲和寇恩默默地聽着。在她們的頭頂上，正咆哮着時間的風——在那個老太婆和老頭兒的談話中，四十年，五十年都奔流過去了。那些年代的飛逝，在這一對老古董看來，彷彿十分自然似的。然而跟他們在一塊兒的，還蹲踞着兩個二十左右的人，對於他們，一年的歲月，已經是漫漫無垠，幾乎不能想像，而他們都感覺到一種陰影似的恐懼：一切都在逝去，

而且必然會逝去的，而他們的時間，也立刻就會終了的啊……

艾迪絲·羅森斐爾特站了起來，向莫列芝·羅森薩爾俯下身去。他已經睡着了。她向那個老頭兒的龐大的臉，瞧了半晌。『來吧，』她然後說道。『我們就讓他安睡一下吧。』她扭滅了電燈，他們便毫無聲息地走到外面黝黯的走廊裏，摸回各人自己的房間。

正當寇恩推着一輛沉重的垃圾小車，從館基走到瑪列爾那邊去的時候，突然給兩個人攔住了。『請等一下。』其中的一個又向瑪列爾轉過頭去。『你也等一下。』

寇恩拘謹地將小車停放下來。他知道這是怎麼回事。語氣聽慣了；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當他聽到牀邊響着這種客氣、低沉、而堅決的嗓音時，即使在酣睡之中，他也一定會直跳起來的。

『可不可以請你們將身份證讓我們查驗一下啊？』

『我沒有帶，』寇恩答道。

『請你們先把身份證讓我們看一看，』瑪列爾說。

『當然囉，沒有問題的。這兒，這就夠啦，可不是嗎？我是從警察局裏來的。這兒這位先生

是勞工部的視察。你們要知道，大批的法國失業者，迫着我們來檢查的啊。」

「我知道，先生。可惜，我祇能給你們查驗我的居住許可證；我沒有工作許可證；你們恐怕沒有料到吧——」

「你說的對，先生。」那位視察很有禮貌地說道。「我們的確沒有料到呢，可是你有了居住許可證，也就夠啦。你可以繼續工作。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下——興建國際展覽會——政府方面，原也並不要嚴格地執行什麼規律。打擾了你，我們很對你不起。」

「沒有什麼。這是你們的責任。」

「我可以看一看你的證件嗎？」視察又問寇恩。

「我沒有。」

「沒有 *récépissé* (法語：收據) 嗎？」

「沒有。」

「你是非法入境的嗎？」

「沒有別的辦法哪。」

「我非常抱歉，」那個從警察局裏來的人說，「可是你必須跟我們一塊兒上警察局

去。」

「那是我早已料到的，」寇恩答道，瞧着瑪列爾。「告訴露絲，我已經給逮捕了。我總是盡我所能地趕快回來。告訴她不要焦慮。」

這幾句話，他是用德語說的。「假如你要跟你的朋友，談一會兒話，我倒並不禁止，」那位視察懇摯地說。

「我會照顧露絲，直到你回來，」瑪列爾也用德語說着。「真是倒楣，老朋友。要他們取道巴塞爾，把你放逐出去。再從柏格斐爾頓那兒回來。從施塔夫客棧，打一個電話到聖·路易的施塔夫旅館，叫一輛出差汽車往莫爾好生，再從那兒到柏爾福特。那是最好的一條路線。假如他們將你送到散地，你就立刻寫信給我。格拉斯曼總可以替你守望的。我立刻就打電話給他。」

寇恩向瑪列爾點點頭。「我已經準備好了。」他然後說。

那個警察局的代表，將他交給早已在附近等候着的一個人。視察兀自瞧着瑪列爾微笑。「這是道別的挺好的辦法，」他用純粹的德語說着。「光景你對於我們的邊境，倒很熟悉呢。」

「不幸得很，」瑪列爾答道。

瑪列爾跟華塞坐在一家小酒店裏。「來啊，」他說，「讓我們再喝一杯吧。他媽的，我就最恨回到那個旅館裏去！這樣的事情，我倒還第一次碰到呢。你要什麼酒，白蘭地還是普諾特？」

「白蘭地，」華塞正經地說道。「那種艾茴香酒，是女人家喝的。」

「法國可並不然。」瑪列爾招呼一個侍者，叫了一杯高涅克，一杯純粹的普諾特。

「我可以告訴她的，」華塞建議道。「在我們的圈子裏，那樣的事情，實在是家常便飯了。每隔幾分鐘，總有什麼人給逮捕，於是你就得去通報他的太太或是他的愛人。你最好的辦法，就是向着那需要犧牲的偉大而平易的任務，迎頭趕去。」

「是哪一種平易的任務呢？」

「就是那運動！羣衆革命的啓蒙運動，當然囉！」

瑪列爾向那個共產黨員，仔細端詳了半晌。「華塞，」他鎮靜地說，「我以爲，我們還沒有走得那麼遠咧。那祇適用於一篇社會主義的宣言，可是並沒有其他的用處。我忘記了你

是跟政治攪在一起的。讓我們喝完了酒，開步前進吧。無論如何，我總可以使它實現呢。」

他們惠了賬，穿過泥濘的雪地，走到凡爾登旅館。華塞消失在「墓穴」裏，而瑪列爾便慢慢地爬上了樓梯。

他敲着露絲的房門。彷彿她等在門背後似的，立刻就開出門來。當她一看見是瑪列爾，臉上的微笑一下子便消斂了一半。「瑪列爾——」她說。

「哦。我不是你期待着的那個人，可不是嗎？」

「我還以為是路特維支呢。他隨時會回來的。」

「是的。」

瑪列爾走進房間。他看見桌子上放着一個碟子，一隻水已煮沸的酒精爐，麵包，肉片，和幾枝供在瓶裏的花。他看見這些個東西，他看見露絲焦慮地站在他面前，便猶豫不決地檢起那個花瓶，彷彿要找個兒什麼事情來做做似的。「花，」他嘟嘟囔囔地說着。「還有花呢——」

「巴黎的花，倒是挺便宜的，」露絲說道。

「是的。我可不是那個意思。祇是——」瑪列爾將花瓶小心翼翼地重新放好，倒像這

花瓶不是便宜的厚玻璃，而是薄瓷製的樣子。『我的意思是，這就更困難得厲害了，這一切』

『什麼？』

瑪列爾不則聲。

『我知道啦，』露絲驀然說道。『警察一定已經把路特維支逮去了。』

瑪列爾轉過身來，面對着她。『是的，露絲。』

『他在哪兒？』

『在警察總局。』

露絲默默地檢起她的外衣。穿在身上，把幾件東西塞進口袋，想經過瑪列爾身邊，走出門去。他立刻攔住了她。『這就傻啦，』他說。『於他於你，都沒有一點兒好處的。我們有人在警察總局，他可以替我們探聽消息。你且就在這兒！』

『我怎麼能耽着呢？我可以跟他再見面啊！讓他們把我們兩個人都關起來好了。這樣，我們就可以一塊兒穿過邊境去。』

瑪列爾還是抓着她不放。她如同一根給壓住了的鋼鐵彈簧。臉色蒼白，因為焦急，彷彿

臉兒也縮小了。然後她突然不再掙扎。『瑪列爾，』她無力地說，『我怎麼辦呢？』

『就在這兒。』格拉斯曼此刻在警察總局。他會告訴我們一切消息。充其量，他們也至多把他放逐啊。那麼，在幾天之內，他又可以回來了。我答應過他，你一定在這兒等候。他知道你是很有理智的。』

『是的，我要理智一點。』她眼睛裏蘊滿了熱淚。便脫下外衣，讓它掉在地板上。『瑪列爾，』她說，『爲什麼人家都這樣對付我們呢。歸根結蒂，我們並沒有妨害任何人啊。』

瑪列爾沉思地瞧着她。『我相信，就爲了那個理由哪，』他說。『說句老實話，我想就爲了那個理由。』

『他們會不會將他羈押起來呢？』

『我想不會。反正格拉斯曼都會告訴我們的。我們且等到明天再看吧。』

露絲點點頭，慢條斯理的檢起那件掉在地板上的外衣。『格拉斯曼還告訴你別的什麼話嗎？』

『沒有，我祇跟他談了一會兒。然後他就直接往警察總局去了。』

『今兒個早晨，我就跟他在那兒。那是他們傳我進去的。』她從衣袋裏掏出一張紙，把

它捋平了，遞給瑪列爾。『爲了這個。』

這是露絲的居住許可證，有效四星期。

『是難民救濟協會替我申請的。我有一張滿期的護照，你也知道。格拉斯曼今天告訴我這個消息。他已經申請了幾個月啦。我正想把這張許可證拿給寇恩。所以我買來了這些個花。』

『原來如此！』瑪列爾將許可證捏在手裏。『這是很好的運道，同時也是很大的恥辱，』他說。『可是多半還是運道。這是一種奇蹟。不常碰到的。可是寇恩一定會回來的。你相信嗎？』

『相信，』露絲說。『沒有了那個人，這個人也就沒有用了。他一定會回來的！』

『很好。現在，你就跟我一塊兒出去吧。我們到什麼地方去喫飯。我們還去喝點兒什麼酒——爲了那張許可證，爲了寇恩。他是一個老練的士兵。我們可都是些兵士哪。你也是的。我說的對嗎？』

『你說的對。』

『爲了讓你得到那張此刻已經捏在你手裏的東西，寇恩就是給放逐五十次，他也一

定會歡呼雀躍的。你總明白，是不是啊？」

「是的。可是我却一百次也寧願不要——」

「那我知道，」瑪列爾岔斷了她的話。「這個，我們且等他回到這兒以後再談吧。這是一個兵士的第一條規律。」

「他有沒有回來的錢呢？」

「我想一定會有的。我們這批老練的宿將，身邊總帶着一點兒錢，以備不時之需的。萬一他帶的不夠，格拉斯曼也一定會偷偷地給他。他是我們的先鋒，我們的前哨。現在，我們就走吧！天下有酒，有時候真覺得是說不出的好呢！尤其在這種時勢！」

當火車在邊境上停下來的時候，史丹納已經很機警地清醒着。幾個法國關員匆匆地敷衍塞責地檢查了一下。他們驗看他的護照，在上面蓋了個戳印，便走下車廂。火車又繼續開動，慢慢地向前滾去。史丹納知道他自個兒的命運，在這一會兒給註定了；現在他就不能夠再回來啦。

隔了半晌兩個德國官員走進車廂微躬着身子，「你的護照請你拿出來看一看。」

史丹納將護照掏了出來，遞給兩個人中間年青的一個。

「你到德國去有什麼目的？」另外那個人問。

「我去訪問親屬。」

「你是住在巴黎的嗎？」

「不，住在格拉茲。我到巴黎去找一個親戚的。」

「你預備在德國耽擱多久？」

「大約兩個星期。然後再回格拉茲來。」

「你身邊帶着錢嗎？」

「帶的。五百法郎。」

「我們必須在你護照上註明。你那點兒錢，是從奧國帶來的嗎？」

「不。是我巴黎的一位表兄給我的。」

那個官員仔細打量着護照，在上面寫了幾個字，又蓋了一個印。「你有什麼意見嗎？」

另外那個人問。

「不，沒有什麼。」史丹納取下了他的行囊。

「你還帶得有箱篋沒有？」

「沒有，就是這點兒東西。」

那個官員急匆匆地審視着行囊。「你有沒有帶什麼報章、印刷品、和書籍嗎？」

「不，沒有什麼。」

「謝謝你。」比較年青的那個官員將護照遞還給史丹納。兩個人都鞠了一躬，出去了。
史丹納這纔釋然地鬆了一口氣。他突然注意到，自個兒的手掌心裏，已經濕透了汗水。

火車開始駛得快了。史丹納向後靠着座背，凝視窗外。外面是烏沉沉的黑夜。低雲掠過當空，漏出熠熠的星點。幾個半明半晦的小小車站閃過了，接着又閃過那些紅的和綠的信號燈，然後是閃爍的路軌。史丹納把車窗推下一點，將腦袋探到外面。潮潤的風，拂着他的臉和頭髮。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空氣也彷彿不同了。風也不同，天際也不同，光也不同了，沿路的白楊，搖曳着一種不同而更熟稔的旋律，而這鐵路本身，似乎直通到他的胸腔。他激動地將空氣吸入肺管；他的血液在怔忡，風景朝對着他升騰起來，謎似的朦朧，却又不復是生疏的了——見鬼的，他想，這是怎麼回事啊？我有點兒神經過敏啦。

他又坐下來，預備打瞌睡——可是他睡不着。外面黝黯的風景，在招呼他，在引誘他，幻成許多的臉和回憶，當火車轟轟地馳過萊茵河橋的時候，那些戰爭的沉重的歲月，又浮現起來了；閃爍的水流，發着悵鬱的低語，向他投擲着幾百個名字，它們的回響早已在過去消逝了的名字，死去的名字，幾乎已經被遺忘了的名字——部隊和同志的名字，城市和營幕的名字，出於暗夜的歲月中的名字。這彷彿是一種肉體的衝突，史丹納突然給過去的旋風所劫住了。他想防禦，可是又不可能咧。

他獨個兒在車廂裏。接連地抽着烟捲，又在這塊湫狹的地方，來回地踱步。他從來沒有想到過，這些個事情，居然對他有這麼大的力量。他費盡勁兒地強制着自個兒想到明天的事情，想到他怎麼可以不引起人家的懷疑，走進醫院裏去，想到他自個兒的處境，以及想到哪幾個朋友，他可以去看訪和商談。

可是在那個當兒，這一切都彷彿模糊而縹緲得厲害；當他正想抓住它的時候，它又一溜烟的逃掉了。即使那包圍着他，而他又正向它衝去的危險，也變成了一種虛幻的意識，毫無力量去鎮定他奔騰的血液，強制他去沉思熟慮，相反地，它彷彿反而使他的血液激成一道漩渦，而他的生命，便在這道漩渦中轉着神祕的舞步，和玄奧的復唱的旋律。於是他站起

身子。他知道這是最後的一夜；明天這一切一定都會過去了——又給另外的什麼東西籠罩下來——這是他模糊縹緲地，在感情的旋風中度過的最後的一夜，這是他沒有殘忍的知識，沒有毀滅的確信的最後的一夜。他於是試着不再思索。自個兒屈服下來了。

廣漠的黑夜，展開在奔馳着的火車的窗前。它是無盡的；它覆蓋着一個人的四十年的歲月，而這四十年的歲月，在那個人却已經是盡在於此了。發着零落的燈光，響着間歇的狗吠的，飛閃過去的村落，乃是他兒時遊息的地方——他曾經在那些村落中嬉耍，他的夏天和冬日，就在那些村落中溜去，而那些村落中的教堂，也爲着他而到處響起鐘聲。飛閃過去的黝黑而沉睡的森林，乃是他年青時的戲游之地——它們的金黃而澄綠色的微光，曾經照耀過他初次的散步，當他注視着有斑點的紅肚子的火蛇時，它們平滑的池沼曾經反映過他屏息的臉，而在山毛櫸中嘆息，在松樹間歌唱的風，也曾經是悠久的冒險的風哪。活像蛛網似的，橫貫着暗夜的田野，那些蒼白地閃過的道路，都是他逡巡踟躕過的道路——他曾經走過，也曾經在岔道上遲疑過，他知道它們分離的地方，天地接壤的處所，他也知道它們的里程碑，和橫亘在道路中間的田野。那些在低矮的屋頂下照耀着燈光，窗子裏透出一縷紅橙橙的光線，彷彿迴蕩着一種家庭的溫暖的希望的房子——他也曾經在那些房子

的每個房間裏住過，他知道它們門門的輕柔的推闖；他也知道在燈光的圓暈中，微俯着腦袋，金黃奪目的頭髮上散發着火花，在那兒等待着的是誰——是她，她的臉在到處等待着，他，有時候祇是一重陰影，多半是目不能見的，泛溢着一種依戀，一種企圖忘却的願望，是他正在向着旅行的生命的臉，如今給夜空隱蔽着的臉，在雲層背後閃耀的眼睛，從天際發着無聲的絮語的嘴，他可以從風裏，從樹木的搖曳裏感覺到的手臂，以及在一陣感情的瘋狂衝動之下，風景和他的心沉落進去的微笑。

他覺得他的血管在溶化，在開裂，他覺得他的血液在奔流出來，變成在他旁邊奔流着的閃爍的河流的一部份，吸收了他的血液，充實了，然後流回給他。它帶走了他的手，去接觸別的伸出的手；它的渦流把他擊碎了，一塊一塊的，把他沖開，彷彿春潮沖破了冰塊，結束了他的孤獨。在這一個無盡的黑夜中，它給他帶來了與宇宙合一的寂寞的喜悅。它在它的水流上，給他帶來了許多的事情——他的生命，逝去的歲月，愛的光輝，以及關於一種超過毀滅的重回的深透的知識。



第二十章

史丹納在早晨十一點鐘到達。他把行囊寄存在行李房內，立刻就到医院裏去。他沒有看見市容；他祇覺得什麼東西在他兩邊流過，一道房屋、車輛、和人羣的水流。

在一座白色的大廈前，他立定了，猶豫地凝望着寬闊的門口，以及一層層樓上，無窮無盡的一排排窗子。總在那兒什麼地方——可是，也許已經不在那兒啦。他咬緊牙齒，大踏步進去。

「我請問，什麼時候病人可以見客？」他向招待處說道。

「哪一等病房？」護士問。

「我不知道。這兒，我纔第一次來呢。」

「你要看哪一位？」

「瑪麗·史丹納太太。」

當那個護士開始坦然地翻檢那本厚書的時候，史丹納不免愕然了一會。他總以為當他一說出這個名字來，白色的牆壁一定會在他耳朵邊崩裂，或者那個護士一定會直跳起來，急忙去招呼一個司閘或者警察什麼的。

那個護士正在翻檢着書頁。「頭等病房裏的病人，可以隨時接見來客，」她說着，繼續地在翻。

「不會是頭等的，」史丹納答道，「說不定是三等吧。」

「三等病房的見客時間，是三點到五點。」

那個護士繼續在翻檢着。「請你再說一遍，什麼名字哪？」她問。

「史丹納，瑪麗·史丹納。」史丹納的喉嚨，突然乾了起來。他兀自凝視着那個洋娃娃式的美麗的護士，倒像她就要宣判他的死刑似的。他知道，她就要跟他說道：已經死了。

「瑪麗·史丹納，」那個護士說，「二等五樓，五百零五號病房。見客的時間，三點到六點。」

「五百零五，多謝多謝，護士小姐。」

『不用客氣，先生。』

史丹納仍然站在那兒。護士向那架響着的電話機伸過手去。『你還有什麼事情要問嗎，先生？』

『她還活着嗎？』史丹納問道。護士把聽筒拿下。耳機裏有一種低沉的洋鐵似的聲音，不斷地在尖銳的響着，彷彿那架電話是一隻動物似的。

『當然囉，先生，』護士說着，眼睛瞟着那本厚書。『否則在她名字底下，一定要註明了。病人死亡，總是立刻就報告的。』

『謝謝你。』

史丹納抑壓着自個兒，不再問她是不是可以立刻走上去探望。他生怕她們問他爲什麼，而他是不避免引起人家的懷疑的。因此他就出來了。

他漫無目的地在街道上蹣跚着，繞着逐漸擴大的圈子，經過醫院。她還活着，他想。我的天，她還活着哪！驀然間，他給一種恐懼的心理所克服了，生怕有人會認識他，於是他躲進了一家黝黯的酒排間，在那兒他可以放心着等待。他叫了一點兒喫的東西，可是他嚙不下去。

那個侍者愠怒地瞪着他。『你不喜歡喫嗎？』

『喜歡，味道是挺好的。可是，先請你給我一杯櫻桃酒吧。』他強制着自個兒，喫完這餐午飯，然後又要了一份報紙，一點兒烟捲。他裝作閱報的樣子，而且他也確是想閱報的，可是什麼也印不進他的心裏去。他就坐在這個陰沉沉的，瀰漫着食物和變質的啤酒味的房間裏，消磨他一生中最可怕的時辰。在他心坎上，他看見瑪麗正在死去，就在這個鐘點，他聽到她絕望地呼喚着他，他看見她滿臉浸漬着垂死的汗水，而他却活像一個鉛塊似的，坐在他的椅子裏，眼睛前面是綽綽繚繚的報紙，他咬緊了牙齒，使他不能呻吟，不能直跳起來，奔跑出去。他那手錶上的指針，乃是壅塞他生命，而且它的迂緩幾乎將他窒息了的，命運的手臂。最後，他放下報紙，站了起來。那個侍者這時正靠在櫃台上剔牙。看見客人站起，他便走了過來。

『要付賬嗎？』他問。

『不，』史丹納說。『再來一杯櫻桃酒。』

『好的。』那侍者斟着酒。

『你也喝一杯吧。』

「喝酒，我倒無所謂的。」侍者另外斟了一杯，用兩個手指擎了起來。

「祝你健康！」

「是的，」史丹納說，「祝你健康！」

他們喝乾了酒，把酒杯放下。「你會打彈子嗎？」史丹納問。

那個侍者望着那張放在房間中央的破舊的桌子。「會一點兒。」

「我們來打一盤好嗎？」

「爲什麼不呢？你打得很好吧？」

「我已經好久不打了。要是你喜歡，我們先來試一盤。」

「好的。」

他們用粉擦着他們的球竿，打了幾彈。然後開始打了一盤，史丹納贏了。

「你比我打得好，」那侍者說。「你應該讓我十分。」

「好的。」

這一盤要是我再贏啊，史丹納想，那麼一切都順遂了。她會活着，我會見到她，也許她還

會有生望呢——

他專心致志地打了一盤，果然他又贏了。「現在，我可以讓你二十分，」他說。這二十分，代表着生命、健康、以及逃亡；白球的鏗鏘的聲響，正如那開啓門鎖的命運的鑰匙。一盤快完了，侍者運道很好，整個紀錄祇差了兩分，可是最後一彈，却相差一時而錯失下來。史丹納拿起球竿，開始打着。他眼睛面前閃着光亮，有時候不能不休息一下，可是他一打總是很準的。

「打得好！」那個侍者欽佩地說道。

史丹納點着頭，表示感謝，又望了望時間。已經三點多了。於是他急忙惠了賬出去。

他踏上鋪着油布的樓梯，全身都發着一陣奇異的、劇烈的、苦痛的顫抖。漫長的走廊，彎曲而轉折。然後有一扇漆得白雪的房門，迎着 he 跳了出來：五百零五。

史丹納敲着門。沒有回應。他又敲了一下。當他推進門去的時候，也許早已出了什麼岔子的可怖的恐懼，直絞着他的腸胃。

浴着下午陽光的小室，頗像另一個世界上的和平的島嶼。對於那個躺在狹窄的牀上，瞪視着史丹納的寧靜無比的人形，咆哮地奔馳着的光陰，似乎已經失却了它控制的威力。他蹣跚了幾步，帽子便從手裏掉落下來。他猛可地一驚，俯下身去正想檢拾，可是他這麼做

着的時候，便彷彿覺得背後給推了一下，也不知道他怎麼會到這兒來的，祇發現自個兒跪在牀邊，由於一陣重返家園的感情的激盪，正在悄悄地啜泣。

那個女人望了他半晌，眼睛裏流露出一種寧靜的表情。然後逐漸地，這一雙眼睛變得焦躁起來了。她的額角開始在皺蹙，嘴唇也在掀動着。一種彷彿驚惶似的神態，閃現在她眼睛裏，而一逕都動也不動地擱在罩被上的手，這時候也舉起了來，好像她要撫摩一下她眼睛所看見的東西，而使自個兒安心似的。

「是我啊，瑪麗。」史丹納說。

他太太試着抬起她的腦袋。眼睛審視着靠近在她面前的他的臉。

「安心吧，瑪麗。是我啊。」史丹納說。「我來了。」

「約瑟夫——」他太太喃喃地咕噥着。

史丹納不能不沉下頭去。他的眼睛裏蘊滿了淚珠。他咬着嘴唇，祇是吞嚥。「是我啊，瑪麗，我又回到你這兒來了。」

「萬一他們發現了你——」那女人囁嚅着。

「他們不至於發現我的。他們不會發現我的。我可以就在這兒。我要跟你就在在一起。」

「捏住我吧，約瑟夫。我要感覺到你確實在這兒啊。我是常常看見你的——」

他把她那隻綻着藍色血管的纖細的手，捏在自己的手裏，吻着。然後他俯下身子，將自己的嘴唇貼住她的嘴唇，貼住她那彷彿早已成爲另一個世界上的東西的疲憊的嘴唇。當他站起來的時候，她的眼睛裏也蘊滿了淚珠。她輕輕地搖着頭，於是淚珠就像雨點似地滴落下來了。

「我知道你不會來的，可是我就一逕等候着你啊。」

「現在，我要跟你就在一起了。」

她想把他推開。「你不能夠就在這兒的。你必須離開。你不知道這兒變成個怎麼樣子了。你必須立刻離開。離開，約瑟夫——」

「不。這兒是並不危險的。」

「我知道得更清楚啊。這兒很危險。我已經見到了你；你現在就離開吧。我不會再活多久的了。由我一個人去應付，也沒有什麼問題的。」

「我已經佈置妥當，可以就在這兒了，瑪麗。這兒就要舉行大赦，我的名字也已經列進去啦。」

她懷疑地瞧着他。

『這是真的，』他說，『我可以向你發誓，瑪麗。沒有一個人需要知道我在這兒。可是，縱然給發現了，也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沒有什麼話好說了，約瑟夫。我也從來沒有說過什麼話啊。』

『那我知道，瑪麗。』血液奔進了他的腦袋。『你還沒有跟我離婚嗎？』他溫柔地問。

『沒有。我怎麼能夠呢？請你不要生氣。』

『那不過是爲你着想，使你可以容易應付而已。』

『我也並沒有困難過啊。人家都幫我的忙，所以，我居然還住進了這間病房。一個人反而好些；你更會在我心上哪。』

史丹納瞧着她。她的臉拉得很長，顴骨高高地突出，而肌膚也露出一種罩着靛藍陰影的蒼白的蠟色。她的頸根，很瘦很細，她的鎖骨，也從萎癯的肩膀上顯著地聳了出來。便是她的眼睛，也蒙着薄翳，嘴巴慘白無色。祇有她的頭髮，倒還潤澤有光，似乎比往常長得更厚更濃，倒像她以前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在這兒，以戰勝她虧損的體魄。在下午的陽光之下，披散開來，如同一個殷紅與金色的光輪，如同對於那孩子似的身體的疲憊無力，表示一種蠻橫

的抗議，而那個身體，此刻在罩被底下，簡直瘦削得看不出來了。

房門開處，進來一個護士。史丹納便站起身子。那護士拿着一杯牛乳似的東西，放在桌上。『你有陪伴了嗎？』她說着，使用嚴峻的蔚藍的眼睛，向史丹納兀自端詳。

那個生病的女人，點點她的頭。『打勃勒斯勞來的，』她這樣咕噥道。

當那個護士拔出一枝體溫表來的時候，她那雙蔚藍的眼睛，又向史丹納匆匆地打量了一下。

『她有熱度嗎？』史丹納問。

『真的沒有，』那個護士高興地答道。『她已經好幾天沒有熱度啦。』她把體溫表塞進了病人的嘴裏，就出去了。史丹納拖了一把椅子放到她牀邊，靠着瑪麗坐了下來。他捏住她的雙手。『我在這兒，你高興嗎？』他這樣問道，明知道自個兒這句話，問得多傻哪。

『我就心滿意足了，』瑪麗說道，並沒有微笑。

他們默默地彼此覷視着。沒有什麼話好說了，兩口兒又在一起，那就心滿意足啦。他們彼此覷視着，什麼事情都不與他們相干了。他們彼此分離，而又彼此團圓重聚。人生不復有將來，也不復有過去；有的是現在。有的是休息、安恬和寧靜。

護士又走了進來，在體溫記錄表上作下一個記錄；他們都不很理會她。他們仍然在彼此覷視着。太陽在迂緩地前進；它勉強地從那美麗潤澤的頭髮上移開，落在旁邊的枕頭上，宛如一隻嫵媚的光的小貓；然後又移動過去，仍然非常勉強的，移到牆邊，慢慢地爬將上去；他們還是在彼此覷視着。藍脚的薄暮，偷偷地溜進了房間，瀰漫着各處。他們彼此覷視着，誰也不肯休歇，直到那屋角裏流蕩出來的陰影，張着它們的翅膀，罩住那張蒼白的臉，那張世界上唯一的臉。

房門開了，從一道光流裏邊，走進一個醫生，還有那位跟在醫生背後的護士。「你必須走了，」那護士說。

「是的，」史丹納說着，便站了起來。他向病牀俯下身去。「我明兒個再來，瑪麗。」她像一個玩倦了的孩子，躺在那兒，早已一半睡去，早已一半在夢境中了。「哦，」她說道，可是他說不出，到底她是跟他說的呢，還是跟一個夢中人說的。「哦，再來。」

史丹納在門外等候，問他到底還要多久。那個醫生嚴峻地端詳着他。「最多三四天，」他說。「她活了這麼久，真是一個奇蹟。」

「謝謝你。」

史丹納慢吞吞地走下了樓梯，在大門前面，他便立定下來。突然間，城市鋪展在他的面前。來的時候，他實在沒有看見；而此刻，它却立刻清清楚楚，毫無遮攔地伸展在他的面前。他看見了街道，他看見了屋宇，他也看見了危險，寂然無聲隱然難見的危險，在每一個角落，在每一家門口，在每一張臉上等候着他。他知道他也沒有什麼辦法。像一隻林莽中的野獸，他可能在水窟邊給逮捕的地方，便是他背後這座白色的石建的大廈。可是他也知道，他必須好生躲藏，這樣纔可以再來這兒。三四天的日子。彈指的時間，也是永恆的歲月。他在心裏爭執了一會，到底要不要去試着找找他的一個朋友，可是結果，他決定去找一家不倫不類的旅館。那是在第一天，最不容易啓人疑竇的去處。

寇恩坐在散地監獄的一間牢房裏，跟奧國的李奧普特·白魯克和西發里亞的莫恩基。他們在一塊兒糊着紙袋。

「孩子們，」隔了一會兒，李奧普特纔說，「我胃裏邊脹滿了一股子氣——快要爆裂了。我真想喫這個漿糊——假如沒有處分的話！」

「再等十分鐘，」寇恩答道，「晚飯就要送來啦。」

「那怎麼行呢？那我反而真要脹滿氣了。」李奧普特在一個紙袋裏吹着氣，然後砰然一聲，將紙袋拍破了。「在這種腐敗的時代，大家都還有那麼一個胃，真是苦事一樁。當我一想到煎牛肉和烤豬肉的時候，簡直想把所有的骨節都粉碎咧。」

莫恩基抬起他的腦袋。「我倒想喫一塊大而好的牛排，」他說。「放着洋葱和烤番薯。還喝這麼一杯冰冷的啤酒。」

「別嚕囉啦，」李奧普特咆哮道。「讓我們想點兒其他的事情吧。譬如說，花。」

「爲什麼特別提到花呢？」

「祇要美麗的東西就行啊。你明白嗎？可以分散我們的心志。」

「花也不會分散我們心志的。」

「有一次，我看見一花壇的玫瑰。」李奧普特費了很大的勁兒，來集中他的思想。「去年夏天，在帕蘭柴監獄的前面。當我們給釋放出來的那天傍晚的陽光中，鮮紅的玫瑰，紅得

像——像——

「像一塊挺好的牛排，」莫恩基幫他說了出來。

「唉，見鬼的！」

鑰匙轉動的響聲。『我們的晚飯給送來了，』莫恩基說道。

門開了。進來的不是那個送飯的獄卒；而是一個警衛。『寇恩——』他說。

寇恩站了起來。

『跟我去。有客！』

『有客嗎？』寇恩愕然地問。

『大概是法國總統吧，』李奧普特說道。

『也許是格拉斯曼。他有身份證。說不定他還帶着喫的東西來呢。』

『白脫，』李奧普特貪婪地說。『一大塊。黃得像向日葵。』

莫恩基微笑着。『哦，孩子，李奧普特你真是個抒情詩人！你現在居然還會想到向日葵

咧。』

寇恩在門口站住，彷彿給閃電襲擊似的。『露絲！』他喘息着說。『你怎麼會到這兒來的啊！他們是不是已經把你逮住了呢？』

『沒有，沒有，路特維支！』

寇恩急急地警視着那個沒精打彩地倚在一個角落裏的警衛。然後他迅疾地走到露絲面前。

「你趕快離開這兒，露絲，」他用德語低聲說道。「你真是不知輕重。你隨時都會被捕，那你就得坐四星期的牢，第二次再犯，要受六個月的羈押！趕快走吧——趕快？」

「四個星期，」露絲驚惶地瞧着他。「你必須在這兒就這麼四個星期嗎？」

「那也沒有什麼關係哪。祇有自認晦氣而已。可是你——不要這麼傻了。在這兒，任何人都可以查驗你的身份證！隨時隨地的。」

「可是，我有身份證哪！」

「什麼？」

「我有居住許可證，路特維支！」

她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條，遞給寇恩。他凝視了一會。「基督，」隔了半晌，他纔慢慢說道，「竟是事實！千真萬確的！倒像一個死人又復活呢。這樣說來，這一次居然給你成功了。誰替你弄到的？難民救濟協會嗎？」

「是的。難民救濟協會和格拉斯曼。」

「警衛，」寇恩說道，「囚犯可以允許跟女人接吻嗎？」

那個警衛漠然地望着他。「隨你尊便，我說，」他答道。「祇是，她決不可趁此機會，偷偷地塞給你一柄小刀，或者一把銼刀啊。」

「祇賸兩個星期了，無論如何，那是不上算的。」

那個警衛搓着一枝烟捲，燃上了火。

「露絲，」寇恩說，「你有沒有聽到史丹納的什麼消息嗎？」

「沒有，一點兒也沒有。可是據瑪列爾說，那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他當然不會寫信。他祇要回來就是啦。突然地，他又可以跟我們在一起了。」

寇恩瞧着她。「瑪列爾真是這樣相信嗎？」

「我們大家都這樣相信的，路特維支。除此以外，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

寇恩點着頭。「是的，真的我們又有什麼別的辦法呢？到底他祇去了一個星期哪。也許他可以沒有什麼問題的。」

「他一定不會有什麼問題的。我也想像不出其他的變故。」

「時間到啦，」那個警衛說。「今天的接見時間到啦。」

寇恩用胳膊摟着露絲。『回來，』她囁囁着說，『趕快回來。你就耽在這兒散地嗎？』

『不。他們要把我們放逐出去的。放逐到邊境。』

『待我去設法，再來探望你一次。回來。我愛你的。趕快回來。我害怕。我願意跟你一塊兒去。』

『你不能够那麼做。你的 *récépissé*，祇有在巴黎好用。我會回來的。』

『我這兒有錢。藏在肩帶底下。當你吻我的時候，你就把它拿走了。』

『我不需要什麼錢。我夠用了。你自個兒留着吧。瑪列爾會照顧你的。也許史丹納就會回來。』

『時間到啦，』警衛警告着他們。『孩子們，你們兩口兒，到底誰也不是上什麼斷頭臺去啊。』

『再會。』露絲吻着寇恩。『我愛你的。回來，路特維支。』

她向四下裏一望，便從一張長椅上檢起一個紙包。『這兒是一點喫的東西。他們在樓底下已經查驗過了。可以帶的。』她跟警衛說着。『再會吧，路特維支。』

『我很高興，露絲！天哪，你有許可證，我纔高興咧。這兒真是個天國。』

「現在，你快走吧，」那個警衛說。「回到天國裏去吧。」

寇恩在腋下挾着那個紙包。沉重得很。他跟警衛一塊兒走回去了。「你知道嗎，」警衛沉思地說道，「我太太現在六十歲，有點兒駝背。有時候，她也帶這種東西回來給我的。」

當寇恩回進牢房的時候，送飯的那個獄卒，也剛巧走到了門口。

「寇恩，」李奧普特露出一種陰鬱的神情，這樣說道，「又是沒有番薯的番薯湯。」

「這是蔬菜湯哪，」那個送飯的獄卒說。

「你甚至可以把它叫做咖啡，」李奧普特答道。「反正隨你怎麼說，我都相信的。」

「你那個紙包裏是些什麼啊？」西發里亞的莫恩基問着寇恩。

「喫的東西。我還不知道是些什麼呢。」

李奧普特的臉，光彩煥發得活像一隻聖餐杯。「把它打開！趕快！」

寇恩解着繫線。「白脫，」李奧普特一臉正經地說道。

「像一朵向日葵，」莫恩基便這麼補充了一句。

「白麵包！臘腸！巧克力！」李奧普特喜出望外地計數着。「還有這兒——一整塊乳

酪。」

『像一朵向日葵，』莫恩基又重說了一遍。

李奧普特不去理會。他振作着精神。『獄卒，』便威風凜凜的說，『把你那些可憐的湯水拿去，還有——』

『且慢，』莫恩基立刻打斷了他的話。『不必這樣急啊！這些個奧國人！一九一八年的戰爭，我們所以會失敗哪。把碗拿來，』他跟獄卒說道。

他接過了碗，把它們放在一張長椅上。然後將其餘的東西，排列在旁邊，瞧着這種寧靜的生活。在乳酪上面的牆上，大概給以前的一個囚犯，用鉛筆寫着這樣一句話：『一切都有個終結，即使是無期徒刑。』

莫恩基苦笑了一下。『我們把蔬菜湯當作茶喝，』他說。『現在，讓我們像文明人那樣，好好地大嚼一頓吧！你怎麼說啊，寇恩？』

『阿們，』寇恩答道。

『我明兒個再來，瑪麗。』

史丹納向那個沉默的人形彎下身去，然後又挺立起來。護士站在門邊。她那銳利的目光兀自向他掃視，可是避開了他的視線。她手裏的扁盤，不住地在震顫，盤裏的玻璃杯，也在輕輕地玎璫作響。

史丹納走到外面走廊裏。『立定！』一個聲音這樣吩咐着。在門口的每一邊，各站一個拔出手鎗穿着制服的人。史丹納於是站住了。他一點兒也沒有驚惶的感覺。

『你叫什麼？』

『約翰·許貝爾。』

『走到窗口這兒來。』

第三個人向他走近，打量着他。『他是史丹納啊，』他說，『毫無疑義的。我認識他。說不定你也認識我吧，呃，史丹納？』

『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你的，史丹白里納，』史丹納鎮靜地答道。

『這一次，你總要受罰了！』那個人低聲微笑着。『歡迎你回來！能夠再跟你見面，我實

在覺得高興咧。這一回，你大概總準備跟我們一塊兒耽一個時候了吧，呃？我們有一個挺新穎的集中營，有着最新式的一切設備。』

『那我相信。』

『手鏢！』史丹白里納吩咐着。『萬一的預防而已，我的愛人。假如你這一次再要遺棄我們，那簡直要叫我心碎啦。』

門鈕的鏘鏘聲。史丹納從肩膀上轉過頭去。原來是他太太的房門給旋開了。護士探出頭來望了一下，然後急匆匆地縮回去了。

『原來如此，』史丹納說。

『哦，是的——愛情，』史丹白里納咕咕地暗笑着：『愛情把那心腸挺硬的飛鳥，引回老巢來啦——爲了國家的利益，爲了朋友的歡欣。』

史丹納望着那張下顎凹陷，眼睛底下一道藍圈，滿是疹疤的臉。他神色自若地望着；他也明知道，這張臉將給他什麼朕兆，可是一切都彷彿遙遠得很——彷彿都跟他全不相干似的。史丹白里納擠着眼睛，舐着嘴唇，向後倒退了一步。

『還是一點兒良心也沒有嗎？』史丹納問。

那個人猶笑着。『祇有一顆善心，愛人。而且你愈受我節制，我的良心也愈好。我原是很愛睡的。可是爲了你，我却破例了。我居然晚上來找你，讓我們可以談一會兒話。好的，就把他

「帶走吧！」他突然用一種尖厲的嗓子，這樣吩咐道。

史丹納給押送到樓下。一路上，人們都駐足觀望，却沉默地讓他們過去了。到了街上，當他們一路過去的時候，也照例是一致的沉默。

史丹納給帶去鞫訊。審問的是一個中年的警官，他把所有的供詞都記錄下來。

「你回到德國來，有什麼目的啊？」那個警官問。

「我想在我太太臨死之前，再見一面。」

「在這兒，你碰到過哪幾個政治上的朋友？」

「一個也沒有。」

「在你沒有被判決以前，還是先告訴我的好。」

「我早已告訴你了一個也沒有。」

「你到這兒來，奉到什麼指令？」

「沒有什麼指令。」

「你在國外，跟哪幾個政治組織發生連繫？」

「一個也沒有。」

「那麼，你怎麼生活的呢？」

「靠我掙來的錢。你也知道，我有一張奧國護照啊。」

「你來到這兒之後，跟哪幾個團體保持接觸？」

「假如我有那種使命的話，一定會好好地躲藏起來了。當我來看我太太的時候，我早知道會有怎樣的結果。」

那個警官又繼續審了他半晌。然後仔細端詳着史丹納的護照，和那封從他那兒搜出的他太太的信。他瞧着史丹納，然後又把信讀了一遍。「今天下午，你就要給押解出去。」他最後說道，聳聳他的肩膀。

「我想提出一個請求，」史丹納說。「事情很小，可是在我，却有着很大的意義。我太太還活着。醫生說，她至少再能活這麼一兩天。她知道我明天會再去看她的。假如我不去，她就知道我一定在這兒了。在我自個兒，我倒並不希望什麼同情，也不希望懇求任何的恩典；可是我很想讓我太太平靜地死去。我懇求你讓我在這兒就這麼一兩天，准許我去看我的太太。」

「沒有辦法。我決不能給你這麼一個脫逃的機會。」

「我不會脫逃的。病房在五樓，而且祇有一個門。假如有人押我到那兒，把守了房門，那我就沒有辦法啦。我提出這樣一個請求，決不是爲我自個兒，而是爲一個垂死的女人。」

「不可能。」那個警官說。「我沒有准許你的權力。」

「你有權力的。你可以再開一次庭，你就可以讓我去看我太太了。你不妨用這樣的理由，說我也許可以跟我太太說出什麼話來，而那些話却是於你很是重要的。那樣，你也可以有理由派人在門外把守了。你還可以關照那個可靠的護士，要她就在病房裏，聽我們的談話。」

「胡說。你太太不會告訴你什麼的，而且你也不會告訴她。」

「當然不會啦。她根本不知道什麼啊。可是她必須平靜地死去。」

那個警官思忖了一下，翻檢着檔案。

「我們以前曾經審問過你關於第七組的事情。你沒有供出一個名字來。現在我們已經把莫勒、鮑斯、和惠爾道夫都抓到了。你能夠把其餘的人名，招供出來嗎？」

史丹納不則聲。

「假如我允許你兩天可以去看你的太太，你肯招供嗎？」

「好的。」隔了半晌，史丹納纔說。

「那麼，你就說出來吧。」

史丹納又不則聲。

「你可以在明天晚上，先供出兩個名字，再到後天把其餘的人名都招供出來嗎？」

「我把那些個人名，後天一起告訴你。」

「你那麼答應嗎？」

「答應。」

那個警官瞪了他半晌。「待我替你設法吧。現在，你仍然回到牢房裏去。」

「我的那封信，你可以還給我嗎？」史丹納問。

「你的那封信嗎？必須跟其他的證據，歸在一起的。」那個警官猶豫地瞧着他。「好在

信裏也沒有什麼牽連的地方。好的，你就拿回去吧。」

「謝謝。」史丹納說。

那個警官揷着鈴，讓史丹納給帶出去。太糟了，他想，可是一個人又有什麼辦法呢？當你

稍微表示一點兒人道的時候，你自個兒就要遭殃了。於是驀然間，他用拳頭在桌子上狠狠地拍了一下。

莫列芝·羅森薩爾躺臥在牀上。他覺得一點兒痛苦也沒有，這還是幾天來的第一次。這是二月間的一個傍晚。第一縷燈光，開始照徹了巴黎的銀似的藍色的暮靄。他不用轉動腦袋，就可以看得見對過那排屋子裏的燈火通明的窗子；彷彿薄暗中的一條巨大的船，一條準備啓碇的洋裏的輪艦。窗子中間的牆壁，向凡爾登旅館投下了一個頗長的黑影，活像一條接客上船的烏黑的跳板。

莫列芝·羅森薩爾並沒有移動；可是當他躺在牀上的時候，他看見那些個窗子，突然都給打開了，一個正像他自個兒的人，站起身來，大踏步從那塊黑沉沉的跳板，走到那條在人生的漫長的驚濤駭浪中，輕輕搖擺地停靠着的船上；此刻，鐵錨給拉了起來，船便慢慢地啓航了。房間在他四周坍塌，活像一隻紙板的盒子，在渦流裏旋開了；街道閃過了，森林在船頭下飛逝，空中瀰漫着迷霧，船在逐漸消歇的永恆的咆哮中輕盈地升騰，行雲和繁星在深藍中洶着過去，於是像一支給人安慰的搖籃歌，在他面前升起了金紅色的浩瀚的海岸，黑

沉沉的跳板，毫無聲息地給放落下來，莫列芝·羅森薩爾便走將下去，可是當他環顧四周的時候，船已不復在那兒，祇賸他一個人留在陌生的岸灘上。

一條漫長而平滑的道路，伸展在他面前。那個年老的流浪者，並沒有多所遲疑；既有道路，就得走啊——而他的一雙腳，原是許多路都熟悉的。

可是時隔不久，他在銀色的樹叢後面，看見一道巨大的熠耀的門，前面還有一些閃爍的穹頂和尖塔。一個光芒四射的偉碩的人形，兀立着把守住入口，他手裏拿着一根牧羊人的拐杖。

海關！莫列芝·羅森薩爾狠狠地想着，便從一叢叢林後面跳將出來。他向四下裏一望。沒有回去的路；路祇通往無邊的空虛。沒有辦法的了。那個年老的難民意懶心灰地想，我不能不在這兒躲到天黑的了。到那時候，我也許可以偷偷地溜到一邊，然後設法走掉的。他從一顆柘榴石和條紋瑪瑙的大樹極枝間，向外窺探，看見一個岸偉的看門人，用他的手杖做着手勢。他又向四下裏瞥視了一會；沒有一個人在那兒。那個看門人繼續揮着手杖。「莫列芝老爹！」一個溫和而響亮的聲音，這樣嚷着。隨你怎麼去喚吧，莫列芝老爹想，我決不會出來露臉的。

『莫列芝老爹！』那個聲音又嚷了起來。『快從憂患的叢林後面走出來吧。』
莫列芝站起身子。準會給逮住的了，他想。那個魁梧的人，當然比我奔得更快的。又沒有一條出路；我不能不走啦。

『莫列芝老爹！』那個聲音又嚷了一遍。

『他居然也知道我的名字，多麼幸運哪！』莫列芝囁嚅着。『我從前一定也從這兒放逐過的。遵照最新的法律，那至少要判三個月的徒刑。我祇希望伙食好些，希望他們不要再給我閱讀一九〇二年的婦女雜誌，而給我一些新出的書刊。漢明威的作品什麼的，纔是我愛讀的哪。』

他走得愈近，大門便愈見得光明而熠耀了。如今在邊境上，他們竟裝備着這樣的光流。
莫列芝兀自在追憶。你簡直再也認不出自個兒在什麼地方了。也許他們最近纔把整個邊境設置燈光，以便更容易逮捕我們吧。好一種毒辣的舉措！

● 漢明威 (Hemingway, Earnest 1898——) 當代美國小說家。生於伊里諾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

任“Kansas City Star”記者。曾參加義大利軍戰線，負傷。一九二一年以後，為歐洲之新聞記者而

活動，旋復從事小說寫作，以迄於今。——譯者

「莫列芝老爹，」看門人這樣說道，「你幹麼要躲着啊？」

這句話問得怪了，莫列芝想，他既知道我的名字，又知道我的身世。

「進來，」看門人說。

「你聽我說，」莫列芝答道。「我自個兒以爲，我還沒有做過什麼非法的事情啊。我還沒有穿過你們的邊境。難道我背後的那個地帶，也算是邊境了嗎？」

「也算是的，」看門人說。

那我就什麼都完了，莫列芝想。這彷彿是一個孤島。也許這便是最近有很多人想去的古巴吧。

「不用害怕，」那個看門人說，「你不會發生什麼岔子的。你就進來吧。」

「瞧，」莫列芝答道，「待我就把實情告訴你聽。我沒有護照哪。」

「你沒有護照嗎？」

六個月，莫列芝想，便傾聽着發出回響的聲音。然後他服貼地搖了搖頭。

看門人舉起他的手杖。「那麼你就不用在天界的劇場後面，站這麼兩千萬年了。你一定立刻會得到一把裝飾得很好的飛椅。」

「那固然很好，」莫列芝老爹答道，「可是還怕不行吧。我既沒有入境的簽署，又沒有居住的許可證。當然更談不到什麼工作的許可證啦。」

「沒有居住許可證？沒有簽署？沒有工作許可證？」那看門人抬起他的腦袋。「那你一定會在第一排的中央，給一個包廂，可以清楚地看見那些天界的主子。」

「那纔不壞呢，」莫列芝說，「尤其因為我最愛看戲。可是現在，問題來啦。我委實很奇怪，在這兒外面，你們竟沒有標上一點記號，說我們不能夠進來。你瞧，我是一個猶太人。褫奪了德國的公民權。不知有許多年來都是非法的啊。」

那個看門人舉起雙臂。「猶太人？褫奪了公民權？許多年來都是非法的？那麼，你就可以有兩個天使，供你使喚，還有一個喇叭手。」他向大門裏邊嚷着：「無家可歸的天使啊！」於是有一個巍然高大的人形，穿着蔚藍的衣服，長着天下所有母親似的臉，大踏步走到莫列芝老爹的旁邊。「苦難人們的天使啊！」看門人又嚷了起來，便有一個全身雪白的人形，肩膀上擱着一甕眼淚，走過來站在莫列芝老爹的另一邊。

「且慢，」莫列芝懇求着，然後問那個看門人：「你真把事情都明白了嗎？」

「不用驚慌。我們的集中營就在底下。」

兩個天使攔住了他的胳膊，而莫列芝老爹，這個年老的飄泊者，這個流犯的首領，便安心地穿過那重大門，向着無邊的光亮走去，而這時候，許多光彩奪目的陰影，突然地在那上面愈轉愈急的飛旋起來……

「莫列芝，」艾迪絲·羅森斐爾特從門口那兒叫着。「這兒是個男娃娃。一個法國小孩。你要瞧一瞧他嗎？」

沒有回答。她小心翼翼地走近過去。萊茵河上戈台斯堡的莫列芝·羅森薩爾已經不再呼吸了。

瑪麗又回復了神志。整個早晨，她都在昏迷的苦痛之中。此刻，她纔清晰地認出了史丹納。

「你還在這兒嗎？」她愕然地低語着。

「我可以隨我心意，一逕就在這兒，瑪麗。」

「那爲什麼呢？」

「大赦已經宣佈了。我也在被赦之列。因此，你不用再耽什麼心了。今後我將一逕就在這兒咧。」

她懷疑地瞪着他。「你祇是爲了安慰我，纔那麼說的，約瑟夫——」

「不，瑪麗。大赦是昨天宣佈的。」他轉過頭去，望着那個正在病房後面忙碌着的護士。「是真的嗎，護士小姐，從昨天起，我已經不再有被捕的危險啦？」

「那是真的，」護士含糊地漫應着。

「請你走近一點兒。我太太很想聽到你的話。」

護士仍然弓着身子。「我早已說過了。」

「請你，護士小姐，」瑪麗囁嚅道。

她還是默不則聲。「請你，護士小姐，」那個有病的女人，又咕噥了一遍。

護士這纔勉強地走到牀邊。瑪麗焦急地瞧着她。「是真的嗎，」史丹納問，「從昨天起，我可以永遠就在這兒了？」

「是的，」那護士嚥了口唾沫。

「我已經沒有被捕的危險了嗎？」

「沒有了。」

「謝謝你，護士小姐。」

史丹納瞧見那個垂死的女人，她眼睛上已經在上翳了。她已經再也沒有哭泣的氣力。『現在，一切都沒有問題了，約瑟夫，』她喃喃地說着。『而現在，正當我可以於你有用的時候，我却不得不去啦——』

「你沒有去呢，瑪麗——」

「我恨不得起來，跟你一塊兒離開。」

「我們會一塊兒離開的。」

她躺着瞧了他半晌。她的臉已經灰了起來，而骨骼也彷彿在皮膚下牽動。一夜之間，她的頭髮變得滯鈍而沒有生氣，活像一堆熄滅的火。史丹納雖然瞧定了這些個東西，可是他並沒有看見什麼；他所看見的，乃是她仍然呼吸着，而且祇要她活着一天，她便是瑪麗，便是他的太太，便籠罩着青春的光輝，和他們如膠似漆的生活。

薄暮爬進了病室，門外不時傳來史丹白里納的不耐煩地掃清着喉嚨的聲音。瑪麗的呼吸變得逼窄了，接着又變成間歇的喘息。最後，聲音簡直低沉得聽不出來，於是像一陣瞋

睡的微風似地戛然靜止。史丹納一逕捏着她的雙手，直到冰冷。他跟她一塊兒死了。當他站起身來出去的時候，已經變成一個沒有生命的生客，祇具人形的空殼。他睜着一雙迷惘的眼睛，瞪着那護士。

走到外面，他又給史丹白里納和另外一個人看押起來。『我們已經等你三個多鐘頭了，』史丹白里納喃喃地說道。『以後我們跟你算賬的機會多得很呢，你總相信的吧。』

『那我相信，史丹白里納。對於這些個事情，我一逕都信賴着你的。』

史丹白里納舐舐他的嘴唇。『你總知道應該稱呼我做少校先生的吧，是不是啊？你儘管直呼我的名字，儘管那樣的親暱，可是你每說一次，你就得流這麼幾個星期的血淚呢，我的愛人。從今以後，我跟你在一塊兒的日子，可真多着咧。』

他們一起走下了寬闊的樓梯，史丹納夾在兩個警衛的中間。這是一個溫暖的傍晚，橢圓形的牆灣裏的長窗，全都敞開着。傳來一股汽油的味兒，和一種春天的預示。

『我跟你一塊兒的時間，還有那麼一輩子呢，』史丹白里納得意地瞧着他，慢條斯理的說道。『你的一生，愛人。而我們的名字又是那麼相仿，史丹納和史丹白里納。過些時候，我們瞧瞧到底有個什麼結果。』

史丹納沉思地點點頭。開着的長窗變得更大，也靠得更近了；很近很近的——他把史丹白里納向窗口一推，跳過了他，跟他一塊兒跌落到外面。

「你們不必猶豫，就拿了這些個錢吧，」瑪列爾說道。他很悲愁而惶惑。「他把錢留在我這兒，說明是爲你們兩口兒的。假如他不回來，我就把錢交給你們。」

寇恩搖了搖頭。他剛纔回來，一路的跋涉，弄得他骯髒而襤褸了。打第戎出發，一路都做着，一輛搬場卡車的小工。現在，他跟瑪列爾坐在「墓穴」裏。

「他會回來的，」他說。「史丹納會回來的。」

「他是不會的了，」瑪列爾強調地答道。「我的天，你別老以爲「他會回來的，」而把事情弄糟。他是決不會回來的了。這兒，你瞧吧。」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份摺皺的電報，扔在桌上。寇恩拿了起來，將它捋平。這是從柏林拍來，發給凡爾登的老闆的。「謹祝誕辰——奧托，」他唸道。

他望着瑪列爾。「這是什麼意思啊？」他問。

「意思是，他已經被捕。那是我們事先約好的。他的一位朋友拍發這個電報。這是很容

易預測的。我早已跟他說過，他去啊，一定會出岔子的。現在，你不必再說什麼話了，就把這幾張骯髒的鈔票拿了去吧。」

他將鈔票推給寇恩。「一起是兩千兩百四十法郎，」他解釋道。「這兒還有。」他掏出皮夾，摸了兩張船票。「這兒是兩個人的，從波爾多往墨西哥塔柯瑪號。一艘葡萄牙的貨輪。給你和露絲。十八日啓碇。我們就用史丹納的錢去買的。這是餘下來的錢。簽署證也已經領到了。是難民救濟協會去設法的。」

寇恩直瞪着兩張船票。「可是——」他莫明究竟地說道。

「沒有什麼可是，」瑪列爾忿恚地打斷了他的話。「不必執拗，寇恩。這一切也都花了苦痛的代價的。天下頂倒楣的事了！三天前來了一個通告。難民救濟協會獲得墨西哥政府的許可，可以送一百五十個難民到那邊去。祇要他們自個兒擔負旅費。我們於是立刻替你和露絲買了兩張船票。在沒有客滿之前。那個時候，旅費倒還湊得起來。好的，現在——」

他緘默着。「伊伏妮，替我來一杯櫻桃酒，」他隨即跟那個從亞爾薩斯來的胖女侍說。伊伏妮點了點頭，便擺動着屁股，蹣跚着走到廚房裏去了。

「來兩杯，」瑪列爾又吩咐着她。

伊伏妮轉過頭來。「你不招呼，我也一樣會送兩杯的，瑪列爾先生。」她說。

「好的。至少還有一個瞭解的人兒咧。」

瑪列爾向寇恩轉過腦袋。「你現在決定了沒有？」他問。「有點兒驚人的，這些個事情，我承認。要是你把船票和簽署證拿到警察總局裏去，你就可以領到一張開船以前在法國居住的許可證。即使你是非法入境的。那也是難民救濟協會去接洽的。明兒個早晨，你第一件事就是到那邊去。這是你可以離開這種混亂的一個機會啊。你知道萬一你再給逮捕，現在要受哪樣的處分嗎？」

「知道。初犯，一個月——再犯，六個月的徒刑。」

「對的，六個月。而且，你早晚總要給逮捕的，那跟命運一樣地靠得住！」瑪列爾抬頭望着。伊伏妮站在他面前，正想把一隻盛着兩個酒杯的扁盤放到桌子上。一個是普通的酒杯；另外一個是白蘭地直斟到邊緣的無脚大杯。「價錢是一樣的呢。」

「謝謝。你真是個利落的孩子。要是你跟人結婚，做了一個河東獅子，那纔是他媽的一種恥辱呢，而你無疑地必然會出嫁的。否則你會做一個高貴的殉道者。乾杯！」

● 河東獅子 (Xanthippe) 原文爲一人名，係古希臘蘇格拉底之妻，以躁急好爭著名。——譯者

瑪列爾一口氣喝了半杯酒。『乾杯，寇恩！』他重複地說道。『你爲什麼不喝啊？』他把酒杯放在桌子上，第一次向寇恩的臉端詳個仔細。『我們如今所需要的，』他說，『乃是要你開始怒吼！朋友，那是你的行動的意向嗎？』

『我不會怒吼的，』寇恩答道。『就是我怒吼，也有誰來理會呢？可是他媽的，我一逕以爲當我回來的時候，史丹納一定在這兒了，而此刻，你却遞給我錢，遞給我船票，因爲他完了，所以我得救了——那是他媽的天下最悲慘的事情，你瞭解嗎？』

『不！我不瞭解。你在說着感情衝動的廢話。隨便哪兒都沒有意義的。那是司空見慣的啊。現在，你且乾了那杯酒吧。照那種樣子——哦，就照他從前乾杯的那種樣子。真是他媽的！你難道以爲我連骨髓裏都覺得酒味嗎？』

『哦——』

寇恩乾了杯。『此刻我好了，』他說。『你有烟捲沒有，瑪列爾？』

『當然囉。這兒就是。』

寇恩將烟味深深地吸入肺管。在『墓穴』的慘澹燈光下，他驀然間看見了史丹納的臉——在搖曳的燭影中向前微俯着腦袋露出一點兒嘲諷的神情，就像在億兆年代以前，

他在維也納牢獄裏的那副體態，繼而他依稀聽到一種沉着而迂緩的聲音：『哦，小娃娃？』
是的，他想——是的，史丹納！

『露絲知道了沒有？』他問。

『知道了。』

『她在哪兒？』

『我不知道。也許在難民救濟協會。她不知道你已經回來了。』

『不。我到這兒來，連自個兒也沒有知道呢。……在墨西哥，可以工作嗎？』

『可以。我祇是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工作。不過，你可以得到一張居住許可證，和一張工作許可證。那是可以保證的。』

『我連一個西班牙字都不懂呢，』寇恩說。『也許，他們那兒也說葡萄牙語吧？』

『西班牙文。你祇要學習學習就成了。』

寇恩點點頭。

瑪列爾向他仰過身去。『寇恩，』他突然改變了語氣。『我知道那是很艱苦的。可是我給你的忠告是：去。不用考慮。去！離開歐洲！鬼知道這兒會發生什麼事情。像這樣的機會，看來

是決不會再有的了。而且，你也決不會再有這麼多的錢。上船去，孩子們。這兒——」
他喝乾了酒。

「你跟我們一塊兒去嗎？」寇恩問。

「不。」

「難道三個人同去，錢還不夠嗎？結果，我們還餘下這許多呢。」

「倒不是那個意思。我還想就在這兒。我也說不出什麼理由。我就是想耽着。不管會發生什麼事情。你也解釋不出來的。你祇要瞭解，那就夠了。」

「那我瞭解，」寇恩說。

「露絲來啦，」瑪列爾嚷道。「正如我決定就在這兒一樣，你們必須就走。這一點，你也瞭解嗎？」

「瞭解的，瑪列爾。」

「感謝天！」露絲在門口立定了半晌。然後，她奔到寇恩的胳膊裏。「你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啊？」

「半小時以前。」

露絲從可以說是無窮但又比一次心跳更短促的擁抱中抬起頭來。「你知道……？」

「知道。瑪列爾已經全告訴我了。」

寇恩環顧四周。瑪列爾已經不在那兒了。

「你還知道……？」露絲踉蹌地問。

「是的，我也知道啦。此刻，我們且不必談了。來，讓我們離開這兒吧。我們到街上去。隨便到外面什麼地方去。我要離開這兒。讓我們到外面街上去。」

「好的。」

他們沿着上林苑走去。這是傍晚，一鈎慘白色的半圓的月亮，高掛在蘋果綠的空中。空氣是銀色而清澈的，而且溫和得連路旁的咖啡館都擠滿了客人。他們默默地漫步了很久。

「你知道墨西哥到底在什麼地方嗎？」寇恩最後纔這樣問。

露絲搖了搖頭。「不清楚。可是到那時候，我一定不會再知道德國在什麼地方了。」

寇恩蹣跚着她。然後他挽住她的手臂。「我們必須買一本文法，學習西班牙文，露絲。」

「我已經買來一本了，在前天。舊書。」

「舊書，呢？」寇恩微笑了起來。「我們一定會有成就的，是不是啊，露絲？」
她點點頭。

「無論如何，我們總可以稍稍見識點兒世面。否則，要是我們回家，那就不會得到了。」
她又點了點頭。

他們向前走着，經過了圓中心。樹枝上苞出第一批柔嫩的綠葉。它們在早開的燈光下閃爍，彷彿從地面上升起來的聖·厄爾摩之火，^①通過栗樹的極杈和枝幹。花園裏的泥土，已被翻墾，它那強烈的香味，古怪地混和着一股老是籠罩在寬闊馬路上的汽油和油脂的氣息。在有些個地方，園丁們種植了開花的水仙，這時候在黝黯中兀自閃爍。這是個店舖都正在打烊，而人羣正稠密得不容易移步的時分。

寇恩瞧着露絲。「多擁擠的人哪！」他說。

「哦，」她答道。「真是擁擠得嚇人咧。」

① 聖·厄爾摩之火：(Saint Elmo's Fire) 聖·厄爾摩爲古義大利都府 Formiae 之教士名。地中

版初月二十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書 叢 文 譯

曲 亡 流

著 克 馬 雷
譯 雯 朱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元 三 圓 金 價 定

繙譯美國出版著作

中美商約未加禁止

外交部發言人說

「本報南京十一日發專電」外交部發言人頃就中美商約中關於繙譯權之規定，發表談話稱：按照中美商約第九條之規定，雙方文學及藝術作品彼此應予以有效之保護，對於此項作品未經許可之翻印、銷售、散佈或使用，應予禁止。此爲世界各國所一致禁止之事，但關於繙譯，則另以議定書予以規定，其原文謂：「締約此方之法律規章，對其國民，法人或團體如不給予禁止繙譯之保護時，則第九條第三句之規定，不得解釋爲締約此方對締約彼方之國民，法人或團體須給予禁止繙譯之保護。」易言之，如中國法律規章對於中國國民，法人或團體不給以禁止繙譯之保護時，則中國對於美國法人或團體亦不必給以同樣之保護。根據民國三十三年修正公布之「著作權法」，我國政府不但不禁止繙譯，並對繙譯成書之著作權以法律上之明文保障（該法第十條。）現行吾國法律既不禁止繙譯，衡諸中美商約議定書之規定，中國人當然仍得繙譯美國所出版之著作物，毫無疑義。按本部對於國人繙譯權之保留，曾於商約談判時始終堅持，雙方折衝結果，乃在議定書中作上述之規定。外界或有不察，致生誤會，其實如將約文及議定書全部細讀一過，當可了然該約之真正意義所在。



307842



民國

伍日

贈送

信

3

